

鸿猷录 （明）高岱 撰

鸿猷录序

鸿猷录卷一

鸿猷录卷二

鸿猷录卷三

鸿猷录卷四

鸿猷录卷五

鸿猷录卷六

鸿猷录卷七

鸿猷录卷八

鸿猷录卷九

鸿猷录卷十

鸿猷录卷十一

鸿猷录卷十二

鸿猷录卷十三

鸿猷录卷十四

鸿猷录卷十五

鸿猷录卷十六

● 鸿猷录序

余官西曹时吏务希简性复寡交游更不喜饮酒长日索居无事他日欲取读古书乃宦邸苦乏书时时从所知借读不多得顾自思曰孔子不说夏殷之礼而愿学宗周遵时也岂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时政者乎则取 国朝往牒纵观之其历代实录藏诸石渠天禄者秘不可得见惟是诸先臣之纪述传志暨诸书疏案牒无不参质考订后稍稍得要领于是我太祖之开创丕基我 成祖之肃清内难下及历代之诛戮权奸剪除盗贼讨伐蛮夷彙括二百年间得其可纪者凡六十余事皆 国家之重务经畧之伟绩也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辞不尽雅驯或间见错出事始末不备其载在刑书者又皆法家语学士大夫不便览观也乃以暇日稍论次属事比禹?佳薤荒饰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吏录而为帙录既成窃有感而言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我 皇祖之开创劳心金革者二十余年而后大业底定暨天下一统可谓宅中为大长治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之世衅孽易萌奸宄草窃时或有之盖未有十年不试兵革者乃知黄帝蚩尤之战高宗鬼方之伐虽古帝王岂能偃兵甲于不用哉虽然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事之得失后事之明鉴也故思创业之艰难则必严保太之训覩守成之功烈则必慎防患之为赫赫鸿猷诚万世定保之谟也录之岂独为识往已哉遂名之曰鸿猷录其闻见之寡陋论次之谬讹则有俟于博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高岱撰

●鸿猷录卷一

高岱

龙飞淮甸

集师滁和

定鼎金陵

○龙飞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仁祖偕 陈太后始迁濠之西乡复迁太平乡生四子长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后也次盱■〈日台〉王次临淮王俱无后 高皇帝季子也陈太后尝梦神人朱衣象简馈丸药烨然有光吞之觉闻异香遂娠焉及期生 高皇帝诞生之夕红光烛天里中人疑失火旦日多走视之异香经宿不散时元大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诣河取水浴之得红罗水上漂之遂取?衣裸后人名所居红罗障云自是室中时时有异光迫视之无所见 帝生数日病不饮乳 仁祖出求医归见一僧坐于门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虑夜子时自饮矣 仁祖称谢既入僧忽不知所在半夜果愈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度为僧 陈太后不欲也至正甲申疫疠大作 仁祖 陈太后俱不禄邻人刘继祖与地葬之 【按献地者旧刊张某而阙其名偶阅 高皇帝御制文集有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诰归其献地功参之天潢御牒大明实录谟烈辑遗宪章录吾学编诸书皆同近见刘氏家传尤悉地即今凤阳 皇陵刘氏孙世列太常见职祀典经九代矣此历历有据彼云张某当是作者未之深考兹为改正云】 南昌王临淮王亦先后歿岁旱蝗吁■〈日台〉王徙他境未几亦歿帝时年十七无所依乃从汪媪议遵先志托身皇觉寺媪为具少仪物得礼寺僧高彬为师居寺再阅月多奇征众颇异之亡何寺主僧以岁俭乏食遣徒众令各散去

帝乃出游江淮西历金斗东抵光息北至颍川嘗道中病见二紫衣人与同寝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陷?湖中有群儿讙云迎 圣驾叱之无所见数年乃复归 皇觉寺寺残废不可居时元至正壬辰汝颖蕲黄盗起韩山童始倡乱山童被擒刘福通等拥山童子韩林儿侵掠汝宁光息等郡县又有芝?李徐寿辉等皆强盛定远郭子兴起兵与孙德崖等据濠城掠境内民日望官兵救不至及元将彻里不花率三千骑至偕守臣营城南三十里不敢进顾日掠取居民以絳系首目?盗献俘请功赏居民始大惧多谋入城反拒官兵者于是城守益坚官军日肆掠不已 帝时年二十五居皇觉寺见民多被掠甚恐乃以玦祷于寺伽蓝曰若神许出境以全生玦当以阳报守不出以一阴一阳报三祝投玦皆阴 帝乃祝曰岂欲予倡义邪果若是请复阴之玦投果复阴 帝又祝曰倡义事凶予甚恐愿求阳玦以避难玦则仍阴更祝投之乃一玦卓立 帝意遂决

以岁壬辰闰三月初一日入濠城至门守者执之面被创良久以 帝见郭帅遂委身行伍居两月得?亲兵以 孝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脱脱攻破芝?李于徐州其党

赵均用彭早住率众奔濠州脱脱命其将贾鲁追围之彭赵以其素强盛名位轧郭上郭渐?所制一日彭赵执郭下狱 帝闻之曰吾再生父母也有难可不赴耶遂入其家?营救明日彭赵闻释之癸巳春元将贾鲁死兵皆散去濠城围解时 帝在郭甥馆乃出城于里中招兵数百人入献之郭帅授帝官镇抚冬彭赵据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轹濠众 帝度不可振乃说郭元帅以南收兵遂弃所部数百人独率壮士徐达等二十四人辞出畧定远向滁和矣

论曰古稱顺天应人莫如汤武者然首阳之讥不免惭德焉至汉高帝起泗上亭长诛无道秦君子谓得国之正也而秦亦世为中国诸侯王向非恣暴虐民其帝天下可也即汉高不为亭长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沙漠入主中国此为古所未有之变其屈中国而臣之者势也非分也凡在华族皆可起而逐之况我 圣祖家世未受元一命应运而起岂不名正言顺迥出汤武汉高上耶故其祭元幼主之文曰予取天下还吾中国之所固有尔失天下弃尔朔漠之所本无即元主闻之当无憾矣史臣颂其功高万古信不诬哉其 圣子 神孙嗣鸿业于无疆者固有自也

#### ○集师滁和

上既辞郭元帅率徐达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畧定远有众数百人甲午春定远有民兵团结号驴牌寨无所属?乏食闻 上将至欲以众从 上闻之曰机不可失也选壮士费聚等数骑从往招之寨帅遣二使出问曰来者何为 上使使荅曰来与主帅议事耳主者请屏骑从 上下马前渡水径入寨与其帅相见谕慰之解佩囊?赠帅献牛脯许以众从之相与申密约 上还恐其不决留聚俟之?促令治装越三日聚还告曰事不谐矣彼?欲他往 上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营计取之得壮士三千余人又有秦把头者集众八百余人结寨于定远豁鼻山复以义招降之定远缪大亨初集兵为元攻濠城不克元兵溃去大亨率其众二万屯横涧山

六月 上命花云等率众夜袭破之大亨举众降时吴复冯国用丁德兴皆集众保乡里闻 上畧地至定远界各率所部归附又闻洪山寨有众数千 上率诸将往收取丁德兴独麾所部下百人先乘之一鼓即下擒其帅众皆降于是 上畧定远兵至数万人军声颇振豪侠响应

七月 上率众往取滁州以花云为先锋单骑前行道遇贼数千人顾从骑远欲退恐敌乘之云乃提剑跃马卫 上直冲敌阵过之敌惊视不敢御曰黑将军勇甚未可与争锋也抵滁州众大至遂进克其城驻师焉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正先是从其母避乱徙他境与 上相失姊曹国长公主卒有子李文忠从其父陇西王禕走乱军中至是闻 上驻师滁阳皆来归 上喜甚属 孝慈皇后俱子畜之时郭元帅在濠州为彭赵二帅所制挟之东徙屯泗州 上闻遣人赂彭赵令纵郭得脱率所部来就 上滁州 上奉为滁阳王稟其节制

十月元丞相脱脱讨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帅遣使来求救滁阳王与六合帅有



隙不发兵使者告六合围急 上谓王曰六合无救必破破则及滁岂可以小憾而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将以兵往时元兵号百万诸将莫利往者皆托以祷神弗吉为辞王乃遣 上行亦令祷神 上曰事可否当断于心何祷?遂帅师往援六合先是赵德胜与元兵战不利流矢中左股 上至乃与耿再成据瓦梁垒?六合声援元兵急攻之垒垂破会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复完垒与战如是者数四未几元兵大至将攻滁 上欲还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计给元将仓猝列队出元兵相视错愕不敢逼乃徐引去还滁州元兵将至滁 上设伏涧侧令再成佯败诱之渡涧伏发城中亦鼓噪出夹击之元兵大败去滁城以全时 上威名日着滁阳王二子忌之乃约期招 上饮而阴置毒酒中 上预知其谋二子来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喜谓堕其计也中道 上跃马佯仰视天若有所语者即回马恚言二子曰吾何负尔尔欲害我耶二子问故 上曰适空中神人谓我勿往尔欲以毒酒谋杀我二子大骇汗浹背下马拱立曰岂有此遂逡巡去然心谓果有神佑告者自此不敢萌异志云有方士号铁冠道人精数学来谒 上曰天下扰扰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观之其明公乎 上问之对曰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拱五岳俱附日月丽天附骨入鬣音吐洪畅贵不可言但滞气未散待神采焕发即受命日也滁阳王御诸将言事多失上数献计不用因郁郁每以疾辞事

乙未正月诸将以城中乏粮欲议所往王召 上问计 上曰困守孤城诚非策今欲谋他向惟和阳可为和阳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王曰计将安出 上曰今选勇敢士三千令青衣垂髻左衽佯?元兵以四橐驼载赏物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宣犒将士和阳兵见必纳之无疑因以绛衣兵万人踵其后相距十余里候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号绛衣兵即鼓行进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张天佑汤和等将青衣兵赵继祖?使者前行耿再成将绛衣兵继之会天佑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过期不见举火意天佑等已入城遂率众抵城下元守将也先帖木儿闭城御之以飞桥缒兵出战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余里至千秋坝日暮收兵还会天佑兵至击元兵败追至和州小西门汤和夺其桥而登将士从之遂入据其城

也先帖木儿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佑入和阳败兵归报滁阳王谓天佑众已陷没王大惊咎 上失策俄报元兵至滁州遣使来招降王益恐召 上与谋时兵皆出远城中守备单弱 上令阖滁三门兵于南门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见王王谕之多失辞 上每翌之众欲杀使者 上曰兵出城虚若杀其使彼谓我怯故杀之以灭口是速其来也不如恐以大言纵使去彼必惮不敢进王从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时犹未知天佑等拔和阳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败卒仍规取和阳再成等败兵闻 上来复集得千余人合所将三千人 上率徐达李善长等先进暮抵城下始知天佑等已据和州 上入城抚定之王遂命 上总和阳兵 上闻诸将破和阳时多杀掠民间夫妇不相保乃召诸将士谕之曰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掠妇女当悉还其家民大感悦 上既总大兵谋断出诸将右诸将多滁阳王旧部曲未尽服惟汤和率所部听命甚

谨李善长委曲调护诸将使不为异 上与天佑等分甓和阳城计城广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事城完元兵十万来攻 上与天佑以万人击却之时元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各遣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鸡笼山等处道梗不通 上率众出城皆击走之元兵乘 上出复攻城李善长督兵击却之杀获甚众元兵遂走渡江时濠帅孙德崖乏粮率所部就食和州求入城寄居数月

滁阳王旧与德崖有郗闻之怒自滁来和欲御之德崖闻王至即欲他往众先发德崖后 上先送德崖军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报德崖为王所执 上闻欲亟还德崖军忿怒亦留 上为质德崖弟欲加害有张姓者力救免王闻 上被留大恐遣徐达等数人往易 上张姓者复谕其众归 上上还王释德崖去徐达等亦脱归滁阳王以惊悸寝疾三月卒 上并统其军时诸雄惟刘福通等拥韩林儿众最盛林儿号小明王亡何穰 皇帝国号宋都亳州改元龙凤闻滁阳王卒遣人檄召和阳诸将众议兵势孤无援未可独抗元师乃推张天佑往受宋命宋遣天佑还拜滁阳王子郭某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 上为左副元帅 上曰大丈夫宁受制于人耶却不受郭某天佑受之亡何与元兵战俱败死 上独领和阳兵然亦遥藉韩林儿声援文檄用龙凤纪年 上驻和阳久欲东渡江取金陵患无舟楫适巢人廖永安俞廷玉等聚舟师巢湖结水砦自保会妖贼左君弼据庐州永安等?所窘闻 上威名欲内附遣使以书纳款乞兵援之 上得书大喜曰吾众已数万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师来附天赞我也

即以夏五月亲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闸已脱敌险元中丞蛮子海牙集楼船塞马膈河口?梗又众中有赵普胜者欲异?永安等密露其机 上以兵寡不能驱众谋脱归以大众胁取之乃声言归发和阳兵攻元师遂以商舟多载猛士复至黄墩督水砦兵共攻蛮子海牙大败之敌兵退普胜不敢为然湖口水涩舟未得入江会大雨水涨遂发舟至寻阳桥众恐舟大不能渡桥下比至纔余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师入大江从 上直趋和阳于是舟楫具备军威大振 上遂定渡江之计

论曰 我圣祖之驻滁和为取金陵计耳盖金陵非大众未易克而众非滁和岂能久集耶故畧定远以集众据滁和以俟时其施为节度胸中皆已有成筭盖即兵家先瑕后坚之术也其与游兵四畧志在子女玉帛者岂可同日语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远即有众数万驻滁阳郁郁不自得辞滁而和则能大振军威乃知蛟龙虽不能不藉云雨而腾跃变化终不可以受制于人使汉高不遣入关光武不遣徇河北则亦更始淮阳之牙将耳其何以自见哉又曰郭元帅于我 圣祖虽有翌植之恩而我圣祖所以报之者亦笃至矣方彭赵之劫郭亦屡窘我 圣祖屡计脱而略全之又以其所自创立之滁阳奉为主帅此岂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阳庙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阳之所未有也

### ○定鼎金陵

上初得冯国用问定天下大计国用曰金陵龙蟠虎踞为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

鼎然后命将四征扫除羣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定也 上悦曰吾意正如此其后驻滁州徙和阳久廖永安等以舟师来附 上意乃决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诸将渡江向采石时西北风顺诸将舳舻齐发举帆顷刻达牛渚 上先抵采石矶元兵阵于矶上势甚锐 上麾将士进未有登者乃拊常遇春背曰军中皆推尔勇畧勉之遇春荷戈跃而登诸将从之元兵却遂拔采石矶乘胜进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发采石时令李善长为戒辑军士榜文及入城即揭榜通衢士卒皆愕然有一卒违令入民家即斩以徇军中无敢剽掠城中肃然太平耆儒陶安李习等率父老出迎安见 上状貌谓众曰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 上召安与议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对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取而有之据其形势出兵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资明公也 上嘉纳之厚遇安俾预密议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诸将奉 上为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参幕府事仍用宋龙凤纪年旗帜等色尚赤时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将陈也先与蛮子海牙日窥伺 上用吴升计籍乡兵令居民蓄积皆徙入城既而陈也先水陆分道寇城下 上亲督兵御之设伏襄城桥命徐达邓愈将奇兵遶出其后也先攻城见有黄云罩城上惊退去为伏兵所擒 上释而用之使帅兵攻台城也先复谋叛诛之

八月命徐达等分道取溧阳溧水句容芜湖等处皆下之陈也先既诛其子兆先复集兵屯方山蛮子海牙复拥舟师结寨采石相犄角?太平

丙申二月我师攻蛮子海牙砦破之时将士虽皆渡江其家属尚留和州元兵据采石南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分其势而亲以正兵与之合兵交则出奇兵捣之?纵火焚其连舰遂大破之蛮子海牙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势衰矣

三月朔师向金陵 上率诸军水陆并进败陈兆先兵擒之降其众复释兆先而用之择降兵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众多怀疑惧 上令是夕皆入宿卫环 上寝悉屏去旧人独留冯国用侍卧榻侧 上解甲酣睡达旦众始安是月十日进攻金陵冯国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阵败元兵于蒋山直抵城下诸军拔栅竞进遂破之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死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礼葬之乃召官属父老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旧政不便民者除之于是城中军民相庆慰得兵民五十余万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皆录用之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兵元帅 上欲发兵取镇江恐诸将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纵军士剽掠者数其罪欲置之法李善长恳救乃免遂命徐达为大将军率汤和等浮江下取镇江戒之曰尔等当體吾心戒戢将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



军法纵之者必罚无赦达等顿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镇江逼其城俞通海西破牌湾寨城中闻之大恐守臣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号令严肃城中晏然达分兵下金坛丹阳诸县

六月以华高为秦淮翼元帅与邓愈等徇广德广德守臣陈兵城外以待高以数骑挑战元兵坚壁不动高麾众奋击大破之元兵败入城高率众力攻破其城得兵万人粮数万斛

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诸将奉 上为吴国公以李善长为参议官郭景祥陶安为郎中分曹任事遂置前后左右中翼五元帅府以张彪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邓愈陈兆先王玉陈本等为元帅

论曰自古帝王创业皆先定中原而后跨有东南未有起东南而后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圣祖始乃知 圣人受命岂择地而兴哉夫我 圣祖龙飞淮甸与汉高之起丰沛地不甚相远然汉高首事北徇梁宋我 圣祖开拓南取金陵则势有所不同耳嬴秦世载其虐天下欲亟亡之故先破关中而后削平海内元纲解纽群雄并争民所蹙额不先于元故先芟群雄而后北逐元主此缓急殊势故南北之异趣也况当时福通据颖亳天完扰荆楚士诚擅吴会而金陵形胜之都群雄不知计取岂非天所以资 皇明者乎盖自定鼎金陵而我 圣祖之混一规模可预知矣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二

高岱

延揽群英

褒显忠烈

宋事始末

平定东南

○延揽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帅军中先是濠城被围元将贾鲁死围解 上白郭元帅归集乡里壮士得徐达等入城达少 上一岁智勇绝伦 上首得达专任之既乃徐州将彭早住赵均用来奔濠城郭元帅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有为乃白郭元帅欲南畧地遂率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叶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讷成李新材张赫张铨周德兴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远二十四人者皆濠人

甲午春 上破横涧山元义兵将繆大亨以众二万降 上至定远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二人少皆喜读书明孙武兵法因乱众推为义兵长保乡曲至是来谒 上奇之曰尔被服其儒生耶因问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征讨除羣寇救生灵于水火勿贪子女金帛天下不难定也 上大悦合兄弟皆宿卫左右定远人李善长来谒 上一见知其为长者礼之与语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书记尝从容语之曰吾观羣雄中持案牍谋事者多訾毁将士将士弗得效其能事多败主者亦安得独存汝宜用为鉴务协和诸将以成功也合肥人吴复性沉鸷寡言笑勇畧过人遇乱聚众保乡里闻 上至率所部来谒 上俾领前锋定远人丁德兴骁勇善战伟貌黑面来归 上上以黑丁呼之令从征洪山寨德兴先登破之

七月濠州赵德胜来谒德胜状貌魁伟膂力过人能马上运槊如飞郡县选为义兵队长德胜知时事不可为弃之来归 上以为帐前先锋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乱徙他境与 上相失及闻 上驻师滁州皆来归先是定远人沐英八岁遭兵乱失父母无所依 上怜其孤与 高皇后抚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为子赐文忠英姓朱氏择师教之军中穰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县胡大海长身铁面勇力过人来见 上于滁 上一见语合用为前锋濠州孙兴祖刚毅有胆气王志猛鸷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来归定远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骁勇有胆畧来见 上上悉留置麾下

乙未 上驻和阳虹县邓愈少魁伟有大志勇畧自负年十六从父兄起兵父兄皆战没愈代领兵众服其勇率所部来附 上命充领军总管濠州常遇春性刚毅體貌奇伟智勇过人年二十三?羣雄刘聚所得宠遇之然聚事剽掠无远?遇春知其无成率所部数十人弃聚来归未至困卧田间梦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来忽寤见 上至即伏谒 上壮之用为前锋 上欲谋渡江乏舟楫时巢湖有水军将巢县廖永安与其弟永忠俞廷玉与其子通海通源通渊赵伯仲与其弟庸合肥张德胜叶升无?桑世杰含山华高皆集舟师结水寨自保会妖贼左君弼据庐州永安等与战不胜为所窘闻 上驻师和阳欲归附又元兵阻江上为梗乃遣使间道纳款 上率诸将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归和阳适巢县金朝兴亦率众来附朝兴骁勇有谋既得诸将遂决计渡江

六月朔 上率诸将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耆儒陶安李习迎见 上召安与语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悦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状 上遇安甚厚令预密议以李习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将吴升帅众降 上曰吾闻汝江右名贤也即用为领兵总管升谢曰主公欲取天下莫如恤军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遂用其计藉乡兵坚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杨璟儒家子读书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乱聚众保乡里闻 上取太平率众渡江来归授管军万户 上既破灭陈也先其子兆先复集兵屯方山

丙申三月 上率诸军进取金陵复破方山营擒兆先释而用之元将康茂才蕲州



人结义兵捍寇江上累功迁都元帅我师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尽歼其精锐茂才收合溃散屯天宁洲我师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镇江我师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归率所部三千人降顿首言前日之战各为其主今日屡败天数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释之令统所部兵从征 上遣徐达等下镇江谓达曰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尔入城为吾访之元之名从龙仕元为行台侍御史会兵乱以老辞位居镇江达至访得之因从龙从孙永在军中即遣归报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绮往聘之从龙至 上亲出城迎入邀与同处朝夕咨访时政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定远人王弼有膂力胆畧过人善用双刀因乱集乡里壮士结寨于三台山率所部来归 上命宿卫帐下

丁酉四月 上亲督师下宁国执元将朱亮祖亮祖六安人为元义兵元帅初 上克太平时亮祖降 上赐以金币仍旧官居数月复叛归元守宁国数败我师军中?所获者六千人诸将弗能当常遇春与战亦被创还 上亲督徐达等奋攻之亮祖兵败城下被获 上曰今将何如对曰非得已也生则尽力死则死尔 上壮而释之使从征宣城

七月命邓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帅汪同以众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严州得郭彦仁命为指挥使司都事使和协文忠大海不为异冬 上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实姚璉等咨访时政又闻前学正朱升名召问之升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稱王 上悦其言命预帷幄密议又得杨国兴使从征湖口未几命为元帅守宜兴

十二月至兰溪胡大海荐和州人王宗显宗显少业儒避乱侨居严州大海以宗显见 上上曰是与我同乡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尽得其虚实攻破之改婺州为宁越府以宗显知府事召儒士许元叶瓚玉胡翰汪仲山等皆会食中书省中曰令二人进讲经史又命宗显开郡学招延儒士叶仪为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为训导时以乱故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

己亥春乐平儒士许瑗谒 上于金华曰方今元祚垂尽四海鼎沸豪杰之士势不独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识者然后知奇士阁下欲扫除僭乱非收揽豪杰难以成功 上曰予用英豪有如饥渴瑗对曰此实帝王之道天下不难定也即拜瑗博士

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进攻处州元部将胡深守龙泉见元将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归乃弃其军间道来降?献取处州策大海用其言破处州 上征浙东时胡大海荐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之贤可用李文忠守金华又荐王祎许元黄天锡诸儒 上皆遣使以书币征之

庚子三月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建康谒见 上喜甚曰吾为天下屈四先生从容与论经史及咨访时政甚见尊礼命有司创礼贤馆处之刘基青田人幼聪颖奇绝天文兵法无不洞极其妙仕元为江潮儒学副提举不合去游西湖见异云起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后以事羈管绍兴行省复起用之基知时不

可为弃官归青田集众保乡里着郁离子以见志或说基画江为勾践之业基不从曰天命将有归姑待之会上征浙东基指干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适总制官孙炎以上命遣使来聘遂决计赴金陵初见上陈时务十八策上皆嘉纳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义为时所重尝教授义门郑氏家章溢龙泉人叶琛丽水人皆智畧过人避乱隐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问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对曰臣谋畧不及刘基文学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上乃留基侍帷幄预谋机务以宋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遣世子授经溢琛并为营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见王师下浙东知天命有在遣古田县尹林文广以福宁州来纳款上赐书褒嘉之

七月故徐寿辉将于光徐椿以饶州来附上命邓愈往纳之于光等遂从愈屡败伪汉兵饶州以安陈友谅杀赵普胜而用普胜将张志雄从侵建康友谅败志雄与梁铉被擒皆降志雄因献取安庆之策上用之遂克安庆元将薛显沛县人有勇畧守泗州辛丑三月闻我师克高邮遂以泗州来降上以为指挥使从征

八月上亲征友谅趣江州友谅将丁普即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畧冠一时初从山东李喜之喜之败归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从陈友谅于武昌及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众来降上知其才即命为将上遣使招谕江西诸郡友谅将胡廷瑞守南昌遣使来约降请无散离其部众上初有难意刘基自后踢所坐胡床上悟即许之为赐书谕慰

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谒建昌守将王溥袁州守将殴普祥黄彬余干守将吴宏宁州守将陈龙吉安守将孙本立皆率众来降上悉慰纳之安丰曹良臣英毅刚断为众所推聚众立栅御寇又韩政亦集众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来归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参政兼江淮行省平章

甲辰春上既破灭陈友谅句容儒士戎简入见上曰主上向败友谅于九江何不乘胜抵武昌而乃复还金陵后虽克之劳费多矣上曰事有缓急兵贵权宜陈氏之败我岂不知乘胜蹴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杀伤亦多故纵之使偏帅缀其后知彼创残之余必不能战也故全城降附一则我师不伤二则生灵获全三则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简深叹服他日上谓诸将曰鄱阳之役当时诸将亦有劝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师蹙武昌者虽非吾意然军中以为奇谋不意戎简亦能言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简言而遂轻儒者宜亲近之令陈说古人之书听其论议以资智识丙午冬建宗庙社稷得冷谦命制乐谦深明音律今乐器乐舞皆谦所制又善幻术后以导入盗帑藏事觉得罪以幻术遁免不知所终

丁未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礼局三曰诰局以宋濂等领之又征四方处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时勉学以待科举

戊申春上即大位命将征广东时元广东左丞何?者东莞人少英伟好书剑元末

仕为河源务副使以乱故弃官归乡里后讨平东筦王成陈仲玉之乱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广东先以书招谕?籍所部郡县户口兵马钱粮遣使上印绶归附永忠以闻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诏引窦融李绩事褒之召?入朝赐宴厚加赏赉 上遣徐达等北伐中原

四月师克裕州执元守将平章郭云云勇力有谋畧河南郡县皆下云独守裕州招之不从后兵败被执 上释而用之

九月徐达等克元都 上乃下诏求贤又征天下贤才至京师拜守令各厚赐遣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设科取士之制云

论曰自古帝王创业未有如我 圣祖得人之盛者汉高首繻三杰其定元功位次止于十八人耳光武云台所列不过二十八将下逮唐宋皆不能过?我 圣祖诸臣如李善长之制法陈纪可以伯仲萧何刘基谟谋不下子房而天文之学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达之勋德才望终始纯懿大出韩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汤和邓愈廖永忠沐英吴良皆可与信匹而不难于黥布彭越之功者岂非天锡智勇以赞成一代之大业哉又汉高不事诗书狃于马上之习晚年得一陆贾不过纵横策畧之余光武号繻讲艺论道而一时儒彦寥寥无闻一子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虽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词赋狃于俗习帝王之道稽古之学槩未之闻焉我 圣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学如饥渴之于饮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访不倦而往往戒诸将以亲近儒生至于解经析义又多天纵神启有非老师宿儒之所能及是岂溺冠嫚骂者所能彷彿其万一哉但一时将畧足备戡定而文儒相业犹不甚繻 圣心至使不得为而委政广洋惟庸辈是岂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繻桂彦良之贤而不及用惜哉

### ○褒显忠烈

丙申三月 上率诸军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寿尽力御之数督兵出战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溃福寿独据床坐凤凰台指挥左右或劝之去叱曰吾为重臣城存则存城破则死岂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为棺衾礼葬之戊戌春命廖永安桑世杰等攻张士诚之江阴石牌寨桑世杰奋戈跃马陷敌阵遂战死 国朝以忠死事者世杰为首 上闻甚悼之后追封永义侯配享 太庙

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庆与赵普胜战没于阵廷玉自巢湖来累立战功 上深悯之后追封河间郡公

庚子五月命徐达率廖永安等击张士诚于太湖永安兵败被执士诚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遥授永安光禄大夫后又遥封楚国公

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吴 上悲悼亲为文祭之配享 太庙塑像功臣庙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云守之以许瑗为知府

庚子闰五月陈友谅入寇围太平云率麾下三千人御之三日友谅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涨泊城下令士卒缘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云士卒惫不能战城遂陷友谅缚云急



云怒骂曰贼奴缚吾主必灭尔斩?脍也奋跃大呼缚皆绝云起夺守者刀连杀数人贼乱击云碎云首缚寘舟檣丛射之云至死骂不辍妻郃氏一子甫三岁抱嘱侍儿孙氏曰夫死吾必不独生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保此儿遂赴水死孙氏收郃氏尸葬之抱儿出走陷贼中贼败脱走堕水缘浮木入芦渚中采莲实啜啖儿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孙氏达 上所抱儿泣拜 上亦泣寘儿于膝曰此将种也命赐雷老衣物忽不见追之失所在时皆神异之 上厚赉孙氏令抚其儿后追封云东丘郡侯许瑗亦以被执不屈死追封高阳郡侯命立忠臣祠于太平敕有司岁时致祭友谅寇金陵 上御之龙江之捷张德胜战死 上痛悼不?后追封蔡国公配享 太庙仍塑像功臣庙

壬寅二月参政胡大海守金华苗军降将蒋英刘震作乱杀大海处州苗将李佑之贺仁德亦乘金华乱谋叛杀院判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诸将右婺人如丧考妣再成亦大海之亚 上闻二臣死痛念弗置后追封大海越国公再成泗国公并配享 太庙仍塑像于功臣庙癸卯夏陈友谅寇南昌朱文正率赵德胜等尽力御之

六月德胜巡城至东门贼发弩射之中腰月?旅拔出之拊髀叹曰吾自壮岁从军屡伤矢石无若此甚者岂非命口丈夫死无难所恨不能从主上清中原垂名竹帛耳遂卒

上闻大恸时追念之后追封梁国公谥武桓配享 太庙塑像功臣庙又追封死事诸臣李继先陇西侯刘济彭城侯许圭高阳侯赵国昭天水侯张子明忠节侯并叶琛立庙豫章祀之

癸卯八月 上讨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 上屡滨于危所乘舟偶胶浅沙贼乘势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时诸将计无所出帐前亲兵将韩成进曰古人有杀身以成仁者不敢爱其死遂服 上袍冕对贼众投水中贼信之攻稍弛会诸将兵至援之贼遂退 上与友谅大战五日诸战死者三十六人枢密同知丁普即被十余创死首已陨犹执兵立舟中若战鬪状后友谅平 上谓中书省臣曰朕与友谅战于鄱阳韩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书并列诸臣名上遂追封韩成高阳侯为诸臣首宋贵京兆侯陈兆先颖上侯李信陇西侯王胜太原侯丁普即济阳侯张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陇西侯昌文贵汝南侯余■〈日上永下〉下邳侯徐公辅东海侯刘义彭城侯陈弼颖川侯程国胜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润定远子王凤罗山子邱明梁县子常惟德怀远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吁■〈日台〉子王善先定远子汪泽庐江子丁宇含山子逯德山汝阳子罗世荣随县子陈冲巢县子裴軫定远子常德胜寿春男郑勇随县男袁华虹县男史德胜定远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庙康郎山令有司以时致祭

乙巳四月命胡深等讨福建陈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并力来攻深突阵与决战马蹶?有定所执不屈被杀 上痛惜之追封缙云郡伯癸丑夏孙兴祖从徐达征西北塞外战死五郎口 上闻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庙其后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于死事诸将尤加悯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袭又以元臣余阙守安庆力御陈友谅将赵普胜后城破不屈死命安庆庙祀之其后贬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庆余阙庙云

论曰褒死事所以励生民奖既往所以劝将来也然胡大海赵德胜辈宣力效劳以死勤事其推恩褒录犹人情之所能若乃敌人之臣尽力以御我者一旦幸其既败其不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难矣况能嘉其尽力于彼而忘其肆毒于我耶古惟汉高帝斩一丁公至雍齿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虽圣而所封箕子比干非尝与已为敌者我 圣祖之礼葬福寿庙祀余阙岂非旷古今而独绝者乎是其至公无我之心天地覆载之量无一毫芥蒂于其内也其所以创一统之业而致亿万年之太平者岂无自哉

###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颖州人刘福通起兵拥栾城韩山童为主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山童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乃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诡称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帝中国遂拥为主杀牛马誓告天地起兵以红巾为识事觉县官捕山童杀之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山中福通等党盛不可制遂反陷颖州又攻破罗山确山上蔡?阳等县及汝宁府光州息州众至十余万岁

乙未二月乃自碭山夹河求得韩林儿迎立称帝军中呼小明王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林儿母杨氏称皇太后杜遵道郁文成称丞相福通罗文素称平章营建宫阙然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

三月滁阳王郭子兴卒宋遣人至和阳招诸将入其党和阳诸将推张天佑往受命福通遣天佑还檄滁阳王子郭某为都元帅天佑为右副元帅我 太祖为左副元帅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即后以诸将议欲藉为声援从之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后郭某张天佑皆战没于元兵 上并统其军

十一月元将答失八都鲁率兵伐宋进次许州遇刘福通以兵迎战于长葛元兵大败溃至中牟收散卒屯聚会刘哈刺不花引兵来援遂合势大破福通兵又破之于太康十二月进围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儿奔安丰

丙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渊起兵复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关杀其参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刺忒失里会枢密同知定住引兵复得潼关以河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复陷潼关百家奴兵溃豫王以兵复之李武等败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南地

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盘蓝田元主诏察罕帖木儿以兵会荅儿?亦儿守陝西潼关察罕帖木儿奉诏率本部兵驰赴沿途败李武等兵哈刺不花由潼关抵陝西会豫王及定住兵御之福通别遣毛贵率兵攻元胶州陷之杀其枢密院佾脱欢李武崔德复攻破商州又攻武关拔之趣长安分兵东畧同华诸州三辅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计无所出行台侍御史王思诚曰贼素惮察罕帖木儿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诸守臣恐其轧已论久不决思诚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咎将安归乃移书求救于察罕时察罕新复陝州得思诚书即提轻兵五千约李思齐倍道来援转战而前杀获无算李武等

败走毛贵自胶州攻陷莱阳元守臣释嘉纳死之贵引兵趋益都般阳诸州元以董抟霄为山东宣慰使与知枢密院事不兰奚率兵击之未至益都贵兵趋济南于是济南告急抟霄乃提兵赴济南大破毛贵兵于济南城下元擢抟霄官都元帅有忌其功者潜于太尉纽的该仍令往援益都抟霄以老疾辞请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领其众未几复命抟霄守河间之长芦抟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济南必不可保其后毛贵果陷济南抟霄方驻南皮魏家庄元遣诏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营垒未完毛贵引兵猝至诸将曰贼至当何如抟霄曰死报国耳拔剑督战莫支遂被杀不见血惟白气冲天是日昂霄亦卒

八月刘福通自将攻汴梁取大名卫辉等处遣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勇沙刘二王士诚攻怀庆等处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其势大振又遣田丰攻东昌元太尉纽的该击败之元命纽的该守东昌福通又遣兵北攻太行山郡县白不信攻秦陇陷之又攻破巩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进围凤翔元将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凤翔城内遣谍者诱不信等围城察罕自将铁骑昼夜驰二百里将至城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城中兵亦鼓噪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地不信兵大溃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壶关遇察罕帖木儿与战大败

戊戌春田丰攻陷东平济宁元纽的该弃东昌走丰遂进据东昌毛贵与元将不兰奚战于好石桥败之不兰奚奔济南未几贵复攻陷济南分兵守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处山东遂陷福通所遣将王士诚攻怀庆为元将周全所败士诚转攻陷晋宁元总管赛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儿遣赛因赤复晋宁毛贵引兵陷般阳又陷蓟州郭州至柳林元枢密副使达谷珍战死枢密同知刘哈刺不花破毛贵兵贵走据济南田丰陷益都大掠广平退保东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宁大同诸郡元察罕帖木儿调部将关保邀击之福通兵败走察罕又会李思齐张良弼郭择善拜帖木儿定住汪长生奴诸将兵讨李喜喜于巩昌喜喜败走四川李思齐张良弼同谋杀拜帖木儿分其兵刘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将竹?出走福通遂入据汴自安丰迎韩林儿居之以为都遣关先生破头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绛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党攻破辽州元将虎林赤击败之关先生转攻陷晋冀云中鴈门代郡遂掠塞外诸郡元察罕帖木儿遣关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闻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归路屡击败之元擢察罕官左丞进平章荣禄大夫

七月元察罕帖木儿驻军洛阳遣伯帖木儿以兵守盩厔城伯帖木儿与怀庆守臣周全有郗周全杀伯帖木儿遂以怀庆叛降刘福通驱其民入汴福通遣周全率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儿登城以大义责周全全愧退师福通怒其不进杀之毛贵攻元滕州守将以城降田丰攻陷顺德关先生以察罕帖木儿还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东还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兴和中都诸郡军声大振乃还兵东向至高丽界焚上都宫殿攻陷辽阳元总管李震死之

庚子三月田丰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遣司农都事乐元臣招谕豊丰杀之福通所遣将李武崔德以西略地无功福通责其逗遛叛降于元将李思齐



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儿总兵狗山东乃下井陘出邯郸过磁相怀孟水陆并进屡击败宋将田丰毛贵等兵遂复东昌冠州又遣其子扩廓帖木儿率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由东河造浮桥田丰以二万人夺之关保等战且渡拔长淮进攻东平田丰遣崔世英出战大败察罕以丰据山东久为军民所服遣使招谕之丰与王士诚俱降于察罕察罕复东平遂以丰为前锋进攻宋棣州守将俞宝降又攻宋济宁刘珪亦来降宋聚兵济南察罕乃分奇兵间道出宋兵后南畧泰安逼益阳北徇济阳章丘中捣濒海郡邑自将大军攻济南三月复之时元兵多克复山东独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围之治攻具诸道并进宋守将陈獠头等悉力拒守

壬寅六月降将田丰王士诚复谋刺察罕入益都丰等之降也察罕推诚待之不疑数独入其帐中丰乃请察罕行观营垒众止之不听又请以力士从却之曰吾推诚待人焉得人人防闲之乃从轻骑十余人行至士诚营又及丰营遂为士诚所杀丰与士诚入益都讣闻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民莫不哀恻元恤典极优渥赠官追封颖川郡王以养子扩廓帖木儿袭官代领其众扩廓既领兵攻益都益急士诚等出战辄大破之生擒六百余人斩首八百余级田丰王士诚窘甚遣使间道求救于刘福通

九月刘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将关保邀吉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趋益都援田丰扩廓击败之还走安丰扩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执陈獠头等二百人献于元杀田丰王士诚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儿因遣兵复莒州时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关中俱兵败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齐田丰被戮山东地元尽复之关先生毛贵亦败亡福通大窘

癸卯二月张士诚遣将吕珍率兵攻安丰福通遣使诣建康求救 上自率诸将救之未至吕珍攻破安丰杀刘福通据其城

三月 上至安丰击吕珍大破之珍弃城走 上遂以宋主韩林儿还金陵诸将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韩林儿刘基从后踢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为密陈天命所在 上意悟会陈友谅来入寇遂议征讨不果奉

丙午十二月韩林儿殁于建康先是 上纪年犹繙龙凤命令下则云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至是林儿殁始改明年为吴元年云

论曰韩林儿在宋犹未足方义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耳假令福通事成岂能容林儿哉福通不欲以其身为标故藉之号召天下意事成?除之无难不成名将有所归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属陵者奸雄之见大抵皆然第福通举事可必其无成耳盖天下既乱则豪杰起而削平之所谓奉天除暴救民于水火之中者若乃繙兵平世无故而首?乱阶是欲驱衽席之民而为涂炭之惨乃民怨之所归天命之所必不佑也岂其能成大业而贻子孙之庆者乎秦胜广汉黄巾唐黄巢皆其明验传所谓天道后举者胜盖谓此也然则刘福通者盖将为我 圣祖先驱定中原者乎不然察罕之兵?萃于江南矣虽然我 圣祖之开创于宋无所毫发藉抵以和阳一命奉之终身盖自癸卯以前惟南剪羣雄而未

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韩林儿在颖亳间故弗与争雄耳否则中原形胜之地岂在所后耶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即亲帅诸将赴援而不从刘基之谏不恤陈寇之侵虽无救于福通之死而卒能脱林儿于虎口以全归建康?欲设御座奉以天子之礼此其意岂欲遽背之哉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恐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能然也呜呼非圣人而能若是乎

### ○平定东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陈友谅张士诚各据土宇方谷珍陈友定亦假元名号拒守城邑皆次第别为规取其诸郡邑在羣雄之间元守将据守未下者分遣诸将畧取之

丙申三月首命徐达汤和率兵取镇江四月命华高率兵取广德又分兵取宣州亡何宣州复叛

丁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兴率兵讨之遂复宣州诛首叛者余皆宥不罪宣州以安

丁酉夏五月 上亲率诸将攻宁国先是 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宁国矣亮祖复以宁国叛为元守至是率诸将击败其兵获亮祖城下守臣杨仲亨以城降宁国既下上始议分兵取徽池等郡乃命胡大海邓愈率兵自休宁绩溪向徽州元守将阿思午吴纳等拒战大海击败之拔其城命邓愈守之元江浙参政苗帅杨完者率兵十万自上江顺流入杭城以兵围徽州期克复大海自婺源来救擒斩其步将李才等众披靡大海入城与愈分门拒守复大破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来降乃即徽州立雄峯翼元帅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徇开化擒元守将破之杨完者乘虚寇徽州天福等还战却其兵

冬十月完者复来寇徽州守将缪美御之出三门转战连捷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复盛兵来薄城胡天福等选部将勇敢士出御众推万户谢成勇成即率壮士数百人冲其阵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躪大军出乘之遂覆败其师完者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邓愈取严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御文忠尝败元院判阿鲁灰于万年衢又败元苗军于昌化于潜又降洪元帅之众浙人惮其威名故与大海俱以功升秩同守严州二人微有郅 上批示都事郭彦仁使谕解之又密戒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

夏四月邓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县薄西城元守将铁木儿不花出战自旦至晡杀伤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将攻其东南北三门杀伤三千余人拔其城铁木儿不花战死遂徇于潜昌化皆下之

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元守将张院判出战屡败遂克之邓愈亦取兰溪州

十一月 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达守建康亲督杨璟等率兵十万以耿再成为先锋金朝兴统奇兵茅成驻杭州皋亭山为应援由宁国至兰溪得儒士王宗显使探婺城虚实知其守将不和有可取状 上许宗显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孙遣

将胡深赴援深以狮子头兵作前阵 上命胡大海等迎战擒其前锋将深败走大海率缪美等追之获其辎重而还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将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缒城出诣军门请降遂开东门纳王师入元守臣僧住死之 上改婺州为宁越府命王宗显知府事宗显兴学校聘师儒教化大行民间始闻弦诵之声宁越既定 上欲取浙东诸郡乃集诸将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杀反复数百言词极恳切

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诸暨六月 上自宁越还建康命徐达征安庆败赵普胜兵克潜山 上在宁越时命耿再成驻兵据黄龙山之险遏贼冲谋取处州元守臣石抹宜孙遣胡深守龙泉分命叶琛林彬祖陈仲?陈安等屯据诸险阨深总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兵以拒我师久之元士卒无鬪志有来降者具言处州兵弱可取状 上即出师与再成合兵攻之矾岭最险隘缪美率敢死士先登遂夺其壁以入又进拔桃花葛陂二砦诸险皆失宜孙出战兵败与其部下走建宁遂克处州遣使谕胡深深来降龙泉庆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得章溢叶琛刘基宋濂荐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华

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孙收兵复攻陷庆元时曾封知庆元县出战兵败被执死之耿再成率兵往援击败石抹宜孙兵宜孙走竹口战死再成遂镇处州

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劝农兴学教化大行军食以充

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华降苗将蒋英李福佯请大海至八咏楼观弩刺杀之并杀其子关住及郎中王恺等欲据城叛大海子德济闻难奔讣建康李文忠在严州闻之即率兵驰至贼弃城走文忠入城抚定之大海在浙东威名大振恩义素孚于民尝自言?虽不读书其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掳人妇女不焚庐舍故人多附之生时尝夜出人见其两目焯焯有火光及卒每着灵异师行或梦见大海或见野有光兵辄大捷恺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杀大海处州降苗将李佑之贺仁德与英密约亦以是日刺杀耿再成及元帅朱文光知府王道童孙炎等耿再成威名亚于大海炎亦善抚其民炎被执从容就义酌酒饮不肯解所服赐衣骂贼而死衢州兵闻金华处州之变谋翻城应之守将夏毅不能制会刘基至毅迎入城一夕定之

四月耿天壁方奉命往处州发苗兵闻处州乱驰至金华见李文忠访得耿再成旧部将朱绚遂相与集兵会平章邵荣院判胡深讨叛将李佑之贺仁德斩之比胡深至处州已平

癸卯七月 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总制处州深捕诛山寇经理赋税处州遂安后死于方谷珍之难章溢尝任浙东同列皆得罪溢独免至是处州不宁 上复以溢为浙东按察副使溢辞副使命改佥事溢至平剧盗处粮饷正军法轻赋税浙东深赖之

甲辰夏四月 上既灭汉乃命徐达攻庐州拔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将楼儿张以城降改庐州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命俞通海摄省事通海抚绥有方民甚戴之遂修城濠?守御备



丁未九月 上以张士诚既平别遣将伐方谷珍陈有定乃以胡美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吉安宁国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广参政戴德从征 上谕美曰汝以陈氏丞相来归忠实无过故命尔总兵何文辉戴德皆吾亲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废法征战一以军法从事吾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一日驱所领新附之士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节制人能立志何事不成闻汝往年尝攻闽中必深知其地理险易攻围城邑择便利进退勿失机宜尔其勉之

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关杉关闽之西镇既度关闽中大震遂下光泽县会汤和吴祜擒方谷珍 上遂命和等率舟师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 上以征闽事问章溢溢对曰两道进兵此固必胜然闽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军从浦城取建宁此万全计也上即日命文忠出师浦城以溢子存道率乡兵从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将李宗茂降吴祜亦进兵薄福州围其东西南三门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朵耳死之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乡兵北征溢持不可曰乡兵本农人征闽时许以事平散使归农今调之北征是爽信也 上初不怪既而从溢言以昔曾叛者充军余悉还农

戊申正月胡美等师抵建宁元守臣达里?陈子奇集僚佐曰闻明兵骁勇自入杉关诸镇瓦解此不可与争锋吾城中储积尚多第固守不出战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众皆从之美等进兵围其城数挑战不出急攻之达里?不能支夜潜至何文辉营纳款次日总管也先亦诣文辉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诣?欲屠其城文辉止之曰吾与公同受命至此为安百姓耳今城降可以私忿杀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无犯执子奇送京师以费子贇守建宁遂移兵克兴化泉州属县皆降附遣曹复畴招谕汀州宁化连城等县下之

三月美等师至漳州守将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达鲁花赤迭里弥实欲御之而郡事又属他官总制已遣人纳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弥实当郊迎弥实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国恩今力不能御敌义不忍降所不负国者惟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书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自刺杀既绝尚执刀按膝坐如生郡民哭声震地相与殓葬之会汤和等亦执陈有定克延平等郡县闽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师征广东以中书省参政蔡哲为福建行省参政临行 上谕以辨义利慎官箴反复谆切哲顿首受命福建以安

论曰东南孺乱者莫强于张士诚其次则方谷珍陈有定此外皆元臣为其君守耳虽昧于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情则可矜如石抹宜孙铁木儿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弥实数辈尤可谓杰出者以我 圣祖礼葬福寿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录此与谷珍友谅假名号而怀异为者不同未可以其为胜国之党异类之人而弃之也乃若诸将东南之功则汤和李文忠邓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辉为最多徐常二将克吴之外无他闻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闲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郤以 上命郭彦仁谕之既解后文忠赴大海之难若其私仇胡美欲屠建宁以何文辉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纳款

而终憾之此又君子之贇行古人之所难不但其战功之可繇尔已固天生贇才为国之辅亦足见我 圣祖之善御哉呜呼观我 圣祖谕胡美之言则宋祖之匣剑付曹彬不足道已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三

高岱

克陈友谅

○克陈友谅

陈友谅者湖广沔阳渔家子也本姓谢先世赘于陈为陈姓尝为县吏不乐其職会中原兵起徐寿辉与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蕲水黄州等处僭繇皇帝国号天完改元治平未几陷汉阳兴国武昌又遣赵普胜陈普文项普畧党仲达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荆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讨之不克众号百万友谅往从文俊麾下为簿书掾寻领兵为元帅后寿辉为元兵所败走倪文俊迎寿辉居之汉阳文俊渐专恣友谅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谋弑寿辉不果奔黄州友谅遂袭杀文俊并其军自繇平章寿辉不能制

丁酉十月 上驻师金陵二年矣已畧定江东诸郡又取扬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吴祜等由铜陵进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领兵策应之师抵城下攻破其北门入城斩寿辉将洪元帅又执其党魏寿徐天雄等亡何友谅闻池州破以战舰百余艘来逆战遇春等奋击大败之遂以赵忠守池州

戊戌春正月友谅陷元安庆元守臣余阙死之夏四月友谅又陷元江西隆兴及瑞州未几遣其党赵普胜自枞阳寇我池州太平守将刘友仁闻之率兵赴援遇贼与战败没五月友谅遣其党康泰赵琮邓克明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抚州八月又陷元贛州十一月陷元汀州

己亥三月友谅遣其党赵普胜寇我宁国之太平县总制胡惟贇命程允汪炳等击败之获其粮万余斛普胜寇青阳石埭等县金院张德胜御于栅江口破走之友谅又陷元襄阳郡八月 上遣徐达率张德胜等攻安庆自无?登陆至浮山砦击败友谅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沙河遇友谅伪参政郭泰领兵逆战达等击败之斩郭泰大获輜重遂克潜山九月 上命院佾俞廷玉率兵同攻安庆不克廷玉败没十月俞通海破友谅将赵普胜于安庆十二月徐寿辉以友谅破隆兴欲徙都 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已沮之寿辉不听引兵发汉阳南下江州友谅佯出迎伏兵城内候寿辉入即闭城门伏发尽杀其左右将士居寿辉江州友谅自繇汉王置官属征伐诛赏皆不禀寿辉节制

庚子夏五月友谅帅师东下声言援安庆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九华山待之友谅果自率众猝至伏兵大败之俘斩二万余级擒二千余人

闰五月友谅率舟师寇太平围其城守将花云率麾下三千人迎战三日友谅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涨泊城西南隅舟尾高与城平令士卒缘之上时城中乏食士惫甚不能战城遂陷云与知府许瑗皆死之友谅既陷太平忌其将赵普胜强盛诱杀之令别将守安庆友谅寇太平时挟寿辉行既得太平亟谋僭号位乃于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寿辉前令壮士持铁挝从后击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军中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稱皇帝国号汉建元大义值大雨羣臣立江岸草次成礼殊无仪节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余各拜官有差乃率众还江州友谅既僭大号遣使约张士诚同入寇自江州引兵东下金陵大震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谓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战不胜即走未晚 上心非诸将议刘基独张目不言 上召基入内问计基对曰先斩主降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 上曰先生计将安出基曰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 上意益决或谋先复太平以牵制贼势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亲筑城濠堑深固贼前乘涨以舟泊乘城乃为所陷今往攻之猝难拔贼舟师十倍于我我顿兵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据矣或又劝 上自将御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捣广信制其后而召指挥康茂才谓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汝与友谅旧知今友谅入寇吾欲速其来非汝不可汝今作书遣使给友谅伪降约为内应招之速来给告以虚实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茂才曰诺家有老閤旧尝事友谅遣令赍书往必信来无疑 上以其谋语李善长善长曰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 上曰迟则二虏谋合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虏则东寇胆落矣善长曰善茂才遂令閤者乘小舸径至友谅军友谅得书甚喜问曰康公今何在閤者曰见守江东桥问桥何如曰木桥乃与酒食遣还谓曰归语康公吾至则呼老康为验閤者诺归具以告 上曰此虏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长亟撤江东桥易以铁石比旦桥成有自友谅军中逃归者言友谅问新河口路 上亟命赵德胜跨新河筑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冯胜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石灰山侧命徐达等陈兵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 上亲总大军于卢龙山令偃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令曰寇至则举赤帜俟举黄帜则伏兵皆起各严师以待

至日友谅率舟师东下至大胜港杨璟整兵御之港狭仅容三舟入友谅以舟不得并进遽引退出大江径冲江东桥见桥皆大石非木桥乃惊疑呼老康又无应者悟茂才使谬即与其弟号五王者率舟师趣龙江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势甚锐时酷暑 上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挥汗赤日中命去盖众欲战 上曰天?雨诸军就食毕乘雨击之众仰视天无片云未信忽风起西北湏臾大雨如注赤帜举 上下令拔栅诸军兢前拔



栅友谅麾其众来争战方合雨止 上命发金鼓鼓大震乃令黄帜举常遇春等伏兵起徐达兵亦至张德胜朱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大败仅以身免众溃趋舟值潮退舟胶浅杀溺死者无算生擒七千余人获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等皆降收得巨舰百余艘战舸数百友谅乘别舸脱走于所乘舟中得茂才书 上咲曰彼愚至此可口??也令诸将追击友谅至慈湖纵火焚其舟贼众大溃复追至采石大战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阵入华云龙跃马捣其中坚有王铭者独驰入其阵贼攒槊刺之伤额战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独所杀伤过当贼大败张德胜战死周显与贼战于观渡桥亦败之获其将士十三人诸军乘胜追击贼守太平者无固志遂复太平张志雄言友谅东下并安庆兵来今俱败安庆无守御者 上即命徐达将兵追之遂复安庆以赵伯仲守之前所追胡大海捣广信兵至灵溪亦败其众遂督兵攻信州贼守者不能支众大溃克其城改信州为广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济为枢密同签守之亡何友谅遣其将张定边复攻陷安庆赵伯仲弃城走龙江 上曰主将不能坚守城陷远遁宜诛之常遇春等力救 上不从曰军法不严何以励后遂赐弓弦令自缢而擢用其子弟

辛卯三月友谅遣其将李明道寇信州据草平镇以遏浙东援兵德济遣夏德润出兵夺其墩战死贼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将缪美闻之来援与贼战于东津桥遂复玉山抵信州绝明道归路

六月明道围广信急德济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师由灵溪进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济闻援兵至引兵出城与大海夹击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并士卒千余人获其战马器械大海送明道汉二于文忠文忠令汉二招友谅建昌守将王溥溥汉二兄弟也遂归附乃俱送建康 上命三人仍旧官后征江州南昌用为向导

八月 上怒友谅悖逆决计伐之谓诸将曰友谅弑主僭号犯我近强殒我名将又诱杀张普胜将士离心观其所为不灭不止尔等励士卒以从徐达曰师直为壮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乃亲督诸将率舟师乘风遡流而上直抵安庆命冯胜俞通海赵德胜张志雄等捣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刘基请弃安庆去径拔江州倾其巢穴

上从之遂悉师西 上长驱过小孤友谅将丁普即迎降师距江州五里友谅始知之以为神兵自天而下仓猝不能御挈妻子夜奔武昌友谅将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胜遣康茂才等进拔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等处又遣使招谕友谅江西诸守将南昌胡美袁州欧普祥余干吴宏龙泉彭时中吉安曾万中等皆遣使纳款胡美使来请禁止数事勿散离其所部兵 上有难色刘基从后踢 上所坐胡床 上悟许从所请赐书慰谕之命赵德胜分兵攻下瑞州临江诸郡邓愈以兵袭浮梁友谅将侯邦佐弃城遁遂取乐平等处饶州之境悉定

十月邓愈驻兵临川之平塘时友谅将邓克明据抚州佯遣使通款无降意愈知其情乘夜往袭之旦入其城克明单骑遁初友谅走武昌徐达追至夏阳 上命达回守江州亡何召达还建康至中道得令还守江州友谅闻达去江州遣兵袭之暨达还友谅兵

已入江州城达击大败之俘斩数千人获其眷属十月命诸将旋师攻安庆下之上遂幸南昌胡美率众迎谒上以叶琛知南昌府王溥吴宏欧普祥曾万中等皆来见时邓愈既定抚州率众来会上于南昌十一月上自江州还建康命徐达率降将祝宗康泰等攻友谅于武昌

壬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据南昌知府叶琛迎战于市死之时邓愈驻师南昌仓猝出走徐达于湖广闻变旋师讨之赵德胜攻城为礮火伤祝宗康泰败走追斩之南昌复定上闻之喜曰南昌重镇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陈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统赵德胜薛显同邓愈守之友谅将有号八阵指挥者聚众结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赵德胜孙兴祖攻破之俘斩三千余人时江西诸郡虽附多观望未定

癸卯正月临江吉安抚州三郡叛赵德胜引兵往讨会守臣曾万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复之时陈友谅据湖广张士诚据姑苏上与诸将议所向或谓苏湖地饶沃宜先取之刘基曰不然张士诚自守虏耳陈友谅居上流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灭取张氏如囊中物耳上曰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诚友谅空国来救是吾疲于二寇也遂决计先伐陈氏

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大作舟舰自帅兵号六十万围南昌乘涨直抵城下用云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昼夜不息友谅亲督众攻抚州门城坏三十余丈朱文正邓愈等督诸将死守战筑城坏复完友谅尽攻击之术城中随方御之杀伤者甚众城中李继先牛海龙赵国旺等亦战死赵德胜率步卒千人开门出战贼将金指挥操戈直前德胜射之一发而毙

五月友谅攻新城门薛显将锐卒出战斩其平章刘进招擒其副枢赵祥友谅乃遣其将蒋必胜等分兵攻陷临江吉安二郡吉安守臣曾万中死之友谅以所俘狗城下文正等不为动

六月赵德胜巡城至东门贼伏蹶张弩射之中腰薨德胜卒朱文正乃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诈遣卒号舍命王者诣友谅约日出降友谅信之缓其攻至日城上旗帜一新友谅俟至暮见无降意缚约降卒于城下杀之文正等坚守以待张子明取渔舟从水关出昼潜夜行半月达建康时上方亲破张士诚将吕珍于安丰解安丰围命徐达等移师围庐州而自还建康子明至上问友谅兵势何如子明对曰友谅兵虽盛战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舰将不利又师久粮乏援兵至可必破也上曰归语文正等但坚守一月吾当自取之不足忧也乃遣子明先还至湖口为友谅兵所执友谅曰若能诱城中降非但不死为富贵子明佯许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见主上令诸公坚守大军至矣友谅怒杀之文正等闻之守益坚时达等围左君弼于庐州上遣使命解围曰为一庐州而失南昌非计也

七月上亲督诸将率舟师二十余万援南昌进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谅闻我师至

解南昌围东出鄱阳逆战丁亥遇于康郎山徐达先诸将击之败其前锋一巨舟贼死者千五百余人 上恐张士诚乘虚命达还守建康戊子 上布舟师为十二屯常遇春等联舟大战俞通海乘风纵火焚寇舟二十余艘军威大振友谅骁将张定边直前犯 上所御舟舟适胶浅沙诸将尽力御之仓卒计无所出牙将韩成进曰古人杀身以成仁臣不敢爱其死乃服上冠袍对敌自投水中敌人信之攻稍缓会常遇春俞通海等皆来援舟集水涌 上舟乃得脱常遇春从傍射中定边定边走通海与廖永忠以飞舸追之定边身被百余矢士卒多死伤退去会日暮 上鸣钲集诸将申约束

明日巳丑 上复亲布阵与友谅战友谅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我师舟小怯于仰攻多退缩 上亲执旗麾之不前右师小怯 上命斩队长十余人犹不止郭兴进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非火攻不可 上命常遇春等分调渔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至晡时东北风起乘风纵火焚其舟数百艘烟焰涨天十里之内湖水尽赤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

又明日庚寅友谅复率众来战自辰至巳不解时刘基侍 上侧忽挥手云难星过请 上易舟 上亟入他舟旧所御舟以礮碎廖永忠俞通海汪兴祖赵庸以六舟深入敌阵搏击之敌联大舰拒战我师望六舟无所见意陷没有顷六舟绕敌船势如游龙翻然而出诸将见之勇气愈倍战益力呼声震山海友谅兵大败永忠等还见 上上劳之曰今日之捷诸君之力也

又明日辛卯复联舟大战又败之友谅欲退保鞋山我师已先至罾子口横截湖西邀其归路友谅不得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书贻友谅曰方今天下之势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厚夷狄是为无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为嫌生还俘将欲与公为约从之举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失此计乃先与我为讎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蕲黄汉沔因举隆兴江西别郡奄为我有今又不悔乃复启兵端既困于洪都两败于康山杀其弟侄残其兵将损数万之命无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设使公侥幸逃还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为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友谅得书不荅俞通海曰湖水有浅涩舟难回旋莫若入江据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刘基亦密言于 上请移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 上从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江驻南湖觜水陆结营列栅江南北岸置火丹火筏中流戒严以俟敌舟以连败故不敢出粮为尽

二十七日敌计穷冒死突出绕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 上麾诸军追击以火舟火筏冲之敌舟散走追奔数十里自辰至酉战不解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颞而死擒其太子善儿平章陈荣等悉舟师来降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诸将多劝 上乘胜径捣武昌灭汉者 上心忧建康恐张士诚乘虚入寇不从

以九月班师还告庙饮至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余赐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庙祀韩成等死事臣三十余人又命于南昌立庙祀赵德胜张子明等初陈友谅将寇南昌时 上以张士诚遣吕珍围安丰亲率诸将往救刘基力谏不听既



解安豐围复命诸将移师围庐州后张子明告南昌围急始移庐州师亲率西上至是上谓基曰我不当有安豐之行使友谅知我出乘京城空虚顺流下直捣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计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归也时四方羣雄惟友谅最强盛既败灭 上喜甚谓诸将曰此贼亡天下不足定矣张定边以陈理归复僭稱帝武昌 上经理建康守御留徐达等备吴复率诸将亲征之

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栅围其诸城门又于江中联舟?长寨以绝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建康命常遇春督诸将攻武昌

甲辰正月 上即吴王位二月以武昌久不下复亲往视师督诸将攻城城东有高冠山下矚城中敌据之 上问诸将谁能夺此者傅友德先登即奋勇直上面中一矢镞出脑后肋下复中一矢不为沮竟一鼓夺之敌将有陈某者骁捷善槊独驰入中军帐下

上方坐胡床见牙将郭英从傍来疾呼郭曰为吾杀贼郭英持槊跃马至奋臂一呼陈应手陨 上曰尉迟敬德不汝过也解所服红锦袍赐之敌岳州守将号泼张者率潭岳兵来援至夜婆山 上遣兵击败之擒泼张悉俘其众 上遣降将罗复仁入城谕降陈理与张定边议定边知不可支议欲降陈氏将勇畧无右定边者于是陈理率定边等诣军门降 上慰纳之令军士不得入城百姓安堵城中大饥困 上发仓粟賑之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杨璟参知政事守之其后封陈理归德侯友谅父普才亦封侯友谅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几以普才适滁理适高丽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 上谓侍臣曰此何异孟昶七宝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穷奢极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上还建康伪汉将熊天瑞尚据贛州新淦豪民邓仲廉亦据永豐邓愈调兵攻讨

八月 上命常遇春率陆仲亨等往与邓愈等合兵讨之九月又命徐达及杨璟等进攻江陵分遣唐胜宗等徇长沙沅陵醴陵傅友德徇夷陵皆平之惟天瑞据贛州仲廉据永豐未下 上遣汪广洋参常遇春等军事为谕之曰汝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守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耳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二则可为未附者劝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曩者鄱阳湖之战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皆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为吾民我前克湖广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无民何益于国广洋至遇春军谕 上旨遇春乃缓师立栅围之乙?正月天瑞出降贛州平南安南雄韶州诸郡皆下 上褒谕遇春等曰予闻仁者之师无敌然非仁者之将不能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锡将军以隆我国家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喜虽曹彬下江南何以过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徐达遣兵取宝庆路彬靖诸安抚长官司皆来降朱文正遣何文辉薛显讨新淦邓仲廉汤和讨江西大盗姚大胆皆击斩之汤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镇抚荆襄以御北兵于是湖广江西之境悉定

论曰元末羣雄共起与我 圣祖并驱中原者固非一人而当时穰苴敌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谅为可虑哉友谅之勇悍雄畧虽或未及项羽而??票迅狡猾出没飘忽大

困而气不馁屡蹶而势复振观其龙江败归还袭安庆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达召还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却敌盖深通兵法不阻不挠故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于强弱之势眩于先后之机我圣祖在金陵可与合从而不可为者乃先自相仇敌攻战至无虚日至于河南形胜之地韩林儿刘福通辈文皆非戡定之才也顾不能进取襄邓以窥中原其策已缪矣及其东下也金陵无衅可乘则拥众远涉江湖以取龙江之败及我圣祖出援安丰金陵可乘矣乃老师南昌而不能捣根本之虚虽天命有在未可力争而用兵之道当如是哉况其器小而志骄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繙大号至以受命之礼于草莽行之而安庆南北屏蔽守难其人乃不容一赵普胜其视我圣祖之宏规伟度天壤悬绝矣岂待决彭蠡之战而后胜负可分耶虽然我圣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谅者则以士诚之乏远为耳观其鄱阳之战亟命徐达归守建康友谅既殂诸将劝之西蹙武昌竟不从而班师者拳拳以东吴之乘虚为虑耳但英雄驾御之术不欲以机事告人而区区戎简辈岂足以测圣心哉士诚坐守吴会而不能出一旅以扰金陵则天所以成灭汉之功也天之所兴固非人力之所能御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四

高岱

克张士诚

平方谷珍

平陈有定

辑抚两广

○克张士诚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初为盐场纲司牙侖与弟士德士信俱以贩私盐并缘?奸利轻财好施与以收众心元至正癸?夏五月士诚见蕲黄汝颖间兵起聚众攻陷泰州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齐招降士诚不从又攻陷兴化县元行省以左丞楔哲笃守高邮出李齐守甓社湖会数贼乘间呼噪入掠城中楔哲笃等闻之仓卒遁走士诚即入据高邮李齐闻变还趣城城门闭不得入士诚称诚王国号周改元天佑元遣集賢待制乌马儿孙撝赍诏谕之不纳诒言请李知府来始纳诏行省趣李齐往至则下之狱并拘诏使不遣又叱齐使跪齐不屈大骂杀之未几乌马儿孙撝密通约元镇南王进兵复高邮事泄亦被杀

甲午六月士诚攻扬州元将达识帖睦迺御之兵溃元命江湔参政佛家奴会兵讨之士诚进陷盱■〈日台〉元兵又溃元复遣刑部尚书阿鲁募兵宁海州进讨九月元命右丞相脱脱总制诸路兵讨张士诚十一月元师进围高邮士诚引兵出迎脱脱奋击大破之连战皆捷士诚不能支与吕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围出走脱脱遂克高邮乙未春脱脱以谗削爵去士诚亡命复集众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苏州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诸郡皆降

丙申春士诚遣兵进据毘陵 上尝遣使诣士诚士诚执之四月士诚遣兵寇宜兴上命耿君用援之宜兴要地士诚势所必争君用贾勇先登力战死之 上以其子炳文代领其众八月 上既定镇江诸郡县以士诚渐凭陵遣徐达将兵攻常州士诚遣其弟士德盛兵来援达击败之士德走坠马遂被擒 上闻之喜曰士德士诚谋主其人智勇足备今被擒张氏成败可知矣

十月叶云龙王弼等复败士诚弟士信于旧馆擒其将汤某士诚气大沮乃奉书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求退师 上复书数其开衅罪命归我帅臣将校许颁师士诚得书不报

十一月士诚诱我新附青军叛去助彼兵来战徐达被围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来援内外夹击大破之擒其将张德余众溃入城达率诸将围常州士诚遣吕珍入城助守丁酉春我师克常州立遇春分枢密院命同佖汤和守之先是张士诚攻陷杭州元守臣达识帖睦迺遁平章左荅纳失里战死元诸臣前谋以苗军可用乃召湖广宝庆士官杨完者至淮南破贼有功累官至参政至是元命完者引苗众入江浙破士诚兵复杭州达识帖睦迺还守之完者遂驻兵于浙多肆残掠民甚苦之 上命耿炳文刘成等率兵攻长兴士诚遣其将赵打虎以三千人逆战炳文等败之追至城西门打虎走遂克长兴擒其将李福安荅失蛮等获战船三百余艘义兵万户蒋义率所部二百人来降炳文用儒士温祥卿策分兵据守要害 上乃改长兴为长安州立永兴翌元帅府以耿炳文为都元帅刘成为左副元帅守之亡何士诚遣潘原明严再兴率众入寇屯上新桥炳文等击之擒斩三百余级原明遁去炳文部将费聚复追至琐桥败之自是寇不敢犯长兴者四年 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张鉴等率兵攻泰兴士诚遣兵来援鉴等击败之擒其将杨文德遂克泰兴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赵继祖镇抚吴良等攻江阴士诚据泰望山拒之总管王忽雷奋先力战会大风雨敌众溃我师遂夺其山进攻城西门拔江阴江阴去姑苏百余里控扼大江当东南要冲擢吴良分院判官守之谕以慎守封疆约束士卒毋外交毋纳逋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备御甚严士诚每遣兵入寇辄败去然尚据马驮沙日窥伺 上命徐达督常遇春等以舟师截江攻之

八月克马驮沙士诚累败势日窘攻元嘉兴杭州等路又为苗帅杨完者所破乃请降于元江浙行省守臣达识帖睦迺愿就招安达识帖睦迺以其多反复不许苗帅完者



劝纳之乃遣江浙廉访使周伯琦往招谕之士诚始要王爵不许又请爵三公达识帖睦迺曰吾虽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专也完者力为之请达识帖睦迺虽拒之实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承制授士诚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授同知枢密院事余党各授官有差士诚虽降其城池甲兵钱谷犹自据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诚为达识帖睦迺功加太尉

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杰等攻江阴之石牌海寇其帅栾瑞与士诚将朱錠等合兵拒战桑世杰跃马蹈阵战死永安等怒奋击大败之四月士诚遣兵寇常州守将汤和吴复力战却之获其卒三百人士诚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与战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又败之于狼山大获其战舰還元江浙苗将杨完者先以累破士诚功历官左丞故士诚为所窘降于元然苗军贪残又恃功骄横元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迺不能制阴与士诚?完者杀之苗众溃散其部将员成蒋英刘震帅其众来诣李文忠请降文忠纳之士诚所惮惟苗兵完者死士诚益无所惮遂遣兵据元杭州达识帖睦迺为所胁又以兵迫夺嘉兴绍兴皆据之

十月士诚复遣兵寇我常州汤和等击败之俘甲士千余人舟千艘马千疋先是徐达率邵荣廖永安等攻宜兴久不下 上遣使谓曰宜兴城小而坚未易猝拔闻西通太湖口张士诚饷道所经必断其饷道城始可破达乃遣丁德兴杨国兴等分兵绝太湖口俟城中食乏并力急攻遂拔之宜兴拔廖永安分帅舟师击士诚于太湖乘胜深入遇士诚将吕珍与战兵败为所获士诚欲降之不屈拘囚之 上欲以所获将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诚不从士诚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 上不许遥授永安光禄大夫杨国兴出太湖口与诸将趋湖州攻旧馆破张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 上命国兴总督十道元帅沈仁等守之国兴劳来安集民多来归遂城宜兴三月城完士诚水陆遣兵来寇国兴亲率诸将冒矢石屡败之又礮击其舟溺死无数士诚以数骑遁去 上闻甚嘉奖之

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诸暨张士诚将华元帅遁去士诚遣吕珍率兵来围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夺堰水灌珍军珍穷蹙即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许之都事王愷谏曰贼狡猾难信不如击之大海曰彼果来吾有以待之?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纵而击之不武遂纵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邓愈引兵畧浙西临安大破士诚兵于闲林寨

二月士诚引兵侵严州李文忠由碧溪坞迎战大破之士诚又寇江阴朦朧蔽江而至其将苏同金建牙君山指挥?进攻状守臣吴良下令曰彼众我寡当计取之有顷敌阵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门当其西北面以十余骑蹂之擒其卒数人余党莫敢前敌分兵欲攻我东门良遣元帅王子明驰击之擒其将士五百人杀溺死者甚众敌大败霄遁未几敌侵常州良遣兵间道歼其援兵于无锡之三山敌夺气还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师亦不敢泝江上矣 上后召良入见劳之曰吴院判保障一方使吾无东顾之忧功大矣赐

车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为诗文美之

四月士诚遣其将唵罗张寇常州吴复御于高桥击败之士诚又遣兵侵严州至大浪滩李文忠遣何世明出乌龙岭至胥口与战破走之士诚自是不敢窥严州上自将取绍兴以冯国用守之国用卒于军张士诚复遣兵攻陷绍兴

庚子夏五月陈友谅使使约士诚同寇建康友谅引兵下士诚观望不敢进十二月友谅既败归士诚乃引兵据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击之斩其将陆元帅花将军等及士卒千余人焚其营元以中原乱江南漕运不至燕京大窘乏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以御酒龙衣赐士诚征其粮自海道运入京仍别诏方谷珍具舟士诚恐谷珍掠取其粮谷珍又恐士诚制其舟以袭?不即奉诏达识帖睦迩往来说谕之士诚乃运粮一十一万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诚遣其将李伯升率兵寇长兴众十余万水陆并进势甚锐长兴城中兵仅七千耿炳文御之诸将陈德华高费聚自三路入援敌乘夜来劫营诸军皆溃敌悉兵围城结九寨为楼下瞰城中运土石填濠堑以火船焚水关攻益急炳文昼夜应敌内外不相闻 上在九江闻报遣常遇春将兵往援伯升闻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击之俘斩五千余人

壬寅二月金华降附苗将蒋英刘震叛刺杀胡大海处州降附苗将李佑之贺仁德亦叛杀耿再成士诚闻浙东乱遣其将吕珍率兵十余万围诸暨守将谢再兴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严州兵少?密迩桐庐贼境衢信兵又出江西无以应援金华议以兵贵虚声乃揭榜于贼境诈言平章邵荣引兵五万?出江右右丞徐达引兵五万?出徽州约会金华克日抵诸暨贼见榜转相告吕珍欲退五里下营以待决战时胡德济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帅兵来援有降卒言贼情具得虚实德济与谢再兴分门以守至夜半命军士饱食金鼓铙炮震天地一鼓出城贼众惊乱人马奔走自相蹂践德济追击败之尸横满野其先锋争渡河溺死者无筭片甲不还

癸卯三月士诚遣吕珍率众二十万围刘福通于安丰福通遣使间道来求援珍攻破安丰杀福通据其城三月 上率徐达常遇春往救之珍大败庐州贼左君弼遣兵助珍 上亦击败之珍与君弼皆走元将竹昌忻都乘间入安丰诸暨守将谢再兴尝私遣人往杭州贸易 上闻怒其泄军中事召再兴责之又命李梦庚往节制其军遣再兴回再兴惧遂执梦庚以诸暨叛降士诚于绍兴遂寇东阳李文忠闻变率精兵驰一百六十里来援遇贼于义乌击败之胡深亦自处州引兵来与文忠会议以诸暨浙东藩蔽若诸暨不守则衢处不支矣乃度地去诸暨城六十里并五指岩下新筑一城不旬日城成楼橹濠堑具备 上闻诸暨叛即遣使来议别筑城守计使至城?完 上大喜以胡德济为浙东行省参政守之

癸卯 上欲伐陈友谅援南昌申饬守臣吴良耿炳文汤和等严备御至鄱阳湖既战亟遣徐达还守建康盖备吴云八月 上方伐友谅未还士诚乃以尝胁元守臣达识帖睦迩?请封王爵不报遂自称王改国号曰吴即姑苏治宫室置官属元遣使征其粮不

与士诚专制江浙达识帖睦迩久拥虚位

甲辰八月士诚使其弟士信面数达识罪失勒命自陈老疾避位去胁将佐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幽达识帖睦迩于嘉兴士信自为丞相又胁普花帖木儿?请实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儿不从即遣使至绍兴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儿封其印置库中曰我头可断印不可得又胁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从容沐浴更衣赋诗与妻子诀仰药死达识帖睦迩闻之曰大夫为死吾生何为亦仰药死士诚遂专有江浙

十月士诚遣其弟士信寇长兴守将耿炳文费聚击败之获其将宋兴祖士信复益兵围城汤和自常州来援与炳文等合击又大败之士信走还乙巳春士诚复遣兵来寇炳文连破之于城下镇抚欧大智战死士诚兵自是不敢复犯长兴矣炳文守长兴十年孤城血战卒保无虞与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气势联络俱为东南屏障云

二月士诚遣其司徒李伯升挟我叛将谢再兴帅马步舟师二十万踰浦江围诸暨之新城构饰寝宇建立仓库预置州县官属为持久必拔计分屯精兵数万于城北隅遏我援师初至守臣胡德济遣部将缪美败其先锋于斗岩之下敌攻西门美趋当之再战再捷既抵城下德济戒将士勿轻出交锋但严?备来攻则矢石交发御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命张彬出兵浦江以为声援自出严州日驰六十里赴救抵龙潭去贼二十里据险为营胡德济知文忠兵至潜使报曰贼兵方锐姑缓避之文忠曰以众则我非彼敌以谋则彼非我敌谢玄以八千人破苻坚八十万众何避焉吾若不战而退则彼势益张虽大军至难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命曰贼众而骄我少而锐可一战擒之辎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贼空壁来逆战文忠戒将士奋击之自于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举岂敢爱生以后三军于是士卒皆奋无不一当百陈既交文忠策马挺身入陷其中坚独格杀数十人部将王英独当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贯阵入敌众披靡文忠因督众乘之敌大溃德济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击之敌众自相蹂躏流血膏野溪水尽赤炳文所遣张彬合朱亮祖兵亦击败其余众伯升与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师焚其营落数十俘获敌将士六百余人马三千八百余疋辎重铠甲如山捷闻 上大喜召文忠德济入京赐名马御衣擢德济右丞谓羣臣曰我朝岂为无人如德济其豪杰也其后德济从大将军徐达征庄浪失律部将多诛达独械系德济赴京 上犹以救诸暨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诚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将史椿为谋主后士德被我擒史椿以谗出守淮安数年椿知士诚无成遣使以书来约降事泄士诚杀之其后用兵每为我师所窘败又委政于弟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与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人谋三人者皆谄佞儉邪惟事蒙蔽故其国事日非 上闻之曰吾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终岁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者乎

冬十月 上命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进取淮东克海安进攻泰州张士诚恐失泰州乃遣舟师薄海安驻范蔡港以疑我师 上揣知其情谕达等曰寇初驻兵范蔡港吾度其诈今观望不即泝流而上其为诈益明寇计不过欲分我兵势非有乘机决战



之谋宜遣廖永忠还兵水寨御之大军勿轻动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师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此自瓦解但宜谨慎之耳

闰十月诸将克泰州十一月进攻高邮 上恐深入敌境不能策应诸将乃命冯胜帅所部节制高邮军而以徐达还军泰州

丙午正月士诚遣舟师数百艘出马驮沙泝流上侵镇江江阴守将吴良吴祜严兵以待 上亲率大军水陆并进讨之至镇江敌遁去追至巫子门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纵火夹击大破之获士卒二千人 上遂幸江阴见良等防御有方曰汝非昔之吴起乎穨叹久之大加赏赉及其偏裨良在镇十年终始戒严夜尝宿城楼枕戈待旦暇日延经术士讲明经史兵法训敕将校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敦崇教化兴举学校修理屯田预足军饷境内帖然徐达遣使请以孙兴祖守海安 上从之兴祖练兵为备士诚兵寇海口率兵击败之擒将士二百余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将拒战兴祖督将士奋击大破之斩数百级贼奔入城自是士诚兵不敢犯海安冯胜等攻高邮士诚将俞中固守久不下徐达复往并力急击克之执俞中归

四月徐达等进攻淮安拔其水寨获战舰千余士诚将梅思祖封府库籍甲兵出降并献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叶云龙守淮安濠州自郭子兴弃后屡为人据后为张士诚所得使其将李齐据之 上命李善长为书招齐不报 上曰濠州吾家乡吾有国无家可乎命韩政督顾时等攻之齐拒守甚坚政等督兵以云梯礮石四面并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齐降 上乃幸濠州省陵墓安诸父老喜曰吾有国有家矣

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苏 上亲为文祭之辞极哀恻时为遥封楚国公后命配享太庙仍塑像功臣庙

八月 上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伐士诚集诸将谕之曰自大乱以来豪杰并起所在割据吾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皆连地千里拥众数十万然观二人所为其志岂在民皆不过贪富贵日劫夺寇攘而友谅败灭独士诚据有浙西赖诸将之力连岁克取两淮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讨之卿等宜戒飭将士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闻士诚毋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诸将帅务相辑睦勿纵左右凌士卒为将必资士卒善抚恤之诸将皆再拜受命出达等师次太湖遇士诚将尹义石清逆战破擒之

九月薛显分兵取德清趋昆山与敌兵屡战大破之遂攻其升山水寨顾时自变量舟绕吴兵吴兵相视笑时觉其怠急击之跃入其舟敌大败遂抵城下塞其四门张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师之背屯于旧馆常遇春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复绕敌背绝其归路士诚闻之复遣其将徐义帅赤龙船亲军来援遇春等与战薛显以舟师前奋击焚其船敌众大败士诚五太子及其将吕珍等以旧馆兵降得兵六万人五太子士诚养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跃起丈余珍等士诚所亲信骁将皆善战今俱败降诸将以吕珍等徇湖州湖

州城中大惧守将李伯升张天麒举城降 上命李文忠别引兵攻吴钱塘吴守臣潘原明遣员外郎方彝先诣师纳款文忠曰兵未临城而请降得无以计缓我军乎彝曰天兵如雷霆当者齑粉此城百万生灵莫不震恐闻将军布德劳来皆曰王者之师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卧内令条陈入城次第遣还明日原明籍土地钱谷甲兵数并执叛将刘震蒋英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无犯一卒擅入民家即磔以徇杭州遂平叶云龙率兵攻嘉兴亦克之士诚气大沮

十一月徐达会诸将兵进攻姑苏张士诚遣兵迎敌于尹山桥达等击败之又败之于鲧鱼口遂进围其城达命诸将分门而军四面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与城中浮?等筑敌楼三层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设襄阳礮击之城中震恐士诚屡出兵挑战皆败计无所出指挥茅成攻娄门中流矢卒达遣俞通海分兵取太仓州不战下之民争献牛脯敌将陈仁等以大舶百余艘来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闻之皆降

丁未春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 上以手书慰劳之曰古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之辅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仗义羣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勋肇启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自天性?沈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畧消磨羣慝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便宜行之达得书顿首流涕

三月达檄俞通海兵会攻姑苏通海至灭渡桥击败敌兵提兵桃花坞捣其营中流矢创甚乃遣将以兵会达而身自还京师 上幸其第视病病已革 上呼谓曰平章知予来问疾乎通海不能语 上挥泪出通海遂卒诸将围苏州久士诚欲突围出窥城左阵严不敢犯至盘门突遇春营遇春觉严兵待之战良久未决遇春抚部将王弼背曰尔以猛将名军中能为我取此乎弼即挥双刃驰铁骑往击之敌小却遇春督兵乘之敌大败人马溺死甚众士诚马惊堕水几被获輿入城势益穷蹙无铉莫天佑为士诚声援其部将杨茂善游天佑尝遣至士诚所我师逻卒获茂送军中达释而慰谕之厚赏赉待以腹心仍遣游往来因获其彼此所遣书尽得敌中虚实

九月达知城中困乏甚督兵急击之或曰姑苏城蟹形齐门则其脐也遂并力攻齐门克之擒士诚及其伪将相李素徐义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余万诸将还师取无铉州执莫天佑又取南通州士诚卧舟中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士诚自缢死 上乃以书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还元浙西吴会皆平诸将振旅还 上召见降敕褒奖慰劳之

论曰我 圣祖创业金陵削平海内其所虞惟汉与吴当时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然士诚才畧大非友谅匹也友谅虽浅躁常有虎视中原鲸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飘风疾雨屡败不慑士诚直自守虜耳抚吴会之富饶跨淮南之雄劲顾惴惴自保不能越江阴尺寸以窥金陵此岂有远为者哉观我 圣祖鄱阳一战亟遣徐达还建康及友谅败亡又不从诸将之谋为驱蹙武昌计而亟班师东下者盖拳拳以根本为

虑虽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尝顷刻忘吴寇也假令士诚与友谅犯龙江之时如约夹攻及我 圣祖连兵江湖或倾国入寇虽吴良汤和辈善于守御我 圣祖之渊谋雄畧未遽可乘然兵家之策不当如是哉顾于此时悠悠宴安方?与达识帖睦迩往复争求王爵此駮孺子之见也曾是而可以成大事乎盖天将启 皇明之祚肇建大一统之业故夺奸雄之魄而拂乱其所为如此不然将有首尾牵制之患友谅岂易灭哉友谅不亡士诚亦未可轻议已然我 圣祖之揣二虏曰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后确有成算非 圣明而能若是乎虽然士诚轻财好施能以孤城久抗将士无一离叛其亡也甘一就执以死而不受銜璧舆衬之辱虽不识天命知顺逆然亦豪杰士哉

### ○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国珍浙东台郡黄岩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海州县元兵屡讨不克谷珍渐骄横壬辰春元以泰不华?台州路达鲁花赤招谕之谷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师民间讹言谷珍疑惧遂劫其众下海入黄岩港以叛泰不华发兵扼澄江遣义士王大用往示约信使来归谷珍不听拘大用不遣还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门港犯马鞍诸山泰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今守海隅贼反复不能制国家何赖焉诸君助我讨之克则诸君功不克吾死以报国谷珍使其党陈仲达来伪受命泰不华张受降旗纵舟乘潮下将与谷珍舟遇呼仲达语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诈即手斩之前搏贼船所格杀五六人贼群至执之欲拥过谷珍船泰不华瞋目叱之奋起夺贼刀又杀数人贼攒槊刺之中项死事闻元赠泰不华官追封魏国公立庙台州八月谷珍攻台州元浙东元帅也忒迷失福建元帅黑的儿合兵击走之

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儿南台侍御史左荅里失里招谕谷珍请降然心犹豫不决二人遂以得降报请授之官时刘基为浙东行省都事建议谓方氏首乱宜捕斩之执政多受谷珍赂者驳基议谓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珍徽州路治中弟谷璋广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命之官谷珍仍疑惧不受命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元复遣江浙右丞阿儿温沙率兵讨之谷珍遂执元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守臣宋伯颜不花赵宜浩等拥众入海以要诏命元复以谷珍为海道漕运万户谷璋为衢州路总管自是谷珍虽受元官实拥兵自固不受元调发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问谷珍仍叛遂据温台庆元等路戊戌 上既取金衢宁婺郡遣典签刘辰使谷珍招谕之谷珍与其下谋曰今元运将终羣雄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无敌今又下婺州料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

己亥三月遂遣使奉书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以其次子为质 上曰自古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不固变?交质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何用质子为哉乃厚赐遣还之谷珍又以金玉饰马鞍?献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贤所用者谷粟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却还之辰初至谷珍所谷珍饰二姬



貽之辰却不受谷珍惭而退

冬十二月元复以谷珍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珍受之其自擅如故

乙巳九月元又以谷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丙午九月又改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珍谷珉及谷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谷珍虽以三郡来献实未纳土特欲阳借我声援以拒元及元屡加命谷珍益骄遂据有浙东瑞州等地无内附意上方连兵陈友谅张士诚不暇往讨尝遣使招之谷珍云俟克杭州即纳土及我师克杭州犹自据如故上以书责其怀诈反复犹不奉诏上笑曰待我平张士诚后彼虽欲奉正朔无及矣

丁未九月谷珍方据明州上既克士诚乃命汤和及吴祜率常州长兴宜兴江淮诸军讨之祜引舟师乘潮入曹娥江夷口通道出其不意抵车厰会降卒言谷珍已遁入海岛祜勒兵尾追之上又命朱亮祖帅马步舟师分讨谷珍于台州亮祖师驻新昌遣部将严德破平关岭山寨至天台守臣汤盎以城降丁酉向台州谷瑛以兵拒战严德战死遂至台州谷瑛奔黄岩谷瑛初欲遁去会谷珍入庆元治兵为城守计使人谓谷瑛坚守勿去谷瑛遂据黄岩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叛去者亮祖等攻之急瑛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载妻子出兴善门走留其党哈儿鲁守黄岩哈儿鲁即以城降亮祖抚定之遂徇下仙居等县谷珍闻之气大沮丧亮祖进至温州陈于城南七里谷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战亮祖败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余兵溃奔入城亮祖遣部将汤克明攻西门徐秀攻东门柴虎将游兵策应晡时克温州获其员外郎刘本善谷珍等遁去亮祖入城抚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将俞伯通降遂帅舟师会吴祜袭明善于乐清与战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获其战舰士马汤和遣人持书招谷珍谕以朝廷威德及陈天命所在谷珍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师黄岩谷珍与其弟谷珉率所部谒和于军门和乃遣使送谷珍等于建康德器械舟楫以万计浙东遂平

论曰元末诸雄惟谷珍举事最早其所就业最微观其所营?盖反复狙诈人耳非有长驾远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畧特元人失御酿成其恶至此也吾于元人处谷珍一事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盗已为下策乃招之不从又招之既从而叛复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乱优之以卑词殊礼而不能解其兵则亦何利而自贬损如是耶不惟谷珍有轻藐骄纵之心四方覬覦者闻之亦奚惮而不称兵也况此事在壬辰癸?间犹诱之势有所不能而谷珍作孽时则汝颖蕲黄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谓之首乱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耶观刘基之言不用则知谷珍之必不可制观谷珍之不可制则知元祚之必亡矣若乃我圣祖之于谷珍服则待之不疑叛则讨之不赦观其遣还质子之数言推诚布公岂非天地覆载之量帝王绥世之畧乎虽然谷珍当我圣祖招谕之初其揣逆顺测成败甚明此非有过人之识不能也使其率义旅归附不失为开国之元勋矣乃反复观望狐疑不自决卒至国灭身虏惜哉

○平陈有定

陈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陈友谅攻陷汀州有定起义兵?兴复壬寅夏遂率众攻友谅汀州复之事闻元即以有定守汀州有定渐跋扈迫胁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畧近县仓库悉入于家其官僚皆威劫之如其私属不从令者辄诛戮贬窜威振闽中

甲辰夏 上既灭陈友谅围赣州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城建阳崇安等县 上赐亮祖以所乘骏马先是 上命胡深为浙东行省郎中总制处州有定以亮祖取其县邑数来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约元建宁守将阮德柔将兵四万屯锦江遶出深背深还兵击败之破其寨栅有定率锐卒围深深与战突入其阵马蹶被获有定颇礼遇之深?具道 朝廷威德并陈天命所在为援窦融归汉故事谕之有定初无害深意会元遣使者至督迫遂杀深 上闻遣使祭之追封缙云伯

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杀胡深故命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据福建之志发兵取诸郡声势甚张诸郡闻之无不稽首献城邑者

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罗良独不下叹曰贼岂人为乎乃以书责有定曰足下为参政国之大臣也汀州之复乃其贓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长又可威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诛之今郡邑之长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贓君役也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为耳跬步之际真伪甚明不知足下将为郭子仪乎将为曹孟德乎有定得书大怒益发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终享富贵不降则噍类无遗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传毒矢伏江东险处俟之诫之曰有警慎勿轻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仓塞佯言夺海舟趁潮下警至千夫长张石古等违良节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营江士卒惊溃良迎战败绩兵遂围城良誓死守

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贼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据漳州自是益奢纵百役繁兴以漳州地势完固乃遣人凿山以泄此气又缩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珍乃遣使招谕之有定不从誓众据延平拒守我师又取建宁兴化 上乃命汤和率众讨之沐英时攻铅山又命英以兵会和于延平遂逼其西门有定势穷蹙知不能御退入省堂仰药不死其部将赖正孙夜开门纳王师和等整众入参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气未绝舁至东门复苏和遣人械送京师有定子海闻城破其父被执自将乐来归和并执之分遣使往抚将乐将士谕劳居民置延平卫以部将蔡玉守之有定故将金子隆不降复率众寇延平玉击败之追至沙县青云寨子隆犹负险自守沐英引兵夹攻破之余党俱溃剑南平后有定至建康 上以赐胡深子稹禘其肉以祭父深云

论曰陈有定方谷珍虽托名元臣其实元贼盖不能自举义声讨故假元名号权力以纠众耳非所谓豪杰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窃据数郡殊无远为我 圣祖既克汉吴此辈皆癩疥疾耳故命将北伐而以偏师定之虽然使非 圣武布昭诸将宣力以肆讨不庭则其狡獪慄悍虽不能纵横中原岂难于?尉陀哉汉高帝灭秦蹙项平定

中原而尉陀桀鹜南荒汉兵曾不能踰岭海以发一矢至文帝遣使始获称臣武帝用兵方令纳土其视我 圣祖之南征北伐并奏虏功炎海?天同归版籍者岂不大相远哉呜呼此我 圣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辑抚两广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陈友谅张士诚别遣将讨方谷珍陈有定大将军徐达等奉命北伐乃命杨璟为征南将军周德兴张彬为副将军率武昌荆州潭岳等卫军由湖广取广西与徐达胡美等同日受命陞辞出璟以兵向永州

十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 上即命移师自福州帅舟师由海道取广东仍命陆仲亨胡通治兵贛州由韶州为犄角之势与杨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陆并进

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杨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邓祖胜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兰阿思兰遣兵来援璟遣德兴迎击破之遂逼永州城邓祖胜出南门外拒战德兴又击败之祖胜入城固守璟等围其城遣吕琛等分兵攻宝庆破敌兵于茱萸滩元参政贺兴隆战死遂克宝庆元将周文贵以兵来援张彬击败之部将袁子明又败文贵兵于湘乡

三月廖永忠朱亮祖趋广东先以檄谕元守臣何真真初以举义兵除陈仲玉王成之乱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抚安循惠二州民岭表多归之或劝?尉佗自擅计斥不从及得永忠檄遂归附

夏四月永忠师次潮州真籍所部郡县户口钱谷甲兵数并上其印章遣人奉表纳款永忠至东莞真遂率官属出迎后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息民不劳师旅先期来归诏引窦融李绩事褒美召入朝赐金币授江西行省参政封东莞伯礼遇极其优厚永忠既定东莞进次虎头门元守将卢左丞张元帅各以所部来降遂入广州陆仲亨胡通亦率师畧定英德清远连州肇庆等处又攻下德庆遂引兵会永忠于广州之龙潭先是

上敕仲亨等曰已命杨璟率湖广兵取广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广东今命尔率南安雄贛兵由韶州直捣英庆三方并进广东下合兵取广西仲亨如 上所诏果与永忠等师会元广州参政邵宗愚既纳款犹怀疑贰拥兵众不下永忠知其诈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获宗愚斩于广州市新会黄彬河源曹文昌复聚众作乱南海人麦康祖以魘魅术畜蛊杀人永忠等皆次第讨平之因驰檄谕九?日南珠崖儋耳三十余城俱不烦兵自下惟海南儋州万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后耿天璧击破之又招谕诸寇广东之境悉平杨璟围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门筑垒造浮桥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尽困甚胡海又败其兵于东乡桥夜三鼓海先登城众继之遂克永州元守将邓祖胜饮药死其参政张子贤元帅邓思诚犹巷战兵败被执百户夏升诣璟降璟以丁玉守永州自引兵向靖江

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广东既平引兵由肇庆泝江 上抵梧州元达鲁花赤拜住降遂进逼藤州元吏部尚书张翔普颜帖木儿以便宜行省事于广西闻王师至藤州募人迎敌无应者闻藤州守臣吴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郁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颜帖木儿



战歿张翔赴水死永忠亮祖驻师藤州于是浔贵郁林容州宁县诸守臣各以城降杨璟方围靖江未下分兵屯据要害绝其声援璟屯北门张彬屯南门永忠亮祖乃自郁林以师来会屯东门军威大振初 上敕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师顺天应人以除暴乱朕昔平武昌荆湖诸郡望风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数郡亦继来归此无他师出以律人心悦服也今两广远在南方破裂割据民患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彼闻八闽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徕之必有归附者可不劳师旅而定慎勿杀掠以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举兵临之据其险要断其声援无有不下者广东要地在广州广州下循海州郡可传檄定已可留兵镇守仍与杨璟会兵取广西肃清南服在此一举至是一如 上言诸将围靖江已二旬璟谕诸将校曰彼所恃西濠水耳当先取闸口决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广攻闸口关杀守堤兵决濠水因筑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门月城及其水隘璟部将胡海获元万户皮彦高杨天寿等使彦高购守堤将张荣裴观使为内应荣射书达璟营约以六月壬戌夜来会

至期裴观缒城出见璟备言储积匮乏人无鬪志有可取状璟乃给皮帽百余为识使归约以四更攻宝贤门入璟命吴永宁先登胡海次之自八角亭梯墉入元守将也儿吉尼闻变遽开门出走璟遣兵追至城东伏波门执之朱亮祖周德兴等各以所部兵入张彬尚屯南关外彬初攻城为守者所诟恚曰城破当悉屠之至是亦止不妄杀众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陈瑜帖木儿普化董丑赵世杰皆自杀论入城功以胡海为首璟送也儿吉尼至京师遣兵徇郴州下之于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杰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皆遣使赍印赴军门降永忠乃引兵向南宁元千户宋?执其平章咬住参政张那海遣使来请降永忠遂得南宁以为守之遣耿天璧讨元平章阿思兰干象州师至宾州阿思兰遣李左丞拒战天璧击败之遂取宾州阿思兰知不可为遣僧保以象州降籍其钱谷甲兵数并银印三铜印三十七金牌五诣永忠营献之永忠入象州抚定吏民广西悉平

论曰平岭南功廖永忠朱亮祖杨璟陆仲亨为多也朱廖既平广东复会璟征广西其功尤着要之诸将皆能不杀故成功之易耳观张彬恚诟已者誓欲屠城及城下终不妄杀可不谓抑情奉法贤将哉虽然由我 圣祖拳拳以不杀戒诸将固诸将之用命亦我 圣天子吊伐之仁也又我 圣祖分遣诸将三道进兵揣分合之势筹先后之规如烛照数计之无遗而卒致成功不爽毫发此其圣智神武岂前代帝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哲用兵之畧可谓并臻其妙矣乃若何为之息民保境又能识 为主顺天命卒之备极荣宠固一时难得之才而邓祖胜贺兴隆张翔普颜帖木儿元隆董丑赵世杰辈皆知元命已讫声援已绝非有禄爵之冀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为报其主虽有逆命之罪然可不谓之忠乎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五

高岱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东

戡定关中

夹攻西蜀

○北伐中原

吴元年丁未徐达等既执张士诚平吴振旅还京 上召诸将见于戟门降敕奖谕曰自兵兴以来天下豪杰纷起予将兵渡江赖上天之灵将士之力拓地开疆削平敌国如陈友谅兵众地广已先摧灭张士诚兵强财富今亦就擒非尔将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将以?之辅故国家开永世之业将帅亦皆显受爵禄庆流子孙与国同休于无疆也尔等勉之诸将皆顿首受命 上议北伐中原别遣汤和廖永忠等讨方谷珍陈有定遣胡美何文辉等征福建遣杨璟等取广西会汤和师平广东以中原事属徐达常遇春等

九月命达为征虏大将军遇春为副将军诸别将皆属焉率甲士二十万由淮入河北向 上召诸将面谕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今诸将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师有纪??聿战胜攻取得为将之體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吾前在武昌见遇春纔遇数骑挑战即轻身赴之彼陈氏如张定边者但据城指挥遇春为大将顾与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临大敌湏遇春领前锋或敌势强盛则与参将冯宗异分左右翼击之左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诸军可使各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畧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羣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又谓达曰阨外之事一以付卿兹行必自山东始次第进取古云山东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必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彼实则避之我实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与诸雄并驱尝见其取败者皆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

又谕傅友德曰汝此行当努力昔汉高与项羽相持彭越宣力山东今用师自山东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诸将受命遂出师 上先遣使传檄谕中原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

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  
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沦渎甚矣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所为如彼岂可为训天  
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台宪报复有司毒虐于是人心  
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由人事所致实天厌  
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  
国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  
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陝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  
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反为生民之害皆  
非华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胜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抗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  
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讎挈家北  
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纤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  
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體  
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民  
抚养无异

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陆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杨璟经畧荆州等处皆平至是达率  
诸将进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峰州遂攻青州遇元将也速兵傅友德率  
骑与战佯败也速来追达麾军进击俘斩甚众平章保保降山东宣慰使普颜不花捍城  
力战及城破还与母诀曰儿不能两全忠孝矣达闻其贤遣使召之不往被执不屈与总  
管胡浚知院张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鲁?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达自青州引师向济  
南元守臣乔彛院等以城降达以陈胜守之遣兵徇莱州元守臣安然降达所过秋毫无  
犯达遣汪兴祖分兵攻东平元守臣马德弃城走陈璧率所部五万余人来降衍圣公孔  
希学率曲阜县尹希举邹县主簿孟思谅等迎见兗东州县皆降又率兵向济宁元守臣  
陈秉直出走兴祖入城抚定之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达等取东昌元守臣申荣甫死之扩廓帖木儿退保晋宁关与  
貊高合兵拒守达等攻安乐棣州距城五里合军填濠坝进元守臣俞胜遁张仲毅以城  
降达以华云龙守棣州遂引师西沂黄河至陈州左君弼归附导师向汴梁父老壶浆以  
迎将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弃城走乃徇河南洛阳等处 上别命邓愈帅襄阳安陆景  
陵等处兵北畧地愈遣别将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进取南阳达大军至河南元将脱  
因帖木儿以兵五万迎战洛水北常遇春单骑执弓矢冲入其阵敌以二十骑攢槊刺之  
遇春一矢毙其前锋大呼杀入达麾任亮康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获无算脱因帖木儿  
收散卒奔陝州大军进营城北赵庸率步骑自中滦渡河至虎牢关与曹良臣破元将詹



同兵会达军于城北元守将李克彝出走梁王阿鲁温出降河南平乘胜下洛阳克陝州抵潼关冯宗异遂破潼关入之达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降元将潘莽儿牛参政等又命任亮招谕嵩州亦下之以亮守嵩州时河南诸军皆降惟元将孙云守裕州不下招之不从至是城破被执 上释而用之

戊申五月车驾幸大梁以大梁为北京诸将皆以师会立行都督府以陈德署府事留狗未下城堡何文辉征闽广师旋 上命为河南卫指挥使统兵镇守冯宗异 上言潼关重地请择人守之徐达言郭子兴康茂才于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兴率茂才等镇潼关谕之曰陝州潼关三秦门户扼而守之李思齐张师道如穴中鼠耳若其来犯慎勿与争但厉兵积谷严守御俟大军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运粮饷镇河中秦人自是不敢东出文辉在河南有山寨贼寇汝州等处文辉率兵驻嵩州遣任亮讨平之徐达师至陝命王臻等将兵至虢州诸将克平毛葫芦山寨及巩县诸山登封诸砦堡皆平元守将李克彝弃河南奔陝入关依李思齐

七月 上自大梁还京师将发大将军率诸将自陈桥入陛辞 上以河南北山东皆平命诸将取元都面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国今其子孙怠荒天厌弃之君实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讎肆行屠掠朕实不忍尔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曰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民安其业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几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命者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出 上乃还京命冯宗异留守汴梁徐达等分布士马规取河北乃檄山东守将汪兴祖等以益都徐济兵会于东昌薛显与俞通源渡河取卫辉元守臣龙二走彰德追及之龙二复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进攻广平元守臣周湏以城降邯郸尹都文王亦降遂克赵州又进克临清获元将李宝臣等用为向导达又檄诸将各率马步舟师大会于临清时诸将驻济宁久知府方克勤筹应刍粮极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浅勒取五千夫浚河克勤不忍民劳泣祷于天天大雨水涨舟始行克勤方孝孺父也乃进取德州克长芦元将左金院遁去进攻直沽获海舟作浮梁济师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夹河进元丞相也速帅众御海口望风大溃进至河西务元平章俺普朵儿只进巴迎敌达率诸将进击大破之元都大震时济南军作乱守将陈胜讨平之邓愈在河南 上手书示愈勿从北征留驻襄邓经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随州德安光山诸郡县及洪山脑山诸寨获元守将王诚张诚刘敬等于是叶县舞阳鲁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诸将遂向元都云

论曰呜呼我 圣祖谕中原一檄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虽大诰牧誓何加焉汉高三章之约岂足?弘而缟素发丧之命又矫情饰诈未可同日语也况不杀之训所以饬戒诸将者勤拳恳切悉出由衷虽汤武训词未见有此谓之顺天应人之举吊民伐罪之师岂有毫发愧哉故诸将北伐势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无敌斯足征矣况汴京一幸足以系中原之心而命冯胜驻汴梁留邓愈驻襄邓分布遥制皆有微权其所以控制形胜

驾御英雄之畧岂浅识之士所能窥测其万一哉故能收韩彭之功而终身无云梦之郄虽一时贤将莫非纯臣亦将将之能迥出千古也吁此其所以为独禀全智而克创大业也哉

###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闰七月徐达率诸将既克长芦直沽等处进抵河西务郭英首与元兵战生擒达达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战击破之俘获人马甚众距通州三十里为营深沟高垒为持久计众请速攻城郭英曰吾师远来敌以逸待劳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雾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率取死士万余张两翼出战良久英佯败敌乘胜来追伏兵起截其军为二斩首数千级元知院卜颜帖木儿力战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罗

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达率叶云龙等俱以师会元主得报大惧集三宫后妃太子等议北避兵迟明召羣臣会议端明殿门开有两狐自殿上出元主叹曰宫禁深严此物何从来殆天所以启告朕也朕岂可复作徽钦衔璧事耶遂决计北徙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留固守京城不花恸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柰何去之皆不听命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留守燕京夜半开建德门出由居庸关比去如上都达率诸将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达令尹坚冲阵坚两手擒两元将皆金虎符衔刃于口而驰元兵莫敢近

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齐化门达命诸将填濠登城入达入城坐齐化门楼执其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迭朴赛因不花右丞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戮之又获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玉玺一玉印二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元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过是也达下令凡元朝大小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违者有罚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出见欲自投井为其仆所守乃给其仆曰吾甚愧何从得酒饮醉而出可也其仆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总管郭允中皆死之学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无死公死是亡国史也遂往见达后仕 国朝仍学士官达既定燕京将西征留兵三万余人分隶燕山大兴永清六卫以孙兴祖统之守燕京兴祖纪律严明燕京以安达遣孙兴祖俞通源等帅师进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间俱下之

十一月达率师南至真定会常遇春于柳亭命诸将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赵兴贵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将万余骑来寇营于白河时通州城中仅千人良臣与众谋曰吾兵少不可与战彼众虽多然亡国之后屡挫之兵可以计破乃遣件勇赵兴贵潘敬陈泰等出沿河舟中树赤帜连亘三十里不绝钲鼓之声相闻也速闻之大骇遂引去城中出精骑渡白河击之追至蓟州不及而还捷至京师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将军率诸将进取山西后达等大军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复寇通州达遣常遇春李文忠帅所部兵东还

拒之遂捣永平由遵化度鹿儿岭败元将江文清于锦川获之次全宁也速来战大破之也速遁追至滦河斩庆生俘宗王三人进兵克上都元主远徙沙漠遇春乃引兵还燕

论曰我 圣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虽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御之者曾无一策夫元将善战者莫如扩廓帖木儿观其在陕西以败亡余孽犹能跳梁躡躅力抗王师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总诸路之兵御之虽终无救于国事或犹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灭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帅众以御北伐之师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驽羣丑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广都城之下未闻有建牙开阊旗鼓相当而逞一战之能者真所谓搏沙捧土以塞盟津之决夫岂有社稷之远为哉吁人谋之不臧盖即天命之不佑也虽然师??壮曲?老中国之非其所有岂惟吾中国之人愤之虽彼元君亦自知其为窃据也天未定时上下相习恬不知非一旦为主既出彼亦何词盖心恧而气自馁耳不然何甘心弃如脱屣之易若乃徐达之壮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战胜攻取克建奇功至于封燕京之府库置胡宫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盖自南巢牧野之后始再见于斯也岂非千古英雄之将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耶呜呼信足见我 圣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 ○畧下河东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达等既克元都 上命达留兵镇燕京率诸将进畧山西达分兵取永平河间等处亲率大军取道真定趋太行择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

十月 上命冯宗异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会达会汤和杨璟平两广还京 上俱命为偏将军同大军征山西皆遣受大将军达节制达自真定直趋太原檄冯宗异由怀庆徇太行璟以兵会泽周宗异至武陟遇元怀庆所遣游兵六十人获之明日抵怀庆元平章白琐住等弃城走泽州宗异入城抚定以纪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白宛?子城破其关元守兵溃进取泽州元平章贺宗泽出走留兵戍守又进攻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贾成转攻平阳皆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

十一月达分遣傅友德薛显率三千骑畧平定州擒元将汤同金取七堞寨又遣陆聚攻车子寨及井陘凤山城山铁山诸寨皆降之复取故关山寨承天寨元扩廓帖木儿遣韩札儿来侵泽州达遣杨璟与副将张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韩店大战璟等败绩璟大发愤达与诸将谋取太原时闻元主命扩廓帖木儿远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议还兵救燕京者达曰孙兴祖以六卫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与尔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兵法所谓扼亢捣虚也彼若还兵救太原则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诸将皆曰善遂引兵径进扩廓帖木儿至保安闻之果还兵救太原其锋甚锐傅友德迎击之兵未交扩廓以万骑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数十人冲却之扩廓营于城西郭英凭高望之谓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营大而无备请以夜劫其营遇春然之以告达曰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不可与战夜劫营固当彼众乱主将可缚也达从其计会扩廓帖木儿部将豁鼻马潜使人约降请为内应达喜遂乘夜袭之先遣五十



骑伏城东十里以举火鸣炮为期

至夜郭英率十余骑潜入其营举火鸣炮伏兵亦举火鸣炮遇春等引兵继至鼓噪之声相应元兵大溃乱自相杀戮蹂践扩廓方燃烛坐帐中闻变仓卒不知所为亟纳鞞未竟跳一足踰帐后得驛马乘从十八骑遁去追之不及遂乘胜克太原豁鼻马师余众降得兵四万余人马四万余匹达遣傅友德薛显击破贺宗哲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兵于是惇忻霍絳猗氏平阳等处皆定遇春勒兵追扩廓于大同扩廓走甘肃得行人汪河还先是 上尝遣河以书谕扩廓帖木儿被留不遣数年河守节不屈今扩廓兵败得脱归 上嘉其节超迁吏部侍郎眷待优渥河在扩廓军中久知其虚实及还备陈方略扩廓由是多败 上遣敕谕诸将于大原曰近者汤和定浙左平闽中杨璟清湖湘定广西班师还朝未遽定赏为大将军等灭胡未还故也今再遣各官征进璟出泽州趋潞中虽少筭以累军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虑焉太原之捷得璟以分其势可谓奇矣今定偏将军和居宗异下偏将军璟居和下协心同力剪除余虏务在殄灭勿以细故为嫌达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将竹贞弃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岭之西北寻次宣德府败元将脱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诸城堡达又遣汪兴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马广等六百三十余人未几以兴祖为晋王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御大同于是达与诸将议以山西既定乃发太原还平阳次河中遣张良造浮桥引兵攻陝西 上命达以康茂才分所部兵镇守太原

八月副将军常遇春同徐达攻陇西闻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师东破也速既还燕遇春北伐开平师次柳河川病卒 上诏偏将军李文忠代领其众文忠将赴达军至太原闻达?拔庆阳陝西平元主北走盖里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与赵庸等谋曰阃外之事有利于国专之可也大同受围若候进止恐无及矣机不可失盍往救之遂由代出鴈门次马邑元逻骑数千至击败之擒其平章刘帖木进次白杨又擒其四大王时大雨前军已驻营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为营遣人入大同报汪兴祖知脱列伯以夜帅锐卒来攻文忠令将士秣马蓐食坚壁不动先以西营诱之督令死战自寅至辰度其饥疲乃分兵为左右翼身先奋击大破之生擒脱列伯降其众万余进兵至东胜莽哥仓而還元将孔兴已围大同闻脱列伯败解围走至绥德其部将斩之来降元主大惧益北徙不复南寇山西始安

论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当时若出居庸畧宣大或出紫荆皆可径捣太原岂不尤为捷疾诸将乃舍二道而南徇泽潞者非舍径而就迂也盖以北则?保河间未定西则怀庆陝州未安?保不通则南北有道梗之患怀庆未附则大梁无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泽潞而后宣大也又攘夷之道当由内以及外先近而后远故驱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扩廓帖木儿辈自大同北奔沙漠则患不集于陝西矣不虞羣丑西逸所以关中之师不可卒解也扩廓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逋播之余复燕京于既失为谋已疏而还救太原进退失据又莫逃于徐达之预筹矣如之何其不败耶乃达为此谋盖有

得于孙臆伐魏致齐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胜以克全城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勅虜则诸将之谋勇皆可谓不世出者已河东既平然后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规画先后孰非 圣谟之宏远哉

### ○戡定关中

洪武二年巳酉二月大将军徐达既平山西与诸将议攻陝西遂引兵发太原遣副将军常遇春参将冯宗异先渡河时李思齐张思道皆假元名号各拥大众夹武功东川而军李思齐在东张思道在西以御我师部将耿炳文前击之二虜日来挑战炳文备御甚严昼夜不少解甲俟彼稍却则以兵进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齐奔凤翔张思道奔泾阳各治兵完守拟拒我师

三月达率诸将引大军抵长安列营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属士民迎降达即以耿炳文镇长安遂谋取巩昌临洮等处炳文在长安修筑泾阳洪渠诸堰十万一千余丈民便利之大军西征供亿繁急炳文输军饷五千余石赴巩昌军食赖以饶足

四月达遣冯宗异进取凤翔方思齐奔凤翔时 上以书谕之曰前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与抑元使适至足下不能隐而杀之与若然亦时事之常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坚甲利兵深沟高垒极力以抗我军竟欲何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众地险从之虽有张思道孔兴扩廓帖木儿出没其间皆非勅敌足下当时不能为秦自王已失此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相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必远入沙漠以为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地适足以自损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不乐久处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思齐得书欲降其养子赵琦与麾下劝其西入吐蕃思齐怀疑不决及冯宗异兵至凤翔思齐率众奔临洮宗异下凤翔获其将薛平章达至凤翔会诸将议师所向诸将多谓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庆阳易于临洮不若先征思道取庆阳然后从陇西攻临洮达曰不然庆阳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临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备战鬪其地产足以供军储今以大军蹙之思齐不西走胡则束手降矣临洮既克傍郡自下诸将从之遂进兵攻克陇州又克秦州擒思齐将吕德等师抵巩昌其将平章梁子忠总帅汪灵?保等降达以郭子兴守巩昌乃遣冯胜率诸卫兵进征临洮李思齐穷迫遂举城降献其银印等物得骑兵二万其养子赵琦亦率众来降后为临洮卫指挥从征西域有功被恩赏张思道弟张良臣时守庆阳闻王师克临洮大惧会达师次泾阳遣汤和等攻庆阳良臣又闻其兄思道走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所执遂以庆阳降达遣将顾时戴德各率本部兵攻兰州克之达送李思齐至京师入见 上以其顺天爱民视元将倔强奔漠北者为优嘉慰之命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禄京师

五月达帅师征平凉张良臣自以城池险可据有养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战又为扩廓帖木儿所诱恃扩廓及贺宗哲为声援遂复据庆阳叛达怒还师趣泾州诸将咸以师来会达恐良臣党与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东陈德略其南顾时略其北达自帅师趋庆阳以兵围其城良臣出兵挑战达遣兵击败之部将张奂获其小元帅张十五等送达军门斩之扩廓帖木儿遣部将攻陷原州守将指挥陈寿等皆陷没徐达与诸将议驿马关当原州之冲遣右丞徐礼将兵扼关冯胜亦驻军于关之东去庆阳三十里与礼缓急相应复令傅友德薛显帅兵驻灵州鞏正守邠州叶国珍守彭原遏之韩札儿复攻陷泾州冯宗异击之札儿遁去宗异还兵驿马与徐礼协守由是扩廓不复敢以兵来侵达以原州泾州陷诸将败绩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斩杀惟胡德济以尝有守御功械送京师 上竟以前浙东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贺宗哲侵凤翔守将张隆击之败走达与诸将围庆阳逻者获张思道所遣使王让自扩廓来者具言扩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宁夏求援亦被获于是庆阳内外音问遏绝达督诸将急攻之屡败其兵于城下粮饷乏绝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为食其部将姚暉等遂献门纳王师达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未果引出斩之诛其党与数百人达遣陆成献捷京师遂帅师与傅友德薛显会原州击败元扩廓帖木儿兵于六盘山扩廓遁走出塞外达至平凉欲还京师命顾时将骑兵畧晋宁贺宗哲寇兰州顾时与冯宗异率众三万击败之宗哲与其党亦渡河北遁出塞达乃以冯宗异镇庆阳节制诸路军马又以孙琪朱佑守平凉张温守兰州达等振旅还京师

十二月元扩廓帖木儿闻徐达等大军东还乃自甘肃引兵袭兰州至城下温与诸将议兵众寡不敌难与相战然敌远来不知虚实乘暮击之可挫其锋于是整兵出战扩廓兵少却温入城固守备御甚至巩昌守将于光引兵来援遇扩廓兵败被执至城下令呼温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坚守徐总兵大将军至矣城中闻之守益坚光遂被杀尝夜二鼓扩廓以兵登城千户朱佑醉卧不觉巡兵击却之温又屡乘怠击破其兵扩廓围数月不利又闻大军将至遂解去还甘肃虏退张温执朱佑数其醉卧罪欲杀之知事朱友文谏曰当其时斩佑以徇所谓军法从事也今虏已退杀之不惟无及于事?有专杀罪温悟杖而释之 上闻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谕长官赐友文绮帛录温功升秩赠恤以旌于光忠节云

论曰山西陝西之虏李思齐张思道扩廓帖木儿三人耳如贺宗哲孔兴等不足言也李张二虏虽拥众然非我诸将敌惟扩廓最强犷扩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儿养子也勇畧善用兵故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鬪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讫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 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羨之耶使扩廓得从 圣祖功名不当在李傅汤邓之下而甘心从夷没为胡鬼良可惜也虽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食元禄则元亡不死即北从为当是又可深非哉



## ○夹攻西蜀

明玉珍随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寿辉等兵起玉珍集乡里壮士屯青山结栅自固未几归徐寿辉寿辉遣其党倪文俊率玉珍等攻陷元巴蜀诸郡以玉珍守之文俊还及陈友谅杀倪文俊玉珍遂自据成都傍畧四川诸郡县皆附之岁壬寅友谅弑寿辉玉珍谋讨之不果乃以兵守夔关与友谅绝立庙祀寿辉遣兵取元陇州兴元收巩昌分置守戍遂自称陇蜀王

癸卯春正月玉珍称帝于成都国号夏建元天统后玉珍卒子升嗣仍称帝升幼母彭氏与伪丞相理国事洪武二年巳酉 上既克元都平河东定陇右乃遣杨璟入蜀谕升使入朝璟反复譬晓升牵于羣议不决璟还复以书谕之开示顺逆祸福之机令勿为臣下所惑升竟不从

三年庚戌四月大将军徐达等征定西还将袭兴元达命傅友德为前锋李思齐左君弼赵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伪平章蔡林遂入沔州又遣金兴旺张隆由凤翔连云栈入合兵攻兴元克之降其守将刘思忠刘庆祥等友德以军食不继还军西安达命金兴旺张隆守兴元

七月明升忿失兴元遣其将吴友仁以兵入寇守将金兴旺张隆击败之明日复来兴旺与战面中一矢不退又败之斩首数百级时兴元守将纔三千人友仁众二万兴旺以众寡不敌敛兵入城遣使间道走宝鸡求援友仁乃围城决濠填堑急攻之兴旺等发巨木擂石以御贼死者甚众徐达在长安闻报即率军屯益门镇遣傅友德救兴元以兵三千趋黑龙江夜袭木槽关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燃山上友仁见之大惊耿天璧周指挥等攻破敌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敢复犯兴元其瞿塘将莫平章亦以兵犯归州欲报兴元之役守将陈闻出兵南门与战大破之斩首三百级擒八十人送杨璟斩之

十二月 上以明升据蜀阻声教又时入寇乃亲祭告 郊庙伐蜀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廖永忠副之率京卫荆襄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周德兴等皆属焉傅友德为征虜前将军率河南陝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顾时汪兴祖等皆属焉杨璟王简等亦率水陆师以从时明升徙都重庆汤和遂自归州向瞿塘傅友德至陝扬言出金牛实欲自陈仓由青州果阳阶文向成都夏伪丞相戴寿等悉锐卒守瞿塘扼三峡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两岸引铁锁为飞桥平木板其上置炮石木竿桥两岸备御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

辛亥二月汤和遣周德兴率周海等进兵取蜀之龙伏隘又进夺覃屋温汤关初诸将陛辞时 上谕傅友德曰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师彼谓地险兵难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矣兵贵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行至是 上以伐蜀未报捷复命朱亮祖往助之以兵会进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阳空虚阶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于是引兵趋陈仓选精兵五千为前锋缘山谷昼夜兼行大军继之

三月抵阶州夏守将丁世珍率众来拒友德击败之生擒其将双刀王等十八人顾时亦擒其将王进世珍走还遂克阶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断白龙江以阻我师友德督兵修桥以渡至五里关世珍复集兵据险汪兴祖跃马直前中飞石死友德怒奋兵击破之世珍以数骑遁去又拔文州兵渡青州果阳白水江蜀人望风遁友德遣人谕降之俾各还居故业留巩昌潘指挥守之引兵趋绵州至汉江阻水不得渡乃令军中造战舰百余艘蜀人向犹恃汉水为固闻造舟大惧友德欲以军中消息达汤和而山川悬隔适江水暴涨乃以木牌数十大书克阶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见之解体汤和廖永忠等合赵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覃厓茅冈寨又攻天门山擒其将张元帅小张金事降其众千余人遂克归州又克夏将李逢春烽火山寨乃进攻瞿塘关杨璟所遣指挥韦权出赤甲山趋夔州李指挥出白盐山攻夔府南城岸璟与王简进攻瞿塘兵败其所遣赤甲白盐之兵皆溃还屯归州汤和廖永忠议以江水涨难进兵驻师大溪口欲候秋水落方进夏戴寿吴友仁闻傅友德破阶文捣江油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汉州留老弱守关兵未至友德已逼汉州城陈德又入绵州破龙德县夏将向大亨出兵战城下友德击败之及戴寿吴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远来劳困大亨兵败众方汹汹一战可克也乃迎击戴寿兵大败之遂拔汉州擒其将梁士达等寿与大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顾时守汉州自将击古城破之擒斩二千余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宁友德兵向成都夏金州守将俞思忠等率其官属军民二千三百人来降友德捷至京师 上恐汤和等逗遛失机会乃述友德冒险克敌之功责和诏曰傅将军冒险深入克诸州今次于平川蜀无险可恃正可水陆夹攻使彼首尾受敌疲于奔命破蜀之机但在今日若候水退岂不失机误事朕前所语尔独不记忆乎何怯之甚也和永忠得诏乃引兵趋夔州又见江中木牌所书知友德破阶文月日遂亟为进取初友德克文州以朱显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将丁世珍诱番众数万攻文州城显忠击却之丁世珍复合赵元帅大兵攻之城中食尽外援不至部下议欲弃城走显忠厉声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岂有弃城求活耶世珍攻益急显忠被伤裹创力战不能支城陷为乱兵所杀

四月 上以汤和师未捷敕湖广平章邓愈督部将任亮以兵开道由陆路抵瞿塘从汤和师进取又令王成引兵由兴元取道往友德军前听征仍诏播州帅杨鉴率番兵二万为友德先锋 上又虑襄阳兵出城守虚弱手书谕邓愈以襄阳军务委镇抚胡润管领严为守御

五月廖永忠领兵至旧夔府夏守将邹兴飞天张等闻永忠兵至悉力拒战永忠分兵为前后阵前军既接即麾后军为左右翼旁出击之邹兴等大败明日复并兵攻之擒其将龚兴杀溺士马甚众夏人气大沮

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关以水峻急又蜀人所设铁锁飞桥?江上舟不得进乃密遣壮士数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缘山伏草木中行度关人各持糗粮挈水筒以御饥渴鱼贯入山石间守关者不觉既度险夜以小舟入江绕出敌背永忠等与约期度已入江乃

率精兵出黑叶渡分两道夜五鼓以一军攻其陆寨一军攻其水寨将士皆以铁裹船头置火鎗火器前进黎明蜀人尽锐来攻永忠已破其陆寨亡何将士舁舟者自上流一时俱发扬旗鼓躁而下蜀人大骇不知其兵何从也下流舟师并进夹攻大破之焚三桥横江铁锁湏臾镕绝邹兴中矢死擒将士董达等八十人斩首千余级溺死者无算敌将飞天张铁头张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汤和曹良臣自归州进兵由白盐伐木开道出纸方溪亦至永忠乃与和率水陆大军会重庆行定沿江郡县永忠乘胜直前以丙申日次铜锣峡明升等大惧夏右丞刘仁劝升奔成都升母彭氏泣曰纵往成都不过延旦夕命耳何益刘仁曰然则将何如彭氏曰大军入蜀势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灵于锋镝耳升乃遣使诣永忠纳款永忠以和未至辞不受令候和至来降癸卯日汤和师至重庆会永忠于朝天门外明升面缚衔璧舆衬与母彭氏及刘仁等奉表诣和军门降和受璧永忠解缚承制慰抚下令诸将不得侵掠仍抚慰戴寿向大亨家属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谕遣指挥万德送明升并官属降表于京师

七月傅友德围成都戴寿向大亨以象载甲士出战友德命前锋李德英以弓矢火器冲之象皆中矢却走寿等兵大败友德亦中流矢会汤和遣使报重庆之捷寿等遂无鬪志寿乃籍府库仓廩甲兵之数遣其子诣军门纳款明日寿等率官属出降友德按兵入自东门得士马三万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县至崇庆州夏知州尹善清犹拒战友德击败其兵执善清斩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宁执其将吴友仁械送京师留指挥黄荣成守之友德仍驻保宁籍其民壮者为兵 上遣李文忠往镇抚蜀中文忠增筑成都城垣浚濠堑设成都等卫蜀中大定

八月明升等至京师 诏羣臣定受降礼礼臣援宋受蜀孟泉降旧仪杂定之 上曰明升与孟昶不同昶自治国所为奢僭升幼事由臣下无罪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之礼升朝见百官称贺封升归义侯赐第京师冬十月傅友德廖永忠等振旅还京师 诏儒臣作平西蜀颂

论曰蜀地与中原隔绝昔人谓其后天下而乱亦后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据天下一统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珍非有雄才大畧能与羣雄抗衡者以我 圣祖起自东服于蜀为遐壤友谅虽近然所争在东北势不暇及蜀故得称雄僻壤耳及我 圣祖定中原清关陝明升自当称臣内附不失茅土世封杨璟之书譬晓明切而升不能从可谓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终抗曹丕司马懿而欲以明升戴寿辈御我 圣祖得乎若傅友德之用兵诚为奇绝汤和廖永忠虽少留滞而永忠以汤和未至不受明升之降和亦不以为嫌此事高出千古晋王浚有愧色矣天生贤将以弼成大业岂偶然哉至我 圣祖于明升之降悯其幼无罪而优礼待之则又帝王之伟度前代所希覩也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六

高岱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来王

封赏功臣

正位分藩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时元都巴克河东关陝皆平 上以扩廓帖木儿及贺宗哲未服为西北患元主北遁诸胡从徙者未靖乃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率师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率师由北平经万全出野狐岭时常遇春已卒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统兵伐西蜀文忠至兴和元守将皆出降

三月达至定西大破元扩廓兵诸部将获元王公以下百余人卒六万扩廓等西走上恐扩廓宗哲疑惧终为边患下诏招谕之不从文忠兵至白海骆驼山败元太尉蛮子等兵进畧开平遂以兵向应昌等处徐达遣耿天璧讨纳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于应昌

五月李文忠与赵庸破元沙不丁进兵拔红罗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盖兀鲁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应昌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嫔王子黑的罕国公平章等宫及玉玺金宝玉?玉镇圭大圭玉斨玉斧等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追之不及而还元亡副将军孙兴祖部将孙虎皆战死文忠遣人送买的里八剌等赴京师 上令免猷俘引见赐以中国冠服宅第封崇礼侯谥元主顺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愿归沙漠者送还其后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问徐达复率师征扩廓于定西扩廓西走师还京十一月李文忠率赵庸等振旅还京师 车驾出江上迎劳之

辛亥七月以元将纳哈出在金山不花在开元 上命马云叶日?玉守辽东备之

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残虏未灭为边患乃以大将军徐达伐迤西冯胜傅友德副之副将军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顾时陈德副之各赐敕戒谕文忠与顾时陈德分兵入沙漠时等各擒获故元将文忠直趋上都胜友德亦大擒获于迤西

二月李文忠捣应昌取和林虏遁去文忠留辎重自率轻兵兼程进与华云龙夹河击虏众虏一健将跃出鬪文忠引弓一矢而毙文忠马中矢步战复得他马益奋大破虏众俘斩以万计畧地至驴驹河朵颜等处顾时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虏奋击破之得其辎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军深入战死

六年癸丑四月徐达大军出鴈门北巡长城外傅友德为前锋虜闻遁去追获故元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还军北平友德陈言时政五事 上皆嘉纳之七月文忠所遣将陈德出塞外击破虜于三岔山擒故元将士七十余人复与虜战于不刺河三战三捷又获其将忻都等五十四人而还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县至朔州获故元太尉伯颜不花

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复由代县遣将分道出获故元平章陈安礼斩故元将珍珠驹至白登俘其国公孛罗帖木儿七月又攻克大宁高州大石崖斩故元宗王朵朵失里等八月至丰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斩元鲁王及司徒荅海俊等得金印玉图书各一师还十二月故元将纳哈出寇辽东守将马云叶日?王大破之纳哈出仅以身免

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备延安故元将伯颜帖木儿先已请和至是复犯边友德设伏大破之番酋执伯颜帖木儿来降

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岷巩昌临洮等处已平遣李文忠往整饬城池督理兵务凡边境事宜悉听文忠节制

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将脱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讨之擒脱火赤等获其全部以归十四年辛酉复命大将军徐达率诸将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经畧公主山寨等处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宁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领兵出塞大破虜众于黄河外俘获士马悉送大将军营边境以宁师还二十年丁卯虜纳哈出寇辽东命冯胜帅师讨之纳哈出遁走闰六月冯胜追破纳哈出之众降其军旋师城大宁

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众擒其将乃儿不花俘获人口万余还驻开平复西征宁夏平之

论曰我 圣祖于北虜盖未尝须为忘情云自克元都平关陇后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李文忠分道东西并出者二又专命徐达总兵北征者一而偏师剿击不与焉当时民厌兵革亦甚苦其劳费故解缙等屡以为言然不知我圣祖每一命将出师拳拳以不杀为戒以不得已为言岂乐勤兵于远者哉其神谋远畧盖知国家之后患在此虜耳观其载之 祖训有曰东南诸夷限隔山海后世勿得轻伐惟北虜吾之世讎不可不严于备御则我 圣祖屡征沙漠之心岂得已哉及我 成祖继之亦尝三犁虜庭盖其心即我 圣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万里之外者将以垂休于万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间四夷虽有侵陵未为大患而已巳之变也先敢于犯顺至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则我 圣祖之所深虑而过计者至是为大验矣其与汉高帝安刘之说又将远过之也岂文墨之臣所能窥测哉呜呼当时东据辽东西抵甘肃而大宁兴和开平东胜又相联络其间所以为藩篱甚固而备御此虜者为甚严也其后大宁移而蓟辽之道迂兴和开平没而京师之屏薄东胜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复吐鲁番日肆凭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断至于今日则蓟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溃又岌岌乎剥肤之灾矣毡裘猖獗日月殊虽盗贼窃发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滨而国家所当加意者则莫先于是哉杞人之忧诚三复 圣谟而重有感也

## ○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统惟云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祚使云南招谕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令入朝祚至云南见梁王君臣谕以 皇上聪明神圣若亟奉版?归职方可保高爵厚禄声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之地与中国抗不听馆于别室数日见之又引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明玉珍扩廓帖木儿等败亡及元主北走反复谕之梁王君臣相顾骇愕已有降意未决改馆祚饷廩有加

十二月故元遗孽窜立于沙漠者遣使脱脱自西番入云南征梁王粮饷欲连兵以拒我师脱脱知有中国使臣在以危言胁梁王令杀祚梁王狐疑持两端令其参政达里?以祚匿民间脱脱知之谏梁王曰国家颠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跃马去梁王不得已出祚见之脱脱欲以威屈祚骂曰天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爝火余烬欲与日月争光乎我岂能为汝屈有死而已矣解之曰两国兵争不杀来使王公材器天下无双者宜全之脱脱曰今虽孔子在义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祚顾谓曰汝朝杀我大兵夕至遂被杀达里麻为具衣冠敛而焚之

十四年辛酉九月 上以云南未附又执我信使纳我逋逃乃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蓝玉为左右副将军陈桓胡海费聚等皆属焉率师三十万往征之临行 上谕之曰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险易以规进取朕博览輿图咨询有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出一军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乃云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令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援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分兵趋大理先声既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皆烦兵也师行 上亲出饯于龙江诸将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师至湖广命都督郭英陈桓胡海率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路多险阻诸将欲深入郭英曰破敌贵先声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趋远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为营时久雨水暴涨英曰贼恃水涨不意吾济下令诸军斩木造筏夜半济河比晓敌始觉遂大惊溃生擒阿容诸蛮由是云南诸郡邑皆震

十二月友德大军趋贵州攻普定擒安锁罗鬼蛮犵狁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会沐英等师进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达里麻率精兵十万来拒沐英曰彼谓我师疲于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进会大雾四塞冲雾行抵白石江雾霁两军相望达里麻大惊以为神兵飞至也乃拥众逼水阵友德欲济英曰未可别遣一军泝上流潜渡出其阵后鸣铜角树帜山谷中为疑兵达里麻惊急撤兵还御阵乱英乃趣师济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长刀蒙盾斫其军敌郄数里而后阵师既济友德麾兵大进矢石交发呼声动天地战数拾合指挥赵旺马蹶死于阵英等纵铁骑冲其中坚连斩数十人敌大败生擒达里麻俘甲士二万马万匹横尸十余里友德纵降者使各归业夷人见俘者得归大喜军声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镇之乘胜克阳林友德自帅师南击乌撒沐



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儿王子兄弟又击越州龙海诸寨转向永宁遂与蓝玉趋云南梁王闻达里麻兵败被擒大惧走滇池岛中先缢其妃自饮药不死投水死之英进至板桥故元右丞观音保举城降父老出迎王师英整兵入城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册籍抚定其民

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日英乃分兵趋乌撒会友德大军时故元右丞实卜复聚兵赤水河及闻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云南来会实卜遂遁去友德令诸军城乌撒版筑方具实卜引诸蛮复大集友德据高冈严阵待之诸将欲战友德不许士卒奋励友德度其可用乃下令曰我师深入有进无退彼既遁而复来心必不一并力与战破之必矣若使彼据险自固未易克也遂进战师既阵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实卜合势迎战我师趋之战数十合酋长多中槊坠马死者我师益奋蛮众大溃斩首三千级实卜复遁遂城乌撒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进至可渡河于是东川芒部诸蛮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将张麟等得金银铜印七十四马数万匹 上遣使如友德军以敕奖谕之曰内使罗信至知将军调度有方节制严整普定诸蛮俱已奔窜未知此时何如乌撒乌蒙果降否前恐蛮地无粮令将军分各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继又敕曰比闻云南既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去云南尚远今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诸军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县治之其乌撒乌蒙东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约束酋长留兵守御禁民勿挟兵?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友德遂承制布政司及府州县宣慰司长官司等籍其户得七万四千有奇

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澂江临安寻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阎乃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点苍山西洱海为固乃南诏皮罗阁所筑者龙首龙尾二关最险要土酋?世以五万众扼下关英自将攻之不下乃令蓝玉王弼率兵由洱水东趋上关英兵缀下关为犄角势又以一军令湖海由石门间道绕出点苍山后攀木缘崖上立旗帜迟明攻下关兵见之踊跃譟呼蛮众惊乱沐英策马渡河水及马腹遂斩关入山上军亦下击之诸蛮腹背受敌遂克大理擒段世胁从者悉纵遣之蛮夷感悦傅友德分兵取鹤庆畧洒江破石门下金齿于是车里摩此?夕和泥平缅皆降云南平二月傅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属威顺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师并奏云云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册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但当以今要害量宜设卫戍守耳其赋税则故元司徒平章达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为豪右隐占今准元旧制岁用不足已督布政司核诸卫所查有现粮一百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征粮并故官院寺入官田与土官供输塩?中纳戍兵屯田所入并给之上悉可其奏未几置云南盐课司以益军费

夏四月乌撒及东川芒部诸蛮复叛 上敕傅友德曰诸蛮伺官军散处大势不合故有此变今宜屯众大军荡除诸部蛮寇戮其酋长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御诏至友德乃遣人会沐英进击乌撒诸蛮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蛮复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顾成击

破之

五月 上敕吴复费聚曰符到可报三将军凡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盘江关索诸蛮悉荡除之尔安陆平凉二侯会兵攻击寨栅安陆总兵平凉副之若通关索岭慎勿与蛮人战于岭上当分兵直捣巢穴以掩袭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师其傍诸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将军师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敕至聚与复等遂进兵攻关索岭及阿咱等诸蛮寨悉下之斩首数百获马牛无算远近大震余党悉降蛮地始定友德乃议设大渡河守御所以千户吴忠领兵守之又以乌撒乌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隶四川布政司从之上复降敕奖谕友德等词极褒美云欲劳以尊酒远不能致特以朕心劳之

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诸蛮以指挥冯诚守云南诸蛮见大军出谓城守虚弱遂相煽为叛土官杨直最桀黠给其众曰总兵领大军回矣云南城可为也各糾众至二十万直会众屯于城西北河阳亦以兵会于城东南合三十六营兵攻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仓猝闻寇至颇以为忧诚与指挥谢熊以孤军拒守修楼櫓备战具多置强弓弩于城上贼至辄射之贼众多应弦而毙伺贼少怠出兵击之贼不能攻遂围城为久困计时沐英驻师乌撒闻之选精骑万余来援至曲靖先遣人潜入城报知为贼所得诘之曰总兵官领大军三十万至矣贼众骇愕拔营夜遁去至安宁罗次邵甸普宁大祺江川等处据险树栅欲为再举英至与冯诚等合兵剿捕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人诸部复定冯诚国用子也

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承观音保等及土酋?世等送至京师 上以云南平遣耿炳文往谕友德班师留沐英镇云南?曰迟速之机宜自审度友德奉命班师英辨方物定贡额视民数均力役云南民大赖以安其麓川缅甸车里八百媳妇等国皆遣使内附 上复置大理指挥使司命周能为指挥统兵守之

论曰黔中古南诏地在鬼方之西汉武帝通牂牁羗爨至凿昆明池于长安习水战固尝锐志为之而点苍金齿之域终未能帖然尽入版图唐一勤兵至覆师四十余万自古及今未有郡县其地二百年宁谧底定无反侧如今日之盛者盖由我 圣祖神谟圣畧而诸将规画甚详经畧甚当故能变荒裔之民为文明之俗尝读我 圣祖谕傅友德出师之训及前后所下诏敕其地理之远近道路之险夷与兵将分合之机攻取前后之势历历如指诸掌虽生长其地习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圣人岂偶然哉故尝窃为之说曰能不若诸将而用人之能者汉高帝是也能胜诸将而自用其能者汉光武唐太宗是也能胜诸将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圣祖是也呜呼观河洛而思禹功万世之下岂可忘开创之艰乎

#### ○四夷来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汉阳府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定群雄华夏臣民推戴已

主中国国号大明建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輿远迩咸安无事共享太平惟尔四夷君长酋帅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又遣行人杨载往招谕日本及遣使往谕占城高丽诸国诏使至皆欲朝贡

洪武三年四月倭夷寇苏州崇明等处指挥王德率兵击败之杀溺死者无筭生擒九十二人捷至擢德官赏赉其将校有差遣使祭告东海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复至 上以往年尝颁诏安南安南国王陈日燿遣陪臣同时敏?悌黎世安等来朝贡请封

六月遣翰林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使安南封日燿为安南国王赐駝纽涂金银印大统历织金文绮等物其陪臣赐各有差以宁等

十月至安南界闻日燿已先歿侄日燿嗣立以宁护诏印洱江上使牛谅入其国先谕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来迎请即授诏印日燿以宁不许曰奉诏封尔先君耳非世子名尔国当遣使 上请得旨然后敢授于是日燿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请命于朝以宁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丧及稽顙顿首拜谒诸礼仪其后 上闻之大喜赐以宁诗奖谕之占城尝遣使内附 上乃遣使赉印往封占城国王高丽遣使上表来贡方物 上又遣使赉印封高丽国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丽境内山川

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燿讣音来告且为日燿请封 上乃自制祭文以翰林院编修王濂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 充颁封使赉诏往安南封日燿嗣安南国王并取张以宁所护银印及赐物畀之使至日燿率其臣出郊迎初议礼不决濂叱之乃先奉 御制文于寿光殿别设日燿灵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燿率羣臣再拜俯伏以听退翼日唐臣奉诏印诣寿光殿日燿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礼遂封日燿为安南国王日燿遣使随王濂等还朝入贡谢张以宁亦还卒于涂

七月高丽遣陪臣金柱来朝?贡方物柱颇知书屡从朝官游出清宴阁燕记自言其八世祖金缘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燕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燕曲传四方以为盛美高丽慕之故缘为之记柱出以为奇不知蔡京为后世所鄙云初遣杨载往谕日本还日本使未至 上遣赵秩往入境守关者不纳秩以书达其王乃纳之秩谕以中国威德责其不臣其王以元尝使赵姓者往欲袭之今秩复姓赵意将袭已以嫚语答之命左右?秩秩不为动徐曰今天子圣神文武君主华夏非元比尔杀我祸不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无一不当百其战舰蒙古之戈舟?吕百不当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我朝以礼怀尔岂与蒙古袭尔者比邪日本国王气沮会 上复遣杨载往于是日本王良怀礼遇载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随诏使入朝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未几南番暹罗国王三烈昭毘牙渤泥国王马谟沙三佛齐国王哈刺礼八刺卜各遣使奉金叶表文来朝贡后渤泥国王复率其妻子来朝礼遇极厚未归卒诏葬于金陵

十一月 上闻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杀占城遣使来告乃遣翰林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以诏谕之嘉其以礼入贡合于古制谓二国传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其前王必有遗训今宜畏天守分各罢兵归国如互执兵端必致天变怒祸不



能逃词甚明切诏至二国皆听命罢兵安南赠复仁黄金珍玩等物辞不受 上闻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随诏使入朝 上命中书加赐遣还杨载既招谕日本 上复遣往琉球

五年壬子七月琉球遣使者从载入朝贡献遂遣使封琉球国王诏所贡方物俱于福建行省验入 上嘉杨载累使外国重加赏赉

八月占城国王遣使来奏安南复以兵侵其境土乞赐以兵器俾安南知之不敢欺 上乃命中书省移咨安南国王责谕之未几安南陪臣陈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杀之使人弑王日燧遣使来贡表署叔明名主客部已受表曾鲁取阅副封见其名异曰此必有变亟白尚书诘之使者不敢讳具言日燧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位礼部以闻 上曰岛夷何敢狡诈如此却其贡不受命宋濂草诏责之问其弑日燧故又遣使至其国廉知多譎诈状敕下中书绝其贡使未几叔明遣陪臣阮士谔来朝贡方物且言日燧以盗死故 上以达夷既向化仍纳之士谔辞归上降手敕谕之曰尔阮士谔入贡来朝久驰山川其劳甚矣归达尔邦与叔明言昔者陈日燧荒昏以致灭亡今王若德不胜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务以仁治国毋以虐为政倘有少愆当自修省以回天意又遣内臣与士谔俱往谕之比入其境士谔弃敕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谔所在其待使者礼多缺畧

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贡 上惩士谔之诈不许陛见比归又以敕谕之数士谔之诈及待使者非礼?曰归告叔明安分高枕虽不来朝亦无虞也叔明以已篡弑故心不自安屡贡方物甚丰 上复以敕谕其贡物丰广徒劳费无益又云行移字异莫辨真伪士谔非礼皆国王为之十月百花彭亨国王遣使来贡

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来贺圣寿?诉安南以兵攻其国 上降敕慰谕之未几暹罗来贡方物贺正旦 上遣使赉诏印封为暹罗国王赉赐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诸国进贡信使往来不实乃命礼部置勘合文簿给发诸国俾有凭信稽考以杜奸诈但遇入贡咨文俱于各经过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然后发遣于是暹罗占城安南真腊爪哇琐里西洋琐里三佛齐古里满刺加小葛兰榜葛刺钗兰山古里班卒柯枝蕚禄忽鲁谟斯忽鲁毋恩甘把里?林阿哇白葛达天方渤泥百花彭亨览邦淡巴颁文达那苏门答刺吕宋合猫里碟里古刺?招纳扑儿加异勒祖法儿留山黜德那南巫里急兰丹奇刺尼夏刺比屈察尼乌涉刺??曷阿丹鲁密彭加那舍刺齐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儿黑葛达八答黑?打回日落日罗夏治拂?婆罗门凡五十九国尝来朝贡者皆给勘合文?其琉球又分为三国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赐镀金银印其诸国所贡方物表式岁期回答赏赐并正副使廩给宴赐礼仪互市各以国大小隆杀着?定式安南陈煊弑叔明篡立遣使来贡方物甚丰 上置之不问罪降敕谕其贡物过丰且云岂以彼中纲纪紊乱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谨事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自当高枕勿虑加兵亡何陈煊攻占城病死海滨使来告哀上遣使往祭之

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高丽使来不遵臣礼以贿结逆臣胡惟庸事觉遣其使还

以敕谕辽东守将唐胜宗兼升令绝高丽勿通使命未几高丽果遣使至胜宗升所胜宗升以闻 上复以敕褒奖之

二十年丁卯九月辽东守将濮?以高丽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败被执自刺死高丽大惧上表请罪归为丧 上追封为乐浪郡公

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国王陈日焜嗣位遣使来朝贡 上遣使诏谕赐金币等物东夷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各遣使来朝

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赐泰宁卫指挥使等官给冠带七月定安南国以三年一贡余年不许遣使往来

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帅师征哈蜜又征罕东皆平之后以元裔陝巴封哈蜜王置罕东卫以酋目为指挥等官

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陈日焜侵思明府边地 上乃遣行人陈诚吕让至其国谕日焜以所侵地还思明府议久不决诚等以译者反复意不达乃为书谕之日焜得书不服复书往复辨谕又以咨文达户部谓实未侵思明地 上集羣臣议之或谓安南抗朝命当以师问罪 上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遂置不问其后 上制 祖训有曰东南诸夷限隔山海后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诈绝其朝贡

论曰唐太宗削其羣雄威加海内迨日?兑年屡伐高丽甚为堕损威重则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圣祖即位之初遣使诏谕诸国已不失莅中国而抚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弑相仍日本譎诈反复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过却贡返使诏中书绝之而已占城屡以安南侵伐赴愬止于诏谕至高丽通胡惟庸亦惟绝其贡使其杀濮?也又容其上表谢罪而终不加兵岂非天地覆载之量邪夫以当时熊虎之将席百战之威其于蕞尔小夷岂为难克然于敝中国多矣彼既不足为中国患则已又何必涂炭吾赤子而邀无益之功邪其后 成祖郡县交趾中国未尝获斗粟尺布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几百年始知我 圣祖之貽谋诚万世所当遵也则其所必欲加兵者岂其心之得已哉卒之梯航继踵球珎盈庭如渤泥国王挈妻子越万里而来至没中国不怨悔者在当时必大有慨于其心也兹非内治修而远人服之验乎呜呼是岂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 ○封赏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达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汤和廖永忠等平闽广各班师还上大赏诸将功徐达白金五百两文币五十表里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五两文币二十表里胡廷瑞杨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两文币十七表里傅友德薛显各白金二百两文币十九表里顾时朱亮祖郭兴等各白金二百两文币十五表里余将士各有差

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征西将军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还丞相李善长率百官上表贺 上诏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录上诸将功迹吏部定勋爵户部备赏物礼部定礼仪工部造铁券翰林院撰制诰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亲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诏诸将谕之曰汝等咸听朕言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已私皆仿古先王之

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无私如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朕起兵时即从征讨摧坚抚顺劳贯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余悉据功定封书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今日所定倘爵不称德赏不酬功卿等宜廷论之无得退有后言乃进封李善长太师韩国公食禄四千石徐达太傅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并食禄三千石封汤和中山侯耿炳文长兴侯吴良江阴侯廖永忠德庆侯傅友德颍川侯赵庸南雄侯杨璟荣阳侯郭兴巩昌侯顾时济宁侯吴祜靖海侯唐胜宗延安侯陆仲亨吉安侯费聚平凉侯周德兴江夏侯陈德临江侯华云龙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韩政东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铎蕲春侯并食禄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郑遇春荣阳侯曹良臣宣宁侯黄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陆聚河南侯并食禄九百石华高广德侯食禄六百石并赐铁券子孙世袭李善长赐号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徐达而下赐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封汪广洋忠勤伯刘基诚意伯并食禄二伯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给券世袭余功臣授都督指挥等秩仍徧赐诸功臣绮帛惟李善长徐达得赐文绮各有差廖永忠论功当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探谋之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铁券制如瓦形面镌诰文背镌免罪减死俸禄之数字嵌以金闻当时无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吴越王裔孙所收宋券式制之先是廖永安在吴卒封楚国公蔡迁卒封安远侯又封汪兴祖东胜侯有言其过者上宥不问惟不给券

十二月封薛显为永城侯显尝妄杀胥吏兽医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皆无罪上封显侯令三分其禄给养被杀者之家不与铁券惟赐文绮及帛六十疋

四年正月诏给赐公侯徐达等临濠山地佃户守坟人户仪仗户各有差十月傅友德等平蜀还论功赏友德廖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两彩段二十表里余将士各有差惟杨璟无功不赏以汪兴祖有功没于王事仍给券

七年甲寅十一月上诏谕诸功臣叙其勋劳曰朕为天子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敕中书都督府爵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征高丽兵败被执不屈死之事闻追封乐浪公谥忠襄有子生数月封西凉侯汤和进封信国公

六月沐英蓝玉等征西番还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蓝玉永昌侯王弼定远侯张龙凤翔侯吴复安陆侯叶升靖宁侯谢成永平侯张温会宁侯周曹兴怀远侯周武雄武侯金朝兴宣德侯仇成安庆侯并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十月朱亮祖镇广东所为多不法番禺知县上言事皆实上征还以功臣不下吏但罢职居京师未几卒以侯礼葬

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为崇山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十七年甲子二月傅友德等平云南师还进封傅友德颍国公食禄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东川侯陈桓普定侯张翼鹤庆侯并食禄二千五百石赐铁券子孙世袭仇



成张龙王弼仍旧封加禄为二千五百石并吴复金朝兴并赐铁券得世袭蓝玉以北征进封凉国公二十年丁卯八月封何?为东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赐铁券子孙世袭九月都督张赫朱寿俱以督运有功赫封航海侯寿封舳舻侯并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

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张铨以从征云南有功封永宁侯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八月汤和辞归凤阳 上降敕褒嘉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三千两钞一千五百锭绮币四十端又赐其夫人胡氏黄金二百两白金一千两彩币二十端后每岁一召入覲宴赐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无事悯诸将老欲保全之诏公侯愿还乡者从之于是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辞 上赐弼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莹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彩段三十表里英等各有差

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诛胡惟庸谋逆故肃清佯党榜烈勋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与焉功高望重连岁总兵者八人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俱公耿炳文吴良沐英俱侯专簿书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长公以义气封者郑遇春等三人随军征讨未总兵者周德兴郭子兴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蓝玉侯叶升等十五人可观望而不观望来归者韩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海征蛮师还辞归以例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钞一千锭币帛六十匹

五月李善长以他累坐削禄或以胡惟庸党?言 上疑之亦未究会有星变其占?大臣灾 上杀京民怨佯者善长请免其党数人 上怒赐善长死十月刘基初封伯止其身后得赐号开国辅运守正文臣与功臣列得世袭又以胡惟庸潜罢之基卒 上诛惟庸知基为惟庸所害甚悯之命基子璉袭伯封增禄共五百石赐铁券子孙世袭

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辞归赐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莹黄金四锭白金四十锭彩段三十表里

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蛮还封越隼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赐券子孙世袭

二十七年甲戌五月诏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赐第于其乡官给费树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韩成子韩观为都督同知赐第京师

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蓝玉以恃功跋扈谋不轨事泄伏诛与前胡惟庸之诛所连坐死配者数万人

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赉天下武臣诏谕慰之词极温恳诸臣感泣各顿首谢其后诸功臣卒追封徐达中山王谥武宁常遇春开平王谥忠武李文忠岐阳王谥武靖邓愈宁河王谥襄武汤和东甌王谥武顺沐英黔宁王谥昭靖皆配享太庙塑像功臣庙余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庙或配享者

论曰古今帝王创业功臣未有如我国朝之盛其报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国朝之隆者汉功臣莫先韩彭已诛夷其它不一再传皆失侯夺爵国除矣唐房杜子孙不免流落其它可知 我圣祖封以高爵厚禄既赐券世袭又官其庶子既赐田赐第赐佃户仪仗

户归老陞辞又赐金币楮镪可谓至隆而极厚矣如徐达元功其子孙开两国至于今而天下诸武弁孰非功臣之后此岂前代之所有邪然有不能无疑者开国之初胡大海功最着冯国用最亲信赵德胜等亦皆杰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时冯赵未省有子否国用或以第胜故而大海子德济又从征有功不闻其有封爵庙祀亦无之又冯胜封公位邓汤上而歿不追封王爵庙祀不得与汤邓伍此在当时必有说而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长封爵在中山上以党累不嗣岂人情哉傅友德人谓其功业威望当右汤邓而不嗣之故亦无所稽颂年廷臣建议录常李邓汤之后得复勋爵诚意伯亦复而善长友德独遗此不可谓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则袭指挥千百户等官今指挥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后多斩焉无闻如廖永忠吴祯吴良耿炳文吴复等至无人主其祀也如以世远而泽斩则当俱从遞减可也何遽尔邪无亦高爵为人所忌而子有干国典者亦易昭显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岂非录其小而遗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当知所以处此

###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巳克金陵秋七月诸将奉 上为吴国公李善长徐达等以 上功德隆盛屡表劝进不许善长等固请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

丙午十二月宋主韩林儿殂

丁未正月朔始禰吴元年李善长又劝进犹不许时陈友谅张士诚方谷珍俱已平陈友定郡县多下李善长率羣臣又上表劝进犹不许善长等援汉高帝故事固请表连上 上曰中原未平军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后议此而卿等屡请不为此大事当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善长具即位仪进 上乃御新官以百官推戴意告 上帝神祇

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 祖考妣奉为宝上 懿祖尊号曰怕皇帝妣曰怕皇后又 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号乃立马氏为皇后子标为皇太子

三年庚戌四月诏封诸子为王分镇诸省乃封第二子棧秦王国西安第三子橐晋王国太原第四子讳燕王国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伍子櫛周王国汴梁第六子楨楚王国武昌第七子樽齐王国青州第八子梓潭王国长沙齐潭未几国除第九子杞鲁王国兗州第十子檀蜀王国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国荆州今绝后又封子代王大同次肃王甘肃今移兰州次辽王广宁今移荆州次庆王宁夏次宁王大宁后移南昌国除次岷王云南今移武冈次谷王宣府今绝次韩王平凉次湍王潞安次安王今绝次唐王南阳次郢王安陆今绝次伊王洛阳太子秦晋 成祖俱 高皇后出诸王诸妃出 皇子共二十四又封侄孙为靖江王国广西文正子也 上制祖训于太子诸亲王各派皆拟二十字其子孙辈取一字为双名上字下字则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环用之二十世之后仍续其亲王岁禄一万石庆肃诸王亦有二千石者亲王嫡长子袭封余子封郡王初封禄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王嫡长子袭封余子授镇国将军禄一千石镇国子俱辅国

将军禄八百石辅国子俱奉国将军禄六百石奉国子俱镇国中尉禄四百石镇国中尉子俱辅国中尉禄三百石辅国中尉子世授奉国中尉禄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禄二千石配驸马都尉亲王女曰郡主禄八百石郡王女曰县主禄六百石郡王孙女曰郡君禄四百石曾孙女曰县君禄三百石玄孙女曰乡君禄二百石配俱仪宾其宫室服色仪仗各有差

论曰我 圣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称后裔之盛莫如黄帝者由我 圣祖观之又过黄帝远矣岂非功高千古之报邪其爵禄之差等藩国之形胜与制名之义玉牒之藏皆事为之制而一无所遗诚 圣神之虑燕诒之谋也虽然古人有云圣人之创制立法有不容为其后计者变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 圣祖汛扫胡元肇造区夏远法周汉之封建近惩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强干弱枝固理势所宜然者然天潢绵永本支百世螽斯之庆且将半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禄入之不给亦势之所必至者其在先朝尝为本折兼支之法又为限妾媵之制然亦但可小舒目前之急耳岂万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圣祖在今日必思所以处之庙堂善后之为不可不预为之所也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七

高岱

封国燕京

靖难师起

转战山东

再出河北

○封国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太祖诏封诸皇子 成祖封燕王国燕京即今京师旧为北平布政使司城池宫殿仍元旧惟易瓦色

十一年十一月定诸王宫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

二十三年庚午 文皇帝既之国 太祖欲诸王知军旅之事乃敕秦王率晋王燕王督诸将分道北征残虏秦王晋王师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迤都山擒虏将乃儿不花还秦王上言 文皇帝不遵节制 文皇帝亦上书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奖慰之仍降敕谕戒秦王

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皇太孙生而头颅稍偏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



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 文皇帝语乃佳 太祖大喜尝有意易储羣臣多谏沮之刘三吾曰若然置秦晋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乙亥九月北平永清卫龙门产嘉禾异颖同穗其三干合为一仍三穗者二三千合为一仍二穗者六是岁大熟时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来进羣臣表贺 太祖大喜为诗一章赐之首言创业之艰难天命之不易与除暴禁乱之勤抚民治兵之畧中言天赐丰年之屡史书垂戒之严明堂裡荐之重末示谦冲戒谨之意为善不足之诚大矜下民之惠其与民同乐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诸王封国时 太祖多择名僧传之僧姚广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当奉一白帽子大王戴盖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于 太祖乞广孝得之广孝至燕邸荐鄞人袁拱相术

文皇帝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 文皇帝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谓珙相十人珙趋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 文皇帝阳不省曰我辈皆护卫校士也珙不对乃召入详扣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龙形凤姿天广地阔额如圆壁伏犀贯顶日丽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龙髯二肘若玉印状龙行虎步声若洪钟足底龟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长过脐法当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阳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 皇帝位哀诏至诸王入临会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许观廷劾之诏置不问

论曰我 太祖圣明神智岂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大统又岂不知建文君之牵于文义非可以绍新造之邦邪观建文咏新月之诗则不喜及属对语陋则大怒其喜怒岂徒在文字间盖亦占知其不终矣所以欲易储而不果盖亦有甚难处者于其间何也创业之主其所为即后世之所程法况继體垂统大事邪祖训着有定制岂容所行之不符也盖欲易储者所以贻一世之安而终不易者所以定万代之法是故有权衡轻重其间而又况有秦晋二王在尤难处也是固知天命有归?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高庙顾命时以小篋授建文君肩钥甚密戒曰临难乃启及建文君出奔启之则僧杨应能度牒及被剃具耳此其事虽暧昧未足尽信然为是说者必当时有见于 高庙之微意也至于

文皇帝之圣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资天命非于嘉禾人事占于相术天之所口孰能御之况大业甫创之始非 文皇帝继之未必不以更张之扰优柔之过而隳坏成功其何以贻千万年无疆之庆也是知今日之纪纲振举而夷虏慑服者则 文皇帝之继述与太祖之开创当并称哉

### ○靖难师起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 皇太孙既即位诏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时兵部尚书齐泰受顾命黄子澄以旧学擢太常卿遵 高皇帝遗命召方孝孺为侍读学士又擢练子宁右副都御史并见信用初 高皇帝欲强宗藩以镇安天下诸亲王多拥三护卫重兵遣将征诸路兵必关白亲王知乃发建文君立诸王皆叔父尊属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丧

成祖入临以疾不能拜侍中许观廷劾之诏不问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报于是周齐湘代岷诸王颇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建文君患之谋诸泰等泰与黄子澄首建削夺议请如汉七国故事建文君乃以事属泰子澄一日罢朝召子澄曰先生忆昔东阁门之言乎对曰不敢忘然事湏密子澄退与齐泰谋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预备久卒难为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为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迫执周王及其世子宫眷送京师迁之云南

十一月燕齐皆有人告变建文君问子澄曰孰当先子澄曰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多真异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彰露不可不亟为之复召齐泰问曰今欲?燕燕王素善用兵计将安出泰对曰今北边报虜入寇以防边为名遣将成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为也建文君从之乃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以谢贵为都指挥使察燕邸动静为之代王居藩有贪虐状建文君遣之入蜀使与蜀王居化导之魏国公徐辉祖 成祖文皇后同产兄然心附建文君尝以燕事密告之大见信用

二年巳卯正月 成祖遣长史葛诚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为建文君密问燕邸事诚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诚还燕使为内应至则 成祖察其色异心疑之

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土?献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参议皆使覘燕邸事寻皆召还又遣官为采访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采访北平具以燕邸事密闻于朝请为之备

三月建文君用齐黄策命都督宋忠集边兵三万屯开平燕邸护卫精锐俱选隶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骑指挥关童等入京师命都督徐颢练兵于临清都督耿璘练兵于山海关密敕张昺谢贵使严为之备

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临或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齐泰请并留之黄子澄曰不可事觉彼得先为备不若遣还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国公徐辉祖甥辉祖察高煦有异志密奏曰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为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君以问辉祖第增寿及驸马王宁皆庇之乃悉遣归国高煦阴使使入辉祖厩取其良马以行辉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忧悔暨归喜曰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为具得京师动静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护卫又以湘王栢伪造钞及擅杀人降敕切责仍遣使以兵迫执之湘王曰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 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辱奴辈手求生活乎遂阖宫自焚死又以人告齐王榑阴事诏至京废为庶人拘系之

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邸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请让 成祖成祖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昺谢贵等入问疾成祖盛夏拥火犹自谓塞甚昺等皆叹息葛诚密语昺非为疾也曩 成祖封国时姚广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令之卜广孝以三钱授 成祖密祝之始掷一钱于案即视 成祖曰殿下欲为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掷曰有之

遂陈天命所在又荐术士袁珙相 成祖法当为天子曰俟须及脐即正大位 成祖日夕视其须及脐矣召示之昂首谓曰吾须何如珙对曰须则及脐矣殿下何仰首邪仰则犹少不及然时至矣特?力稍难耳时有颠士不知何许人亦亡姓名佯狂谲诞语多不伦然事或奇中人不识 成祖独心异之时召与言多隐语赞成大事意一日见张玉子辅坐背有梁尘拍其背曰如此大尘犹不起邪又尝启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贵不可言殿下岂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无之颠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颠曰亟改葬是是当有征 成祖从之今所称圣夫人墓是?先是 成祖闻诸王多以罪废又闻湘王自焚死不胜悲愤上书求诸王罪过状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诸将以兵屯近地者日见迫胁 成祖忧惧不知所出会燕山护卫百户邓庸以奏事至京下狱讯之庸具言 成祖将举兵状齐泰等即发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属密令谢贵张昺为燕使密约燕府长史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以北平都指挥张信为 成祖旧所信任密敕信使执 成祖还京师信受命忧甚不敢言毋疑问之信以告母惊曰不可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忧未决亡何有敕使趣之 信艷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请见不得入乘妇人车径至门求见 成祖见其挺身来无他也乃召信入拜于床下 成祖佯为风疾不能言信曰殿下口尔也有事当以告臣 成祖曰疾诚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语臣乎今朝廷有敕擒殿下殿下果无意当就执如有意勿讳臣 成祖见其意诚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广孝至谋事适檐瓦堕地 成祖心恶之色不怿曰此何祥也广孝曰无异是欲易色耳时有二人突入邸见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问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顺天应人何犹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来妄言乃尔二人各言曰臣为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诸臣密疏殿下欲谋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将至矣脱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来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宁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曰此何为者遂令玉等师壮士八百人入卫

七月谢贵张昺督诸卫士皆甲围府第索所逮诸官属飞矢入府城内 成祖与张玉朱能等谋曰彼军士满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杀谢贵张昺余无能为也 成祖曰是当计取之今奸臣遣使来逮官属依所坐名收之即令来使召贵昺付所逮者贵昺必来来则擒之一壮士力耳

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穰疾愈御东殿官僚入贺 成祖先??大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贵昺不来复遣逮官属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卫士甚众及门门者呵止之贵昺入 成祖曳杖坐赐宴行酒出?数器曰适有进新?者与卿等共尝之 成祖自啖片?擲?皮于地怒诃责贵昺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尝一干扰有司尔等何为离间又曰吾何病第为奸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谢贵张昺并执葛诚卢震等皆斩之贵昺诸从人在外者尚未知见贵昺移时不出各稍稍散去围王城将士闻贵昺已被执亦溃散 成祖乃命张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夺九门黎明已克八门惟西直门未下 成祖命



指挥唐云单骑往谕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听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后者诛众闻云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军民抚顺讨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 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

论曰天之所兴人岂能御哉方齐黄建削夺策齐泰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黄子澄明知 成祖难为乃先从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国而机事久泄情态尽见使 成祖得练兵蓄威从容为备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归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测之险此其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归国夫欲制之于千里之外而顾纵之于闺闼之中虽至愚者不为也此岂非有鬼神佑隲其间而天将启帝王万世之业乎故人谋之疏实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成祖靖难之举亦诚有不得已哉盖天命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诚有不容不然者否则不为周之迁则为齐之执矣齐黄纵患诸藩疆盛而欲为其中中国谋亦当处之以礼行之以渐择一二甚者而稍损抑之则可乃未及改元诸王槩以得罪亲亲之典未闻一惇其日所讲求者无非戕贼骨肉之计于古帝王睦族之义若罔闻焉我 太祖之灵岂乐此乎使四海闻之曲直有在此张信所以愤其太甚而不平也虽然夷齐之谏不病于周武吊伐之圣何憾于殷顽然则齐黄辈可不谓之忠乎我 成祖亦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忠又曰今日使练子宁在吾当用之则圣心释然可知已又可以疏间故而没之哉

### ○转战山东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难师起以诛齐泰黄子澄誓师去建文纪年仍称洪武署官属以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佥事擢吏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卒金忠?燕纪善下令谕将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为奸臣谋害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于躬实不得已义与奸臣不共戴天率尔将士诛之用命者有厚赏不用命者有显戮罪人既得则法周公以辅成王尔等其體予心毋违命于是参政郭资副使墨麟都指挥同知李浚陈恭等皆从之乃以郭资守北平出师次通州指挥房胜以城降张玉曰不先定蓟州恐他日为后患时都指挥马宣严兵守蓟州 成祖命玉帅兵往讨玉至使人谕之不下宣引兵出战玉擒斩之又执毛指挥遣人送至北平玉抚定蓟州乘夜趋遵化戒将士止杀曰行师以得人心为本因简勇士夜四鼓登陴开其城门将士入城中始觉守将帅众拒擒斩之余不戮一人玉与朱能合兵徇永平于是密云诸卫县皆望风来附 成祖率张玉朱能攻滦河玉进曰杨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亲率兵命玉为先锋朱能副之

初建文君得 成祖举兵报遣耿炳文帅师北向炳文闻 成祖南徇乃率众三十万先至真定遣先锋都指挥杨松进据雄县都督徐凯驻河间潘忠屯莫州御之张玉往觐炳文营还报 成祖炳文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无能为 成祖躬擐甲胄帅师至涿

州围雄县破之杨松死焉潘忠自莫州来援 成祖逆击擒之乃诏问诸将师所向众未有定玉曰当径趋真定彼虽众新集志未齐一我军乘胜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办矣师抵真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间道破之必矣乃与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决战朱能帅敢死士三十余骑冲阵诸军夹击横贯其阵炳文兵大败擒左副将军驸马李坚右副将军都督甯忠及都督顾成斩首三万余级又击败安陆侯吴杰兵 成祖谓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与吾合意不及此朱能与三十骑追奔至滹沱河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敌阵众披靡自相蹂躪死者无算炳文死之 成祖赐书褒奖玉能部卒薛禄以擒李坚功授指挥

十月辽东守将吴高闻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谍报李景隆引兵数十万将攻北平 成祖与诸将议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将士心可备御无患永平失则东藩彻矣乃驰援永平高等望风弃辎重遁追击败之先是建文君闻耿炳文败死遣李景隆将大兵捣北平黄湜?指画军事景隆依违顾望驻师河间不进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来大宁去此不远移师袭之可无后患景隆闻吾兵向大宁必乘虚捣北平我还师破之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乃整兵趋大宁诸将以松亭关守备甚严 成祖曰从刘家口径取大宁大宁破松亭之众不降则溃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挥朱鉴死之执都指挥房宽抚定城中遂以宁王归分遣薛禄帅兵下富峪会川宽河等处亡何李景隆兵至围城时有都督瞿能力战势甚锐景隆忌沮之不令速进北平城中得?备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成祖悉大宁诸卫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郑村坝上与景隆兵大战三日抵北平城下张玉直捣其营城中亦鼓噪出中外夹击景隆兵大败遂奔济南 成祖居宁王于北平诸将服 成祖谋筭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诸君所言万全策也时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怀来都指挥俞瑱守居庸关谋攻北平 成祖既击退景隆师乃与诸将谋曰居庸关天险北平襟喉也必据此方可免北顾之忧瑱等欲来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众心未定取之诸将皆曰善遂令部将徐安徐祥等攻夺居庸关城瑱走依宋忠 成祖曰宋忠拥兵怀来有必争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击之诸将或以众寡不敌为疑 成祖曰当以智胜力非所论也宋忠轻躁寡谋击之必破遂帅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进获谍者言宋忠激怒其将士云尔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杀无遗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张所旧用旗帜为先锋怀来兵识其旗帜又见父兄子弟无恙相呼应皆大喜多降者忠仓卒列阵 成祖麾兵渡河大败之忠奔入怀来城 成祖率众乘之入遂执忠并擒俞瑱斩首数千级余众悉降兵势大振山后诸州响应乃移师行定广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众德州欲候来春大举我当诱之来以敝其众今进攻大同必往告急势不得不来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冻馁逃散必众逸而劳之安而动之兵法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十二月遂进攻大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帅师出紫荆关援大同 成祖乃由居庸关入还北平景隆军往还不值冻馁死者甚众复东还时景隆师屡败匿以

捷闻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师又遣中使赍斧钺旌麾赐之渡江值迅雷风雨败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复赐之

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帅兵过河间前锋将至白沟河郭英等过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诸将进驻固安谓丘福张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郭英老惫退缩平安愎而自用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断数子无能为也惟恃其众耳众岂可恃人众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徒多无益况将帅不专分数不明往者郑村坝上之战兵非不多逐之即败夫将者三军之司命也将志衰则三军之气不奋而败形矣甲兵粮饷适足为吾之资耳尔等但砺兵秣马听吾指挥取之当如拾芥但当以过杀为戒耳张玉请往先驻白沟以逸待劳 成祖从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驻师苏家桥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忽见兵刃火光如球击铮铮作声弓弦皆鸣 成祖喜曰此必胜之兆也乃自帅师以朱能为前锋巳未日中至白沟河时景隆郭英吴杰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万号百万 成祖麾兵击之不利平安瞿能奋勇冲之所向披靡杀伤北平兵甚众遂却都指挥何清被执日已暝两军犹鏖战夜深始各收兵归营 成祖乃秣马待旦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十余万黎明渡河索战瞿能及其子与北平将房宽接战平安分兵两翼来击房宽兵败被擒斩数百人张玉见宽败有惧色 成祖曰胜负兵家常事敌兵虽众日中保?诸君破之遂麾精锐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张玉等诸军并进 成祖亲以七骑驰击之且进?退如是者百余合杀伤甚众南军飞矢如注 成祖马三被创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折不可用乃稍却马阻于堤几?瞿能所及平安运槩骁捷所向无敢御者斩北平将陈亨于阵徐忠亦被创断两指未断自断掷之裂衣裹创复战高煦见事急帅精骑数千前与 成祖合 成祖方?瞿能所窘被斩从骑百余人南师将俞通渊陆凉滕聚复引众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势益奋会大风起南师阵少动 成祖以劲骑绕出其后突入驰击与高煦骑兵合遂斩瞿能父子于阵朱能亦败平安兵于是南师大溃俞通渊战死监军侍郎陈复初朝服跃马溺河中郭英兵溃而西李景隆兵溃而南弃辎重不可胜计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降者数万人张玉帅师追至铍山月样桥等处横尸百余里景隆单骑走德州其降众 成祖悉慰遣之南师闻者皆解体愿降魏国公徐辉祖?殿独全军还 成祖命诸将帅师进围德州

五月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景隆军会景隆师溃东奔诸城邑皆望风溃铉乃与参赞军务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收集溃亡召募士卒以守济南李景隆弃德州走济南 成祖遂入德州抚吏民籍府库获粮百余万斛军饷益饶属邑皆附济阳教谕王省集诸生于明伦堂大哭触堂柱死 成祖督诸将帅师向济南景隆众尚十余万出御仓卒布阵未定诸将击之景隆复大败单骑走 成祖以兵围其城铁铉督众悉力悍御建文君召李景隆还以盛庸为征虏大将军陈晖副之御北师宥景隆罪不治黄子澄恸哭谏曰景隆观望怀二心不诛何以谢宗社励将士乎都御史练子宁亦执景隆于朝班哭



数其罪曰败陛下大事者此贼也臣备员执法请诛此奸贼皆不听

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议仿周礼更定品官阶勋增损洪武礼制又改诸殿门名及东宫官僚之制时 成祖师围济南久令人射书中促降有儒生高贤宁在城中乃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城外请罢兵不报其后城下得贤宁 成祖贤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时 成祖围济南已

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诸溪涧水灌城铉诈令军民出降阴伏壮士门内佯开门纳师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悬门发 成祖几为所获下令以礮击其城城坏铉大书 太祖高皇帝神牌悬其处师不敢击铉时募壮士出击北兵破之姚广孝进曰师老矣请暂还北平以为后举 成祖从之师还铁铉遂与盛庸等合兵进复德州诸郡县建文君擢铉兵部尚书封庸历城侯诏督诸军北伐命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屯沧州 成祖既还师北平

十月闻盛庸兵渐北向欲出师攻沧州恐南师为备乃阳下令征辽东诸将士闻之不乐至通州张玉朱能请问曰今密迩大敌而勤师远征况辽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语之故曰今盛庸驻师德州吴杰平安守定州徐凯陶铭筑沧州相犄角?吾梗德州城壁坚为敌众所聚定州修筑已完城守亦备皆难■〈彳 卒〉下独沧州土城隍圯日久天寒地?冻雨雪泥淖筑城不易我乘其不备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势兵事贵神密佯言征辽东者使彼懈不备耳玉与能叩头称善徐凯谍知北兵征辽东果不为备遣兵四出伐木昼夜筑城 成祖师至天津语诸将曰彼所备惟青县长芦今砖垛龟坡等处无水彼必不为备由此可径至沧州乃以夜三更启程一昼夜行三百里遇侦骑尽杀之比晓至沧州城下凯犹不知督众筑城如故见兵至亟分兵守城堞众股栗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壮士由东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断其归路生擒凯等斩首万余级余众悉降偏将谭渊坑杀之送凯至北平

十二月盛庸移师驻东昌 成祖师次临清进攻东昌庸与铁铉等闻北师将至大犒赏将士誓师简精锐背城而数组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谓诸将曰彼既以乏粮移驻东昌东昌素无蓄积其何所恃时北师屡胜见庸军即鼓噪前薄尽为火器所伤会平安兵至与庸军合庸麾兵大战北兵却往往有弃甲降者庸乃纵兵围 成祖数匝 成祖自冲击不得出朱能率胡骑奋击其东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御围稍缓能冲入奋力死战翼 成祖出张玉不知 成祖已脱出突入阵救之败死于阵庸军乘胜擒斩万余人北兵大败是役也 成祖数危甚以建文君出师时诏诸将戒约军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杀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战诸将不敢辄以矢为相加得免于害至是兵败 成祖以一骑殿追者不敢近适高煦领兵至击退庸兵获其部将数人薛禄亦数击退南兵 成祖知张玉败歿乃恸哭曰胜负兵家常事不足为意第艰难之际失此良辅殊可悲恨师旋与诸将语每及东昌事曰自失张玉吾至今寝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诸将皆泣后举报功之典谓侍臣曰论靖难功张玉当第

一惜其早歿追封荣国公河间王

辛巳正月 成祖班师还北平诸将入见以东昌之败皆免冠谢 成祖曰尔等冠此非尔失失在予予以尔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过置不问因循玩弛遂至违律并废前功如慈母爱子过于姑息久致骄纵此岂子之罪哉诸将皆惶恐顿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师出姚广孝曰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及自东昌还广孝曰前固言之昌?文从两日此后全胜矣

二月 成祖命僧修斋荐祭阵亡将士张玉等流涕曰奸臣横加毒害我耳尔等悯我无辜力战为我而死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脱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谓朱能曰殿下励志如此何忧大业不成乎诸阵亡将士家父兄弟见之皆感泣收泪自奋曰人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为报??死者雪恨耳 成祖见人心思奋乃激励将士召募勇敢以为进取

论曰 成祖用兵如风雷迅忽人不可测如鬼神的变化出没不常令人不知所备方景隆以大军驻德州不进则往袭大宁诱至城下而还师破之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师往救则不与交兵而由居庸入还北平所谓敌逸而能劳之也及欲取沧州则阳言攻辽东以怠其军心所谓攻其所不备也料事料敌卓有成算分合迟速动合古兵法盖其骁捷似唐太宗而机权变化汉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东昌之败罪已励众褒死录功使肝脑涂地之家不惟不怨怒其上而且仇敌雪耻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杰之术岂区区景隆辈所能御哉虽然亦天命之所在也当时在内如徐辉祖在外如铁铉皆可以当元戎之任总北伐之兵者乃弃不用而委一景隆暨其败也又不加诛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将为观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缩虽有平安瞿能之勇竟无寸功而黄子澄以文武全才荐之何误甚邪太抵天有所兴必有所误故曰 成祖之靖难建文之不终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将盛庸等驻师德州吴杰平安等驻师真定 成祖自东昌还师北平激励将士召募勇敢见人心思奋乃谕诸将曰敌势见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御之乃帅师南出复谕将士曰尔等怀忠奋勇同心协力每战必胜可谓难矣比者东昌之役不遵号令遂弃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惧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沟之战南军退衄尔辈得歼之此惧死必死也尔等奋不顾身以一当百故能出万死全一生此指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胜之功毋率畧毋巽懦庶几可以成功诸将顿首受命 成祖乃与诸将议所向诸将请攻定州 成祖曰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聚众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相为掎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胜负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敌必迎战吾先击败其一军余当破胆也诸将曰吾介两敌之间使彼合势夹攻吾腹背受敌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军东出

三月师次滹沱河遣游骑哨定州真定多为疑兵误之谍报盛庸军夹河为营 成祖乃帅师进距敌营四十里驻师下令曰吾观敌阵每以精锐在前罢弱在后明日当以劲师前摧其精锐余自溃矣中军去敌五六里严阵以待俟我以精骑骁出敌背击之使前奔行数里力乏中军俟其既过随而击之我蹶其后必大溃慎勿佯击彼败不得前奔则尽力死鬪矣

明日与盛庸军遇 成祖以三骑觐庸阵庸遣骑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骑万余薄庸阵攻其左掖敌拥盾层迭不得入遂用长木横贯铁钉掷之连贯其盾盾连不可运遂乘其隙攻入之敌众弃盾走骑兵入捣其中坚北师中军将谭渊战死于阵朱能张辅等率众并进 成祖以劲骑绕出敌背贯阵前出与朱能等合势擒斩甚众杀其骁将庄德楚智等时迫暮各敛军还营 成祖以数十骑逼敌营宿天明见四面皆敌兵左右请亟出

成祖曰无恐日出乃引马鸣角薄敌营从容去敌众相视惊愕不敢近乃重整兵接战成祖预戒诸将曰昨谭渊见敌败佯击太早故为所乘兵法曰穷寇勿追敌既败当整兵俟其已过顺势击之若必欲绝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鬪渊不从吾言以致丧身尔等当以为戒今日尔等严阵与战我以精骑往来阵间敌有可乘之隙即入击之两阵相当将勇者胜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寻也乃交兵 成祖临阵督战将士人人争奋乃张奇兵往来冲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东北风大作尘起蔽天砂砾击面人咫尺不相见 成祖麾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横击之钲鼓之声震地南军大败弃兵走斩首十余万级追至滹沱河践溺死者不可胜计降者悉纵遣之

盛庸单骑走德州 成祖战罢还营尘土满面诸将不能识闻语声始趋进见 成祖每临战必身先突阵见一卒为敌困亦亲援出之故将士皆乐效死吴杰等初自真定引军出欲与盛庸军合未至八十里闻庸败复还真定 成祖语诸将曰吴杰等若婴城固守为上策已出兵复归避我为中策若来求战则下策也我料其将出下策破之必矣诸将曰彼闻盛庸败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吴杰平安拥十万众其不得与盛庸合者以我军间之今久不出将有老师之罪彼虽外与庸合实忌庸成功今庸败彼欲独擅其功势必出我声言散遣军士取粮彼必乘虚来吾军散不远出俟彼将至即集众严师待之彼将落我彀中矣即下令军士出取粮戒勿远又遣间入真定诱之吴杰等果以兵来

闰三月谍报杰等军滹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诸军渡河时向暮诸将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战患敌不出百计诱之今彼来送死又可缓邪缓则彼退守真定城坚粮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马渡河河水深麾骑兵由上流并渡遏水令浅辎重步卒得由下流毕渡循河行二十里与敌遇会日暮 成祖恐敌遁去亲率数十骑逼敌营宿以缀之明日吴杰平安列方阵以待 成祖曰方阵四面受敌岂足取胜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败余自溃矣乃以军縻其三面而亲攻东北隅与杰等大战右军稍却薛禄驰赴奋击出入敌阵马蹶为敌所执夺敌刀斩数人复上马督战益力 成祖亲率骁骑数百循滹沱河绕出敌后突入阵中敌四面射矢集旗如猬平安以阵中缚楼高数



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骑冲之将及楼平安下坠而走几被获忽大风起发屋拔树杰等军溃 成祖麾兵四面蹙之斩首六万余级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骁将邓馘陈鹏等尽获军资器械吴杰平安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还北平谕世子藏之贻子孙令知战伐创业之难师遂渡滹沱河徇顺德广平大名诸郡县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抚之至大名获敌谍者言朝廷已窜逐齐泰黄子澄 成祖大喜谓将士曰若然是有悔祸心吾可释憾罢兵矣诸将曰是未可信纵使奸臣已黜所调兵尚在境上是其计犹行也

成祖乃上书于朝大率言齐黄剪削宗藩加以大恶欲真死地虽屡号诉畧无见听故以兵自防诚不得已大军之至每自摧衄臣不敢为喜每用伤悼比闻齐泰黄子澄已窜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庆即徧告将士谓可解甲而将士皆曰恐非诚心姑以饵我不然吴杰平安盛庸之众当悉召还而今犹集境上是奸臣虽出而其计实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尔释兵惟陛下断而行之无终为憸邪所蔽则天下幸甚

书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奏之来正合机宜诸路兵多集惟云南兵未至今姑遣人报以罢兵往复一二月吾师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诏许罢兵建文君婉其辞孝孺曰曰婉则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嵩赍诏至师 成祖读之见诏语四慢语嵩曰此诏必不出陛下意盖奸臣挟许欺我也又问嵩滨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旦释甲谒 孝陵暮即旋师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犹不可给也指侍卫将士曰纵我可给此曹可尽给乎嵩惶恐不能对诸将厉声曰嵩为奸臣来游说误我请先斩之 成祖曰奸臣不过数人嵩天子命使尔等何敢妄言嵩战栗流汗被體不敢仰视 成祖恐诸将加害乃留嵩寘左右慰谕数日厚赏之

遣中使送出境语之曰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产兄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哉天子素爱厚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此臣亦不得已为自救之计耳幸蒙罢兵之诏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诛此权奸数人散归天下兵马臣父子一童一骑归罪阙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诚天地神明鉴临在上不敢欺也嵩归至京方孝孺私就问燕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语直而意诚又言其将士同心南师虽众骄惰寡谋诸将不和未见可胜孝孺默然嵩入见建文君亦备述前意建文君语孝孺曰诚如嵩言曲在朝廷齐黄误我矣孝孺曰嵩受燕贿故为之说遂罢

五月 成祖驻师大名盛庸吴杰平安发兵断北平饷道 成祖遣指挥武胜复奏书于朝大率言朝廷许罢兵而盛庸等发兵攻迫绝其粮饷反复数百言建文君得书有罢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词直奈何又曰此 孝康皇帝同产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见宗庙神灵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罢兵邪兵一罢散难可复聚彼长驱犯阙何以御之骑虎之势可下哉乃执武胜等下狱

六月 成祖闻武胜下狱谓诸将曰我驻师于此俟命三月今武胜既执是其志不

可回矣岂能块然为所擒哉彼军驻德州资粮皆道徐沛来今调轻骑数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来求战我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饥可必胜然后求罢兵可冀其从诸将皆曰善乃遣将李远等率兵六千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与南师同使不疑又恐接战不能辨令人插柳枝于背为识且戒远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数人耳毋多虐百姓远等至临清谷亭沙河沛县敌皆不疑乃纵火焚粮舟数万艘军资器械俱尽河水为热鱼鼈皆浮死京师闻之大震德州兵气遂索李远率兵还盛庸遣将袁宇以三万人邀远军远设伏诱击之宇众大败斩首万余远乃还

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诱其兵出城战设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饷道且据险隘难下乃募得乡导人命张礼率兵千余夜袭击降之 成祖又恐南师乘虚捣北平乃遣刘江率兵千余还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间道行广张军声多设间谍遇敌少可击之敌众则昼设疑兵张旗帜夜多举火炬彼必谓吾旋师不敢逼汝急趋入北平彼若来侵会守城兵击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万余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击败之斩首数千级平安遂南走

时建文君所遣成庸等南征皆无功徐沛粮道不通德州师窘乏方孝孺言曰今当别为一策闻燕世子孝谨仁厚得国人心而弟高煦狡谲忌之每谗于父今以计间之燕王疑世子必还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饷道通兵气振乃可为进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尝被诏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遂为书贻世子令背其父归朝廷许以燕王令锦衣卫千户张安赉诣世子世子得书不发遣使送其书并安至军中有中官黄俨者素奸险附高煦比建文君书至北平则先使人报 成祖云朝廷已潜通书世子有密约矣高煦从旁赞之 成祖不信语未竟世子所遣使以书及张安至 成祖览其书叹曰甚矣奸臣险诈至此父子犹欲禹?佳间况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畧保定诸县驻兵易州西水寨寨在万山中昭欲据险为持久计窥北平 成祖在大名闻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岂可不援遂下令班师

八月师北渡滹沱河至完县诸山寨民复来归悉抚慰遣之命孟善镇保定谍报真定敌将吴杰等遣将韦谅以兵万余转饷赴房昭军 成祖曰昭据西水寨寨内薪水不乏所乏粮耳使真定馈饷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万邀击破之又命朱荣率兵五千围定州 成祖谓诸将曰我国房昭寨急真定必来援然摧败之余进必不锐我姑轻骑往定州彼闻必速来来则据险以待我还兵合击必败之援兵败寨可不攻自下矣时围寨久寨军多南人天寒衣薄会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吴歌南军闻之多泪下思归有潜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

十月真定援兵果至成祖自定州还与围寨兵合击南兵于峩山?眉山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潜出敌后大张旗帜寨中望见大骇与真定兵俱溃斩首万余级坠崖死者尤众获其将花英郑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韦谅脱走遂破西水寨还师北平

十一月大亨将士又亲为文祭从征阵亡将士及南师将士歿于战阵者先是辽东守将杨文与王雄等引兵围永平畧薊州遵化诸郡县纵坎?心多杀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刘江率众趋永平命江曰尔至永平敌必遁归山海勿追之第声言还师北平既出则以夜卷旗囊甲复入永平城中敌闻尔还北平必复来侵尔速出击之必大获江如其言果败辽东兵于昌黎斩首数千级获其将士王雄等七十余人至是 成祖还北平悉纵遣之仍令归谕杨文以举兵故雄等顿首涕泣去 成祖既西破大同东却辽东兵乃誓师厉众?复出之计焉

论曰盛庸吴杰等率数十万之众尽力御之不能少回 成祖之驾而房昭一出紫荆关扰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令班师此孙臆致庞涓之策也观我 成祖命刘江还镇北平则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怕恐南师乘间以捣根本之虚诸将为此策亦有见也特其失先后之权而不中事机之会耳方 成祖与庸等相持胜负未决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杨文出山海以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缀 成祖之师使不得还救根本岂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屡已摧败而辽东大同之举又复不相应杨文败归房昭始出及我 成祖之还也真定之将不以大众连兵而徒偏师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闻知 成祖乃得以从容破敌抚定根本是虽天命之有在岂非人谋之不诚乎大抵师行贵将帅和吾闻诸将多不同心甚至相忌其成功者故盛庸战而吴杰之兵不会真定败而德州之众不援甲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机宜屡失而败亡之相踵也虽然我 成祖算无遗策料敌如神如夹河之战料盛庸吴杰之不能相救盛庸既败料吴杰平安之必来求战遣李远之往邀饷道遣刘江之还保北平围水西而测真定之来援掇永平而诱杨文之复至此皆百发百中深合孙吴之妙用也至于上书自明犹秉臣节释遣俘获大慰人心岂非顺应之师帝王之盛美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八

高岱

长驱金陵

入正大统

三犁虏庭

○长驱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复率师南征谕将士曰靖痼难者在安黎庶诛乱贼者必先仁义予出师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尔曹慎勿有所侵



害苟佯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驻师蠡县复移营沙河召李远谕之曰吾驻师于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侦我动静尔以轻骑八百往哨遇有兵击之

壬午正月李远兵至藁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将葛进领马步万余为前锋乘?渡滹沱河半渡远进击之敌望见远兵少敛退系马林间以步卒来战远佯却进来追远分兵潜出其后解纵所系马前军奋击之敌退失马遂大败斩首四千余级葛进仅以身免捷闻

成祖以书劳远曰将军以轻骑八百破敌万人功亦伟哉虽古名将不过也令具所部将士功以闻又遣朱能率轻骑千人哨至衡水遇敌游兵击败之斩首七百余级生擒其部将贾荣等 成祖乃以师由馆陶渡见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 从马载之左右曰从马非卒宜乘 成祖曰人与马孰贵吾岂贵马贱人乎为彼为吾尽力而伤乃弃不恤岂为民父母之道哉闻者莫不感泣乃进攻东阿东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将詹璟薛鹏等 成祖下令诸将士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孟子传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与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乡邹县孟子之乡将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诛不宥师至沛县知县颜环知势不敌遣县丞胡先诣徐州告急预送其子有?出走令还告其父母云子职弗能尽矣因赋诗书公署壁间以见志夜二鼓师至东门守将王显以城降师遂入环衣冠南向再拜恸哭曰臣无以报国乃自经死其子不忍去复还自刎以从亡何将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至皆死之胡先还收颜环父子尸葬之城南沛县既破师遂向徐淮游兵至济阳执教谕王省省从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学宫召诸生相与恸哭以头触柱而死

二月 成祖因久不闻南师动静遣胡骑指挥款台帅十二骑前覘敌至邹县遇南师转饷卒三千人款台即鸣锣驰入其阵大呼曰大军?至不降死转饷卒大惊溃擒其千户二人归 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骑破敌三千人为壮士命左右录其功 成祖?出师皆以诸路城未下故师不得南进至是有中官密报朝廷事情请 成祖勿攻城垣径捣金陵金陵事定诸城守无能为也 成祖从之时师驻徐州守将闭城不出 成祖欲驱兵南进诸将曰士卒多出取粮今拔营去倘后至者城中出兵掩袭奈何 成祖曰无虑虽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余骑演武亭令数骑往来城下诱之城中兵不出乃嫚骂焚其庐舍徐发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复如之城中不胜愤怒开门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骑按辔徐行既渡河炮举伏发 成祖亲率劲骑驰口门断其归路腹背夹击之城中兵大溃争渡桥坏溺死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余皆奔入城后有单骑往来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师南行将至闵子乡遣使祭徐王坟 成祖下令戒诸将曰此予外祖坟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侵扰违者不宥召王诸亲族赐钞慰遣之

三月师趋宿州 成祖谓诸将曰敌缀我后当备之乃晋都指挥金铭将游骑百人哨其后戒之曰敌至见尔孤军必追袭尔列队徐行彼疑尔为诱必不敢进吾令都指挥冀英先以数骑伏河南覘尔渡河如敌来追即举炮敌疑有伏犹豫未决之顷尔师可渡矣铭往来遇敌兵万余徐行临河敌众来追冀英连举炮敌即敛退铭遂得渡河与 成

祖会宿州乃进师蒙城涡河等处谍报平安领马步兵四万来 成祖曰此滨河多林木彼必疑有??大淝河地平少树彼不疑可伏兵遂亲率骑二万持三日粮至淝河按伏敕诸军皆束炬相属于道戒之曰俟与敌战则举火一炬举余炬皆应敌见举炬火多必惊溃矣按兵数日敌不至诸将以粮尽请班师俟后举 成祖不从曰彼远来锐意求战肯委之而去邪但一败其前锋彼自夺气姑按甲待之至则有必擒之势时迫暮令胡骑指挥歙台以数骑往哨夜四鼓歙台还报敌营距师四十里旦必至成祖乃令王?刘江各将百骑往逆之戒以缘路按伏遇敌诱入伏与战又令王?束草寘囊中如束帛状载马上敌来追掷于地使敌往取乱之?等果与平安军遇相接战敌追至掷囊草饵之敌众以为弃物竞取之行伍稍乱又入伏内伏发敌众还走 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骑走北岸

成祖以数十骑当之平安裨将火耳灰者故燕胡骑指挥素骁悍被召入京师遂隶平安麾下至是力战持稍直犯 成祖相距十步许 成祖令胡骑指挥童信射其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儿亦勇见火耳灰者被擒持稍突阵来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数骑走 成祖率兵追之斩首数千级生擒骁将林帖木儿等余降者皆纵遣之诸将入贺为谢曰臣等自今不复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机会罪安逃乎成祖曰事机遇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愆此而遂隐默安危所系与卿等同之也是日释火耳灰者令入宿卫诸将以为言不听 成祖遂以师向临淮谕将士曰我师利在速战敌驻宿州为持久计若断其粮饷彼不攻自溃矣乃遣谭清帅兵至徐州击转饷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烧其饷舟甚众清还敌众围之 成祖见清旗帜亟驰往援出仍出入敌阵火耳灰者翼之斩杀敌数十百人敌众披靡敌欲南遁 成祖常以骑兵缀之又遣陈文李远哨淮河击败其守淮兵数千人

四月 成祖令陈文?桥渡师南师至 成祖亲率骑兵与战陈文败没南师夺桥布阵河北 成祖与张武等合势击败之斩首二万余级溺死者尤众生擒其裨将丁良宋彬于是南师军桥南 成祖师军桥北相持数日南师乏粮 成祖留兵守桥率众乘夜东行三十里潜渡河绕出敌后比旦敌始觉大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胜负畧相当明日敌遁去 成祖率师追十里及之敌驻师为营塹以自固诸将以盛夏暑雨蒸湿乏粮饷又战小却多请班师或欲择地休兵俟麦熟观衅而动 成祖不从时惟朱能曰用兵岂必常胜项羽百战百胜竟亡汉高屡战屡败终兴自举义以来克捷多矣岂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当为宗社计整兵前进耳 成祖拊髀曰尔言深合吾意众论犹欲还渡河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诸将乃不敢言谍报南师粮运将至 成祖语诸将曰敌虑我扰必分兵护之乘其兵分势弱击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荣刘江率轻骑截其饷道戒勿与鏖战引渐近即驰来报南师欲移营就粮 成祖以兵缀之昼扰其樵采夜令勇士劫营使不得息亡何朱荣报南师运粮五万且至平安率马步兵六万护之为方阵负粮者居中去其营二十里 成祖遣万人遮敌援兵而伏马步数万于林间戒以俟敌战疲即出击乃亲率众往逆敌悉众来战 成祖以骑兵夹击横贯其阵断敌为二敌大败弃

粮走乘胜追击擒斩几二万人尽获其粮何复以兵来援所遣万人于战稍却伏兵突出奋击 成祖亦还兵蹂其后复大败俘斩无算何复还走其营塞垒门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复见兵败粮乏气大索果下令期旦日闻炮举拔营去就粮于淮明日 成祖亲率众攻其营诸将奋勇先登炮三震敌众误谓已炮举当拔营遂急趋门门塞不得出营中大乱人马相蹂践填壕堑皆满 成祖师生擒将平安陈晖马溥徐?孙成等三十七人监军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余人降者无算悉纵遣之诸将不敢妄杀一人乃遣使送陈晖等还北平

五月师至泗州守将周景初举城降 成祖谒 祖陵泣曰横罹权奸几不免矣幸赖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终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来见悉赐牛酒慰劳遣之师抵淮南师盛庸列马步战舰淮南岸 成祖命诸将舣舟编筏扬旗鼓噪若将渡者敌望见大惧严阵以待 成祖别遣丘福朱能等将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潜以小舟渡师绕出敌后炮举敌大惊愕福等突阵奋击敌众大败弃兵仗走盛庸股栗不能骑其下腋之登舟单舸走师遂渡淮驻南岸尽获其战舰辎重

是日进克盱■〈日台〉 成祖乃会诸将议所向或欲先取凤阳遏其援兵乃以师趋滁和集舟渡江别遣一军西捣庐州出安庆据长江之险或欲以淮阳为根本次取高邮通泰以及?扬得此遂可渡江无后顾之忧 成祖曰凤阳城守固非尽力攻不易下恐震惊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强粮足若攻之不下旷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见非我之利今宜乘胜直趋扬州指仪?两城势单弱兵至可招下既得?扬则淮安凤阳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东取镇江常州遂举蕪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抚池州收安庆则江上孤城岂能独守久则必有内变于此时索取奸臣事穷势迫谁能固匿者然后谒 孝陵朝

天子敷写衷曲以白此心而复 皇考之旧章拔诸王于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与卿等还守旧藩足矣诸将皆顿首称善遂以师趋扬州遣使吴玉招谕守将王礼先是礼闻

成祖师将至议举城降其御史王彬别将崇刚等知礼有异志执礼下之狱及吴玉至礼宗族及千户徐政等聚众出礼于狱遂开门降王礼缚王彬崇刚赴军门见 成祖慰抚之令礼同吴庸率兵前谕下高邮通泰诸郡令集舟备渡江师至高邮适刑部尚书侯泰先运粮至淮安兵败还京

至高邮遂被执京师闻北师渐近益危惧遣侍中许观修撰王叔英募兵广德诸郡入援许观往安庆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赋绝命词自缢死高邮守将王杰等以城降 成祖驻师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为自全计求出守城都城空虚建文君下罪已诏遣使四出征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计缓之建文君问计所出对曰遣人许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长江天堑北军不闲舟楫相与决战于江上胜败未可知建文君从之乃遣庆成郡主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从姊也 成祖见郡主恸哭曰父皇陵土未干我兄弟频见戕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谗臣之言如胶漆不可解至亲虽倾肝鬲如水沃石我今之来岂得已哉言已复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问周



齐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还未复爵齐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胜郡主徐申割地之议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来欲得奸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贵足矣不愿复增但得奸臣之后谒 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祇奉藩辅岂有他望此议盖奸臣欲缓我俟远方兵耳我岂为所欺哉郡主默然辞归 成祖送之出曰为我谢天子吾与上至亲相爱无他意幸不终为奸臣所惑耳更为我语诸弟妹吾几不免赖宗庙神灵得至此相见有日矣郡主还具言之建文君出语方孝孺为问曰今柰何孝孺曰长江可当百万兵江北舡已遣人烧尽北师岂能飞渡哉

六月吴庸等集高邮通泰诸郡舟于瓜洲朝廷大臣多遣使来献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陈宣具舟至江上来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师曰予与若等不得已为救祸计赖天地宗庙之灵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奸臣已亡魂魄然困兽犹鬪不可不虑京师宗庙宫阙所在尔等当明纪律肃部伍但持兵来拒者杀无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军民皆 皇考赤子务在安辑违者以军法从事乃率师渡江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风轻扬长江不波盛庸所驻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惊愕师渐近岸庸等整众以御 成祖麾诸将鼓噪先登以精骑数百冲庸军庸师遂溃追奔数十里斩首数十万级庸单骑遁余将士皆解甲降诸将请径薄京城 成祖曰镇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来非便先下镇江则彼势盖危矣乃令来降海舟悬黄帜往来江中镇江城中望见惊曰海舟皆已降吾将何为其守将童俊遂率众来降 成祖驻师龙潭望钟山愴然下泪曰予往渡江即得入见吾亲比为奸臣所裨不渡此江数年矣今至此吾亲安在瞻望 陵寝是以悲耳诸将闻之皆泣下

建文君闻江上海舟暨镇江皆降甚忧据徘徊殿庭之间召方孝孺问计孝孺即班中执李景隆请诛之曰坏陛下事者此贼也群臣邹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殴景隆几死请亟加诛不听孝孺曰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尽撤城外居民驱民入城城外积木皆令民运入彼无所据其能久驻乎建文君从之尽役军民商贾昼夜撒屋运木盛暑中饥渴劳苦死者相枕籍民惮于运木多自纵火焚其居火连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筑未竟东北复崩民昼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遣李景隆等诣师中仍申割地之议观其虚实以待援兵至内外夹击决一死战万一不利车驾幸蜀收集士马以为后举建文君然其计乃遣李景隆与尚书茹瑺都督王佐诣龙潭入见 成祖曰勤劳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头不能出一语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讲和为请 成祖曰公等欲为说客邪始吾未有举辄加之大罪削为庶人云大义灭亲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混一天下?天子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说何所自出此又奸臣之计也吾今来但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谢罪阙下谒 孝陵归奉北藩永祇臣节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月不敢欺也景隆等归具陈其说且言必欲得罪人

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师言罪人已窜逐于外侯执至来献景隆等趋建文君令诸王与偕既至 成祖见诸王怆然泣下相劳苦诸王俱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诸弟试谓斯言诚伪当否如何果主上意抑奸臣之谋乎诸王皆曰大兄洞见矣诸弟来岂得已哉 成祖曰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它遂赐宴遣归建文君见事急又齐泰黄子澄等皆假窜逐出募兵不任事乃骂曰事自汝辈今乃皆弃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将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扰违者功高必斩

是月己丑师次金川门时谷王守金川望见 成祖至即开门出迎 成祖以师入城中父老夹道迎拜将士入城民按堵秋毫无犯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齐二王遣二千骑驰往卫之周王初不知见兵至惶惧既知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来见 成祖迎之入见相与恸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为再生也言讫哭不止 成祖谕止之与周王并辔至金川门下马登楼 成祖具言被谗罹祸不得已举兵之由与周王相劳苦时朝廷文武群臣俱来诣 成祖朝见建文君左右惟数人欲出迎复叹曰我何面目相见遂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其宫惟挈三子变服出走仓卒复弃三子宫门被执寘师中相传谓 太祖顾命时以小篋封识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难发之及是发视则被剃具及缙衣并僧杨应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为僧后至天顺中年八十余乃自言于广西守臣送之入京云

成祖望见宫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则无及时内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见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余烬以为建文君也还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痴邪吾来欲翼尔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广杨士奇杨荣周是修解缙金幼孜等皆相约死难至是惟是修诣学宫自缢死他皆渝盟户部尚书张紘自经死给事中龚泰黄钺断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杀齐泰黄子澄初假窜逐至苏州约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则可在善则不可善守土臣义与城俱存亡耳齐黄乃去 成祖在师中诸臣言欲诏天下须得方孝孺草诏乃可令召之孝孺持亡国斩衰服哭学宫执之来 成祖曰我以周公辅成王而来今成王死当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辅成王而来成王虽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诘问其离间故指宫中烟焰谓之曰此皆汝辈所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归第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辑将士慰抚京师有一卒取民间履者立命斩之令有司发建文君丧治葬议遣使诏告天下乃出城驻师龙江

论曰 成祖之靖难与 太祖创业其施为次第固自不同 太祖与群雄并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强而帝也当时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谁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内而后以混一之势北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盖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而兴靖难之师四方人心多所观望惟视金陵成败为向背耳若复攻城畧地广土众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后徐议根本之计则稽延岁月师老时变非所谓批虚搯吭之兵也盖其所急在京师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长驱入京师以先为根本根本既定四方岂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后

之不同也乃建文君之失国则以其君之行法不断臣之谋事不当故耳夫国之存亡在任得其将将之成败在驭得其柄今帷幄之筭惟务兵多而不先于择将折冲之寄各求侥幸而不先于合谋盖盛庸受推毂之任而元非御侮之才平安有报国之忠而不当专阃之任则国事之去由李景隆坏之于先而盛庸辈不能振之于后也庸之罪虽视景隆有间而其为败则等耳及师已渡江方孝孺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犹不忍行法是岂御将之权谋国之畧哉至若齐黄身发大难之端而卒逊其难罪浮晁错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国始终一致固无容议然其初误以景隆为文武全才致僨国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犹循循欲行周礼改官职易诸殿廷名迂亦甚矣岂非忠有余而才不足乎

### ○入正大统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众谓焚死 成祖命有司发丧治葬驻师龙江诸王及文武羣臣请 成祖即大位 成祖曰予始遘于难不得已以兵救裋誓除奸恶安宗社庶几周公之勋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绝于天今纘承洪业当择有才德者顾予菲薄岂敢负荷诸王及文武羣臣皆顿首固请曰天生圣人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岂可一日无君况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羣伦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万世之鸿业永有所托天下生民永有所赖不宜固让孤天下望 成祖不许丁卯诸将上表劝进 成祖曰吾与尔等初举义为免祸难耳敢冀富贵邪不听

戊辰诸王暨文武群臣连上表劝进 成祖犹不允曰昔元祚衰微四海鼎沸强弱相噬百姓无主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艰难创造鸿业封建子孙维持万世岂意弃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凶谋屠剪诸王将危社稷予时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枕以终余年一旦以兵见围令人震慑不知所措国中羣臣咸谓 皇考创业艰难陵土未干诸王次第被罪吾辈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彷徨惴惧顾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复见逼形迫势危故不获已艰辛百战幸出一生于万死以为清奸恶匡少主吾之本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绝于天诸王群臣交词劝进夫天位至重吾岂虚为谦让诚念 皇考创业之艰欲推择诸王中才德可奉宗庙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予虽北面永无憾矣诸王群臣顿首固请曰殿下德为圣人位居嫡长当承洪业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辞望 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谦以孤天下之望 成祖犹固辞已为诸王群臣请不已 成祖乃驾出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谒 孝陵邪 成祖大感悟遂谒 孝陵毕歔歔感怆悲不能止犹揽辔欲还营诸王文武群臣备法驾符玺奉迎遂拥 成祖登辇军民父老万众夹道欢呼称万岁

成祖曰诸王群臣既以为奉宗庙宜莫如予宗庙事重予不足称今辞弗获勉徇众志诸王群臣各宜協心辅予不逮遂诣奉天殿即 皇帝位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称贺诏革除建文年号犹称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复周王橚齐王榑各封爵命五



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复诸殿门旧名录用建文中所罢斥诸臣马兴张得李谅盖谅等制皇帝亲亲之宝升燕山诸护卫为金吾羽林等卫俱亲军指挥使司追封故都督徐增寿为武阳侯增寿徐达第三子靖难师起增寿居中效忠勤特至尝事泄建文君闭之内及上至金川门建文君将焚宫左右摔增寿至杀之上特加悼故追封后复加推诚守正武臣进封定国公子孙世袭升丘福朱能郑亨徐忠张辅陈圭孟盖李彬王忠火真陈贤李远郭亮房宽徐理唐云陈旭刘才俱都督同知佥事等官赠张玉谭渊等官爵

甲戌 上下令戒谕群臣丁丑执齐泰黄子澄至并执方孝孺至阙下 上数其离间罪孝孺有指斥语 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虽十族何畏乃断其舌磔于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为一族诛之按诛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及苏州知府姚善侍郎郭任卓敬尚书铁铉陈迪暴昭等俱磔戮于市夷其族连坐死者数千人独孝孺所连及八百四十余人侍中黄观修撰王叔英御史曾凤按察使王良皆自杀余多弃官去下魏国公徐辉祖于狱方文武劝进时独辉祖不屈 上亲召问嘿不应下吏令自招罪操笔惟书其父开国功及券词子孙得免死耳 上大怒然以勋戚故止削爵秩勒归私第驸马都尉梅殷往为建文君帅兵守淮尽心乃事及 上入正大位诸守将皆释兵入覲殷犹拥兵淮上 上令宁国公主以书招之回始罢兵入见 上慰之曰都尉劳苦兵间对曰劳而无功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榼祭告懿文太子迁其主于园陵建文中谥懿文?孝康皇帝升祀太庙至是以礼官议改仍旧号迁其主岁时致祭如常仪

七月朔郊祀天地预告祭 太祖配享释前师中所擒都督陈晖杨文韩观黄中等纵所领将士各还其伍民兵悉放为民佥都御史景清觐知建文君出亡志?兴复乃自诣上上厚遇之清恒藏利剑衣衽中谋行刺一日钦天监奏有星色赤犯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新绯衣入朝候 上出殿门清奋跃前犯驾 上惊命左右执之得所藏利剑清知谋不遂奋跃嫚骂 上大怒命先抉其齿?抉且骂余?口血直前喷及御衣乃剥其皮实以草械系长安门而磔其骨肉 上夜梦见被清伏剑逐逼晨过系尸所忽索自断清尸前二三步如欲犯驾状乃藏之库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连及甚众延于邻境云都御史陈瑛请更罪建文中用事诸臣 上曰朕初举义不过诛奸臣齐黄数辈耳其后二十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与二十九人之数者彼食其禄自尽其心耳遂悉置不问

九月封赏奉天靖难诸功臣封丘福淇国公岁食禄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国公岁食禄二千二百石张玉子辅新城侯后进封英国公郑亨武安侯火?同安侯顾成镇远侯王聪武城侯并岁食禄一千五百石陈圭泰宁侯孟善保定侯郭亮城安侯并食禄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张信隆平侯李远安平侯并食禄一千石徐祥兴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浚新城伯唐云新昌伯孙岩应城伯赵彝忻城伯陈旭云阳伯谭渊子谭忠新宁伯后续封李彬丰城侯陈懋宁阳侯王通武义伯王友靖远伯陈贤荣昌伯张兴安

乡伯陈志遂安伯并食禄一千石俱令子孙世袭房宽房胜刘才茹瑄王佐陈瑄俱封伯子孙袭指挥使等官余将士各升赏有差始开内阁命解缙等七人居阁中典机密备顾问癸未永乐元年诏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设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丙戌四年闰七月群臣议营建北京以备巡幸从之

己丑七年二月车驾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监国五月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以将葬仁孝皇后也其后 上尝巡幸北京每令蹇义黄淮金忠杨士奇等辅太子监国上出塞亲征北虏则令夏原吉等辅皇太孙居守北京

癸巳十一年始建北京宫殿庚子十八年宫殿成十九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贺云

论曰我 成祖之兴虽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文君无大过然仁柔无断事每牵于弥文 太祖百战以成一统之业群雄虽剪反侧未安岂宜以荡荡之德临之哉非 成祖之圣神文武兼创守而靖华夷则不有外变必有内衅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内得相安于无事者则 太祖开创之功 成祖戡定之畧并垂于不朽云至削夺宗藩一事非尽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断遂听人所为迨衅孽既成形迫势蹙则所谓骑虎之势不得下耳国初有言杀运尚当三十年未除岂其数当然邪乃 成祖谓陈瑛曰朕初举义不过诛奸臣齐黄数辈余人多宥而用之彼食其禄自尽其心耳又曰诸臣尽忠于 太祖欲尽忠于建文朕非恶尽忠于建文但恶其导诱建文变乱成法耳观 成祖此言岂深有藏怒宿怨于心哉使当时诸臣工有能将顺救正其间则方孝孺辈或不至受祸若是之惨也惜其不闻有一言之谏而顾有献谗谮如陈瑛辈者岂不可悲怜哉

### ○三犁虏庭

己丑永乐七年 上既幸北京边将奏元遗孽本雅失俚倔强漠北时入寇扰边陲上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帅师北征福等陛辞 上密授以方畧为戒之曰毋失机毋轻犯虏毋为虏所给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

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胘胸河遇虏游兵击败之遂乘胜渡河获虏酋一人福饮劳询之言本雅失里闻大兵将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余里虏实伏兵佯令酋诱致我师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驰擒之时大军尚未集诸将皆曰恐虏遣此人诱我不可信宜为驻师侯诸军至先遣精骑往覘其虚实而后击之庶不堕虏计福不从令所获虏酋为乡导率众径薄虏营与战持二日虏每战辄佯败引去福锐意乘之李远曰将军轻信谍者径渡河悬孤军至此虏故示弱给我深入倘进不利奈何陛辞时圣谕谆切将军忘之乎王聪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听先驰马麾士卒进诸将不得已从之行亡何虏众大至围之福兵众寡不敌为虏骑所蹂遂败远聪率五百骑突虏阵聪战死远及福等俱为虏所执死之全军皆没事闻 上大悼恨以书谕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虏以其久在兵间谓必能任事何意福违弃朕言拒拂众谕不俟大军至以孤军轻薄虏营安平侯等泣谏

不从不得已随之往遂皆陷没虏中损威辱国如此若不殄此虏势益猖獗为边患未已今选将练兵来春朕决亲征国家之事尔当慎重毋忽遂命选为京诸省卫骑兵共十余万各赐钞给行粮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随征

十月诏户部尚书夏原吉议北征粮运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刚车足可输运然道远人力为难朕欲以所运粮沿途筑城贮之量留兵守以候大军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议用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万石踵大军行过十日程筑一城又十日程又筑一城每城斟酌贮粮以候军回 上然之命所筑城曰杀胡城

庚寅八年二月以 皇长孙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辅之车驾遂亲北征儒臣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皆从行

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咸苦不可饮人马皆渴明日营西北二里许有泉涌出甚甘冽军中赖以不困 上取亲尝之赐名神应泉

四月至长清塞地极北夜南望北斗师次阔滦海其水周回千余里五月至干难河元太祖始兴地也本雅失里率众拒战 上麾先锋佯击败之本雅失里弃辎重牛羊等畜遁去

六月班师至静虏镇虏酋阿鲁台复来战 上率精骑冲虏阵大呼夺击阿鲁台败走携其家属远遁时热甚乏水泉军士有饥渴死者遂收兵还营师次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铭于山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锏一扫胡尘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会军士乏食 上令以所储供御粮炒散给之下令军士粮炒多者许借贷还京日倍偿其直军中赖之 上在师中每日暮犹未食大官请御膳

上曰军士未食朕何忍先饱还次开平宴劳将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艰食朕食肉岂能甘味故宁已之七月车驾还至北京十月还京师

辛卯九年十二月虏酋阿鲁台遣使来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上以问左右多请许之黄淮独不可曰此属狼子野心使各?类则易制若并为一则势大难为矣上然其言乃不许壬辰十年虏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杀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马哈木实专任事

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鲁台复遣使内附上言马哈木灭本雅失里之罪请讨之 上乃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马哈木怨阿鲁台遂朝贡不至

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议亲征马哈木命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宁阳侯陈懋丰城侯李彬等分率大军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三月 车驾发北京命皇太孙从行六月至撒里怯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帅众佯战 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者数百人追至土刺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至饮马河阿鲁台遣使来见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赐米百石驴羊各百又别赐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车驾还北京

乙未十三年十月马哈木遣使来贡马谢罪虏使言马哈木欲侯冬袭阿鲁台十二



月 上敕边将严为备御

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还京师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  
北京宫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为京师

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鲁台寇宁夏十一月上以虏叛服不常议将亲征召问兵部尚书方宾言粮饷不足未可兴师乃召问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对曰边粮仅给将士备御不足给大军?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什丧八九况又圣躬少安尚须调护勿烦六师

上不怿令原吉往视开平边饷亡何刑部尚书吴中入对与方宾等同 上益怒即令卫士驰召原吉还未至先藉其家卫士至开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经理边饷曰师行粮食为重稍侯经理有绪即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与吴中俱系内庭狱方宾惧自杀礼部尚书吕震乘间潜宾中原吉等儉邪诬罔 上信之戮方宾尸又欲杀原吉杨荣力救获免

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国公张辅与六卿议北征馈运辅等议分前后运前运随大军行命隆平侯张信尚书李庆侍郎李■〈日上永下〉总督兼车运驴运分遣官各部领部车运三十六人部驴运三十五人后运行稍后俱车运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陈英总督分部二十七人共享驴三十四万车十一万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万有奇运粮三十七万石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 上乃出师次鸡鸣山虏闻之夜遁四月师次龙门云州五月次独石至威虏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

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滦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谕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羊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剪之遂简步骑分五道驰至屈列儿河虏驱其孳畜西奔 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九月 车驾还京师

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谍报阿鲁台将复寇边 上召诸将谓曰朕将先驻师塞外待之出虏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诸将以宁阳侯陈懋为前锋出次宣府九月朔师至沙城虏酋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言阿鲁台为瓦剌虏酋脱欢所败掠其人口孳畜殆尽部落大溃无所属今闻大军至即率余众远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儿等千户等官

十月师次上庄堡陈懋等侦知阿鲁台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追至宿嵬山遇鞑鞑王子也先土千率众来归懋引之入见 上喜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乃封忠勇王赐名金忠其部属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车驾还京师赐降虏金忠诰券厚赏赉之并赐其部属金币牛羊刍米等物

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屡请讨阿鲁台?愿为前锋自効 上乃谕群臣诸将?敕边将整兵以候师期四月 车驾复亲征命陈懋暨金忠为先锋五月过应昌次清水源阿鲁台远遁 上诏谕杨荣金幼孜曰朕夜梦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岂天

属意兹寇乎荣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虏罪班师 上乃遣使往谕虏众六月师进次苔兰纳木儿河弥望皆大漠无一虏骑陈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亦无所遇?粮运不继遂命班师七月还次翠微冈十七日庚寅师至榆木川 上崩杨荣金幼孜暨中官马云孟骥等谕诸将秘不发丧括军中锡?押以敛遣杨荣先驰报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孙奉迎梓宫八月初十日还京师

论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当时不无苦其劳费然迄今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凭陵者则其余威之震后世所藉赖不浅也 成祖在当时岂不知敝中国之力哉亦昔人所谓争先而处强耳尝见汉高帝百战定天下晚年至以数十万之众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问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时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过汉高远哉虽然北虏在当时亦有可乘之间马哈木负篡佯之罪阿鲁台又从而倾之故我师得以摧瓦剌之强及阿鲁台败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来附故我师又得以奏阔滦之捷大抵夷狄仇杀中国之利汉宣帝所以致呼韩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时诸虏酋中惟俺荅最强其为边患最剧然闻其与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间多间隙而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国取事之机会也倘有能如张骞辈使往侦之岂无得其要领者耶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 ● 鸿猷录卷九

高岱

平定交址

开设贵州

征汉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平定交址

高皇帝既集大统诏谕四夷安南国奉表称臣矣永乐初国王陈日焜为其臣黎季犁所弑季犁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叵诈称陈氏嗣绝大?叵陈氏甥求署国事

上不虞其诈许之踰年日焜孙天平间道由云南走愬京师 上遣使责季犁季犁表请天平还国 上遣广西都督黄中吕毅前大理卿薛嵩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还既入境季犁遣陪臣黄晦卿等迎候礼甚恭具牛酒犒师中等遣骑觐之壶浆属路无他也遂进度鸡陵关山路险峻林莽蒙密军行不得成列会天雨季犁乃伏兵山谷中众数万鼓

噪出断桥后骑不得前遂劫天平格杀之嵩亦死中等引还又闻季犁僭称尊号国号大虞 上大怒决意讨之

永乐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大将军印充总兵官云南镇守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率裨将李彬陈旭等二十五人分道进尚书刘儁黄福参赞军务 上幸龙江亲誓师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广西凭祥入沐晟率云南兵由临安府蒙自入先传檄数季犁罪二十谕其境内以立陈氏后意会朱能有疾留龙州 上察占天象谓侍臣曰西师有忧朱能其不免乎亡何朱能卒龙州事闻 上震悼辍朝后枢还自临祭追封东平郡王乃召辅代能将

十月丁未辅入安南境前锋破隘留鸡陵等关贼败走至昌江造浮桥济师驻北江府新福县沐晟亦率云南兵至白鹤遣人与辅会时贼恃宣兆富良诸江为固缘江北岸树栅于多邦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亘九百余里尽发江北诸郡民守之号二百万又缘富良江南岸列置桩取船舰列桩内诸江口俱下杆木以佯舟楫贼东西二都皆列象阵守险欲老我师

十二月己亥晟等以云南兵与辅大军合辅等遂自三带州招市江口造船以进裨将朱荣败贼众于嘉林江沐晟军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辅等率大军营于城北沙滩与晟合势贼新筑土城高峻城外设重濠濠内密置竹签外坎地以陷人马辅下令军中曰贼所恃此城吾辈报国立功在此一举先登者赏不次于是将士踊跃期夜袭城以举火鸣角为号四鼓都督黄中等衔枚舁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云梯附城都指挥蔡福先登诸将士继之火举角鸣贼仓皇矢石不得发皆散走师悉入城贼复巷战列象为阵辅等以画狮蒙马神铙翼而前象皆股悚多中铙箭伤遂退走贼众溃乱杀贼师梁民献祭伯乐等追至伞圆山死者不可胜计辛酉辅等进克东都辅与晟驻师抚谕遣左参将李彬等向西都西都闻之焚宫室仓库遁入海于是宣江洮江等州县皆降辅等督州师进逼胶水贼复遁入黄江闷海等处

五年丁亥春二月辅率诸将追袭之败贼于万劫江普赖山又败之于噜江龙王海口前后斩首四万余级溺水者不可胜计大获其战舰兵仗诸郡邑相继来降辅议留陈旭等备御黄江辅与晟等率诸将用土人莫邃等为向导分道穷追

四月乙亥师过清花府磊江城贼集众来御复邀击破之夹岸披靡而遁暨舟师过海门涇鹄浅时晴久水涸贼弃舟遁我军以舟胶浅不能前俄大雨水涨数尺舟毕渡众喜曰天赞我灭贼也

五月丁卯辅与晟率步骑夹江东西柳升率舟师水陆并进甲戌辅等至茶龙柳升等舟师亦至又败贼获船三百艘贼遁走辅等乘胜追之又败之于奇罗海口贼屡败困众遂溃乙亥柳升所领永定卫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犁黄中等诸将士各擒获季犁男黎澄黎沧弟黎季貔等父子兄弟并党与数十人皆缚献军门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户三百一十二万时永乐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



先是辅奏安南本中国地今陈氏子孙已诛尽无可继其国中耆老民庶俱请为郡县中如国制 诏候擒黎贼父子处之至是捷闻乃置交址都指挥布政按察三司暨郡县等官以都督佥事吕毅黄中掌都指挥使司事尚书黄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张显宗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凉山新平义安顺化新华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统诸县又置十二卫二千户所俱遴选文武诸臣守之张辅等班师进封辅英国公晟黔国公并食禄三千石子孙世袭李彬陈旭各增禄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进爵给赏赉有差明年交址蛮寇简定等作乱命黔国公沐晟率云南贵州四川兵讨平之未几交址复叛仍命张辅沐晟陈旭等讨之大败贼众召辅还辅奏留陈旭等讨余寇师久未定

至九年辛卯正月复命张辅帅师往交址会晟等讨平之后交址屡叛连年用兵又中官马骥索贿激变黎利遂佯命累讨之不服前后杀尚书陈洽等总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诸守臣甚众惟黄福居交南久召还复以乱故遣往前后二十余年大?交人所信服亦屡遭乱危甚

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继柳升镇交址通见升败死诸郡邑多陷没大惧集诸将士议城不可守乃弃交址引还至京师宥死夺爵黎利复围谅江府知府刘子辅与镇将倡义率众死守数月城竟陷死之于是交址郡县尽没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国王三世孙陈暲表乞立嗣陈氏后 上集诸大臣议之张辅等议交南不可弃谓表出黎利 太宗经畧数年得此土今弃之无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决顾问杨士奇士奇曰求立陈氏后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县其地况二十年间兵民困于交址极矣今陈氏既有后封而嗣之何谓无名杨荣亦曰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无益国家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更发兵不可 上曰尔两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亦闻之乃出暲表示郡臣谕罢兵意遣工部侍郎罗汝敬等赍诏册封陈暲为安南国王罢征安南兵

论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战之胜以复汉唐故境耳不虞其数反复连兵之久也虽其后屡叛而屡讨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无益军国之需弃之非撤藩篱之险又何必捐吾中国之赤子而疲于奔命哉当时北弃大宁而南辟交址误甚矣 宣宗之弃之宜也纵 宣宗不弃岂能至今存邪 祖训曰东南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虏吾之世讎境壤连接后世不可一日忘备三复圣谟我 太祖之神谋远虑为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 ○开设贵州

贵州古罗施鬼国自蜀汉夷酋有火济者从诸葛亮征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历唐宋皆以归顺不失爵土 国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霁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 高皇帝仍授霁翠宣慰使钦宣慰同知各领所部居水西为贵州宣慰使司隶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暨镇远等府隶湖广普安镇宁等州隶云南霁翠死妻奢香代立宋钦死妻刘氏代立刘氏多智术时马烨以都督镇守其地政尚威严欲尽灭诸

罗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夷?兵端诸罗夷果愤怒欲反刘氏闻止之?走愬京师 上召问令入宫见 高皇后复令折简招奢香至询故 上曰汝诚苦马都督吾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愿世世戢罗夷令不敢为乱 上曰此汝常职何云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 上许之谓 高皇后曰吾知马焯忠洁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焯数其罪斩之遣奢香等归诸罗夷大感服?除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达蜀今安氏即霫翠后也至永乐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争砂坑故日寻以兵 成祖遣行人蒋廷瓚往勘之琛从廷瓚入见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当归之又数宗鼎罪状 上曰思南旧归伪夏时汝何不取以自属乃今言邪且罪恶在彼汝何与焉亟归守尔土靖尔封畧慎勿构衅启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归与宗鼎仇杀如故屡禁之不能止

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数人潜入二境执琛宗鼎去二酋既就执城中犹寂无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谕诸夷曰 朝廷以二凶日构杀荼苦百姓故特遣使执问状首恶既擒余一无所问敢哗者族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师俱斩之乃命兵部尚书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遗孽复踵为乱其易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易置诸官僚遂缘此设贵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贵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州金筑安抚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龙里都匀毕节安庄清平平坝安南赤水永宁兴隆十五卫普市千户所皆属焉改工部侍郎蒋廷瓚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谙夷情也

论曰高宗克鬼 方疑即其地可谓难矣汉以下未有能郡县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贵不达汉惟不能有贵故自巴蜀道邛笮达牂牁纡历险远卒不能令黔中被声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诏盖有以也吾 太祖抚有滇南贵州诸夷旋亦服属暨 成祖复郡县其地任土作贡服徭役与诸甸服同其大一统之盛远过三代何汉唐足云乎马焯镇贵州功文献无征独贵人往往能谈其事今会城暨帅府厅事犹所建立其甃甃栋宇之壮固类非后人之所能及要不失为任事之臣其政刑过严岂亦乱国用重典乎高帝斩之诚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执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传其渊谋睿筭为鬼神所不能测后世小小举措不免张皇漏泄因以败事者视此为何如也大抵夷性嗾怨而恋主负悍而喜杀乐纵肆而惮文法驭之在威信素孚简静不扰耳又曰贵州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岂其先世尝有大功德于诸蛮邪不然何历千余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 ○征汉庶人

汉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谲颇材武自负靖难师起常从征有功 成祖战白沟时为南师所扼战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尽剑锋折不可用高煦适转鬪至 上抚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战世子久疾事成当以汝为东宫吾儿勉之高煦力战破南师暨

上登极 仁宗正位储宫高煦封汉王不能无望 上尝命东宫及高煦赵王皇太孙同谒 孝陵东宫体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失跌后人知警皇太孙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色变太孙即 宣宗也 东宫性仁厚高煦英武颇类 上上每北征令从左右 尝与丘福解缙诸亲臣微语及储宫事缙曰好圣孙大臣亦多谓东宫守成令主 上意颇释一日 上及 后御便殿东宫妃张氏亲执庖爨上御膳恭谨 上大喜曰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自此无易储意然高煦时媒蘖东宫事以闻尝潜解缙泄 上往欲易储语缙坐贬交址又潜之逮系死狱中 上多巡幸北京东宫监国常危不自安 上时令人伺察之 东宫每事详慎赖蹇义夏原吉黄淮杨士奇诸臣调护遂无他高煦初封国云南以远辞改封青州又辞及从上在北京恳辞还京师所为多不法 上黜其长史等官窜交址高煦益怀望私募勇士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卫卒掠内外居民支解人投之江中擅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又僭用乘舆物东宫不敢制 上颇闻之还京师问蹇义义辞不知又问杨士奇对曰汉王两遣之国皆辞不行今知 朝廷将徙都北京自欲留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善保全之耳又数日 上复廉得其私造兵器阴养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战等事大怒召至面诘之递其衣冠繫西华门 东宫恳救得免 上曰此所为将来必不靖削其两护卫居之山东乐安州曰此去北京甚近如乱可朝发而夕擒也高煦至乐安益愤怨怀不轨成祖崩 仁宗即位犹秘不发 仁宗崩宣宗时监国南京 太后驰诏召至京师即位 八月高煦遂决计反招集亡命以护卫指挥王斌等为伪都督乐安州知州朱恒等为伪兵部尚书等官移檄远近以讨辅臣夏原吉等为辞中外恟惧密遣人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缚其人白 上上夜召诸辅臣入议原吉免冠谢曰臣无状激变亲藩罪当死 上曰是何言哉彼借为兵端耳方与卿等议之计将安出杨荣首劝 上亲征 上有难色顾问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鉴也臣昨见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临事可知且兵贵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杨荣言是 上意遂决命郑襄二王同监国即告 庙率诸军启行以阳武侯薛禄为前锋昼夜兼程进不数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车驾猝至城中震骇群党不战自溃初兵至城下有登城詈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执高煦械系归京师赐死盖自出师及凯旋不逾月云 上将至京师尚书陈山迎谒奏宜乘胜移师向彰德袭执赵王 上召问杨荣蹇义夏原吉三人皆请从山言荣请先遣使诘赵王与高煦连谋状而六师奄至擒之 上乃命荣传旨令杨士奇草制士奇不可曰事须有实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为辞荣曰汝可沮国之大事乎令锦衣卫责汉府人状云与赵王连谋即事因也何患无辞士奇曰锦衣卫责状何以服人心因谓荣义原吉曰 太祖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亲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当厚待之庶几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时惟杨溥意与士奇合二人欲入见门者不纳惟义入以士奇语白 上上不怿然亦不复言移兵矣遂还京中道时自言曰失此机会后日悔将何及至京后欲行 皇太后必见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奇言



召谓之曰使我不失恩礼于赵叔者卿之力也时言者犹喋喋或请削赵护卫居之京师上皆不听高煦既??大法乃遣驸马都尉袁容都御史刘观以 玺书告赵王?封示群臣所上章谕慰之赵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献护卫上表谢而言者亦息

论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时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盖鉴前事之失而得处置之宜也靖难师起李景隆盛庸以百万之众而屡衄者岂其势之不敌哉人怀观望之心而士无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决计亲征而命将出师人将惩往辙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听言能断岂建文君所能办邪虽然天所兴废人将谓之何也至于保全赵藩不失亲亲之礼虽自士奇之见而 宣宗之从谏不爽岂易得哉

### ○麓川之役

国初麓川酋思伦发内附授麓川宣慰其后不知以何失官改孟养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统初宣慰使刁宾玉弱不能辑诸夷思伦后裔部酋思任遂拥众麓川叛畧取孟养地刁宾玉奔永昌死无嗣思任益横屠腾冲据潞江仍自称曰法法夷王号也中国讹称?思任发云

正统四年春事闻 上遣刑部主事杨宁往谕之不服乃命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师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将缅甸断江守师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时刁宾玉尝遣诣晟晟儿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谕之降思任佯许诺故晟无渡江意缅甸数挑战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许政不胜愤夜独率其麾下渡击缅甸走之破贼栅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贼重地少选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还曰汝急归吾死分也遂策马突阵死一军皆没晟闻败适暮春瘴发遂焚江上积聚仓卒奔还永昌云南藩臬以事闻 上遣使者责状晟知不免遣人语使者曰吾主将失律丧师罪当死遂饮药至楚雄发病卒

时廷议多谓麓川远夷往发兵?费不貲宜置勿问然王振方幸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请大发兵讨之 上乃遣兵部尚书王骥提督戎务大监曹吉祥监军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京戎湖广广西川贵兵共一十二万往征之骥荐廷臣侯璉杨宁蒋琳等为参谋陛辞上赐骥贵等金兜鍪细铠弓矢鳞衣以行时侍读刘球上疏言麓川荒远小夷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重而北虏脱欢也先辈侵扰边境请罢麓川兵专备西北不报盖振主之也师至云南贼方攻大侯州急骥遣兵败之遂至金齿分兵三道径抵上江夹攻三日不下会大风骥命纵火焚栅因督兵乘之斩首数万级贼败走保险骥等益麾兵入破连环七砦于沙木笼山又破象阵于马鞍山之阴贼死者十余万思任走缅甸师还复出为寇骥等仍督军往征之思任复走缅甸割思任所畧孟养地界缅甸购思任缅甸斩思任首送骥所骥兵还奏设陇川宣抚司以缅甸宣尉子银起莽为宣抚守孟养地论功封王骥为靖远伯进封蒋贵定西侯余各升赉有差以死事功赠方政威远伯谥忠毅追封沐

晟定远王谥忠敬潞江败由晟 朝廷以晟元勋后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殒故得赠谥云未几思任子思机复据孟養地为乱 朝廷仍命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官张軫田礼为副率土汉兵一十三万讨之

十月师抵金沙江贼栅西岸以拒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胜进至孟養贼敛众据险为寨我师皆攻拔之斩获无算贵州都指挥使洛宣九谿卫指挥使翟亨皆战死思机竟失所在骥等谓或死于乱兵也王师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酋皆震怖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为天威也骥还兵夷众复拥思任少子思禄为乱攻银起莽败之复据孟養地骥等虑师老度贼终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以酋目得部勒诸夷居孟養如故复与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以捷闻 诏增骥禄一百石通前食禄一千六百石赐铁券子孙世袭伯爵时正统十三年也思禄虽无官然豪僭甚后成化中镇云南中官钱能贪其珍异过假借之益纵横寻 朝廷给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废官误槩给思禄遂诬诸夷谓 朝廷已复其官会参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禄兵科轻率寡谋思禄以羸兵数千应猛密来御之科大败思禄兵为所歼思禄大怒遂违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抚臣劾科科以计免思禄乃奏乞复宣慰官 朝廷不许思禄据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问焉

论曰麓川之役所谓轻病而重疗也夫遐僻小夷称乱戕杀纵欲问罪付之晟自处足辨矣乃至廷议遣将节制不专而致潞江之败暨败则晟为罪魁释不问足矣而追封王爵何为哉虽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举措何大谬邪王骥倾国家之力集数镇之兵而先后十年之久卒不能歼殄渠魁竟从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向使如刘球言移此力经畧西北巳巳之变必有以御之者穷疥癬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呜呼王振之专固末如之何巳骥称一代名臣而亦恬然为之不顾报国当如是哉

### ○平福建寇

邓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邓云豪侠为众所推正统间杀人亡命入闽至宁化县依豪民陈正景易今名茂七聚众为墟集会常数百人有司立茂七为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渐恣横颐指杀人寻为雒家所讐县官捕之拒捕与正景率党劫上杭从者日众回攻汀州为推官王得仁所败三战得仁擒正景送京师斩之

正统十三年茂七率其党据衫关劫商旅遂攻光泽县大掠顺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顺昌据之贼去邵武官民始复入城顺昌官民亦入保邵武于是尤溪炉主蒋福成乘乱因炉丁号集居民村落贫人及亡赖悉归之旬日有众万余遂袭尤溪据之与茂七声援相闻将劫沙县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诸使至延平遣同知邓洪等帅兵二千往沙县剿之福成茂七遂与合拒官军皆没焉丁宣乃遣使招谕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咲曰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

窥焉杀赍书使者据贡川及玉台馆缔置里?甲役遂据沙县势亦猖獗御史张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挥张某刘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双溪口道隘贼惟二十余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过将尽都指挥后殿至贼伏猝起举排栅塞道前驱不可返从兵不数十人贼遂杀都指挥并其从兵长驱兵觉还御之无及贼登山拥众喊声作官军大溃御史上其事请兵讨贼 上遣使招谕之乃召都御史张楷至面谕以闽贼猖獗状令偕都督刘得新陈荣往讨之

楷等以正统十三年九月出师至南畿分遣刘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会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闽使还请益兵 朝廷屡降玺书令相机持重毋堕贼计会处州贼叶宗留起掠铅山等处遮道浙江守臣请楷驻师讨之楷分兵会浙江兵剿处贼宗留中流矢死余贼奔入山而茂七等势益张顺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军撻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广信先揭榜驰往招抚之时处贼见官兵趋闽急复出掠楷命指挥戴礼率兵驱贼都督陈荣谓楷曰受 朝命讨贼今延平事急而铅山不通大军密迹二贼并炽而我辈逗遛不进遣一部将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荣率戴礼等往军无纪律猝遇贼战败荣礼皆死焉楷闻败益兵进寻得报刘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闻邓茂七有众数万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进会刘得新已取道趋建宁 朝廷闻败报踵至复遣尚书金濂宁阳侯陈懋保定伯梁?平江伯陈豫等率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处大军讨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监军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余贼至太平驿副使邵宏誉等率兵与贼战射杀百余人军士亡者亦倍之以捷闻刘得新等率兵至建阳与贼战杀贼千五百余人先是贼于近城五里许断桥?守道阻不通及刘得新败贼楷等乃遣使招谕贼徒黄琴等三十余人令复业禁居民不许复私讎至是建阳路始通 玺书又屡至戒谕详切沙县贼首张由孙至延平自首复业又引从贼罗汝先等诣楷请降愿杀贼赎罪且云贼自曩败后皆据山险自卫必欲取之吾为公从中说令攻城公悉大军攻之吾为内应可擒许之先贼首刘宗罗海郎七等俱茂七伪将掠财聚陈山寨黄琴等计擒之诣军门械送京师楷遂益兵趋延平遇贼攻城遂击杀贼千余人贼众稍却茂七等复移兵寇建宁守臣张英与贼战死之于是楷等还趣建宁金濂等大军亦至贼遂退寻报贼复下山攻延平张由孙罗汝先诱之出也刘得新等率兵驻延平城北预于溪北伏兵置火器贼拥众溪南岸乘浮桥渡火器齐发杀贼数百人众大溃官兵乘胜追杀擒数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斩其首贼遂大奔得贼船百余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从贼首若干人驰露布以捷闻

时正统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顺昌等处??尉抚居民余贼或复拥茂七兄子邓伯孙聚后洋或散走各分据山砦平江伯陈豫等分道捕之

三月指挥王钺捕贼于高阳里获贼妇廖氏伪号女将军廖氏瓯宁人被掳至邓伯孙所妖淫善幻最骁捷兵败归母家获之诸将各先后捕获从贼首数多俱槛送邵武大军至邵武皆斩之 玺书至褒谕诸将以降贼黄琴为主簿罗汝先为县丞赏其诱贼功也余侯班师论功令陈懋等留剿闽贼未尽者张楷还师讨处州贼先是有贼将张留孙



者极骁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从邓伯孙千户龚遂容乃伪为贻留孙书许其自新令立功赎罪若素有约者佯使谍误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党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大军遂执邓伯孙械送京师斩之诸山砦贼拥众保险者诸将先后擒斩招抚畧尽张楷遂往讨处贼金濂陈懋等留抚处八闽悉平乃班师

论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乱八闽岂其势果难制哉闽中武备久弛兵纪不严将权不重既不能慎萌蘖而扑之于始发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闽地远自朝廷遣将事权多中制张楷辈勉効驰驱而师老寇玩虽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出值寇势已衰扑灭余烬未可言功也又往师出率用中官为监军闻多作威福攘将士功于戎务何赖焉是役也幸其诛茂七犹在己巳二月中曩使更数月未捷则 朝廷有土木之难不暇南顾矣不将有尉佗之忧邪然岂非天幸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十

高岱

平处州寇

己巳虏变

南内复辟

石亨之变

○平处州寇

处州多银坑民亡赖者并缘?奸利正统十二年春二月庆元人叶宗留聚众盗掘少阳坑数月计所获微甚弃去九月率众之云和遍掘诸坑场无所得还庆元居数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给用谓其徒曰与其取于山劳而无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也众从之时已数百人遂掠政和县及村落还庆元号召得千余人遣招龙泉良葛山人叶七?教师训练其徒武艺由浦城劫建阳所过焚掠民从之者益众遂掠建宁官民皆逃匿分众截路于车盘岭铅山惴恐行旅断绝时福建邵武贼邓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张楷帅兵往讨邓贼至广信以叶寇道梗留不敢进福建遣使促楷师浙江藩臬诸司请楷便宜移兵击叶寇江西御史韩雍等亦言叶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道梗皆国家事岂可坐视民罹荼毒楷不知所从有指挥戴礼愿往剿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

十三年十一月贼至黄栢铺戴礼兵击之死伤相半宗留衣绯率众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宗留也贼退奔入山复拥叶希八等?渠魁刦车盘岭悉众驻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陈荣帅兵二千往并戴礼军至十三都贼悉众出战官兵大败荣礼皆死之楷等以

福建寇势迫取道径往福建讨邓寇贼尽掠取器伏回劫浦城焚其县治民居过龙泉从者至数万入据云和山中丽水杨希鲍村陶得二各率众数千人归之居数月贼谓其党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尽掠府城乃结寨驻鲍村取货于义乌掠人于松阳官军虽众不能越冯公岭而相迫矣众从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从温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挥沈麟参议耿定佥事王晟帅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处州婴城自守月余贼纵掠益甚诸守臣复遣使诣省告急御史盛琦黄英先后以闻 朝廷命总兵官徐恭帅兵二千驰至处州亦城守不敢出复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张楷时有制下张楷令福建贼稍平以余党付金濂楷还师讨处寇楷未至处城中乏粮饷诸将日对泣

五月贼攻城急徐恭等出御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败死徐恭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张楷入浙至衢州佥事陶成往迎之泣陈其事楷分兵水陆兼进至兰溪御史黄英林廷举来会请速进兵至金华府令军中制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制糊以纸画兽形可御贼鎗乃兼程进至处州界知府陆锺等来迎至铜山寺驻师贼遣人求抚实覘之也遂给榜示付之去时官兵阵于平地贼众万人出山索战官兵分三阵贼攻中军楷等令回达马军射之死者三百余人左右合击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为竹笆所制盖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获贼败溃是日斩首六百余级生擒百余人器仗称是乃以捷闻千户沈俊谓其部下多丽水鲍村人父子兄弟陷贼中者众有何受等二人自言于阵前见其亲属今欲招抚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领楷促之令赍榜入山反复譬晓词亦过狗楷至以老母百口与誓贼乃先令陶得二出见楷优加赏赉令归山中同贼首叶仁八杨希陶秉伦并其党十余人来见楷纳其降给帖令复业始知前黄栢铺绯衣中流矢死者即叶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贼首余海四陈川十余卞等三百余家出降亦许令复业

六月两得 玺书谕楷相机抚剿之宜楷等奏报贼前后听招复業者九千余家男孀二万余人疏既上贼首陶得二等回山复疑惧拥众如故顾以书招楷入楷亦复书谕之贼在庆元大社者又出掠丽水青田等处未几复得 玺书谕楷等将已降贼令所司抚据广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扰激不听抚者调兵剿灭楷复遣郡邑丞倅等官赍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听招尽焚其砦寨出降余党闻陶得二降悉解散复业所司随在抚谕之楷等乃班师具露布以闻楷还京会 英宗北狩旧经事大臣多陷没主者议楷无功追论都督陈荣等死下楷狱论罪议上以寇平功赎罪得放归

论曰楷初奉命讨闽寇耳处贼道梗以守臣言移师讨之未为不当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兹习坎之难至陈荣死楷不暇顾辄弃去入闽盖几于进退失所据矣及闽寇平还师讨处入境一战乘胜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抚之策使屡遣而不以为渎寇屡叛而不以为嫌指老母百口与之誓而不以为辱国體亦少损哉虽然犹幸楷之来也使邓寇更数月不平楷不得还师入处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台臣藩臬诸司乃惴惴以撓城固守为幸纔一出战即骈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当如是乎呜呼孔子曰才

难不其然哉

○己巳虏变

英宗初立张太后临朝委政杨士奇杨荣杨溥政治清明民间亦厌苦兵革故自宣德以来务休息生养为国朝太平之极盛昔成祖亟称后贤尝曰他日吾家事必赖焉以后故遂不易储云时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严明振不敢肆一日太后召上至张辅杨士奇等皆侍宫人佩刀左右从太后议决一二事少选召振入责之曰汝侍皇帝多不法罪当死上及辅等恳救得免仍命宫人以刀加颈曰再犯不汝贷也每数日必遣问内阁令列所议决事目上以防欺伪故上虽宠任振终太后之世无失政焉太后崩振始专横三杨亦老谢事张辅不敢自持振遂颐指气使诸公卿诸公卿望尘下拜恐后也国事皆自振出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虏寇塞下也先虏黠酋也初元顺帝遁沙漠地名瓦剌其嗣主沙漠在宣宗时者曰普花今所称小王子其后也有酋二人曰和宁王阿鲁台曰顺宁王脱欢皆虏宗室也先即脱欢子阿鲁台脱欢死也先并有二人部落最强号太师虏主普花忌之异处不多相见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统初也先尝遣人进马朝廷赏赉金帛厚久渐桀骜不恭所司或约减赏物通事辈又利其贿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举入寇城堡多陷边臣日告急遣驸马都尉井源等率师御之既行王振请上亲征令张辅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监国遂以十七日驾行时事出仓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举朝震惊诸司连疏恳留之不允诸大臣畏振无敢阻振与诸近侍及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从官军私属约五十万人出居庸关抵宣府连日风雨天色惨黯又以行迫故人无素备众心疑沮群下籍籍多谓行不利者未十日军中已绝粮井源等报败踵至诸臣又上疏请班师振益怒俱令畧阵人心愈愤怒无不切齿有谋欲击杀振遮驾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虏亦开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云如伞压营上雷雨大作振亦恶之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进状振始惧下令班师

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虏追及遣朱勇帅三万骑还御之败没无一人返是日驾至土木驿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议入保怀来城振辎重数百辆未至留待之遂驻土木地无水又当虏冲十四日欲行虏已逼不敢动士束手饥渴

十五日虏使持书来议和令曹鼐草敕许之遣二人偕虏使去遂移营甫踰堑众乱无复行伍争奔逸势不能止虏以劲骑蹂阵入奋长刀击我师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籍死尸蔽塞川野诸宦竖宿卫士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遂下马据地坐一虏索衣甲不与欲加害旁一虏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弟赛刊王察其言异驰白也先遣曾使中国二人视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拥之去众欲加害知院伯颜帖木儿力言受中国恩厚当报中国来迎送还之也先从其言遂奉居伯颜帖木儿营获我辎重惟取金银珠玉绮币诸贵细物举之数日不尽文武军士脱免者裸跣踰



山谷连日饥渴始至关师死伤过半然虏众实二万人耳

十六日 上在虏营遣人持手书示怀来守臣言被留状且索金帛城闭不可入缒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从西长安门入报十七日百官集阙下颇闻败报私告语惊惧出朝见败卒褻创累累至讯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赍重宝文绮载以八骑诣虏请还 车驾皇后钱氏尽括宫中物佐之

十八日 皇太后诏百官入议命郕王权国事于午门南面见百官启事立 皇子讳? 皇太子诏告天下数日内外汹汹兵部侍郎于谦等请治王振罪 王谕百官徐处之谦等执奏振倾危社稷罪恶滔天不即典刑灭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声撤中外王起入内使将阖门众拥谦等随入有 令旨籍没振遣指挥马顺往众曰顺振党也宜遣都御史陈镒时太监金英传旨令百官退众欲摔毆英英脱身入马顺从傍劝沮辞色稍遽给事中王竑摔顺头众争毆之或就脱顺鞵捶击躡踏立毙众又索振党内使毛玉等二人英摔令出亦击杀之曳三尸陈东安门军士犹争击不已少顷执振侄锦衣卫指挥王山反接跪于廷众唾骂之百官既毆杀顺皆恟惧不自安于谦启 王降令皆奖谕百官归莅事马顺罪应死勿论众拜谢出是日事起仓卒赖谦镇定谦排众翼 王入袍袖为裂众论壮之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门左受朝渐有即为之议矣陈镒奉 令旨籍振并其党彭得清陈宦等家振第宅数处壮丽拟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逮玉盘径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银十余库马万余匹皆没官鬻于市族属无少长皆斩振暨山弟林等皆从 驾死于虏

二十二日虏拥 上至大同城门闭 上诏守将郭登曰朕与登有连何相外登传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启校尉袁彬以头触门大呼于是广宁伯刘安等出见献袞服 上以赐伯颜帖木儿及也先弟大通汉王 上曰秋稼未收军士久饥可令刈入城又曰虏欲归我情伪难测?严?备安献酒 上酬酒饮讫虏令括城中官私金银共万余两来迎 驾既括与虏不应

二十三日 上索西?雪梨与虏食讫去过猫儿庄九十海子历苏武庙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营在焉上始入也先营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设宴令妻妾出上寿歌舞为乐仍奉 上居伯颜帖木儿营去也先营十余里伯颜帖木儿与其妻见 上亦如也先礼每二日献羊七日献牛也先七日 献马出猎又以其所获献

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位百官劝进 王再辞让众请遵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即位遥尊 上为太上皇帝明年为景泰元年诏告天下时虏传言欲送 上皇驾还众论汹汹多主和议于谦独排众议曰社稷为重君为轻遣人申戒各边将毋堕虏计

十月虏复拥 上皇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谢曰荷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时郭登练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将士感奋时出奇败虏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虏遂南由紫荆关入拥 上皇薄京城京师戒严时徐有贞以占侯倡南幸议太监金英面叱沮之于谦

力言宋以议和故竟亡国今宜以宋事为鉴专事讨贼复讎臣民但有言和者斩谦与石亨杨洪等治兵亨欲闭九门自守谦曰是示弱也自帅兵营德胜门外通州坝上积粮多谦恐为虏资得久驻奏令军士往取作预支月粮数其坝上积刍奏 上不及待报遣人尽燔之时 上皇驾在虏营谦令各营严兵勿交战不得轻发一矢徐谍知 驾移渐远乃以大将军礮击之虏死炮下以万计虏知有备又城外无所掠乃分掠畿辅诸郡邑遂北还诸将击之石亨大破虏于定州清风店虏恸哭遂拥 上皇仍出紫荆关北去谦选京营兵精锐者立十二团营令工部昼夜除戎器令北直隶山东起倩民夫转运尽掣漕衣?十赴京师备御召募义勇申严军令简易诸边镇将领守臣修葺关隘人心大安虏闻之亦引去内侍喜宁胡种也从在虏中往虏入皆宁为向导多反复 上皇知之遣之南别?书与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缚宁送京师诛之时上皇留虏中久不通问有自虏营脱回者知无恙虏遣使至谲诈不可信亦不报使

明年四月众议遣使问安命学士李实等往实至虏营乃引见 上皇上皇犹在伯颜帖木儿营所居毡毳帐服食饮皆膾酪牛车一乘为移营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铭侍实等见 上皇泣上皇亦泣 上皇问 太后 皇上 皇后俱无恙又问二三大臣 上皇曰曾将有衣物否李实对曰往使至皆不得见天颜故此行但拟通问未将有也实等乃私以所有糗饵常服献 上皇曰此亦细故但与我为大事虏言欲归我卿归报 朝廷善为之倘得归愿为黔首守 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实等因问 上居此亦思旧所享锦衣玉食否又问何以宠玉振至此致亡国 上皇曰此固朕之不明不能烛奸然振未败时无肯言者今日皆归罪于我也实等见也先暨伯颜帖木儿虏言南朝我之世讎今天之气数皇帝入我手不敢慢汝南朝若获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辈无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来迎竟不至何也盖 朝廷绝和议不通使命虏虽拥晋 上皇徒抱空质无所要又冀其来迎久驻牧南土不得北归其下亦厌兵思还故与实等言非妄实等反复譬晓欲奉迎虏谓南朝但遣汝通问何可遽言奉迎汝归白遣大臣迎勿疑也实等遂辞归

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杨善往问 上皇道遇实实告以虏情善至虏境虏遣使迎之因问土木之役南朝将士何以不战乃解甲自溃善曰承平久将卒不习武备况此行原拟扈从非选锐攻战何得不败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揽群策虏所恃惟马中国今以铁制锥檄遍瘞山岭但骑过无不中伤者又新制礮石发可击杀数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马无不立死者今以三十万人习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类甚多惜无用矣虏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虏皆以白其酋既至见也先也先问曩南朝减马价故善言昔使臣少不过三十人今多至三千余人 朝廷皆厚赏宴岂得为薄也先问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从人为奸盗他所遇害中国留之何用善又言减马价以人言入贡者非正使乃减币数又使臣多自克欺隐非 朝廷意也先又问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岂

知善又历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为言天道好生今纵兵杀掠上干天怒反复辩论数千百言皆确中肯綮也先问 上皇回更临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难再易也先问古尧舜事如何善言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于弟正合古尧舜事也先大服伯颜问善欲迎复来何操善言若操贿来迎后人谓汝以贿故归 上皇不?美今无所操迎去方见汝善书之史册后代亦称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为书也伯颜帖木儿谓姑留使臣遣使问南朝 上皇更临御方可归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来迎今既至又不与是失信也遂许归引善见 上皇明日也先设宴饯 上皇于其营善侍也先与妻妾以次起?寿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从太师言坐善曰虽草野不敢失君臣礼也先顾羨曰中国有礼罢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颜帖木儿设宴饯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驾行也先伯颜帖木儿率诸酋送之至野狐岭恸哭而别仍命数酋率五百骑送至京师既别去行数里复有追骑至 上皇失色既至乃虏酋昂克者猎得一獐来献受之乃去 驾入关 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虏所遣送骑左右从至京师入东华门送者犹揭帘视候入大内始就馆公卿迎至城外 景皇帝迎之东华门内 上皇下马相持泣各述逊避意遂居 上皇于南宫朝百官后以谗譖颇间隙杀恩礼岁时不令百官朝见至镕铁锢其门锁云

论曰振一宦者 英宗宠之过遂至蒙尘几亡宗社岂不后世明鉴哉 英宗非游畋逸乐故第误耳其被留虏所尚念军民饥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复国非幸也夫宋徽钦不返而 英宗复辟虽天命有在亦事机不同曩即令 宪宗嗣位则所重在彼势不能绝虏欲不为宋高宗亦难 景帝则兄弟之义与父子殊也此于谦辈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长君故耳 景帝迎复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群议耳虽然英宗之得返则在此也此不急迎复彼将抱空质耳何利而不归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则 景帝虽恩礼有失而继统为正庙号今所宜议复也于谦有定国之功而以冤死悲哉

### ○南内复辟

英宗自虏中归尊为 太上皇居之南宫群小多间之 景皇帝恩礼渐衰薄元日诞辰百官请于南宫朝见不许又以给事中吴江徐正言伐去近墙树以防交通外人仍镕铁锢其门锁 英宗尝止息树下见树伐问故大骇怆然久之初 景皇帝监国时宪宗在储位 景帝即位遂废 宪宗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亡何卒储位遂虚 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视朝中外汹汹时于谦为兵部尚书当国事

岁丁丑正月与群臣屡疏请立东宫盖复 宪宗云群小希富贵遂议纷起有白太后请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发百官再疏请立东宫有 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闻疾不可起矣武清候石亨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遂谋复立 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许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无能为也盍为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真初名理字符玉以已巳议南迁 朝廷鄙薄之后更名有?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会有贞曰



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游畋故为国事耳天下无厌弃心今故 天子置不问乃纷纷外求邪有贞曰南宫知此意否亨軌等曰两日前曾密达之有贞曰俟得审报乃可軌等去

至十六日既暮复会有真曰得报矣计将安出有贞乃升屋览占干象亟下云机在今日不可失遂相与密语人不闻亨軌云虏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贞曰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有辞人无疑者亨軌等然之计定仓皇出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祸归人不归鬼也遂与亨軌等往会曹吉祥王骥杨善陈汝言等收诸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内兵千人宿卫士惊愕不知所为兵既内有贞命仍锁门曰万一内外夹攻事去矣锁讫取钥投水窦中亨軌等亦惟有贞处分莫知所为时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贞曰事当济否有贞曰时至矣勿退率众薄南宫门锢不可启扣之不应俄闻城中隐隐开门声有贞命众取巨木悬之数十人举撞门又令勇士踰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坏门启亨軌等入见 太上皇烛下独出呼亨軌等曰尔等何为众俯伏合辞云请 陛下登位呼兵士举輦至兵士惊惧不能举有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霁星月皎然 上皇顾问有贞等为谁各自陈官职姓名语谆谆不置众挽升导入 大内门者呵止之 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门者不敢御众翼升奉天门武士以为击有贞

英宗叱止之时黼座尚在殿隅众往推之中升座遂鸣钟鼓启诸门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视朝既入见南城暨殿上呼噪声尚不知故有真等号于众曰 太上皇复辟矣趣入贺百官震骇乃就班贺 英宗宣谕之众始定 景皇帝闻钟鼓声问左右知为 太上皇曰兄为之善 英宗既复辟明日临朝谓诸臣曰弟昨日颇食粥无恙 上逮于谦王文陈循萧铤商辂等数十人下诏狱命有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学士升兵部尚书入内阁参预机务未几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石亨封忠国公张輶封太平侯张輶封文安侯杨善封兴济伯余各升賚有差有贞等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议劾王文等并诬于谦俱下诏狱所司勘得金牌符敕见存禁中别无征有贞石亨等言虽无显迹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狱辞王文反复辨谦不语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 上犹豫曰于谦曾有功有贞曰不杀谦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决遂杀兵部尚书于谦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藉其家家人皆谪戍石亨等以迎复功大援党与陈乞谓夺门功冒滥升秩者四千余人

二月朔以 皇太后诰谕废 景帝仍为郕王居西内越数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吴氏复为 宣庙贤妃废 景帝后汪氏复为郕王妃钦天监请革除景泰年号 上曰吾不忍仍书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礼嫔御皆赐死以狗葬惟汪妃以李贤言免亡何出就外东宫保护之令尽括宫中货出以 景帝易储时妃执不从为礼遇东宫厚也复沂王为 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师鬻于市以言伐南宫树故前吏部尚书何文渊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储诏语出其手至是闻讹言大惊遂自缢诏告天下以今年为天顺元年

论曰 英宗归不复辟者无所置 景帝也 景帝不起储位无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谦迎立外藩之说未必有之然复 英宗非其情也彼议惟 宪宗继

统耳此亦不失为正然于 英宗父子之间宜思所以处之当时诸臣请 景帝之立太子亦过矣 景帝不起当请于 英宗 英宗临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宪宗即位已仍称 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顺无容他议者何嗷嗷为哉于谦诸臣非知不及此盖其初主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说知 英宗必憾之矣谦当时不虞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无非社稷计者盖势不得不然 英宗恶得而罪之谦之失在 景帝易储而不以死争之虽然其功奚啻掩过已哉 英宗复辟后励精为治大非正统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变者无亦念其迎复功而宠之过也但追褒王振赐旌忠祠则诚不知其故已

### ○石亨之变

石亨初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万全 英宗土木之变坐不援械系至京也先寇京师贯亨罪令总京兵与于谦等御之初亨欲尽闭九门城守谦曰是示弱也谦自监亨军营于德胜门外屡与虏战时虏奉 英宗驾来薄城谦禁亨等不敢发一矢谍报乘輿稍远乃以襄阳礮击之虏死礮下万计虏知京师有备寻引去亨乃与总兵杨洪孙镗等分击畿辅残虏未退者虏方乘胜诸将莫能摧锋亨至定州清风店与战大败之虏众恟哭自紫荆关遁出虏退亨进封武清侯 景泰间亨虽总兵然惮于谦不敢肆

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视朝储位虚群臣累请立太子不许亨与都督张軹太监曹吉祥等谋复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请制下候十七日出视朝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与軹等以南城之谋叩太常卿许彬彬辞便谋之徐有贞语在 英宗复辟事中 英宗既即位亨与有贞等潜于谦杀之以功进封忠国公乃与太监曹吉祥等表里擅权援其党与皆置要地握兵柄亨侄彪为都督镇大同一日帅千户卢旺彦敬侍文华殿 上问为谁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复功二人居多立请擢二人锦衣指挥使自是求请无虚日为夺门功得官者至四千余人意所不善即排诋黜之又奏罢各处巡抚及提督军务都御史以其抑制诸武臣也由是朝士无不出自曹石之门大臣守正者多引去

上亦察知亨骄恣然念其功颇姑息之亨又欲假公义服人乃荐处士吴与弼与弼应制出竟不拜官谢病归 上欲命岳正入内阁参与机务亨与张軹谓事不自己竟沮之谪远州初石亨等潜杀于谦 太后不尽知故后知之乃为 上言迎立外藩之诬 上乃渐悟谦冤又继谦为兵部尚书者事败获罪没入其赀甚多 上曰于谦为兵部专为久没无余物某未期岁何赂之多如此 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对 上尝屏人谕太学士李贤以亨与曹吉祥等专擅故贤对曰权不可下移惟独断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与贤语及迎复夺门功贤对曰迎驾则可夺门二字岂可传示后世 陛下顺天应人以复大位门何必夺 内府之门岂当夺邪且此事当时亦有邀臣者臣辞不与 上惊问曰何故贤对曰 景皇帝不起群臣自当表请 陛下复位此名正言顺无可疑者何至夺门邪假使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辈固不足惜不审置 陛下于何地此辈皆藉 陛下为富贵耳岂有一毫为社稷之心哉 上乃大悟寢疏之因亨等数入内请见遂勅左顺

门阍者非宣诏勿纳总兵官又与李贤议复诸路巡抚及提督都御史亨见 上稍疏斥乃内怀怨望谋不轨尝往来大同顾紫荆关谓左右曰若塞此关守之据大同京师何由得

至天顺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归私第谓其党卢旺彦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尔等所欲为者众不知所谓皆对曰某等以公之灵得至是过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赵太祖陈桥之变史不称其篡尔能助吾吾官非尔官乎众股栗莫敢对会瞽人童先手出妖书曰惟有石人不动谓天意有在劝亨举事亨乃谓其党曰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为游击将军异日以彪代李文佩镇朔将军印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也遂请以卢旺守里河

三月虏寇延绥 上命亨往御之童先又力劝举事亨曰为此不难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为之未晚也童先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一失不可复得亨不听童先私谓所亲曰此岂可与成大事者去之会石彪事败彪性凶暴阴狡亦善战以亨故进封定远侯亨欲谋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镇守其地 朝廷觉其诈廉得实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诏狱论死词连亨 上犹念亨功置不问罢其兵亨不悛益怨谤逆谋渐露时彗星见日数重??军累月不散亨家人上变告亨谋反逮治之狱未上亨死狱中籍其家没入之其党皆论死

论曰亨所言无不从者独谋使石彪镇大同 英宗乃不许至以台谏言遂廉得其奸诈而佯谋以着此岂非天哉亨之反待彪之镇大同耳 英宗岂亦知大同为利害所关而慎之哉虽然即反无能为也 英宗复辟后宠曹石诚为过当而政犹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亨进者然亦岂至从亨反邪夫以一跋扈之臣西据大同东扼临清遽欲遏天下勤王之师而使京师坐困无是理也故童先促之而亨不从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辨耳然能折逆谋于未萌消大变于始觉以狱吏而代三军之战伐则 英宗之明断岂可诬哉虽然纳约自牖之功余于李贤盖亦深有取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十一

高岱

诛曹吉祥

平两广蛮

平固原寇

开设郟阳



## ○诛曹吉祥

内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统景泰间征麓川暨福建诸寇吉祥皆监督戎务号都统招权纳贿大作威福收召诸蕃将麾下为爪牙腹心 英宗复辟时迎 驾夺门多藉此曹力后俱以功迁秩握禁兵石亨事败为功者多被黜革惟吉祥 以庇不去吉祥恃复辟功益专横弟侄皆据要地侄钦封昭武伯与石亨辈相表里擅权卖官鬻狱黷货 无馘上初念其功多所优假凡有陈乞无不曲法从者后渐不能堪稍稍馘薄之尝与大学士李贤语及贤因奏曰陛下复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当贪天功为已力耳当时亦有要臣者臣不敢与 上骇问故贤对曰使先期谋泄 景皇帝觉推问事由羣小固不足惜不审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晏驾羣臣表请 陛下复辟此自名正言顺又何用夺门为功夺之一字岂足垂训后世且所夺何门也羣小不过为其身富贵为耳岂实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会石亨败 上益疏抑诸称迎复者吉祥遂怨望怀异志令钦纠其党谋不轨

天顺五年七月兵部尚书马昂怀宁伯孙镗奉命帅师赴陝西御虏期初二日陛辞出师钦等遂谋以是日为乱欲乘机杀马昂孙镗等拥兵入大内废 上居南宫立 皇太子为 帝事颇泄恭顺侯吴瑾知其谋时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诣长安门告变传奏入是夜命执曹吉祥于内廷钦等不知也及期钦及弟铉金?睿铎率蕃将伯颜也先等至东长安门门闭不启钦等知事泄遂引兵诣锦衣卫指挥逮杲第适杲出斩之碎其尸杲故吉祥党被恩遇素厚后得任锦衣卫稍禁戢钦钦所最切齿者故先杀之时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闻甲马驰骤声谓征陝师出也既乃大乱百官多亡匿钦遂执大学士李贤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尽忠迎 驾复位今被逮杲谮毁返欲相害因擲杲头示贤曰诚为此人激变非得已也贤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即请命钦曰为我草疏进即令人拘贤亡何又执尚书王翱贤就翱所索纸为草疏同翱自门隙入之少选钦等纵火焚长安门遂杀都御史寇深索尚书马昂不得又欲杀李贤王翱不果贤被刃伤味爽孙镗领兵至围之贤翱得脱走是日大雨镗督兵转战王师渐集吴瑾马昂等皆会大战于东华门外瑾为钦所杀诸将奋击斩铉及金?睿于阵又斩铎钦败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斩首所诛杀男女甚众蕃将伯颜也先缢城下亡走追得斩之李贤等闻首恶既诛恐胁从者众复疏入请下令宣谕胁从者罔治以安反侧之心捷报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门执吉祥鬻于市籍其家以赏将士赠吴瑾梁国公谥忠壮赠寇深少保谥庄愍论功封孙镗怀宁侯马昂王翱李贤并加太子太保余将士赏赉有差

论曰甚哉吉祥钦之愚也党与不十数辈畜众不满千人而上恬下熙朝无可乘之隙欲以此际谋为逆世岂有能济者哉王师捕诛如孤豚腐鼠耳虽然亦幸其谋之泄也假令门启钦辈得入事仓卒起 殿陛间吉祥又为之内应虽天祚 皇明诸凶必就诛殄而于国体不大有堕损哉其得蚤发预为而不大声色梟殄羣逆者谓非天眷佑之不可也乃吴瑾之发奸孙镗之讨贼其功皆大可纪者

## ○平两广蛮

广西浔州之境万山盘亘中有水曰浔江发源柳庆东遶至浔带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乐诸郡县夹江诸山皆砦砦山?截?其最险恶地为大藤峡今易为断藤峡盖有孤藤度峡磴如徒杠今断之故名南截浔水?府江自藤峡至府江约三百余里地惟藤峡最高登藤峡颠数百里皆历历目前车旅之聚散往来可一盼尽也诸蛮以此为隩区藤峡则以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若两臂然峡北岩峒以百计如仙女关九层为极险隩者亦十数?峡以南有牛肠大岫诸村皆缘江立寨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力山之险又倍藤峡又南则为府江周遭盖六百里其中多冥岩隩谷悬磴绝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则陨身数百仞下中产獠人蓝胡候盘四姓为渠魁力山又有獠人善传毒药弩矢中人无不立毙者虽四姓诸獠亦惮之其言语侏离重译始解景泰中獠酋侯大狗等猖乱啸聚万人修仁荔浦力山平乐皆应之攻堕郡县出没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抚?之时 朝廷北有虏警未遑问也天顺中益纵恣发兵捕之诏有捕得大狗者赏千金爵一级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广东高廉雷之境所至残毁两广守臣皆待罪会 宪宗初即位锐意南讨集廷臣议兵部尚书王竑言峡贼?乱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抚??苟安长其桀骜譬诸骄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搥之啼不止为今之计当大发兵讨之窃见浙江参政韩雍智勇过人材兼文武属以讨贼可纾南顾之忧而诸将中推都督赵辅材略可任乃擢雍为佾都御史督戎务辅为征夷将军帅兵讨之右都督和勇为游击太监卢康陈宣为监军户部侍郎薛远督饷御史刘庆汪霖纪功阃外之事一以属雍 制曰将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辄以军法论朕不中制也

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会诸将议皆曰两广残破盗所在屯聚宜分兵扑灭之令游击帅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岭入广东大军由湖广入广西贼在广东者驱之在广西者困之如是乃可灭贼雍曰不然贼已流劫蔓出而所至与战是煽祸也大藤峡贼之巢穴今以全师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东可以应南韶西可以取柳庆北可以断阳峒诸路势如常山之蛇动无不应举无不克腹心既溃诸?之贼假息游魂耳何烦于逐乎舍此不为而分兵四出则贼愈奔突汗漫郡县愈残毁所谓救火而嘘之也未见其济诸将曰诚如公言乃以官军三万人兼程而进

七月至全州会阳峒西延苗贼?梗击灭之斩失律指挥李英等四人将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籍与诸将议曰修仁荔浦藤峡之羽翼也不翦除此藤峡势不孤乃以永顺保靖及两江土兵十六万人分五路进穷追至力山贼大败生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

十一月至浔州延父老问计皆曰大藤天险重?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疠?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长其地不能得其要领贼闻大兵至?备益坚莫若屯兵围之且耕且守可不战自毙雍曰不然山峡辽远纷披错杂六百余瑞安可围也屯兵日久将士懈弛睥睨冲突

岂能为防哉兵法曰宁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士气十倍贼闻丧气递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总兵欧信参将孙麒高端等帅六万八千人为右军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挥白全杨琦张刚王玘等帅九万二千人为左军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参将孙震指挥陈文章等守左江及龙山五屯截其奔路雍与赵辅和勇营高振岭以督诸军雍复令欧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夹攻桂州横石诸?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间道也宜越古眉双髻诸山伏兵林峒扼其东奔诸将听命

十二月朔诸路兵并进夹攻之连破石门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营牛肠大岫等寨贼遁入桂州横石寺塘九层楼据险立栅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开道两军齐登发大箭焚其栅而夏正自林峒来援贼大惊溃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二百余级遂磨?石纪岁月而还土人谓自国初但能御之令无出掠未有窳入巢穴破之者乃斩峡藤断之易名断藤峡分兵捕雷廉高肇诸寇先后平之雍乃上言诸獠之性惮见官府摄以流官终难靖乱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铎以罪在禁而事属暧昧推鞫无因况蛮夷之族不必责以彝伦请复其贓俾领藤峡开设州县仍隶浔州又以各虞巡检俱系流官不谙民情不辨地里往来迁转难以责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升等効有勤劳请量授土巡检官秩或用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为报必能保障一方又请移周冲巡检司于勒马移靖宁巡检司于猷俘移思隆巡检司于碧滩东乡龙山各宜添设又谓别类獠人国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时遣千户李庆招之多肯效顺请即本地开设千户所因其故俗即以李庆为之酋帅统之而以故酋裔为吏目亦可羈縻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经畧抚虞数事奏上 上皆嘉纳之即断藤峡设武靖州以岑铎为知州属浔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师论功擢雍左副都御史开府提督两广戎务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封赵辅武靖伯子孙世袭余各赏赉有差两广遂平

论曰岭南诸蛮有獠獠獠而獠类最多大抵言语侏离服食诡秘岩壑林箐之与居狐狸豺狼之与羣本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致乱之由皆华人奸黠通山者诱之治法在简其约束禁其招诱不失吾信义而已彼潜安窟穴则慎勿苛扰稍肆侵掠必早为扑灭诸蛮非有包藏不轨之谋骋武中原之志亦岂能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抚定或奸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乱则弥缝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贿不敢忤拂使骄恣狂悖之气日肆凭陵至令数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后奏调大兵禽猕卅薙虽获成功所损多矣幸雍材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专纪律严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数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无孑遗功亦可述然举十六万之师暴露数千里之外供需转饷府库耗竭计其斩首将二万级岂无昆冈玉石之惨邪虽然非雍不能辨此也其机要则在斩李英等四人而将士用命盖已得胜筭已 朝廷用兵可不重将权邪乃若赵充国不用辛武贤决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韩雍则不用诸将久困之谋而深入以破藤峡此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异形者固不可执一论也



## ○平固原寇

固原土达满四降虏把丹孙也 高皇帝平陝西残元部落把丹率众归附 高皇帝授平凉卫千户其属散虜开城等县?民号土达简其壮者充平凉卫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猎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马以千百计然与北虏同族类虏入寇多相诱为奸利间有因事欲北徙者满四以费力雄诸族

成化丁亥有通渭县民避徭役逋匿满四所县官上其事抚臣陈介又致仕都督张泰畜牧多被虏掠或谓泰掠牲畜非虏盖土达张把腰?之泰亦列张把腰事于介介下其事僉事苏爨逮问会参将刘清初至指挥冯杰等敛诸土达贿赂?馈满四等谋于其党李俊俊素奸黠欲从虏者遂以言激满四等为乱满四侄满璫初袭把丹职后以功稍迁平凉卫指挥有司以介爨檄移文平凉卫捕满四张把腰甚急卫主者日迫璫索之璫素戇不知满四等与俊异谋也率家众二十余人往捕满四等满四等知之预约结其党俟璫至堡佯许归罪有司给遣其众散各家具食尽杀之遂劫璫号集诸土达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众山中去平凉若千里东西皆石山峭壁数十仞无径路非引绳不可登山顶稍平可容数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数仞山罅皆墙墙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门仅容单骑城中无水有数石池由栈道入盖昔人造之避乱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乱山巉岩人至者恐不敢入满四等往猎射故熟知其险可据至是率众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诱诸土达方苦冯杰敛贿多应之众至千余人参将刘清闻之自靖虏来与战不利报至陝西陈介与大监黄泌总兵任寿议遣都指挥邢端申澄率诸卫兵往捕之战于城下兵败申澄死之邢端遁归兵大溃远近震骇贼势大振民失職者多往从之事闻兵部请敕陈介任寿会宁夏总兵官吴琮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督诸镇兵讨之宁夏兵先至陈介任寿吴琮不候延绥兵自固原急趋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晓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许贼率众出迎请降有卒冯信者颇知兵言于介等曰贼虽诚伪叵测然我军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饮不可战姑听彼请缓师徐议攻讨吴琮叱之曰贼计欺我兵至此岂可退遂麾兵进贼遁去至城贼驱牛羊前而精兵后继时常乏器械执木梃鬪官兵官兵大败任寿吴琮退保东山陈介欲自杀左右救免遗军资器仗甚众兵有被围在山者尽歼焉贼乃益猖獗凡土达族悉驱入城时截静宁州道掠夺粮运或传其欲窥陝西

八月 朝廷逮陈介任寿吴琮刘清冯杰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凉州副总兵刘玉充总兵官夏正刘清为左右参将太监刘祥为监军率京营兵五千发甘凉延绥宁夏陝西官军五万人往讨之复擢大理卿马文升为都御史巡抚陝西协剿贼

十一月朔项忠马文升等先后至固原是夜二鼓闻营外礮声近营中皆惊覘之无寇明旦口营外得贼所遗书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众知为缓兵计置之忠等议进兵方畧众怨前失利多谓石城之险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画者为其山谷形分六路进兵项忠刘玉刘祥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伦布政使余子俊参政庞胜屯中路延绥镇守太监秦纲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副使郑安屯酸枣沟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王御史邓本端

屯木头沟参将夏正参议严宪屯打刺赤宁夏副总兵林胜参议崔忠屯红城子陕西都指挥张英巩昌府同知罗豫屯羊房堡期

三日诸路少出兵嘗贼且探地势后乃大举比至城外贼来迎敌延绥兵恃勇进首先失利阵亡二十余人贼死伤亦多众益惧

十三日复会兵往贼迎敌佯败去敛众入城毛忠麾其兵进诸路兵攻城贼极力拒之毛忠攻东山路险隘忠战死贼中鎗炮死者亦众斩首数百级马文升领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烧栅见官兵却不果进刘玉被围城下众溃玉中流矢家丁阵亡者数人项忠斩退缩千户一人以徇众惧不敢退玉得免项忠以兵败忧失色马文升曰胜败兵家常事况贼死亦多势已不振此时黄河未冻贼不能北徙无深忧可徐为之乃以捷报言毛忠登山偶为流矢所毙仍语所遣使令言贼当就平以安中外时 朝廷闻毛忠败死

又是月彗出西方众多言西师不利兵部尚书程信抚宁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议恐贼北连虏奏遣朱永率京兵四万往益师永即张大其事请定赏格乃行事下阁议大学士彭时知贼可平拟旨令永饰戎装待报启行会忠报至上诏兵部与时等计时曰贼四出掠信可虑今入保山我师围之甚固贼已困行当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学士商辂亦言观忠等布置似无足忧也程信等犹执谓不出师恐遂失关中众多尤时轻敌诏问忠等当益兵否忠请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边西得贼平报止不来未平则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攻围贼坚壁不出战文升与忠谋曰贼城中无水刍粟亦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忠然之令官军掩捕刍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艰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战至暮引回而令指挥孙玺领兵数百驻东山上觐贼出入大兵将回玺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贼袭其后文升谓忠曰孙玺兵撤太早也明日令玺俟大兵还行远乃撤贼自是不敢出袭会续调甘州卫都指挥刘晟兵三千人

至十八日复会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险卒不能克又日短不尽攻兵在山上者数千人未能退方惧贼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诈请降忠等遂许之以退山上兵贼要忠文升等诣城下与语项忠刘玉皆单骑往贼数百人擐甲胄驰遶门外示武又要马文升文升帅数十骑往叱贼使敛众入满四等诉被刘参将冯指挥激变故乞宥死请降忠等言刘参将马指挥等 朝廷已械赴京下狱矣尔速降 朝廷必宥尔死又问满璫曰尔被劫入城非反者璫乞命忠等遂纳其降抚璫归营明日贼复设木栅请战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内有李猗者来营外报曰今夜城中贼自相仇杀可乘机剿之忠等议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虚遂令诸营会山下果闻乱少选山上乱矢下射诸营兵仰受敌矢至面无敢避者间用大将军礮击城中贼死伤甚众但不获首级时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谋曰师老矣恐生他变即黄河冻虜入套我师岂能久驻倘贼乘间突出与虜合患不可言者须急攻城破之众不敢决文升议欲缚木?厢车渡濠攻城众恐多伤人不果然贼见此攻具益惧渐有出降者忠等皆给票纵之归贼闻出降者益众有杨虎力者最骁悍满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营心甚恐忠等谕慰之刘玉刮刀与誓曰尔能生擒满四或杀

之来献 朝廷有赏格赏银五百两金百两官指挥遂示之银虎力许诱满四出战擒之乃与约战地于东山口且令计移其精兵上山?信厚抚慰遣之

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东山口系延绥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谓延绥将领曰尔暂休今日予代尔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见一人乘白马出城即满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驻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约既有人报曰贼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贼多诈不可信乃伏兵东山口而约王锐等部兵悉前战良久杀伤相当我军伏发奋勇鏖战贼人大败兵士擒满四至军前文升欲乘胜捣城内忠等恐猝难拔遂以满四归营乃奏捷止兵且驰报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贼骁将马骥南斗率众出战官兵辄擒之贼益窘蹙又二日城中复立旧达官火敬?主忠等乃遣侦夜探城下贼北行即捕行勿追盖欲散其党云刘玉欲撤兵退令贼自解散忠曰贼叛逆杀我一伯三都指挥官兵死者数千人今纵之全逸去它日必为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贼度不能支一夜溃出散去忠等乃发诸营兵分捕之擒斩数千级惟满四侄满能最骁捷逸去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获其家属百余口诸营搜山又获贼五百余人幼男妇女悉给军士惟宥杨虎力家遂令万人尽夷石城之险毁其墙收诸军士骸骼起大冢瘞之立石纪平贼岁月于山惟余贼百余人走据彗箒山会有报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剿余贼忠等回固原时生擒千人惟满四马骥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师余八百人皆即营中斩之

明年正月彗箒山贼首毛哈喇亦被诛传首至余贼解散下令各归农业不问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设一千户所改固原千户所为固原卫设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师论功增太监刘祥禄米岁二十石刘玉升左都督项忠升右都御史马文升王锐皆升左副都御史余各升赏有差

论曰满寇之乱起于边将之不恤下云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狼子野心之众乃使之聚处边境密迩塞下具酋北泳越鸟南翔能保其百年无异为哉今降胡多处畿辅之地 国家承平彼何敢肆万一胡马南牧气类感召则满寇之乱不但固原尔也往也先寇京师闻亦有说幸其驱荡平定之早耳当时云俟事定处之而迄今晏然何哉五胡之衅往辙具存江统郭钦之说愚于满寇事重有感也

### ○开设郟阳

郟在古为靡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广河南陝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箒蒙密中有卅木可采掘食天顺中岁谨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稟约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长稍能驱役之有锦衣卫千户杨英者以使事至河南闻其事归上疏请命有司赈恤之因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疏入不报三省官又多诿非已境内遂日因循

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刘千斤倡乱以其党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等为羽翼居南漳众至数万人遂僭号改元伪署置诸将帅襄邓汉中之境屠掠出没民无宁居



诸守臣不能御列其事上

二年夏 朝廷以尚书白圭督戎务抚宁伯朱永为平虏将军帅两京及诸路兵往讨之师抵南漳永病湖广总兵李震帅土兵来会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进兵败其前锋贼退保据险立栅自固震等麾其兵进士冒险深入乘胜攻破之遂擒刘千斤并苗龙等石和尚刘长子遁入岩险会永病愈更帅兵入与震等协捣其巢穴斩首九百余级指挥张英招降刘长子以计擒石和尚送军门贼众大溃追剿余贼又战于古路山斩首万余级获其伪将校刘聪等百余人诸郡邑悉平诸将忌张英功潜于永谓英多获贼贿以事捶杀之遂班师刘千斤等磔于襄市论功加圭太子少保进永封抚宁侯封震兴宁伯余将士升赏有差时寇虽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地旷险如故未几余孽李胡子复煽众作乱流民归之者至数万人势复猖獗

七年春 朝廷复遣右都御史项忠督兵讨之诸将欲进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拟?寇势多胁从民去官府远既陷盗中遂不能自脱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谕有能去贼自归者禁勿杀于是民多携老弱累累来归贼势遂不振然后纵兵击负险不服者斩首二千余级李胡子遁?其党所杀斩首出降贼众大溃遂发兵搜捕诸山谷尽徙出之发还乡者百十四万编戍者万余人诸郡邑复平班师进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驱迫盛夏道渴疫疠死者不可胜计亡何岁复饥民逐去复至有司愆前事以逐流民?靖乱策祭酒周洪谟悯其事?着流民说其畧谓山谷旷远民遭水旱上不能赈恤则转徙其间势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抚定之使占版籍?土著可以填实襄邓户口又援晋置松滋县南雍州事?征

时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复如前右都御史李宾恐逐之生他变乃即洪谟所著说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任其事杰至徧历诸郡县深山窮谷无不亲涉履宣 上德意延问诸流民所欲诸流民无不忻然愿附版籍?土著民者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陝西三省抚按藩臬诸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十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十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计丁力限给之令自垦?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治于是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县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阳三县陝西析商县地为商阳山阳二县而升商县??州又即湖广郧县设郧阳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且立郧阳行都司及郧阳卫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参错居经画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州县皆选邻境良能吏习知其事者为之又以地界三省无统纪荐御史吴道宏才望请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抚治八郡居郧阳 上悉从之擢道宏为大理少卿代杰抚治杰还进右都御史寻迁南京兵部尚书未任卒八郡民闻之无不流涕为立祠焉寻改道宏抚治右金都御史开府郧阳遂为定制其后野王刚何淮等倡乱抚治都御史随讨平之

论曰驱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岂不失策之甚哉王者有分土无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战国之君且行之堂堂一统之盛既不能赈民使无饥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乎旷

土岂人情哉况中原聚失业之民襄邓愆不耕之土其于体国经野之规容民畜众之义胥失之矣由是观之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畧者百世之利也后人蒙已成之业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衅孽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贤云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十二

高岱

安化之变

刘瑾之变

平江西寇

平河北寇

○安化之变

宁夏庆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鐫性狂诞颇自负术士尝相寘鐫妄谓法主大贵又女巫每诳之神降辄呼寘鐫天子云寘鐫以此益萌非望缘势微不能举宁夏指挥周昂千户何锦卫学诸生孙景文孟彬史连辈皆以浮诞时往来寘鐫所寘鐫或中酒辄乘醉向景文辈言已当有天下

正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赏迁秩例周昂何锦就寘鐫各贷二百余金得迁秩为都指挥而景文等实主盟约自此寘鐫与周昂何锦等情好日密时刘瑾用事朝政日乱远近流言瑾将不利于社稷寘鐫等遂怀异?欲以讨瑾为名举大事

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宁夏核实屯田履亩加赋使者承瑾风旨妄增田赋数又严为法征积逋守臣仍计田敛费入为瑾赂敲朴惨酷诸戍将卫卒皆愤怒寘鐫与周昂何锦等遂决计反令孙景文家寘酒邀诸武弁丁广杨泰等饮景文以言激众怒且谓寘鐫多奇征可辅欲尽杀诸守臣劫众举事众方怨闻景文言皆忻然从之曰即事不就死无恨也遂歃血盟计定众散去景文以事报寘鐫寘鐫令人往平虏城说戍将及素所厚张钦等十余人皆从之各集众待报时游击参将仇钺闻虏警帅兵出玉泉营防守

四月总兵官命周昂简取锐卒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领之初五日寘鐫设宴邀总兵官姜某太监李增邓某都御史安某核田少卿周某会饮安与周不至副总兵杨英以闻警帅兵出亦不至是日周昂集所选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诸守臣督逋事激之谕以寘鐫举兵意劫使从乱六十人者皆听命乃焚香饮誓酒以俟昂遂报何锦孙景文丁广等知时寘鐫已宴客遣人诣周昂问计周昂何景丁广等即佯言有警报当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预闭城门截诸巷隘乃驰至寘鐫第寘鐫亦预

伏甲士堂后兵入遂即席杀总兵太监等官分遣人杀都御史安某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杀都指挥官等及诸吏民纵狱囚掠居民财欲杀参议侯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寘鐻伪出榜示居民劫镇兵遣人招副总兵杨英游击将军仇钺令各以兵来会皆佯许之杨英欲帅众往保王宏堡众溃英奔灵州仇钺帅众还镇寘鐻令释兵仗入入即夺其军钺单骑归私第寘鐻乃遣其党四出分据诸要害檄召灵州广武等处兵助乱发公帑军饷给赏将士又遣使胁取庆府及诸宗室金帛为犒师费各以千计灵州戍将史鏞闻变分遣使驰报陝西暨诸路守臣镇将

初八日寘鐻大犒将士伪署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为左副将军丁广为右副将军张钦为先锋将军魏镇杨泰等各伪署都护总管等官令孙景文撰伪檄以讨奸臣刘瑾为名传布远近其百户鍾翱卫卒罗汉等乘乱劫夺官民寘鐻皆斩以徇

十三日陝西总兵官曹雄闻变遣都指挥黄正帅兵二千四百人驻灵州仍檄杨英督灵州兵邀取船只防守黄河御史周某时在延绥闻变会榆林抚镇议遣副总兵侯郅参将时源帅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杨英会合陝西官兵黄正等发灵州顺河下又遣人渡河夺取原畧舡一十七艘并器械至灵州东岸十五日寘鐻令周昂给赏诸将士遣张钦魏镇赉金帛往赏广武营将士至则广武戍将孙隆闭城不纳晓以祸福孙隆遣总兵官曹雄令尽燔坝上所积薪葛勿令资寇十八日杨英为书密致仇钺令为内应寘鐻闻诸路兵集近地与何锦议防御策

二十日陝西总兵官曹雄亲帅兵至灵州寘鐻等大惧遣何锦丁广张钦杨泰等率马步兵三千人于坝上等处分路防守于是诸亲信党恶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人昧爽寘鐻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钺陪祭钺时被夺兵家居钺计已不出周昂必自来请乃托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来得等以俟昂果自来入门钺即与斌等擒斩之先是钺得杨英书已密约所亲信卒杨?等百余人布中外至是开门号召杨?等径驰寘鐻第击杀孙景文史连等诸首恶并寘鐻所亲信朱霞王环等十余人又擒获仪宾谢廷槐韩廷璋等数人遂将寘鐻并官眷拘系之释参议侯某出驰报总兵官及诸将校知遣人诈传寘鐻令召何锦帅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谕锦部下郑卿等以擒寘鐻状何锦方帅兵还城郑卿等即以所部兵击杀胡玺魏镇等十余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众心又往河口将巡河刘钺姜永等尽杀之众遂大溃何锦丁广张钦杨泰王辅等脱身走前寘鐻所遣徐钦调平虏城百户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见城门闭询知寘鐻被擒周昂已见杀即帅众还走至杨福堡无所归仇钺速遣人至平虏城檄戍将使使杀朱洗于杨福堡余众宿令还城徐钦单骑遁至芦沟被虏杀之何锦丁广走贺兰山外欲归虏遇游兵百户马总等擒获械送军门杨泰王辅等中流矢张钦复走陈后堡亦被擒械

二十五日副总兵杨英总兵官曹雄各先后至宁夏会合仇钺于寘鐻府第搜获都御史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具存又获寘鐻所造旗牌兵书等物及旧有?印仪仗收贮公帑其贓财为乱兵所掠先是守臣以事闻 朝廷遣太监张永会都御史杨一



清讨之

五月永等始至时城中各已抚定永乃会杨一清檄陝西诸路守臣纪验功次械系寘鐻及宫眷并首恶何锦等至京师其党恶程保等皆斩于市诸抚臣镇将被杀者奏请署置遂班师永还一清留总制三边论功封仇钺咸宁伯张永等各升赏有差寘鐻至京赐死何锦等磔于市 论曰寘鐻狂竖子耳何锦等二三亡赖其敢于称乱者有所侮而动也彼见宁夏之民怨入肌骨可必其从乱而无疑者然则祸乱之兴无他民易与为乱故耳古帝王所以不徒恃纪纲法度之严而拳拳于民心之固结者良有以哉呜呼逆瑾柄用于中而寘鐻称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其机实相为通者虽桴鼓影响不若是速也乃宁夏西北重镇其控戎虏备仓卒所宜戒衣衽于朝夕者至数人猖乱而上下错愕将士皆靡然从风此其元戎之号令抚臣之节制可知已卒之身死人手岂为不幸哉仇钺不动声色而能立奇功于虎吻亦伟丈夫也非谋勇过人能若是乎虽然寘鐻腹心为距尽遣之出而独留一周昂又复不备其轻脱寡谋盖天夺其魄矣不然钺岂能以匹夫而成功哉

### ○刘瑾之变

刘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阉被选入宫 武宗在青宫时瑾得近幸正德初瑾与马永成谷大用张永魏彬罗祥丘聚张兴等俱以青宫旧阉用事与 上同卧起得与谋议中外目为八党瑾尤巧黠颇涉猎文义谳世故而性刚狠每为 上言弘治间事权皆归内阁司礼监 朝廷徒拥虚名又言天下镇守内臣皆司礼监举用多受贿如悉更置令代者各入万金为贡不犹愈于赂司礼监乎 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诸中贵遂皆以货得出镇肆意诛求无所忌惮又奏置皇庄七所于畿内后渐至三百余处畿内民不胜其扰 上寢不任用内阁旨多内批出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自劾乞罢 上留之瑾与诸阉导 上以鹰犬游猎时市易击球角抵为乐往往辍朝不视事台谏交章论之不报户部尚书韩文忧甚语及辄泣下

十月以郎中李梦阳言率台省诸大臣上疏请诛瑾等而属疏草梦阳词甚恳事下阁议 上谕辅臣令曲宥之刘健等持不下再疏请如台省议 上不允时瑾辈业已窘甚求留都安置不可得于是健等各上疏乞放归田里明日 上令太监李荣手诸台省疏召文等文与诸大臣入诸大臣皆惶恐或咎文文使人探阁议健曰事将济第持勿轻下既至左顺门营传 上谕曰诸先生言良是无非爱君忧国意第奴侪事 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宽之侯 上自处耳众惧莫敢出一言李荣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羣小蛊惑乱政状语虽正而气不劲又鲜中肯綮荣晒曰疏备矣 上不过欲少宽之于是众哄然退荣入 上见众不力持议意遂安瑾等即环 上跪泣欣曰非 上自主奴辈磔饲犬矣时司礼监太监王岳颇刚正深恶瑾等所为初与太监范亨徐智力赞 上从文等言于是瑾欣曰外廷所以敢讟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状 上遂收岳等下掖庭狱立命瑾入掌司礼监事兼提督京营明日制下允刘健谢

迁致仕独留李东阳辅政盖前阁议时健持甚力至推案哭迁亦助之独东阳默不言遂得留未几窜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缢杀之

十一月钦天监官杨源以天文谏 上勿轻出游猎瑾矫诏杖之留都台谏上疏劾诸阉瑾矫诏逮系锦衣狱瑾憾韩文曰伺其过不得会内帑有伪金瑾谓事由户部矫诏罢文官仍遣逻卒伺于途文乘一驴宿野店去 上悉以诸司章奏付瑾处断初尚由内阁调旨后渐于私第批发台省诸文武白事日候其门填溢衢路自台谏正郎下皆长跪瑾自所建白则由内阁议李东阳极其褒美有刚明正直为国除弊之语云

二年正月下郎中李梦阳狱寻宥之以韩文属疏草也尚宝卿崔璇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张伟以公事将眷属出京驰驿役民夫舁肩輿瑾俱奏捕下狱枷于市谪戍边正月瑾矫诏廷杖逮至留都台谏官二十余人皆罢之尚书林瀚主事王守仁论救瑾罢瀚官罚米三百杖守仁谪丞远驿

二月詹事杨廷和学士刘忠以经筵不合瑾庇之得迁留都侍郎忠谓廷和行须别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锦绮辞瑾瑾遂厚廷和寻迁尚书廷和仍求入内阁许谢以二千金未几如其言瑾令诸中贵镇守各省者得预刑名狱讼于是民间细事无不以贿者南直隶巡抚都御史艾璞以勋戚家势夺民田判归民瑾纳勋戚赂逮璞下锦衣狱捶几死徙其家海南又连逐礼部尚书李杰张升去夏瑾矫诏以谢迁刘大夏韩文林瀚张敷华为朋党榜示天下钦天监杨源复以天文谏语侵瑾瑾召詈之曰尔何官亦欲为忠臣乎杖之谪戍甘肃卒于道其妻斩芦荻瘞之都御史雍泰与瑾同乡时家居瑾以尚书许进荐起用之寻迁南京尚书时卿佐迁无不赂谢瑾泰两迁皆不谢瑾罢之仍罚米千石刍千束输之边又以马文升刘大夏潘铎尝举泰皆罚米有差瑾矫诏罢天下巡抚都御史又逮诸边镇巡抚都御史并督饷郎中下狱考核刍粮指摘论罪多没商人货由是商贾困弊边储渐乏瑾又善矫饰传会名教抑沮其同列谷大用镇守太监言奏请于临清开 皇店瑾捕其献计者罪之马永成以私故欲升锦衣卫百户邵琪瑾持不可丘聚主东厂颇恣肆偶忤瑾瑾发其事调留都王琇建新第于大内诱 上居之因奏令贾人居积代诸计吏输物内帑多获羨余利瑾闻怒曰岂有 天子而揽纳税粮者乎罪其人事得寝其善矫诬如此

三年正月天下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万金皆从富民贷入之吏部尚书许进虽不与瑾抗不媚瑾事颇欲自持兵部尚书刘宇缘瑾所私保国公仆厮朱赢得结驩遂罢进以宇代之时焦芳以媚瑾入内阁张采以媚瑾超迁侍郎瑾闻总督都御史杨一清筑边恶其太费逮至京以大学士王鏊言释之又以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稽考粮饷不详都御史刘孟赴任稽缓俱枷示长安门暑雨昼夜不辍自是缙绅益重足而立

夏六月朝罢得匿名书于班中指言瑾乱政事上见之瑾按班次请执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门外至脯时不遣时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余人薄暮俱下锦衣狱事竟无验寻以李东阳言得释瑾矫诏逮前尚书韩文刘大夏下锦衣狱文罚米二千石

得免大夏谪戍肃州文以前上疏论劾故大夏以前节减诸费近侍皆不悦又焦芳刘宇共譖于瑾谓籍大夏家可得数万金瑾遂以户部文籍事逮文以土酋岑浚狱辞故逮大夏大夏出都城观者如市民间为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榼食走送至焚香密祷愿其生还大学士王鏊都御史张泰皆以忤瑾罢学士张芮修撰何瑋见瑾不屈为礼谪郡倅去初诸边镇屯田大垦又盐商中纳刍粟多边饷稍足后屯田废户部令商人入贖司农不输粟塞下故每岁出内帑金济之谓之年例瑾谓国初无其事一切罢之且治各巡抚诸臣罪不令盐商输塞下粟诸边镇益困

五年春瑾忌太监张永不甚下已伺间譖于 上调永留都奏既可即逐永出就道榜诸禁门勿令永复入永知径趋诣 上前诉已无罪为瑾所构陷 上召瑾至诘之语不合永即于 上前拳殴瑾谷太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鐸谋反举兵传伪檄数瑾罪以诛瑾为名命张永及杨一清往讨之至则寘鐸已就擒杨一清遂与永谋共诛瑾时一清留总制三边

八月永还献俘乃与素所厚内侍张雄张忠定计乘间奏瑾专横不法今激变宁夏见寘鐸伪檄数其罪不自安欲谋不轨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 上意未决永曰少缓奴辈皆齏粉矣 陛下将安归乎 上可其奏是夜命内侍召瑾永等请 上至瑾宅近地观变时漏下三鼓瑾方熟寝内侍入瑾问 上安在对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谓家人曰事可疑出门外内侍数人就执瑾付掖庭狱质明执付锦衣诏狱拷问得反状磔于市三日被害者争啖其肉尽籍瑾家属并其党诛之没入其贖凡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棣穿宫牌五百袞龙袍四金龙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他物称是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吏部尚书张彩下狱死瑾党皆先后斥去前以忤瑾得罪者悉湔洗复其官凡瑾所更张事改如初

论曰瑾一阉竖耳其流毒缙绅贻祸宗社古今所罕见者此其故何哉盖瑾青宫旧阉 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蛊惑其视听而揣知其意向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储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选也古人师保之训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后世乃礼节繁多尊卑阔绝虽有宫僚之设而接见不移时进讲不数语启沃虽良亦将如之何哉其退而与居者不过数阉耳朱墨易染鲍兰殊臭安得不与之俱化乎尝见 孝宗在东宫时有老阉覃吉者口授 孝宗学庸论语书每开说台省政务及民间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专权误国之弊 孝宗时或从他阉诵佛经见吉至即匿之易孝经展诵其见敬惮如此后 孝宗嗣统身致太平虽其圣德天纵而吉青宫辅德之功不可诬也使 武宗在储位时有近侍如吉者数辈则亦岂至是哉

###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诸郡县盗贼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码礮寨贼其后抚州有东乡



贼饶州有姚源峒贼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间招集亡赖贫民多归之各据险立寨一时并炽声势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着时公私传报惟以某地贼呼之官兵讨之不能定屡招抚不从赣州贼执参政赵士贤以贖之出华林寨贼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陈金总制戎务金时居丧诏夺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谏提督大发兵讨之金檄副使周宪等分兵三路进讨华林寨贼宪帅兵进其二路兵失期不至宪往与贼战时有斩获至是独深入山谷峻险贼凭高发擂石下兵败宪被执死之其子干从征见父被执跃马前救之中流矢死贼势大猖獗事闻 朝廷赠宪官谥节愍仍旌其子孝烈时官兵讨他贼俱无功金又檄大同诸边兵讨贼虽时小胜竟不能窥其巢穴乃檄广西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官兵剿之狼兵性强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严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杀伤良民甚众

江西多朝士或闻其家族被兵害乃汹汹倡议谓金不能平贼反多杀无辜又谓狼兵调集多且骄横恐有他变乃命给事中黎?往纪功即勘金功罪实密使散处狼兵也金乃厚犒赏诸土酋稍严约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抚胁从且剿且抚诸贼党来降者号新民仍用为向导与汉土兵协力分剿之是时华林贼杀宪势甚炽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勋督兵剿之承勋时招有降贼黄奇寔麾下知畧可用承勋任用之人有谓承勋宜防不测者承勋益亲信令宿帐中奇感奋誓以死报承勋乃令奇入贼寨说其党多来降者与约期令俟报至日承勋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效力功与贖皆君有也猛问计承勋令猛选精兵五百人从夜与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勋始告之故令黄奇密入寨诱所与约降者来既见复纵之去令为内应承勋乃与猛帅五百人夜衔枚登山历重险上黄奇与数人前导至垒羣贼方鼾睡直夜者击三更奇拔栅帅众入五百人奋刀斫之内应降贼亦合势夹攻贼自据口后官兵无一人敢近垒者至是仓卒不知所为求甲仗皆不得遂斩首三千余级众奔出垒乘夜逃匿山谷贼歼尽天犹未明候晓搜诸山又斩获千余人余皆奔溃四出华林贼遂平于是移兵击码碯寨东乡贼皆平之

时诸贼降号新民者官给贖产又下令禁民勿得报私仇新民颇効力故多籍之破贼云诸贼畧平定惟姚源洞贼尚猖獗参政吴廷举往抚之为贼所执劫以威廷举不为动日赋诗自慰时反复譬晓之贼不敢加害廷举因察识贼左右有谋勇者间得其情贿诱之或执其党来降廷举亦获免然贼负固不听抚陈金等移大兵进讨之贼见诸寨平又惮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许之纳款者相属也或谓曩贼众故纳降以携其党今华林码碯东乡贼皆平矣此贼势孤援绝纵不降将安之况贼反复无信恐为他日患不若乘胜扑灭之遂尽杀来降者贼乃大乱弃寨溃围出踰饶信入徽衢诸郡县大肆杀掠据险阨官兵猝难近既弃险奔轶无所据金等督兵追袭浙东兵夹击之其党遂散所在被擒戮余众多降官府以胁从宥不治陈金乃奏于东乡立县隶抚州姚源峒立万年县隶

饶州又于华林码碯等处夷其寨垒移真巡检司控制之散遣狼兵归广西厚加犒饩仍分道先后行以防他变遂班师金始以言官论革宫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过小仍复旧官

论曰江西之盗始终以招抚为害云王守仁有言招抚之说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佯服随叛之党斯言得之矣江西羣盗其始以奸宄亡赖据险猖乱此平世称兵首恶不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縻之遂使益无所忌远近效尤蜂屯蚁聚不可扑灭固已失之于其始矣及其猖獗之后屡讨不克则胁从罔治古有明训招抚之说诚有不得不用者然犹当论情罪之轻重别首从之科条庶恩威并行也乃果于杀降者则丑类不遗急于招纳者则渠魁是纵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报复遂至杀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摅其忿杀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耻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贵则后来者亦何惮而不为盗乎此所以诸寇虽平不旋踵而有横水左溪浚头之贼也

兹非招安之说又貽祸于其终乎然守臣之所以乐于招抚者非皆玩寇而负国者也以兵食则不足以法制则太繁用兵不免有胜败之虑而论劾一及遂有僨事之诛招抚可以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宁遂无迁转之滞则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抚之策乎故用将之畧当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抚剿听其所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则庶乎国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无难平之盗也

### ○平河北寇

正德初刘瑾用事贿赂公行百官非货入不得迁且祸及故贪墨风炽有司尤甚连岁值水旱瑾并征数年积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惨酷百姓无不嗟怨思乱霸州文安县民兄弟刘六刘七及齐彦名俱任侠善骑射初挟弓矢道中劫行旅号河北响马贼时中贵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皆文安人方幸用事刘六等以乡曲故时往来诸中贵所从其家人入禁内纵观遂有轻 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颇泄露都御史宁杲捕之刘六等遂聚众拒捕其党有杨虎刘惠邢老虎等皆侠徒相结纳为盗会杲罢去

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遂捕擒齐彦名系安肃狱刘七等帅众劫之去遂反诸窳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横不可制流劫山东还入畿内京师戒严以右副都御史马中锡督戎务惠安伯张伟总兵讨之贼还攻文安有赵燧者文安罢弃诸生也勇力任侠自负以其家属被贼辱燧不胜忿手刺杀二贼为刘七所获遂从贼以通文义故遂得列为渠魁时承平久戎政废弛京营兵出讨贼皆市井惰游素未当矢石中锡书生欲效龚遂化渤海事招抚之张伟亦纨绔子不知兵中锡乃榜示各属贼不杀掠有司勿擅捕仍给饮食贼降待以不死刘六等遂不杀掠至德州刘六来谒中锡推诚抚之刘六欲降刘七不可曰今政在内臣马公岂能践其言潜使人入京探 朝廷无招抚意又鞫金帛馈诸中贵求赦不得遂不听抚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贼戒众勿焚掠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谤腾谓中锡欲庇其家故纵贼遂不听中锡及伟下狱论死中锡竟死狱

中伟贷死夺爵时贼已数万人众议勿迫京师湏先得河北河南后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分其众为二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为一党推刘六为主杨虎刘惠赵鏊等为一党推杨虎为主刘六等攻破青县往山东复令刘七还兵攻破枣强县知县?豸死之又攻景州献县阜城略青县静海沧州焚劫漕舟若干杨虎等攻破兴济县亦攻沧州劫粮运至南皮执东光知县顾某畧南宮枣强等县

九月至景州总兵官冯安帅兵击之杀贼千余杨虎等奔小滩都指挥田某帅兵击之官兵败死者七千余人指挥赵文被执寻释之虎等亦往山东蒙山等处副总兵李瑾帅兵击之败绩虎等遂畧济南东昌兗州登州莱州等府东平高唐济宁沂豐等州青城乐陵茌平等县 朝廷见马中锡等无功诸中贵谓此事非书生所能辨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兵部侍郎陆完提督驻临清居中控御檄宣府游击许泰郃永大同副总兵张复游击江彬帅边兵入讨之建巡抚真定都御史萧翀巡抚山东都御史边宪俱下狱除名去以不能御贼故也又着为令州县官失陷城守者如边将失机罪论死时刘六杨虎二寇皆往来山东声势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县已复分为二杨虎略得崔氏为妻亦骁健时领贼众劫掠后虎死有杨寡妇军是已时山东郡县多为贼所破惟不敢近乐陵乐陵令许逵筑城浚隍令城内外民皆环其室筑土墙高过其檐家开圭窰仅可一人出入令壮夫执刃候窰内号令严明亡何贼至举火火无所施入土窰被守者擒斩之旗举伏发贼歼焉事闻擢逵山东兵备僉事贼刘六合崔氏以千骑犯利津逵御之斩首四十余级追至德平复大破之逵河南人后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难云齐彦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会游击许泰兵至击之杀贼八九万人追至大名府又斩获一千余人杨虎等破灵山卫日照等县攻徐州城未破

十一月至宿迁高邮卫兵御之败绩死者三百余人杨虎乘小舟渡河官兵击之舟覆虎溺死众推刘惠为主赵鏊副之遂执高邮卫指挥陈朋至灵壁县令陈伯安帅兵御之兵败亦被执伯安不屈刘惠欲加害赵鏊劝令释之遂破虹县永城夏邑虞城等县执虞城知县某寻释之破归德府至亳州指挥石某帅众及僧兵三百御之败绩僧兵死者七十余人至鹿邑县蔡县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诸生数人馈金帛马匹求免攻城刘惠许之时刘六刘七等往来山东北直隶为河北害刘惠赵鏊寇略河南刘六等为官兵所败势稍微众五六万人刘惠赵鏊至河南势益猖獗有陈翰者用事称主事伪署官职刘惠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鏊为副元帅翰为元帅府长史诸贼首分二十八营以上应列宿数通计诸营贼众至一十三万有奇于是河南贼为独盛僉事孙某遣人赍黄榜招之贼具乞 恩疏达 朝廷以诛奸臣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杀御史任某都指挥詹某又破上蔡知县霍恩死之事闻并前枣强知县?豸等俱有恤典得赠谥赐荫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泽总制延绥宁夏兵专讨河南贼陆完等专经畧河北

七年正月刘惠赵鏊闻南阳有备去攻唐县知县某帅众御之昼夜登城拒战贼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刘惠赵鏊见贼聚众乃分遣贼徒于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



## 等处劫掠

二月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在山东滕县为总兵刘晖等所破杀千余人败奔登州海套官兵围之刘六等溃围奔古县镇官兵又追败之贼众大溃止余数百人仍奔北直隶香河宝坻诸处刘惠赵鏊陷泌阳前大学士焦芳走免贼尽发其先世冢墓取芳衣冠被庭树剑斫之曰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先是攻钧州不克欲屠城以尚书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颍州等处时贼众多散遣南畧会都御史彭泽及河南郟阳都御史总兵官等督延绥宁夏兵至并湖广土兵击贼屡败之斩获贼众及渡河溺死者五千余人贼党沿途逃散者甚众遂大败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诸处又攻破舒城县复还商城僉事郭诏督兵追至罗田油河擒获三百余人围困焚死二百余人又天雨山水骤溢溺死者一千余人时贼徒陈翰见势败赴总兵仇钺投降王本等三百余人奔湖广界遇参议白金李源擒斩百余人余皆逃散入诸山谷又贼三百余人由信阳劫掠往桐栢知县李聚败之擒斩数十人奔泌阳知县刘机败之擒斩数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斩畧尽余众散入湖广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王??追袭贼属刘觉胜赵高等擒之刘惠赵鏊帅余贼万人至应山县僉事郭诏等帅兵追及于二郎畷击败之斩首百余级坠崖溺水死者一千余人众溃散刘惠不知所终赵鏊与邢本道等余贼至应山东化山下赵鏊削发须假僧人真安度牒为僧邢本道及余贼四散奔轶赵鏊游食至江夏为军人赵成所获时正德七年夏四月也

刘六刘七等先自登州古县镇之败复奔北直隶香河宝坻王田等处招集余党稍众奔至清县参将王杲帅兵击之兵败杲阵亡伏羌伯毛锐帅京营兵与战于真定之境锐大败军资丧亡畧尽遇宣府游击许泰兵救之锐以身免失所佩印征还京以与谷大用同事仅罢归第刘六刘七齐彦名屡败复集贼徒不过千人其掳掠胁从者众仍号数万官兵与战则驱所胁良民当之杨一清欲重赏格制许斩贼三级升一官故官兵率多杀良民为功贼过兵遇平民亦杀之大同游击江彬杀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诉之陆完等恐挫军士心不为理故屡报捷斩首级至万余陆完谷大用等至十数降敕奖谕犒师费大仓金二百万而贼犹不灭云

闰五月刘六等屡为边兵所败由南直隶走黄州至团风镇为湖广土兵所扼刘六并其子刘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刘七与齐彦名等夺舟入江奔南通州复至芜湖下镇江南京都御史陈某帅操江兵与战败绩官兵溺水死者甚众然贼众亦溃散刘七等欲自通泰趋淮安复还山东为扬州兵所扼复自通州沂流至九江

七月复下南京贼败亡余众往来江上官兵莫能御七月刘七与齐彦名等帅余贼复舟驻狼山大风作舟坏刘七等上山被官兵围剿刘七中流矢复登舟舟覆溺水死齐彦名等为乱兵所杀贼众皆尽赵鏊械系赴京师中道诏磔诛之

九月论平贼功封太监谷大用弟谷大宽为高平伯太监陆闾弟陆永为镇平伯咸宁伯仇钺进封咸宁侯并赐券世袭陆完已升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总台务荫一子

锦衣卫百户余各升赏有差诸中贵勋戚子弟以奏名从军得冒功授锦衣官秩者千余人内帑储积亦耗竭或传数年后有人见刘七于山西塞下实未死狼山云

论曰国家二百年盗贼猖乱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两畿蹂躏数省虽汉黄巾何加焉其卒荡定者 祖宗之庆泽天命之眷佑耳当时诸臣所以控制之畧未见有持必胜而得万全者始焉马中锡张伟固以失策玩寇而继之陆完谷大用毛锐等视中锡辈何彼此邪成败迟速幸不幸耳及中锡等下狱论死而完等封拜崇显是恶足?赏罚邪要之摧败贼锋者诸边卒之功而剿捕荡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驰鹜中原身当其难则彭泽之劳勩似不可诬而皆赏格所后也虽然幸贼无豪杰远为耳使二寇据形胜按纪律相为掎角岂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钧州城不屠而入泌阳掘焦芳先墓则公论在盗贼亦有之孰谓其无良心也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十三

高岱

剿平蜀盗

兴复哈密

剿清平苗

再平江西

○剿平蜀盗

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宁人廷瑞行山中得古弃印亡何又得一剑自谓有天瑞时保宁刘烈反僭称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剑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众反刘烈众侵掠陝西官兵讨败之烈不知所终而廷瑞等渐猖獗遂僭称顺天刮地扫地等王官兵讨之不克众至数万人侵湖广郟阳等处

五年正月命尚书洪锺总制军务督四川陝西湖广兵讨之蓝廷瑞等攻破通江县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督汉土官兵击败之又败之于门枕城峡又会湖广兵败之于镇坪芽埧擒廖惠斩之蓝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汉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贼弃辎重走会洪锺以总制至四川与林俊议多不合军机进止每牵制不速进讨廷瑞等招集散亡势复大振攻烧营山县治杀僉事王源洪锺乃会林俊檄参政曹祥参议钱朝凤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会陝西巡抚都御史蓝章檄副使来球副总兵阎纲等督陝西兵檄湖广参议方璘都指挥李玉樊焯督汉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挥徐节鲍威帅所部兵分路进剿锺与俊亲监督之

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广兵先追及于陕西石泉县熨斗坝贼见官兵追急不暇掳掠求招抚时官兵追者未尽至乃计款之令至四川东乡县金宝寺听抚贼令其党十数人随各将校诣军门陈告

五月初八日锤等各给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约日令出降仍檄诸路兵进兼防守诸关隘贼虽许听抚意在缓师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实无降意违所约期十余日

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驻营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来言欲得营山县治或临江市驻其众方出见且要取旗牌官为质锤等俱许之鄢本恕来见回营蓝廷瑞始复来见且降且肆杀掠仍于松树垭劫掳民家计欲脱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逻甚密不得间乃止贼众见势窘渐溃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掳女子诈为己女嫁领兵士舍彭世麟为妾以结驩世麟白军门受之遂邀诸贼首至营宴会锤令廷瑞所亲鲜于金说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帅诸贼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营赴宴伏兵尽擒之贼众闻变遂大溃四出奔轶山谷锤等遣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斩溺死并俘获妇女老弱骡马兵仗甚众未尽者许自投首抚之惟从贼首廖?子未获捷闻洪锤加太子太保林俊升右都御史蓝章升右副都御史太监韦兴加禄米十二石俱锡金币余将士各秩赏赉有差

是年正月江津县贼曹甫亦聚众作乱攻围县治杀令事吴景僭号称王都御史林俊自调兵击败之诛甫甫党方四任胡子拥余众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与总制洪锤等会剿蓝鄢等寇不暇追袭数月之间方四等复猖獗有众数万方四伪称总兵任胡子伪称御史余贼首二十余人伪称评事等名

六月贵州兵败之于思南播州兵败之于三跳诸处先后擒斩三千余人贼由贵州复入四川欲至江津复仇八月贼攻南川马颈雀子冈等关官兵御之又攻东乡永澄漕诸处罗回兵御之前后颇有斩获百户柳芳等阵亡官兵败贼遂越关入南川綦江境声言欲取江津重庆泸州叙州以寇成都远近震骇林俊会洪锤及巡抚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属汉土兵至俊驻江津崇熙驻泸州太监韦兴驻成都御史王纶驻重庆檄副使何珊都指挥邹庆帅兵由合江进副使李钺知府曹恕帅兵由江津进夹攻之参政邵蕡知府刘思贤督饷

九月十四日贼攻江津会石硅兵至并力御之贼败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营十八日贼以八千人舁攻具复攻江津俊遣李钺曹恕督酉阳播州石硅等兵分三道迎击之贼败追至高观山斩首五百余级俘获二百余人官兵乘胜追击贼望见兵少还击官兵副使李钺被贼追窘赖吏何士昂射退获免贼势犹锐酉阳等土兵奋击之斩获二百余人贼败乃据高下石兵不敢近贼复拥众冲中坚钺窘获赖吏何定何士昂掙免俊等见贼锐甚下令收兵暂休羽檄征各属兵仍遣生擒贼周大富入营招抚之

十三日方四令其党李廷茂出告抚俊等许之与约日投见许以不死贼竟不至高崇熙访知贼首皆仁寿人遣使诣仁寿取各贼家属入营招之方四等杀其族属不听抚遣人来言任其自散去乃从



二十一日李钺督诸将校分兵为六哨由大垭小垭月垭各关并进直冲高粱贼不能御六面皆令破其中坚斩贼首任胡子等贼大败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一千八百余级生擒方四妻妾俘获幼男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余众坠崖壑填塞笋溪等河三四里许夺获驴骡马四千五百有奇贼遁走土兵乘胜追剿又杀二百余人贼见兵少还兵冲杀千户田宣冉廷质等官兵败所擒方四妻妾并骡马复被夺去贼首方四并余贼二千余人俱遁入思南境内且言聚众候明年复来共约前后斩获并坠崖溺水伤亡共七八千人俘获男妇亦可二千余捷闻林俊等赏各有差时俊因与洪锺议不合又以不容中贵子弟从军冒功故权幸多忌之自知不为时所容败贼后以疾乞休 上允之台谏屡疏留之不报蜀人号泣追送俊去方四余党复炽又贼?六儿喻思俸骆松祥范藻等先后倡乱内江崇庆之境骚然

踰年洪锺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纶劾锺玩寇殃民罢之以右都御史彭泽代锺总制讨贼泽威令严明赏罚公信诸贼虽蜂起然视蓝鄙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泽先平?六儿及喻思俸次平内江崇庆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盗始平

论曰始讨蜀盗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泽也当时独任俊使总制蜀当久平矣洪锺虽无他然不能让功成美与俊议多齟齬时锺总戎务俊当受其节制军机进止之度关白咨议之间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迟而乱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国事如其材可济济之或已所难任人有材畧出已上者则当舍已从人相与合谋戮力焉盖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岂吾摠忿愤较胜负之资邪虽然俊之勋烈未究人人至今惜之泽平中原及蜀盗功最大而晚年经畧哈密事君子有遗论焉然则人臣处功名之际难哉

### ○兴复哈密

哈密在肃州西千二百里汉西域唐伊州地也汉武帝置酒泉张掖炖煌三郡即今甘凉肃之境又出玉门关通西域置都护及戊巳校尉以绝北虏西番之交当时谓之断匈奴右臂则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武王君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肃诸镇嘉谷关以西置不问至 成祖远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贡者众乃改封元遗孽脱脱为忠顺王赐金印仍主哈密凡西域入贡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译上之亦汉武遗意也所统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各以其酋目为都督佐之脱脱死子孛罗帖木儿袭封孛罗帖木儿死无嗣王母理国事国势寢微

成化九年土鲁番锁檀阿力王携王母拜金印去土鲁番唐吐番夷也王母被掳去哈密诸夷无主遂散居苦峪诸山谷或归附居肃州亦有随土鲁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刘文高阳伯李文往经畧之比至哈密众已溃散土鲁番远文等不敢深入止调集罕东赤斤诸番兵数千驻良久竟不得要领还自此番夷遂轻中国兵

成化十四年土鲁番锁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肃守臣乘间请以王母甥畏兀儿都督罕慎袭封?王至二十年遣兵送入哈密都御史王继总兵周玉太监韩礼

皆以兴复功受赏

弘治元年阿黑麻谓罕慎非脱脱族不当嗣佯与结亲计杀之遣夷使入贡求为王主哈密时兵部尚书马文升议以阿黑麻入贡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杀罕慎代为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赍赏物往仍切责谕之时王母已死

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来归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议尚书马文升谓哈密三夷种同居一城罕慎非贵族故众不服今非得元之遗裔不足以慑服诸番因命通事于诸番中访忠顺裔派得王侄陝巴奏令甘肃守臣取陝巴并再询诸番族审立陝巴可否状寻得三番族酋目合词称陝巴可立为王主国事乃上闻

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袭忠顺王主国事尚未给冠服甘肃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几诸番以陝巴无所犒赐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郎与构衅遂杀阿木郎复携陝巴及金印去报至适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张海都督候谦赍玺书率写亦满速儿等往经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赍玺书往问阿黑麻携陝巴状久不报海等修嘉峪关完乃捕哈密黠诈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复为奸者二十余人发戍广西兵部以阿黑麻携陝巴又久不报 敕使当示惩请以先遣使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皆安置岭南闭嘉峪关绝诸番贡令西域结怨阿黑麻以携其党张海等不候报

先以弘治七年三月归上言西域远夷势难兴复哈密存亡不必过烦中国 上怒其无功下海谦狱黜之阿黑麻缘此益骄横诈称以万人入寇甘肃报至 朝议颇骇马文升谓土鲁蕃至哈密十数程哈密至苦峪又数程道乏水草闻夷使入贡多载水行今远来使肃州有备彼岂得全归哉此必不能至虚声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兰率众夷二百余据哈密马文升欲示之威闻肃州卫抚夷指挥杨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翥入奏事文升询以袭杀牙木兰之策翥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陈牙木兰可取状遂请命肃州副总兵彭清帅甘州兵由南山捷径至罕东调番兵兼程往乘夜袭斩牙木兰会守臣帅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则牙木兰先遁去清追剿之斩首六十级复哈密空城而还守臣都御史许进都督刘宁太监陆闇及清皆以功升秩亡何阿黑麻复以陝巴金印来归且求写亦满速儿等时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后于岭南取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给赏物以 玺书付贡使与之其未赐陝巴冠服命总制尚书王越就彼给赐仍以兵送入哈密会王越卒事久阁

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写亦虎仙畏兀儿都督奄克孛罗哈刺灰都督并迭力迷失领夷族三种辅之主国事

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总兵官彭清太监陆闇等俱以兴复有功各升赏其后阿黑麻死速檀满速儿嗣立陝巴掎克诸夷酋目阿孛刺阴诱土鲁番阿黑麻别子真帖木儿入哈密陝巴弃城走沙州真帖木儿亦弃哈密城归甘肃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还哈密陝巴入遂杀阿孛刺等陝巴死子速檀并牙郎嗣淫酗为虐属夷谋害之速檀并牙

郎走归土鲁番时正德八年秋也

速檀满速儿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八据哈密贻书甘肃守臣索币万匹兼索前被留夷使即许之彼献哈密城及金印不则入寇守臣以闻

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泽往经畧之泽时始平蜀寇归遂至甘肃集兵会土鲁番寇赤斤苦峪诸边卫且遣人来促币泽谓番夷可利诱乃遣通事火信等赍币二千及银器同哈密都督写亦虎仙往赎即奏哈密事宁乞致仕仍乞赏诸守臣功遂命泽还时巡按甘肃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宁状不报速檀满速儿见币至又许后数遂遣使送印还并退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不遣甘肃守臣李昆以杂恶币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儿二人于甘州为质使回速檀满速儿怒复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兰据哈密又遣夷使斩巴思持书来诘币不足故而引兵寇肃州守将芮宁御之败死时哈宁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贡诸夷使俱在肃州副使陈九畴恐其为奸细内应皆收系捶杀之令内附诸夷夜劫其营外结北虏瓦刺声言捣其巢穴速檀满速儿惧引去时正德十一年也

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写亦虎仙回回族遂从土鲁番同回种也畏兀儿哈刺灰二族皆归附入居肃州寻擢陈九畴为都御史巡抚甘肃土鲁番每以杀三夷使?衅端时入寇

至嘉靖三年侵甘州大肆杀掠时总督尚书金献民暨九畴等议闭关绝其贡后议者追咎九畴杀夷使?启衅罢之都御史寇天叙复议令土鲁番退还哈密城池仍许入贡竟不献总督尚书杨一清王琼皆以此羁縻之

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满速儿遣夷虎使力奶翁同天方诸国入贡方物词颇骄嫚多所挟求佯许以哈密城归前都督写亦虎仙子米儿马黑木时米儿马黑木已从土鲁番也后兵部尚书胡世宁独建议忠顺王速檀并牙郎已自归土鲁番虽还哈密亦其属夷其它裔族无可立者回回米儿马黑木之族以其同种类亦归之畏兀儿哈刺灰二族入居肃州已久欲驱之出不可也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纵使忠顺王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与之金印助之兵粮谁与?守不过一二年复为所掳夺也不如闭嘉峪关置哈密不问不必再辱 皇命究诘城印以中彼要素之计如彼不肆侵扰则许其通贡或复为寇闭关绝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国之奔命也尚书桂萼议亦同 朝廷从之自此遂不言兴复哈密云

论曰 成祖封哈密汉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虏西番不得合谋协势耳使哈密能自立为国藩篱亦何不可然汉都关中声援犹可相及武帝后且悔之 国家都燕视甘肃已辽绝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五百里之大宁复千里之东胜而欲援万里外之哈密岂理也哉张海虽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马文升之经畧亦大可观然谓阿黑麻感畏恩威可永纾 九重西顾之忧亦过矣况远出师斩六十余级及送一陝巴复国遂皆目为奇功至令守臣得两蒙升赏无亦大滥乎若彭泽许币赎城印则事涉欺罔矣此侥幸



苟且之为孰谓泽以忠义自许而乃有是乎或曰泽平中原大盗又靖蜀寇功名已着忌盛满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国事何哉严春秋之责备者不能不慨惜于泽云乃若闭关谢西域之义则世宁得之矣

### ○剿清平苗

贵州地阨塞险阻林箐蒙密易藪匿为寇诸苗生长山谷性鸷悍嗜杀又守臣或时科扰猾民多并缘为姦利故诸苗辄相煽为乱

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卫车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伪称王据香炉山为巢穴纠合苗众焚劫居民蔓及兴隆偏头平越新添龙贵诸镇道阻不通巡抚都御史曹祥同镇巡诸臣檄诸路兵以都指挥周吉部领参议蔡潮监视且剿且抚会祥迁秩去都御史邹文盛代诸苗负固不听抚事闻 上下玺书命文盛剿之别敕湖广巡抚都御史秦金总兵官杨英以兵会文盛檄湖广四川兵未至先集贵州兵以参政胡濂参议蔡潮都指挥潘勋指挥畚大纶各监统于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进剿

初八日诸将进捣碗木寨伏兵计擒贼首阿革二十六日进捣罗袜寨又擒贼从阿义阿黎

九月十一日指挥满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贼众三百余人自香炉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击杀贼五十余人贼退奔据白崖亡何副总兵李瑾帅湖广兵至贵州程番安顺诸路及四川播州酉阳兵俱先后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贼巢险易分兵五哨命参将洛忠都指挥刘麟陶霖王玺祝镇叶昙杨准许诏各统领副使李麟参议蔡潮佥事许效廉詹源各监军参政胡濂督饷布政使赵文奎转运指挥畚大纶率游兵策应总兵官李昂副总兵李瑾驻师要害地应援文盛与太监李镇居中节制调遣御史周文光纪验功次诸将分道刻期以某日进抵香炉山夹攻之山四壁立陟绝高险惟隘路五处逶迤上贼皆筑砦栅守御官兵稍近则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铳焚其寨栅贼随以水沃灭之诸将仰攻数日不能克乃以意制铁猫爬山虎绳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辅等拣精兵于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缘为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栅纵火焚贼庐舍三十余间击斩百余人贼死战御之兵不得深入遂敛众退复采木制杨桥战楼高与贼寨埒约接近可攀登者

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诸军觐贼不备舁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军继之斩关拔栅入纵火焚贼庐舍烟焰蔽天四面夹攻至天明贼不能支乃退奔入后山复据险为寨后山峻隘尤甚诸将督兵进驻重险间

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挥王言同向导陈良等登山半诱之贼众持鏢弩下山迎敌号举伏兵四起接战数合贼复奔据山绝顶拒守益坚诸将用向导土人探知贼山后颇有林木藤萝可悬拽梯絙数处乃先遣人入寨与约

至二十八日令百户邵刚吴隆于山前招贼酋与语抚之使命往复故延久贼果聚众山前观听山后备稍弛诸将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诸处齐登贼众觉仓卒拒战官兵

已夺险遂奋击贼不能御乃大溃官兵乘胜入捣峒擒贼首阿傍等斩首及俘获甚众

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箐擒斩畧尽诸将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负固称乱据龙头都黎等山寨与阿傍等声势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屡欲剿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乱日益滋今兵众大集请乘胜进剿黑苗诸叛乱巢寨其胁从观望诸苗亦宜乘此兵威抚定之可无难者文盛然其计令诸将以十一月十六日帅兵进剿黑苗捣龙头寨贼恃江水深险沿御之官兵伐木为筏渡江直冲贼巢纵火焚贼庐舍储积贼败走诸军乘胜追杀

十二月初七日进捣都黎连日捣都兰都蓬密西大支马罗等寨擒苗酋阿兹等俘斩若干遣使招抚诸苗寨诸苗寨悉听抚黑苗遂平前后共擒获首恶阿傍阿革及阿兹等二十余人从贼何玃等八十余人斩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级俘获老弱妇女二百二十余人焚贼庐舍一万四千余间获牲口夷器等物甚众抚过苗众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阵亡七十三人伤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师捷闻上降玺书奖谕文盛等诸将校各赏赉有差

论曰阿傍等眇小数夷酋耳非有长驾远馭之为高城深池之固亦非有智谋之士运其筹武勇之将制其兵其稔恶肆乱至勤三省之兵历二年之久始获平定者盖夷本桀骜地复险远守臣之贪纵既有以激之于先将帅之玩愒又不能遏之于后故酿乱至此极耳犹幸诸臣能扑灭之不然几何不为岭南侯大狗之乱乎尝见近代于远方守令轻视易授不以处罪瑕之徙谪则以应瞶眊之陈乞此辈岂有能为民为国远为者远方非朝廷之赤子乎夫甸宣之化激扬之典近者为易而远者为难也顾若是繆者何邪然则靖诸夷寇之乱无他焉慎守令之选而已

### ○再平江西

初陈金讨华林姚源诸贼多所招抚未大示惩艾诸凶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为口实又民间父兄被杀者不得报其仇时相诟訾恐劫之诸凶亦不自安转徙啸聚不数年仍群起为盗又南赣之间多山险易为巢窟在南安有横水桶冈诸寨贼首则谢志山蓝天凤等在赣州有泃头等寨贼首则池仲容等于是江西湖广广东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宁居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抚其地继改提督俾集兵讨之桶冈西通湖广横水左溪在其东守仁征湖广兵夹攻桶冈贼檄江西副使杨璋参议黄宏知府邢珣等为偏裨相与议曰桶冈地险贼破为难然恃横水左溪等寨为羽翼不先破横水左溪势不能与湖广兵合若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非利也况贼但闻吾檄湖广兵夹攻桶冈横水左溪必观望未备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横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冈破竹之势已乃遣都指挥佥事许清率兵千余自南康县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余自上犹县石人坑入知县王天与率兵千余自上犹县白面峪入令皆会横水遣守备指挥郑文率兵千余自大庾县义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余自大庾县聂都入知府季敦率兵千余自大庾县稳下入县丞舒富率兵千余自上犹县金坑入令皆会左溪知府伍文定知县张戢各率兵从上犹南康分入以遏奔轶守仁亦亲帅兵千余自南康进捣横水与诸军会副使杨

璋参议黄宏监督各营往来给饷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并进

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横水贼谢志山等闻官兵至仓卒集众御之各险隘设滚木礮石

十一日守仁进未至贼巢三十里驻兵夜募乡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执一旗赍銃炮由间道攀?上入险分布近贼巢左右极高山顶伏覘贼令度我兵至发举炮火应又预遣人夜率壮士缘?上夺险尽先发其滚木礮石

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隘贼据险迎敌忽闻近巢诸山顶炮声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贼大惊溃谓我兵已尽入破其巢穴矣遂弃险走官兵乘胜进指挥谢旻率兵由间道先入焚贼巢贼退无所据大败溃遂破长龙等五巢及横水大巢贼首谢志山萧贵模等初以横水在众险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见官兵四集亦弃险走各哨兵乘之皆奋勇力战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与破樟木坑等二巢许清破鸡湖等三巢皆会横水唐淳破羊牯脑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邦文破狮子等三巢畚恩破长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敦破上西峯等三巢俱会左溪杨璋等亦随至是日擒斩俘获甚众自相蹂践及坠?谷死者不可胜计遂屯兵横水左溪会天大雾雨暂休兵士

十五日谍报诸溃贼收集于诸崖险立寨栅或复聚未破巢然皆仓卒无粮穀守仁乃下令各营皆分兵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后继用土人为向导分捕诸未破巢贼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诸营各分道破二十余巢知府伍文定知县张戢兵亦连破数巢入会擒斩俘获甚众

是时已约湖广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夹攻桶冈矣守仁等集议以桶冈地尤险阨而横水左溪溃贼奔入为守益力移兵临之驻重险之间卒难取胜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縞也不若乘战胜之威遣人谕以祸福招降之彼闻我兵连破横水左溪诸贼必恐使人请命或有不从必反复筹议乃乘其犹豫袭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贼戴罪官民李正岩刘福泰释其罪并纵所获贼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悬壁入贼巢谕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锁匙笼出告降贼方恐见使至皆喜乃集众会议而横水左溪奔入贼持不可迟疑不暇为备守仁遣使于锁匙笼促降而别遣邢珣帅兵入茶坑伍文定帅兵入西山界唐淳帅兵入十八磊张戢帅兵入葫芦洞俱初一日?雨入贼首蓝廷凤方于锁匙笼聚议候命忽闻诸兵已入险皆震愕亟奔入内隘逼水为阵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击张戢冲其右伍文定又自张戢右悬崖下遶贼傍贼败走舒富王天与兵乃由锁匙笼入贼悉众奔十八磊唐淳兵严阵迎击之贼又败会晚犹扼险相持明日诸军合势并击贼大败邢珣破桶冈大巢又破梅伏乌池巢张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铁木里等三巢王天与破员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岭巢擒斩俘获甚众会湖广土兵亦至时十一月初二日也

贼率余众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诸将分屯要害各旧巢又令许清畚恩留



屯横水左溪旧巢以防复聚令各营兵与湖广兵会剿遁贼及未下诸巢初五日诸将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余巢十六日湖广兵攻破鱼黄等巢在广东界内者贼败率余党奔入鸡湖稳下朱雀坑诸处守仁复遣诸将分道捕之又击败贼于鸡湖诸处先后擒斩俘获及饥饿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于是横水左溪桶冈之贼畧尽大贼首谢志山蓝廷凤萧贵模等皆斩获无遗

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赣计出师凡两月余前后破贼巢八十四处擒斩贼首八十六人从贼三千余人俘获二千余人守仁议于横水等处建城设县治控御三省诸徭捷闻 玺书褒谕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诸将各赏赉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横水桶冈虑浰头贼乘虚出扰师为所牵盖横水桶冈贼近湖广郴桂浰头连界闽广守仁乃使人谕浰头诸贼赏以银布招降之诸贼颇顺惟贼首池仲容不从亦遣使至守仁所佯应以覘之守仁计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为乱有金巢等帅五百人来降守仁释其罪厚抚之令从征横水及官兵破横水池仲容惧遣其弟池仲安帅老弱二百余诣守仁求招即愿从征立功意实覘虚实欲乘间内应也守仁厚抚之令从别哨以远其归路阴使人分召近浰头诸县被贼害者至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归令密部集兵众候平桶冈贼后报师期及平桶冈仲容益惧守仁遣使至浰头赐诸贼牛酒见贼严为备诡使者曰龙川新民卢珂郑志高欲仇杀掩袭故备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卢珂郑志高移檄龙川令廉二人擅兵状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还兵讨之贼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来谢无劳官兵当自防御之卢珂郑志高陈英者皆龙川已招新民仍领旧所部二千余众时诸县民皆为仲容所胁三人者独抗贼贼讎之守仁还兵三人来告变言池仲容反状时仲容弟仲安领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阳怒三人讎诬收缚将斩之云仲容方遣弟领兵报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诉辨列三人罪恶守仁阳信之令仲安具状诉欲并拘其属斩之械系卢珂等寘之狱守仁密使至狱中谕意卢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归集众以候

十二月二十日守仁还至赣张乐大亨将士下令横水桶冈以平浰头又归顺境内无虞矣民久劳苦今宜休兵为乐遂散兵使归农乃遣池仲安归仲安报其兄以卢珂被系故守仁遣使赐仲容历令勿撤备以防卢珂党掩袭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别购仲容所亲说仲容令自来投诉云官劳来意良厚何可不亲一往谢况使卢珂等言无所入矣仲容信之谓其众曰欲伸先屈赣州伎俩湏自往覘之遂率其徒四十余人自诣赣守仁先已檄诸郡县及行龙川卢珂等勒兵候报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发诸路兵刻期会浰头然道经贼巢始达则使别赍一檄为捕卢珂党与者佯示贼贼果问见檄遂不为意

池仲容以闰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赣谒守仁见军门无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系狱中意益安遣人归报其党谓事无他守仁乃夜释珂等使间道归发兵而令诸官属以次设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缓其归

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卢珂等已至家诸郡县兵当大集守仁乃设犒于庭先伏甲

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状讯之皆伏遂悉置狱而趣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贼巢于是知府陈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挥姚玺兵由乌虎镇入指挥畚恩千户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备指挥郑文知府邢珣季敦推官危寿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帅亲兵由龙南县冷水径入直捣下泷大巢诸路兵皆会于三泷先是贼弛备兵已散处至是骤闻官兵四集皆惊惧乃分投出御而悉其精锐千余据险设伏于龙子岭迎敌官兵聚为三冲犄角进指挥畚恩首击贼战良久贼败王受等追之贼伏兵四起奋击王受适危寿兵至鼓噪前冲之千户孟俊又帅兵遶冲贼伏贼大溃遂克三泷大巢官兵乘胜进击之陈祥破竹水等二巢姚玺破澹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郑文破曲潭等二巢季敦破古坑等二巢擒斩俘获甚众堕?谷死者不可胜计余贼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迹贼所往分路急击之

自初十日后诸将连日又破贼二十余巢得其金龙霸王印余贼精悍者尚八百余人聚九连山山四面险绝惟一道通贼设礮石滚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贼衣抵暮诈为贼败奔者山上贼见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险遂扼其路贼始知为官兵欲御之则大众继入贼不能支乃退走溃出官兵先于四路设伏待之

二十二日以后诸将兵覆贼于五花阵白沙银坑水等处追蹶山谷擒斩畧尽余徒二百人恸哭请降守仁纳之乃亲相行视诸险隘议立县设隘留兵防守遂班师盖自正月移兵攻泷头贼至三月乃平前后破贼巢三十八处擒斩贼首六十余人贼徒二千余人俘获招降千余人捷闻守仁以前功升秩仍赐 玺书褒赏余将士赏赉各有差

论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惩而然哉往陈金平江西贼率多招抚故不旋踵而群盗并起守仁灼知其弊专意征剿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后筹无遗策其幕府偏裨又皆一时之选此所以兵费寡而成功速也南赣自此数十年无潢池之警岂非明征乎虽然前此遣将出师多用勋戚并为提督而又使中贵监之筹划咨议不无所妨今守仁本折冲之才而又得独任其事进退伸缩无不自已意者故其自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既重专征之责又抑守臣干预之请此所以得胜筹而成功也斯言其不诬哉故他日破灭宸濠亦以得专用而济事云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 鸿猷录卷十四

高岱

平郴桂寇

讨宁庶人

江彬之变

抚定大同

○平郴桂寇

郴桂在湖广东南隅介江西南赣广东韶州广西平乐间地险恶故多寇官兵累剿之不能绝正德间土人龚福全等倡乱福全形貌狞恶面多髯体生黑毛啸聚山谷中伪称延溪大王其党刘福兴李斌高仲仁黎稳蓝友贵等俱伪称总兵分据乌春山腊栗寨等处

正德十二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闻时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奏剿江西左溪横水桶冈诸寇檄湖广兵夹攻桶冈 朝廷以江西诸贼属守仁以郴桂贼属金各督兵讨之金檄汉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诸将进讨前哨守备指挥王翰统兵副使陈壁监之由桂东县进至东水左哨都指挥王廷爵统兵参议黄质监之自桂阳县进至鱼黄热水右哨守备指挥李璋统兵金事王济监之永顺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隶焉由郴州进至紫溪后哨都指挥刘宗仁统兵金事顾英监之自临武县进至笆篱堡约至信地各克期进剿檄知府何诏计宗道推官王瑞之朱节协赞参将史春副使恽巍驻兵两路口策应右布政方璘分部诸守臣督饷金驻郴州总制史春使使来言右后二哨地广贼众请益兵金檄都指挥沈鸾赵明指挥李辕分率帐下兵往益之

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进前哨兵亦进十四日后哨兵进十五日左哨兵进诸路夹攻于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进剿对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丫髻山等巢斩贼魁蓝友贵暨贼众一百四十三级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谍报贼魁李斌立寨乌春山地甚险李璋等合沈鸾策应兵缘崖上力战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贼众五人斩李斌暨贼众一百三十五级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进剿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马溪丫秀溪斜寮布洛角鲁庄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贼魁黎稳暨诸将兵擒贼众一十五人斩贼众一百七十级

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进剿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黄土塘乌泥塘金鸡寨枣子园等巢生擒贼众十二人斩贼众二百二十级计右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二十七处擒斩贼魁三人贼众四百八十三人俘获老弱牛马器仗若干焚贼庐舍二百四十余间士卒死者九人伤者二十五人左哨

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进剿蓑衣秀才邓家鱼黄朱广老虎东岭等巢生擒贼众十七人斩贼众一百六十九级十八日谍报贼魁刘福兴在腊栗寨乘轿张黄盖树帜练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刘福兴暨贼众六人斩贼众六十三级

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进剿延寿扶溪?溪等巢生擒贼众二十二人斩贼众八十八级

十二至二十三等日进剿平竹水东岭九龙江大王山长罗口等巢生擒贼魁杨礼保暨贼众十五人斩贼众三十六级计左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一十七处擒贼魁二人



擒斩贼众三百六十五人俘获老弱牛马器仗若干焚贼庐舍二百三十余间士卒死者四人伤者三十一人后哨

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进剿牛头天堂南延庄大乌鱼跳企山等巢生擒贼魁李仁才庞海暨贼众二十五人斩贼众一百五十级

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进剿曹雄坑扶峒良坑鸡公嘴神铛脚长滩横水横溪板前黄河冲干溪等巢生擒贼众十一人斩贼众一百六十三级

十五至二十及闰月初七等日进剿卢田栢木白水石?带烂竹湾长江岭崿家峒等巢斩贼众一百八十九级计后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二十二处擒贼魁二人擒斩贼众五百三十八人俘获老弱牛马器仗若干焚贼庐舍二百四十余间士卒死者五人伤者二十二人前哨

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进剿十八垒石笋峡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贼魁刘德才暨贼众四十四人斩贼众一十四级

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进剿上黄城背豸?者婆老虎寿延白云等巢生擒贼众四十二人斩贼众二十八级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进剿东寮东坑黄圃等巢生擒贼魁梁景聪暨贼众九十三人斩贼众七十七级计前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一十六处擒贼魁二人擒斩贼众二百二十一人俘获老弱牛马器仗若干焚贼庐舍一百二十余间士卒死者四人伤者七人各哨俱献捷军门惟首恶龚福全据险未获金赏赉诸将士乃重购能生擒福全者赏五百金斩首二百金仍趣诸将暨宣慰彭世麒等会兵进剿

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诸将谍知福全率贼众遁走马山禾仓石据险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转战数合贼败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验擒获龚福全将士擒福全侄秀暨贼众二十三人斩贼众九十八级俘获福全妻女暨诸贼属焚毁贼庐舍六十余间贼魁高仲仁走广东仁化县为官兵所获余贼散匿山谷者诸营兵会广东兵搜捕之擒斩散逸畧尽金乃大犒将士抚恤阵亡及被伤者班师使使报捷 上优诏荅之金与纪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级镇守太监杜甫亦加秩金甫荫子侄一人世袭锦衣百户诸将士各升赉有差龚福全等即其地磔诛之郴桂平

论曰郴桂寇与横水桶冈事畧同当时亦声势相倚此非有深志远?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据险猖獗滋地方之蠹耳所幸金与王守仁同时举事故诸贼不得相为应援而表里受兵又无所逃遁藪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猕之不然即韩卢之搏狡兔恐未能窳三窟之诛也大抵平山寇与平中原流劫之寇不同中原流劫之寇无险固可凭无巢穴可据而剿之也当先摧其锋锐绝其粮饷所谓决机于两阵之间将勇者胜也山寇则不然进未可为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岁月之久其克之也当先审于地利明于分合不可徒恃兵众之强所谓多算者胜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绝之也易山寇则王师一至敛众深匿大众甫还啸聚如故盖克之易而绝之难也广东之断藤峡湖贵之

蜡耳山江西之南赣诸山峒天讨屡加而衅孽屡萌者非以其不能绝之故邪盖不但榔桂之患为然也

○讨宁庶人

宁藩旧在大宁今朵颜所居地也 成祖靖难师起取大宁迁宁王居北平后以大宁地与朵颜三卫遂徙封宁藩江西云自宸濠袭封为宁王颇不靖

正德初见权幸用事时政浊乱渐怀不轨多贿结诸权幸剥民聚财计无所不至吴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盗聚众劫财江湖间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宁稍上其事宸濠遂诬奏世宁欲真之死缘台谏论救得免死窜辽阳时 武宗所宠优人臧贤主锦衣事钱宁及诸内侍无不宸濠党者大臣则厚结尚书陆完使者络绎京师动则赉数千金为朝臣馈遗 上起居饮食皆日报知始大学士杨廷和亦庇之后觉其有异为稍自异江西诸臣或利啖或威劫之

盖自世宁窜后鲜与抗者 上无子羣臣有建储议宸濠奏欲遣其子诣太庙司香朝议沮之宁府在天顺间以事夺其护卫刘瑾用事赂得复瑾诛凡瑾所为事皆罢护卫亦夺至是陆完为兵部尚书宸濠欲奏复之大学士费宏执不许仪制正郎刘滂执之尤力遂用千金?馈滂下令兵马司严逐之卒用计升滂尚宝卿完令宸濠引 祖训为言乃乘廷试间复宸濠疏廷和下制许之勒宏致仕及陆完为吏部宸濠恶江西巡抚孙燧谋易之书与完云汤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吴廷举时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辄得其裨噤不敢言孙燧时列其事上亦多中道为所要阻不能达至是燧又疏上会江彬钱宁有隙诸内侍亦互矛盾宸濠结宁独厚大监张忠附彬欲发宸濠事以倾宁时江西巡按御史暨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忠等共譖之谓其语讪上杨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复护卫事不利于已欲仍革之以免后患乃密授意御史萧淮使论之淮疏入谓宸濠反形已具时 上心疑之又江彬张忠赞其说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监赖义驸马崔元往切责之仍夺护卫云时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

宸濠闻故知 上有意督过之遂决计反以六月十三日诞辰宴江西诸守臣是日得京师遣官报大惊宴罢与承奉刘吉等谋曰事急矣旦日诸守臣当入谢即劫之举事杀其不附已者数人众无患不从乃夜集贼首吴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诘旦诸守臣入谒毕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曰请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宸濠大怒众骇愕相顾失色副使许逵抗辨继乃大骂宸濠讯之逵曰吾有赤心耳岂从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缚燧及逵曳出惠民门外斩之时烈日中忽阴曠惨黯城中闻之无不流涕者遂执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及三司太监等官下狱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士实宸濠党子为仪宾及使至又悔惧欲自杀不果乃往刘养正尝言帝星明江汉间故属意宸濠至是与士实偕至共谋令参政季敦等持伪檄谕降诸郡县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

## 书提督军务大元帅

十六日遣贼首闵念四吴十三等夺舡顺流攻南康知府陈霖等遁走进攻九江知府汪颖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马思聪参议黄宏不食死狱中时江西守臣俱遇害被执惟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将至丰城闻变乃退保吉安驰疏上闻请命将出师遂檄诸郡县知府伍文定等集兵讨贼并檄报邻省以兵赴援时宸濠既杀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余不出远近得为备

七月朔宸濠始帅兵出江西留其党宜春郡王拱榦同内官万锐等守江西城自帅舟师趋南京妻子皆从贼众数万舟楫蔽江下旧镇守江西太监毕?移镇浙江宸濠素通谋至是遣人令?以浙江兵应?许之遂攻安庆府知府张文锦守备都指挥杨锐指挥崔文御之时九江南康皆陷远近震骇观望三人凭孤城以忠义激士誓众死守被执江西僉事潘鹏安庆人也宸濠令鹏遣家属持书入城谕降崔文手斩之磔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鹏至城下说之文引弓欲射鹏鹏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诟詈宸濠尽攻击之术不能克 朝廷闻宸濠反乃收太监萧敬秦用卢明都督钱宁仇人臧贤尚书陆完等俱下狱籍其家后萧敬罚二万金得免秦用陆完谪戍边余死狱中

时守仁檄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日会临江樟树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愤激屡趋守仁出师守仁奏留公事经过御史谢源伍文为巾儒参佐任事约会九江府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乔御史张鳌山僉事刘蓝进士郭持平参议又集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知府刘昭驿丞王思李中等咨访赞协身督伍文定等帅兵径下于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尧元童珂谈储推官王暉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揖王天与王冕各以兵来会

十八日至丰城众议所往或谓宁王经画旬余始出留备南昌必严攻之恐难猝拔今宁王攻安庆久不克兵疲惫沮若以众逼之江中与安庆夹攻之必败宁王败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师越南昌下与宁王持江上安庆之众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议其后绝我粮道南康九江又合势乘之腹背受敌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宁王久不克安庆精锐皆出守御必单弱我兵新集气锐南昌可克也宁王闻我攻南昌必解安庆围还兵自救暨来我师以克南昌彼闻之自夺气首尾牵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门以四哨为游兵策应之谍报宁王别伏兵坟厂为城中声援守仁遣知县刘守绪夜从间道袭破之以撼城中

十九日发市汊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又先期为榜入谕城中居民令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畏逃匿洎众舁攻具至城上虽设守御甚严兵士皆震愕逃散城门有不闭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抚定之时赣州奉新等兵皆降盗最骁悍然颇肆杀掠不遵约束民被杀伤者众守仁执数人斩之众稍定擒拱榦及万锐等千余人官眷闻变纵火自焚不尽者拘系之散遣胁从府库被宸濠取充军费及兵士畧取不尽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时宸濠愤安庆不下



方自督兵攻濠期在必克闻守仁帅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实等劝宸濠勿还兵舍安庆径攻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从解安庆围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万还援江西宸濠自帅大众继之

二十二日谍报至江西守仁等闻宸濠帅兵还救乃集众议或谓宁王兵威众盛彼凭其愤怒悉众而来我援兵未集势不能支不若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顿坚城之下兵孤援绝将自溃矣守仁等曰宁王兵力虽强然所至徒恃焚掠劫众以未尝逢大敌与之旗鼓相当一鏖战者彼所诱惑其下不过以事成封爵富贵为说今进取不能巢穴又覆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也是日抚州知府陈槐亦帅兵至于是守仁大赈城中军民慰谕诸宗室榜示宥释胁从令虽尝受贼官爵能自逊归投首者皆置不问

二十三日复得谍报宸濠先锋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诸将帅兵迎击之令伍文定以正兵当其前畚恩继文定后邢珣帅兵绕出贼背徐珪戴德孺张两翼分击之诸将各受命出

二十四日与宸濠兵遇黄家渡贼兵鼓噪乘风进薄气骄甚伍文定畚恩佯北致之贼争趋利进前后不相及邢珣兵从后急击横贯其中贼败走文定恩还兵乘之徐珪戴德孺兵合势夹攻贼不知所为遂大溃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千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是夜宸濠问舟所泊地其下对黄石矶南人谓黄王宸濠恶其音?王失机杀对者贼众见兵败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鲁珣等帅兵至城中守仁谓九江南康不复则道终梗且湖广援兵不能达乃别遣知府陈槐帅兵四百合知府林璠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琦帅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赏将士当先者千金被伤者百金使人尽发九江南康兵

至二十五日并力挑战官兵败死者数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斩先却者以狗身立銃炮间火焚其须鬣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复振炮及宸濠舟贼遂大败擒斩二千余级溺水死者甚众贼复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其金帛赏士伍文定等乃为火攻之具邢珣击其左徐珪戴德孺击其右畚恩等分兵四伏期火发兵合

二十六日宸濠朝群臣执其不尽力者将斩之争论未决官兵四集奋击之火及宸濠副舟贼众遂大溃宸濠与诸妃嫔泣别妃嫔皆赴水死将士执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并伪丞相元帅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吴十三凌十一等又获被执胁从御史主事三司太监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斩贼众三千余级溺水死者数万弃衣甲器仗金帛与积尸聚江中若洲焉余贼百艘俱逃溃四出诸将分道追击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吴城擒斩千余级守仁所遣陈槐曾琦兵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湖诸处擒斩一千余级将士执宸濠等凯旋入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驰疏请遣将出师会上欲南幸遂下制亲征上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中贵张永张忠等俱称将军所下玺书易称军门檄甫出京宸濠

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献俘阙下 上屡檄止之改王守仁巡抚江西令以俘候 车驾至亲视巢穴守仁不从械系宸濠等取道由浙河进 上竟南幸

至九月至南京先锋太监张永张忠等总兵朱泰朱晖等至江西搜猎余党民间不胜其害 上以言者众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午于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诸守臣逮系赴行在已称病待命杭州

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 上欲自以为功乃与诸近侍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既入囚禁之

至十五年十月回銮以槛车囚宸濠等归初宸濠谋反妃娄氏屡泣谏不从及宸濠被擒北上于槛车中泣语械送者曰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

及十二月至通州赐宸濠死燔其尸余党至京师磔诛之仍核诸臣工素通宸濠罪恶亦多以贿免论功擢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邢珣江西右参政余各论叙有差独抑守仁功未叙至嘉靖初始起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未几命守仁以尚书往平两广蛮贼事平随卒于道后以他议竟夺爵云

论曰正德间事余难言之盖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乱夫亦有所侮而动也乃不旋踵而扑灭者其天命之眷佑 祖宗之庆泽将以启中兴之运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汉兆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险阻削平诸山寇无不动合机宜卓有成筭况宸濠以乌合之众庸懦之材曷足以当之盖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讨宸濠而其用兵则不若平诸寇之难也虽然使守仁先期至获与六月十三日之宴则不死即囚耳戡乱之后岂他人所能辨哉江西大小诸臣工无一人得免者独守仁以硕果不食奏此肤功谓非天意可乎盖孙燧许逵之死难王守仁伍文定之讨贼亦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处美者未尽善也夫 武宗惑于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为保境恤民计宸濠诚不可不执赴 阙下然命一将入献无不可者而奚必于亲往邪既有巡抚江西之命则职守有常况屡有诏止何可违也既不得行遂称病解官此与岳武穆弃军归浙之意畧同郭子仪处唐肃宗即不如是已岂所谓公孙硕肤之道也虽然此春秋责备之义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朝廷貂珥盈座而守仁之后至不得蒙麓川安化之赏其何以厌天下后世之心乎

### ○江彬之变

江彬初为大同游击将军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盗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边兵讨之彬与许泰等帅兵入讨贼无他奇功惟多杀掠民财所经过无不罹害者时赏军功格重斩贼二级升一官故边将多杀平民冒功次彬过冀州杀一家二十三人报功民诉之督府不为理盗平彬等大获赏赉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边卒精悍可用京营兵多脆弱欲令边卒以时入卫而以京营卒出戍边每岁为践更例 上从之令内阁草制李东阳持不可台谏交章沮之不听一夕 上坐宫门候制下李东阳复疏陈十不可状诘旦

内降行之于是彬与许泰刘暉等皆率兵入卫都人称外四家兵诸边将遂皆有称宠于上彬尤近狎用事边卒纵横骄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内练兵时令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或时为角抵之戏 上戎服临之銃炮之声不绝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与彬等同卧起或亲搏虎为乐又都督钱宁掌锦衣卫事彬泰暉宁皆赐姓朱氏与中贵张永张忠卢明秦用萧敬等优人臧贤表里擅权为奸利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诸奸宠皆出彬下彬等时导 上出宫禁游猎近郊群臣屡谏不听

十二年八月导 上出居庸关至宣府临塞下 上时独驰一马鹵簿侍从皆不及从大学士杨廷和等极谏且引 英宗土木事为言不听

九月至大同阳和等处驻蹕二十一日方猎天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夜有星陨谍报虜入寇围阳和转掠应州 上命诸将击之虜寻引去南京给事中孙懋劾彬奸邪权擅蛊惑导诱之罪且云彬在一日则为宗社一日之忧容一彬国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报闰十二月上还京以应州功封彬为平虜伯许泰为安边伯

十三年正月郊祀毕彬等复导上出关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还京四月上以太后将祔葬告陵故幸黄花镇密云等处五月还京六月 上复欲北巡议别称尊号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又欲以彬为威武副将军命内阁草制杨廷和等上疏反复极言其不可且云万一宗藩中援 祖训问其事何以应之上不听遣中使促之廷和称疾不出 上御左顺门召大学士梁储面趣令草制储对曰他事可将顺此制断不可草 上大怒操剑起立曰不草制视此剑储免冠伏地泣谏曰臣逆命有罪愿就死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掷剑去乃自称之不复言草制彬亦罢副将军命廷臣议建储居守钱宁意在宁藩彬意别有所属以梁储议止七月彬等复导 上出居庸关历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

十四年二月 上还京三月制下南巡 上欲登岱宗历徐杨至南京临苏浙浮江汉祠武当徧观中原时宁藩久蓄异谋候衅而动制下人情汹汹大臣台谏疏止之皆不报于是诸司交章入翰林院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联疏入考功郎中夏良胜仪制郎中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疏继入医士徐鏊以医谏郎中张衍庆姜龙孙奉陆倅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辂寺正周叙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后入 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锦衣狱命舒芬张衍庆姜龙孙奉陆倅等一百七人跪午门外五日林大辂周叙余廷瓚等二十余人俱下狱明日同黄巩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京师连日阴霾昼晦禁中水自溢高桥四尺许桥下七铁柱齐折如斩

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挥张英上言 车驾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阙割刃于胸以死谏制下舒芬等百七人俱廷杖三十首议者谪外任余夺秩半年黄巩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谪戍余削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级外补余杖四十削二级外补死杖下者陆震余廷瓚等十余人 车驾不得出彬等亦知 朝廷有人稍



畏惮之亡何宸濠反事闻诸权幸在豹房争献擒宸濠策钱宁臧贤以通宸濠贿事露下狱诛太监张忠与彬等欲邀功赞上亲征

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诸将皆称先锋偏裨等将出师至良乡守仁擒宸濠捷奏至群臣请回銮不听诏以俘还江西候进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监张永张忠安边伯许泰都督刘晖帅兵至江西捕宸濠余党永等至江西妄肆诛戮籍没民财不胜其扰时守仁以槛车械送宸濠欲亲献俘 阙下屡诏止守仁勿献俘还抚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俘献上疏乞致仕不待报留居杭州俘将至南京上与彬等戎服出城外前列俘凯歌入城百官迎贺初 上以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上不问

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郊祀太学士梁储止之彬率边卒数万扈从恃恩跋扈无人臣礼公卿而下侧足事之魏国公徐鹏举设家宴招彬不启中道门又不设坐中堂彬大怒问故对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时乔宇为南京兵部尚书专任留务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人倚以为重彬颇惮之一日彬遣使索诸城门钥城中大骇督府使问宇宇曰守备者所以谨非常城门钥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与虽天子诏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矫制日有所求为宇承制必请面覆之始行彬计稍沮 上驻蹕南京久居旧邸不入大内复欲往幸苏浙湖湘间南京台谏及诸司伏阙请回銮 上诏彬议彬怒欲重谴其党劝之曰往岁京师已甚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请慰谕百官各归治事扈从大学士梁储蒋冕跪伏行宫门外泣谏请从百官奏回銮上遣使取疏入谕之起储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传制云不日即还储等乃起时江西浙江苏松湖广武当山皆储粮饷预供帐以备巡幸民间骚然不宁 上因群臣沮谏故以十月班师还京十二月至通州诛宸濠

十六年正月入京彬还益骄横其所部边卒桀骜不可制三月 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等定议遵 祖训遣使迎立 今上武宗崩时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杨廷和等议恐彬为乱秘不发丧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 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恶厚赏彬所部诸边卒散遣归镇执其党数人下彬锦衣狱论罪磔于市籍没其家中外晏然今 上即位始正彬党罪恶论死及谪戍者数十人太监窜逐者亦数十人籍彬家赀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金银珠玉首饰五百一十箱余物不可胜计

论曰彬非有他能特倔强勇悍庸材耳其能恃权宠作威福之至此极者投 武宗之间耳非智畧之过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术则挟天子令诸侯之祸可立见矣夫挟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祸而 武宗弥留之际乃宴然归卧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与曹爽之释兵归天子而求归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杨廷和梁储辈当天崩地拆之日储位久虚乃能不动声色除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间使之帖然不哗而卒斡乾坤于再造者虽母后之贤主之于上而诸臣调停镇静之功焉可诬哉虽然亦天将启中兴之运

耳近有为之说者曰逆瑾之乱政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党也河北山东江西四川之寇汉黄巾唐黄巢之乱也寘鐠宸濠之称兵汉七国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汉何进召董卓之衅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间备是数者而国家犹盘石之安谓非天命之有在邪信哉斯言之不诬也

### ○抚定大同

大同古云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抚都御史张文锦议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将成议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离云诸镇卒窃相谓去城下二十里犹苦虜抄掠无宁日今五堡孤悬几百里虜至谁复相应援者即死不愿徙也诉之文锦文锦不许严为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参将贾鉴望风峻白文锦杖其队长且罪之诸镇卒遂变有郭鉴柳忠暨诸骁悍者倡乱杀贾鉴裂其尸

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啸聚塞下焦山文锦恐与虜连招抚之入城即索治首乱者二十七日郭鉴柳忠胁诸卒焚大同府门劫狱囚又焚都察院门文锦仓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诸乱卒掠其家胁博野出文锦杀之亦裂其尸遂发武库兵仗尽甲而驰欲杀镇守太监王某不果又欲杀总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系故总兵官朱振于狱胁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与众约三事勿犯宗室勿掠仓库勿纵火杀人能从我则可不从宁死无与诸乱卒曰惟命众稍戢乃胁镇巡为乞赦宥廷议遣兵部侍郎李昆宣敕赦谕之复命太监武忠镇守都督桂勇为总兵官擢按察司蔡天佑为巡抚先是抚臣既遇害诸乱卒肆行劫掠虽勉诺朱振约令弗行振捶杀二十余人竟不能制及天佑至乃会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乱卒宣谕 朝廷恩威反复开谕诸乱卒稽首谢暂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盗多乘隙诱乱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获捶杀五十余人仍答郭鉴柳忠诸首乱者释之以安众而人心恟恟讹言日至有它镇参将李贤者率兵往陝西征贼回道经大同境颇侵扰村落村落人詈之陝西兵诡骇之曰尔大同军为乱 朝廷将命我辈回军尽杀之尚何恠畜牧也由是转相传言有洗城之说亡何妄报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剿大同矣适户部遣进士李枝转饷至镇诸乱卒谓密旨也众夜集击李枝门讯故枝自门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众已集有谓知县王某曾白巡抚欲诛众卒者遂往执王杀之又纵火延烧居民百余家乱复大作明日逼胁 代府谓其请兵也且索府贿代王曲应之解去

王惧陷害以三十日率子弟数人潜出居宣府天佑等委曲谕抚不定以状上上乃命户部侍郎胡瓚督兵讨之而都督鲁纲总其兵制曰诛首恶胁从不问也瓚至阳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计擒首恶文移百十数下于是城中大惧众白天佑求自全天佑传制谕之曰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良民无事矣以是首恶者煽火为惑众多不从桂勇遂率苗登诸将计擒郭鉴柳忠等十一人皆斩之鉴父郭??巴子糾胡雄黄臣徐毡儿等复倡乱报复逼胁诸乱卒尽甲闭城门夜围桂勇第掠其贖杀家数人磔尸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拥桂勇寘叶总兵宅天佑暨太监武忠亟驰至谕之反复譬晓

众复少定勇得不遇害众诣天佑泣诉求止兵天佑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献首恶吾若转达兵犹庶可止也诸乱卒乃复擒徐毡儿等首恶四人以献天佑斩之函首诣瓚郭??巴子暨诸首恶皆逃匿城中士人数十辈诣瓚请缓师不听天佑乃疏请班师复以书止赞谓首恶既诛余党釜鱼耳易处也疏上命瓚旋师瓚还御史萧一中给事中郑一鹏等劾瓚讨叛无功逆党未尽得乃师不临城归?功赏请治欺罔罪别遣大臣督兵讨乱疏请不报惟 敕天佑等擒捕余党仍宥胁从弗治复遣使谕慰 代王还国

嘉靖四年正月天佑等省谕镇城兵民各安业所劫军器令首官众稍宁二月二十七日郭??巴子胡雄既潜入城度终不自容复诱聚余党数十人夜焚总兵王振第诸卒奔告天佑天佑曰晓当治之明日集诸卒谕以 朝廷班师不屠城之恩且诘乱故众曰夜倡乱者皆知请闭诸城门户索之得首恶郭??巴子胡雄等四十人斩之人人称快事闻优诏荅之赏赉有差嗣是天佑厚赉多间因事捕诛逆党近数百人大同始定数年天佑迁兵部侍郎言者追论其费财竟罢去多枉之

论曰文锦之议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机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皆致杀身之惨而辱国莫甚焉后此遂多因循姑息至边政无任事之臣则愆噎而废食已夫天下事鲜有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乐迁者众一二奸宄岂能为梗哉故行之有道五堡未必不可建也虽然文锦之志可嘉矣彼尝以安庆孤城而能抗方张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数卒之乱则数也至天佑之擒首恶散胁从以孤危之迹寄身于凶逆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机抚定内外按堵其功岂可诬哉虽不免有姑息之过靡费之滥然其势则难矣言者犹媒孽之竟以罢去过哉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十五

高岱

诛灭岑猛

再定大同

再平蛮寇

○诛灭岑猛

广西诸土酋族岑氏为大自叙汉岑彭后云国初元安抚总管岑伯颜以田州归附高皇帝嘉其诚设田州府令伯颜为知府子孙世袭三传为岑溥溥二子长猊次即猛弘治六年猊以失爱弑溥土目黄骥李蛮发兵杀猊嗣位未定而骥与蛮构衅骥以猛奔



梧州府督府奏以猛袭其父官虑蛮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浚以兵卫猛入田州浚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两江驥赂浚胁猛令分地为驥猛不得已从之泊至田州李蛮拒猛不纳驥复以猛奔思恩浚留之不遣

十一年都御史邓廷瓚檄浚归猛浚不从以兵征之浚始释猛督府纳之田州遂与浚仇衅十五年十月浚袭攻陷田州伪以其族于洪守之猛走免

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发兵讨浚戮之并诛洪改思恩为流官知府兼摄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户正德初猛赂刘瑾得复为田州府同知领府事猛抚辑遗民兵威复振稍蚕食傍郡地自广尝自言督府有调发愿立功冀复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赂之众誉猛籍甚会江西盗起都御史陈金檄猛讨贼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贼平金疏猛功稍迁指挥同知猛冀复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骄蹇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轹邻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应期惴猛冀得猛重赂入猛遂出不逊语应期怒疏猛反状请讨之未报应期去都御史姚镔代不察其故再疏请征猛制曰可

嘉靖五年四月镔遣都指挥沈希仪张经李璋张佑程鉴等五将军帅兵八万分道进而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书冤状陈军门乞怜察之镔不听督兵益急沈希仪击斩猛长子邦彦诸军继入猛惧谋出奔猛妇翁归顺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爱于猛素憾之欲乘间擒猛自功乃诱猛走归顺先是军门令诸土官有能擒猛者赐千金爵一级其半地党恶者移兵诛之又恐璋猛妇翁或党猛召希仪问计希仪知璋以女失爱故憾猛对曰俟旬日当探其情以复希仪察其部下千户赵臣者雅善璋乃召臣问曰闻岑璋与猛有隙吾欲遣说之籍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语之必不信当以计说之希仪曰计将安出臣曰镇安与归顺世讎督府使人往归顺则镇安疑使人镇安则归顺疑公今诚遣臣征兵镇安臣迂道过璋璋必询故臣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领可得也希仪曰善乃遣臣往檄镇安兵臣过璋所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见故人今肯念我来邪臣默然佯为不豫者璋曰赵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阔故迂道来见何嗔也稍语须臾复叹息起璋心疑之

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问故曰军门有意督过我邪臣曰无之璋曰邻壤有所控诉将逮勘邪臣曰无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潜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且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托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惊曰何故臣曰督府讨田州谓君猛妇翁必党猛令我檄镇安兵袭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骤发为自脱计即我泄漏机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顿首谢曰君实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视之吾何焉吾欲杀猛久矣无间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祸功有藉也璋遂强臣称疾留传舍亟遣人驰诣希仪所告变陈猛反状恐连及愿擒猛自効希仪许之遂阳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镔镔喜乃不备璋猛子邦彦守工尧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实间邦彦欣然纳之璋则遣报希仪

曰已遣千人为内应矣衣别有识幸勿加戮希仪许之

及战归顺兵先呼败惑众田州兵惊溃故希仪击斩邦彦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愿主君走归顺三四夕可达安南再兴复耳猛仓卒无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归顺璋佯涕泣迎之处猛别馆盛供帐列侍美女地邃僻左右无一田州人璋日诡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闻君走交南不敢辄加兵交南境遣使诣督府请进止也猛喜不疑胡尧元与诸将见希仪已破隘欲攘其功颇闻猛走匿璋所遂以兵万人捣归顺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师境上而自来见诸将顿首谢曰猛败昨越归顺欲走交南璋邀击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连逆贼变幸缓五日当搜致尧元等许之

璋归复诡猛曰天兵已退非陈奏事不白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愿也乃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贺猛作乐持鸲酒一盃献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请自为计猛大怒骂曰悔堕此老姦计也遂饮鸲死璋斩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间道驰诣军门上之诸将闻之引还猛三子长邦彦败死次邦佐出后其族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败出亡邦彦侧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间镆见岑氏弱计田州可灭疏请置流官

上从之夷俗惮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卢苏求得邦相遂纠思恩土目王受挟邦相反两江皆震御史石金至闻前御史与镆有隙意不直镆又藩臬诸司素不为镆所喜者多沮镆事倡言猛实未死镆为归顺所欺有自右江来者则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保靖江诸宗室汹汹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镆攘夷无策轻信罔上为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镆职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书总制两广江湖四省讨贼时守仁未至镆候代知思恩未陷欲征兵平苏受自贖乃檄广西诸司议事有欲阴沮之者给邮吏发檄东西交误窜之两广皆以檄误不至镆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镆竟去诸夷闻守仁至皆惮之守仁顾益自晦事镇静见苏受兵势已炽度岑氏不可遂灭

以六年七月至南宁使人招苏受降约日投见会有造浮言诬苏受欲取其贿者苏受疑惧反复守仁遣使慰谕之且与之誓苏受言来见必陈兵卫又欲易军门左右祇候皆尽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从之苏受果陈兵来见守仁数其罪许以不死论杖一百以全军法苏受不释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谕苏受使归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间已不胜况田州外捍交址纵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财匱恐生他变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请降田州府为州治官岑猛子邦相为判官以卢苏等为土巡检别立田宁府设流官知府统之荐布政使林富为巡抚都指挥张佑为总兵官上皆从之乃令邦相归治田州卢苏等各莅任许休之

三月征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守仁遂移兵并檄卢苏王受等攻断藤八寨诸贼苏受等感守仁恩颇効劳勦贼平守仁上言盛称苏受等功大获赏赉时兵部侍郎张璉及桂萼等言守仁处田州事非是上颇疑之会守仁卒林富代为提督奏言思恩改设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罢田州决非流官所能控御竟主守仁前议降田州为州治以邦相为

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设田宁府治惟命张佑统副总兵镇守其地许以三年得代时邦相年十五六张佑儿子畜之卢苏自矜兴复功大专横邦相不能制遂有隙会张佑将代去望邦相厚赂已邦相贿之不满意佑遂与卢苏比欲沮夺邦相乃构得邦彦子芝育之别所邦相时时欲杀芝佑不果代留镇庇芝得免后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谐畜之

十三年六月卢苏遣其党刺邦相不克邦相与土目罗玉等伐卢苏事觉苏伏甲擒斩罗玉九月卢苏劫诸土目攻邦相执而杀之燔其尸赂陶谐言邦相病死无后乃立芝遣归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争立而邻府诸土官皆不平卢苏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苏走免乱复大作两江震骇谐遣人谕诸土官曰邦相实病死卢苏何与而尔等日相贼害也亡何谐以忧去都御史潘旦蔡经相继代谐曰思田苦兵革久矣 朝廷今复以卢苏故兴问罪之师征伐当何时已乎朝议下核实副使萧俛参议陈大珊当勘议曰卢苏称乱弑主罪安可尽赦也纵宥之不诛当直叙以闻令立功赎罪且督府不听上言邦相不孝夺其母田又虐杀其部下卢苏因众怨杀之 朝廷遂置苏不问仍官芝等如故于是两江土官闻之皆曰杀人不抵死弑主不加刑吾辈身命皆悬仆隶之手矣遂莫不解体云

论曰猛专横则有之实未反守臣不职激使为乱耳应期固当深罪镆亦不察何举事草草也暨猛死欲易田州为流官猛有子亦当思所以处之如守仁用为判官之类乃可而遽欲斩其后何以服夷民之心乎及苏受称兵镆得稍久于其任犹或可平而竟为僚属所构陷柰之何哉此举事之所以贵同寅协恭也然石金之论劾张邦信等之沮挠岂人臣体国之忠乎至守仁处苏受事大涉姑息非所谓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也乃见必陈兵杖不免甲岂 朝廷纳降之体乎故虽藉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两江之乱岂非纵奸长恶之繇邪盖夷酋虽不可绳以中国之法然是非公心则亦有之合诸夷之兵以讨共愤之贼何惮一卢苏邪无亦厌兵革而无任事之臣耳又曰诸夷之敢于称乱者多以中国檄之从征欲籍其力不免过于骄纵令窥见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则亦何惮而不为乱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药然虽暂已病不免余毒之积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轻用也今东南多事动即征土夷兵用之闻其桀骜又甚曩时矣他日必有受其祸者

###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将入寇巡抚大同都御史潘仿以闻兵部尚书王宪曰非设总制重臣不可乃请以兵部侍郎刘源清为总制都督郃永总兵御之旧镇大同总兵李瑾议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骑源清从之期

三日事竣瑾素严驭士卒少恩尤酷?捶刑暨役兴镇卒季富子王宝等六七人倡乱众应者六七人遂杀瑾仿疏奏镇将用法苛刻兵悉变请置勿问源清曰即兵悉变法不可废请讨之事下兵部议尚书宪曰兵未必悉变胁从宥弗治渠魁必歼降 玺书责总制巡抚相机抚剿之仿督佥事孙允中等计擒首恶若干人缚以献时源清驻阳和乃



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变 朝廷处太宽乃今稔恶戕主帅天讨所宜加者五堡遗孽见榜示辄偶语不自安谓追理甲申事也金事允中槛诸囚诣军门请沮师稍徐为之逆党可尽得又五堡事朝廷已处分今勿以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临城致言者纷纷吾不可更袭前辙乃以囚属御史苏佑讯而遣参将赵刚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乱党仿验所捕名多捕贼有功?诸囚所仇诬者乃止捕无功八十余人比晚诸镇卒皆变拒巷不纳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谕意令明日释甲迎 王师至夜城中喊声作讹言兵来屠城矣群起为乱仿令允中暨诸裨将擒斩二十余人余解散

黎明源清师至城下斩关入大肆杀掠城外横尸枕籍五堡遗孽遂变悍横不可制闭城门弗启少选郃永师至整队及城乱兵开门迎敌杀参将一人仿允中亟驰往谕众曰城外尸塞道矣汝尚给我反复谕不听仿与允中计曰乱不可遏矣乃列将士贪功妄杀激变镇兵状间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抚诸臣党逆卒致抗王师言官遂劾仿罢去源清次聚落驿允中往见之言将士妄杀故源清曰毋为贼说允中遂留居怀仁时礼部侍郎顾鼎臣黄绾皆言用兵之非绾言尤力忤辅臣意吏部以他事谪参政出绾发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 上悟命复其官王宪谓非大发兵粮剿之不可乃以江桓总兵擢参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继祖至阳和与源清议大忤遂上疏请假金牌单骑入城谕之可立下且云恐贼计无聊将北连虏貽患非小也疏入不报源清于诸关设逻卒遏城中章疏又连疏奏宗室诸文武悉已从贼实天欲弃此城矣

兵部是其议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书穴城水灌之诸叛卒守城益坚乃大掠城中遣人诱北虏数万人入寇永帅师与虏战失利杀伤甚众城中叛卒鼓噪以应虏酋长数十人入城诸叛卒指 代府曰兵退以此谢虏留精骑相持余众分掠浑应朔怀诸郡邑数月乃去羽檄达 京师中外汹汹 廷议遣使诣九边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请再设总制御虏已专事攻城辅臣议请从之 上不许而御札谓叛卒谋杀主将法不可赦然非举城所为郃永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讹传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虏既云协从不问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门要地 祖宗所遗源清必欲城破人诛纵使成功何由兴复若二人不用岂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别遣大臣备虏密擒逆贼之魁庶免老师伤财云札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闻之乃诣城下索首恶时郎中詹荣与都指挥纪振游击戴廉俱陷城中相与谋曰总制诚索首恶当谋为内应时指挥马升为贼所拥戴威令行城中荣等激以大义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镇抚王宁出告继祖继祖深加奖慰告源清源清佯许之令人穴城诈给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升大恚恨将不利于荣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为乃谢病乞解任 上大怒罢斥之乃以张瓚代为总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将有请也因遣骑招允中于怀仁与议

时允中已被劾落职矣又密遣使谕城中主事楚书观兵城下城中登陴请曰吾辈非杀将者畏死自全耳请书入书遂入谕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众皆望 阙呼万岁

书仍进马升等陈 朝廷威德晓以祸福令献首恶是夜斩倡乱黄镇等二十四级献军门于是继祖亦驰入城以镇抚人心郃永犹沮挠倡言继祖伏兵为内应众果夜惊继祖坚卧不起乃安瓚复遣允中入城宣谕之继祖乃榜谕城中大发仓粟赈济稍稍绳以法亡赖纵恣者挝杀一二人以徇众稍宁瓚遂驰至城下退诸路兵二舍外诸将领以次上谒

次日张鼓吹与御史苏佑自南门入置酒高会赏赉将士城中乃大定虜闻之亦远遁瓚还居上谷遥制之事闻 上大悦降玺书遣礼部侍郎黄绾往劾功罪定赏罚永犹欲沮败事绾先疏罢永始抵镇宣 御札玺书慰 宗室抚伤残掩骸骼赈窮乏令守臣捕诛遗恶雪诬罔乃核激变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诸将士功赏疏上久之征刘源清郃永下狱源清削籍去永降级立功赎罪潘仿孙允中复原职致仕张瓚樊继祖楚书詹荣等各赏赉有差

论曰军士戕杀主帅 国宪具存付之一狱吏足矣而何至酿大乱邪仿始论置不问非也源清请讨之良是然镇静而徐为之首恶不过百人耳不可尽捕论邪乃以攻蛮夷之策而自毁其藩篱锁钥之地谬甚矣庙谟本兵犹可诿之事难遥度也源清受 国重托乃愤其谋不自己而甘为乱阶不恤焉何心也则其初破宸濠之功岂亦因人成事者乎郃永者固无论矣 圣明九重乃能独排羣议深烛边情 御札数语贤于百万之师真可谓明见万里哉非圣人而能若是乎张瓚樊继祖孙允中诸臣亦可谓仰承德意而忠于谋国者矣

### ○再平蛮寇

成化中韩雍平断藤峡民获宁居者二十余年正德五年后遗孽渐炽峡南贼尤甚横江御人总制都御史陈金谓诸蛮不过利鱼盐耳乃与约商船入峡者计舡大小给鱼盐与之诸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梗蛮初获利听约道颇通金亦谓此法可久易峡名永通亡何诸蛮缘此益无忌大肆掠夺稍不惬即杀之因循猖獗遂负固为大寇

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书总制两广初议檄湖广土兵诛卢苏王受至则苏受已降无事湖广兵当回而苏受初降亦愿立功自赎两江父老遮道言断藤峡及八寨贼猖乱状请讨之

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宁与诸守臣将帅议令湖广僉事汪濬广西副使翁素僉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督湖广土兵各随领哨指挥等官袭剿断藤峡贼仍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贼闻军门檄湖广土兵至皆逃匿深险后闻以苏受降罢兵又督府驻南宁散遣诸官兵无征剿意及湖广兵回皆偃旗息鼓贼弛不为备至是官兵突进四面攻围贼败退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兵攀木缘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贼寨初五日复攻破油石?窄石壁大陂等巢贼败奔断藤峡官兵追击之贼奔渡横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余人官兵后从追击又败之前后擒斩首从贼级并俘获甚众余贼溃散奔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无遗还兵至浔

州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

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顺兵由盘石大黄江登岸进剿仙台花相等处保靖兵由乌江口丹竹埠登岸进剿白竹古陶罗凤等处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贼闻牛肠等寨破灭方据险自固沿途设伏埋签御之官兵骤进奋勇夹击擒斩俘获甚众贼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险结寨乃分兵围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贼乃大溃奔诸路者多为防截参将沈希仪等所擒斩余贼窜逸通计官兵二次擒斩贼级一千一百余人俘获甚众于是断藤之贼畧尽先是守仁因八寨贼去断藤峡稍远

四月初五日别令布政使林富副总兵张佑监督田州府新附立功土目卢苏王受五千余众并官兵向导千余期以二十三日进剿八寨徭贼各兵乘夜衔枚速进至日昧爽抵贼巢穴进遂破石门天险兵入贼始惊觉官兵乘胜追击贼且奔且战日午四远骁贼始聚众二千余人并势来拒官兵奋击之贼既失险夺气不能支遂大溃贼分道奔入高山据险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围之贼据高险下礮石滚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备二十四日复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

五月初一日破古钵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贼大溃防御诸隘参将沈希仪等又多擒斩逸贼有贼千余夺路走柳庆官兵追及之于横水江贼争舟渡舟小贼众且大风作舟覆尽溺死登岸者不数十人乃分搜山谷间堕岩险死者不可胜计通计前后擒斩几二千人堕溺死及俘获者甚众于是八寨之贼亦尽两江稍宁守仁经畧抚辑乃班师又疏荐林富为都御史巡抚其地疏上论功褒奖升赉有差未几守仁召归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镇辑且为贼贿多曲庇之故峡以北贼复渐肆猖獗其酋侯胜海者居弩滩为乱指挥潘翰臣听土目黄贵韦香言诱胜海杀之实贵香利胜海田庐也胜海弟公丁集众噪城下杀人

十五年五月佥事邬阅参议孙继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请讨之参将沈希仪沮之曰猾贼未易取须春江涨以数千人从武宣顺流下扑之乃可不听阅继武还浔州以千人往击贼先遁去斩一病夫而还遂言贼已敛迹请立堡戍旦从之希仪复言贼未大创兵威不振立堡难守旦不听

六月堡成阅令黄贵韦香以三百人戍之许择取胜海田庐不禁于是诸徭大愤恚邦佐又阴党之公丁遂集众二千人夜寇堡杀戍兵二百余人贵香走免旦闻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诸演疏其事请讨之制曰可阅与继武以启衅罢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经代之

十七年正月经集诸司议发兵曰诸君度灭贼须兵几何副总兵张经曰不过万人蔡经曰太少沈希仪曰非八万人不可蔡经曰太多副使翁万达曰二君言各有据袭而取之曰剿声罪讨之曰征由张君言剿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贼为备久矣剿之无功从沈君言便会朝议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时出杀掠浔人苦之万达言之经御史邹尧臣亦赞之经乃会安远侯柳珣决计发兵以兵事属万达万达廉得百户许雄素通



贼状劫之曰能擒公丁贷汝死不即论如法雄惧请効力自赎万达佯庇公丁谓讎家诬之耳乃捕系讎公丁者数人责其启衅公丁果遣人自列万达亦佯许之又令雄假称贷?贿公丁喜益信雄会万达巡他郡以事属参议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饬之雄乃诒公丁曰得人久以尔为口实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欣寇堡事繇他獠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随雄来见汝成复列冤状汝成曰闻讎家诬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贼害者家出欧公丁一市皆哗游徼并逮入系狱遣雄谕其党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诸獠须鞠实坐之若等诚谓公丁冤须罪人得释之万一事自公丁当共弃之勿以一公丁自取灭亡也诸獠遂言事果自公丁听论之不敢党乃槛致公丁军门磔诛之时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谓恶首既擒贼方震惊宜乘此时进兵讨贼经许之会沈希仪病乃以副总兵张经将左军副使翁万达监之南宁指挥王良辅朱升凌浦柳浦周维新孙文绣属焉以都指挥高干将右军副使梁廷振监之宾州指挥马文杰王俊戚振吴同章属焉以副使萧晔纪功参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饷张经议欲以少兵剿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处贼藪勿击翁万达持不可谓猝剿之必无功返堕损军威况诸獠恣肆久不大惩之不足慑其心汝成亦同万达议督府下诸司议诸司请如万达言万达又言之督府曰峡南亦剧贼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缓之以候后经然之

乃以十八年二月两军齐发左军则王良辅由牛渚湾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诸巢朱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门黄泥岭诸巢柳浦由白沙湾攻道袍梅岭诸巢凌浦由白沙湾攻大昂小梅岭诸巢周维新由白沙湾攻藤冲绿水冲诸巢孙文绣由藤峡夹攻太坑巢共三万五千人分六道进右军则马文杰由武宣攻碧滩绿水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罗淥上洞戚振攻中洞吴同章攻下洞共一万六千余人分四道进南北夹击之贼大窘遂拥众奔林峒而东王良辅邀击之中断复西奔诸军合击斩首一十二百级贼谓往年据险结巢故被官兵击破皆歼焉至是不聚结寨惟漫走山谷间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旷日久多费粮饷必速退其东奔者入罗连山万达等移兵攻罗连檄右军抵长洲沿江绕出贼背贼于诸隘险伏械器防御甚多官兵皆以计发之追斩百余级贼益窘会右军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卢苏受贼赂敛兵纵之漫匿诸山谷人言罗连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贼遁深入不复窮追云会平南县有小田罗应古陶古思诸獠亦据险弗靖万达等移兵剿之

三月班师招贼余党二百余人降之江南胡姓诸獠归顺者亦千余人藤峡诸獠复平万达汝成乃同献议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编保甲以处新民二曰立营堡以通江道三曰设督备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处歛兵以慎边防七曰榷商税以资公费其所谓改州治以建屯所者盖王守仁昔平断藤峡时奏宥岑猛子岑邦佐罪复为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莅任后残虐部民为甚又令提调三县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众多离散请改州为武靖千户所择人任之即以三县狼家之族隶焉议上蔡经多采纳疏请行之捷闻蔡经改左侍郎进秩一级柳珣加宫保暨诸将帅守臣

皆赏赉有差

论曰诸獠虽奸桀鸷悍难靖易乱然方其无事时亦皆刀耕火种抱布贸丝非若北虏之不可向迓者但诸卫所之臣贪纵者多却虑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倚法为奸利得其贿则漏泄机事教诱凌掠而启其侮不遂所求则计发阴私诬谮构衅以激其怒守臣为代无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纵慝或贪功而轻率寡谋瑕衅一开凶残莫制中止则损威??彖事则黷武而兵连祸结至无宁时况诸獠之性如禽兽然非有剂量轻重于死生利害之间也豢养有方彼未尝不为驯伏一违拂其性则跳梁躅躅群死不悔而难可化诱招致其势不至于草薶而禽猕之不已也然岂所谓王者之师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居无事则当抚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乱既作则当惩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驭蛮夷之策岂复有过于此哉今观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则因湖兵归便而乘不备以袭之在蔡经则因首恶就擒而集大众以征之皆可谓有功于岭表矣然能保其剿之必胜而不能保继者之不扰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抚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师旅竭府库不足以贻数十年之安也然则选将帅于乱作之后孰若慎守臣于无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峡府江为寇虽同治之则异治藤峡宜速治府江宜缓盖以藤峡可夹攻而贼无所奔溃府江地遐邈而人难得其要领也汝成亲涉其地故其说为有据此又用兵者之所当知云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鸿猷录卷十六

高岱

勘处安南

平湖贵苗

追戮仇鸾

○勘处安南

安南自 宣宗时许黎利封国王后利死子麟嗣正统间麟死子浚嗣天顺间浚被篡弟灏嗣弘治间灏死子暉嗣暉死子谊嗣正德间谊被篡国人请以灏庶子暉嗣正德十一年暉稍失政其臣陈暉作乱弑暉首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义昭黎垆等共推暉从子黎諲嗣諲暉伯兄 子也仍率兵讨陈暉暉走死子升奔谅山路遂据其地自此贡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諲功渐专横亡何与阮时雍等谋不轨諲恐遇害

嘉靖元年七月与其臣郑绥李垆避居清华府欲率国人讨登庸不克登庸与时雍等复立惠庶弟黎應嗣为国王盖登庸娶應母为妻故胁立應事皆由登庸专决是年

朝廷遣使臣颁改元诏谕安南抵龙州缘陈升据谅山道梗又其国有内难诏使不入境而还黎諲闻有诏使自清华上书告变不达

二年正月黎應卒或云以鸩故登庸乃立其子犹为應名遣使入贡以三年三月至关广西守臣察其国王姓名非故拒不纳黎諲于清华府三遣陪臣上表告变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

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为安南国王僭改元明德时陈升在谅山不知所终谅山地亦为登庸所据惟黎諲尚据有清华木州马江老挝等处

九年正月登庸传位于其长子莫方瀛僭大号改元大正登庸称伪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諲卒于清华其臣黎垺郑江等共推立諲子宁嗣奏入称世孙其境内或亦自称国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宁称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达中国文移印文亦同真伪莫辨其一伪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贡又以改元诏使不达故屡制下两广云南守臣体勘皆未得要领

十年五月两广守臣林富仇鸾云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辅皆颇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访会黎氏旧臣武文渊等不从登庸率众奔云南沐朝辅纳之黎宁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郑惟憭入奏

十五年复遣郑垣賚文赴军门俱前后至云南各列登庸篡弑及宁播迁清华始末甚详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诏谕天下缘安南事未平独暂停安南诏使不遣大学士夏言首请问安南罪制曰可下羣臣议于是廷议纷纷不决礼兵曹多谓莫登庸弑主僭窃沮逆朝贡法所必讨请命将出师群臣多谓彼中事体未详师且未宜出申敕边臣体勘传谕如能悔罪许其降顺惟户部侍郎唐胄及诸守臣谓帝王之于夷狄当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内难后两广遂少边警古夷狄相攻中国之利也不必罢敝中国为黎氏复讎 上意竟主讨罪亦屡敕边臣勘报会两广云南诸守臣移文至其国莫登庸先令彼国谅山卫长庆府各开报国人推立登庸事由并为登庸乞降然无登庸表疏不可覆验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征讨意登庸父子乃遣其党范正毅等賚执公移诣云南沐朝辅所自列言前国王黎暲被逆臣陈暲杀害无子登庸同诸臣国人推立暲弟黎諲亡何諲被奸人杜温润郑綏辈诱迁清华登庸乃推立諲弟黎應旋自清华迎复黎諲与應俱以病先后卒黎氏无他子嗣應垂死时与群臣议登庸父子有功于国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令嗣主国事遂为国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贡者先缘陈升据谅山?梗后乃值闭关守臣不纳耳黎宁乃乱臣沅淦之子?称黎姓非黎諲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诬罔多自饰所谓郑綏诱迁清华即登庸为乱黎諲避祸出也其谓迎归黎諲则与黎宁所列黎諲卒于清华者不同迎归事所必无者至谓黎應病卒属以印章即劫夺也鸩杀事理或有之沐朝辅乃以黎宁所遣使郑惟憭郑垺及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后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之莫登庸父子奸伪且虽称求降而辞不欵服又不束身归罪乃锐意讨之



先是 朝廷遣礼部尚书黄绾翰林院学士张治往宣谕未入境召还遂命咸宁侯仇鸾总兵兵部尚书毛伯温提督戎务往讨伯温等至广西征集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并檄云南守臣别集兵候师期又檄诸司于临边诸郡县储积粮饷议分正兵为三哨广西平祥州为中哨兵四万人参政翁万达副总兵张经监督之龙州罗回峒为左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郑宗右参将李荣监督之思明府思明州为右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许路都指挥白法监督之分奇兵为二哨归顺州为一哨兵一万四千人参政张岳都指挥张輓监督之广东钦州为一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陈嘉谋参将高谊监督之又乌雷山等处为海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挥武鸾监督之中军则都指挥董廷玉等率五百人为亲兵共计兵一十二万余人又议云南别集之兵于莲花滩分三哨哨各兵二万一千余人中哨以副使鲍象贤都指挥王绍等监督而督饷则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郑骝都指挥方策监督而督饷则右参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张綱都指挥冯立等监督而督饷则右参政程旦皆黔国公沐朝辅都御史汪文盛等经画既定兵众渐集驰檄谕安南诸臣民谕以 朝廷兴灭继绝之义讨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举郡县来降者即以其郡县授之擒斩莫登庸父子来降者赏二万金官显秩申告再三又谕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归罪尽籍其土地人民纳款听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驻师近边登庸闻之惧遣使诣军门陈乞愿出境降躬听处分词颇卑切伯温等承制许之约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来降

守臣于镇南关近地修设幕府将台以待时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孙福海于其国至日登庸与侄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余人入关各尺组系颈诣所设 阙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复诣军门匍伏再拜尽籍國中土地军民职官悉听处分钦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愿以内属仍请每年给领正朔遵奉旧赐印章谨护守以候更定于是伯温等宣谕 朝廷威德暂令归国候命伯温乃与诸守臣联疏上言安南畏威束身归罪其黎宁自称黎氏之后谱系不详无以为据乞宥纳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莫文明与诸酋至京 上再下廷议从之乃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子孙世袭别给银印旧所僭拟制度削去改正海阳山南等十三路各设宣抚司正佐官职袭替黜陟俱听登庸统理属辖广西藩司每岁给与大统历以奉正朔仍令三岁一贡四峒侵地还属钦州國中钱谷甲兵之数不必奏报黎宁仍令守臣勘访果系黎氏之后授与所据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则已莫文明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赏赉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温等复上疏请以制命授其孙福海从之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师论功加毛伯温太子太保蔡经升右都御史仇鸾柳珣沐朝辅暨辅臣本兵诸偏裨守臣皆进秩赏赉有差后福海不能绥辑夷众复为黎宁所逐今黎氏仍据国莫氏窜居广东境内 朝廷亦置不问

论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当诛讨然 成祖竭天下之力三犁其庭而竟不能貽数十年之安则其难可知矣今罢数十万之众损数百万之费而博取侏离之使一稽颡于

阙庭亡论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谓慕虚名而受实祸也况炎荒万里之远胜负兵家之常兵连祸结变起衅生唐玄宗南诏之役岂不明鉴哉故夏言首议之功不如唐胄弥兵之益也夷考当时吉囊河套之扰尚未息肩不旋踵而虏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以备西北孰轻重缓急也虽然当时争先而处强犹足以见国势之可振乃顷者倭寇内侵数年奔命竭东南之力而驱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问其来贡否耶此又观时变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 ○平湖贵苗

湖贵之间有山曰蜡尔又曰蜡尔诸苗居之苗古三苗遗种也山东北属镇溪千户所稍南属箬子坪长官司隶湖广山西属铜仁府铜仁平头二长官司隶贵州西北邻四川酉阳而不属地东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虽分土隶两省中蟠结窜徙实相藪匿焉然各土官相辖有户籍稍输赋与广西猺獞不同其属镇溪者半与泸溪编民杂处所垦种多泸溪田供猺役嘉靖初苗虽时小寇窃未叛也有箬子坪土官田兴爵者往以罪系辰州狱诸苗以其地主也敛贿赂吏以计脱深匿苗寨主奉之兴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诸苗怒逐之毁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镇溪苗亦叛其贵州铜平苗则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抚恤其属盖铜仁旧土府近改流官所属皆长官司铜平有叛苗不纳税粮者官以逋欠责见户见户益多逃亡官府严督土官平头长官遂挈印逃诸苗悉骚然叛矣湖贵诸守臣讨之不能定上其事

嘉靖庚子 朝廷召万镗起家为提督副都御史开府辰州令相机抚剿镗集诸路汉土兵讨之不克有言镇溪土指挥田应朝为诸苗所信服足辨此事镗用为巡捕指挥镇溪本流官属辰州卫有千百户五员所印例委卫指挥掌之别有土官指挥二员千百户十员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衔不食俸莅事见流官指挥掌印者礼如属官田应朝即土指挥少曾为辰州府学生员巧黠多智术能诱煽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顺保靖相仇杀皆应朝阴构乱而两利其贿苗之无忌应朝实启之数年恒挟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奸利督府监司不悟顾切任用之征则庇真寇诱杀居民冒功赏抚则挟求重费多反复苗实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镗召苗渠魁使来见苗谓必得质始出镗令千户某入质苗寨苗魁龙某来见镗执以闻诛之苗杀其所质千户某镗乃厚恤其家复遣两省诸监司挟所隶土官亲诣贼巢招抚犒以花红牛酒给鱼盐又计口给粮食苗魁龙许保给冠带时湖广苗以连年被剿故听抚惟贵州苗虽稍戢然未惩创内实骄横镗遂班师 朝廷各论功升赏召镗还为刑部尚书未几苗魁龙许保吴黑苗复猖乱焚劫州县两省无宁日

嘉靖戊申迁两广总督侍郎张岳为右都御史抚剿之仍开府驻师辰州岳至集两省官议众多谓林箐深密累讨无功抚之便即不听抚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贼复攻陷印江县治 上降诏切责之岳询前故知抚无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讨之其湖广听抚诸苗行令参政王崇如故抚处崇亦抚绥有方苗遂不复叛惟近贵数村寨

党比贵苗龙许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汉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进兵讨之总兵则沈希仪领兵则参将石邦宪等监督则贵州副使赵之屏湖广参议张景贤而铜仁防御皆石邦宪先所规画时邦宪以印江失事故被论劾制下当解任听理岳历叙邦宪功次上疏留之

自九月进兵至十二月屡破苗寇岳乃疏报各哨擒斩俘获近二千余人从贼首有名者五十余人擒获龙许保母女妻妾官兵报称龙许保已获第未逮至余贼逃匿林箐冻饿死者几尽其巢寨俱已焚毁所窖藏米谷烧掘无遗具以捷闻龙许保实未获遂撤新调兵止留石邦宪等搜捕首恶

嘉靖辛亥二月龙许保吴黑苗复纠合湖广附贵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谓四川酉阳宣抚冉玄实阴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数十家旧有瞿塘卫戡更卒戍守时闻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简方视衙苗寇百余人佯称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杀吏民百余人掠帑藏执允简及经历知事等官去石邦宪等闻报亟分遣兵邀其归路诸苗惧纵允简等得逸归由小径各遁入林箐石邦宪等所遣兵伏诸路邀击擒斩数十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阳宣抚冉玄会兵讨湖苗助逆者数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状未明不暴其罪第严督责之未几各兵擒斩湖苗渠魁数十人余党复以抚定田应朝自得巡捕后日益恣横有司寝不能制既构永保衅又合酉阳兵攻平茶虐杀无辜若干人及官兵讨苗多所沮挠岳至檄使来见不出顾漫语应之岳廉知应朝虽譎不习骑射无武勇其所恃从叔田勉骁悍之牙距岳先以计执勉数其罪杖之毙于狱应朝乃窜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许之令出立功赎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属镇溪所诸千户应朝失巡捕势益窳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顺宣慰投见于军门岳以时方用兵恐激他变乃杖而释之令从征暨苗寇破仍以计擒杖杀之时诸苗畧定惟龙许保吴黑苗未获岳檄石邦宪等悬赏购之邦宪等密遣使入寨贿令听抚苗得盘吴老旦逞等窥龙许保至龙田寨所亲家吊丧诱至别寨饮酒醉而缚之预遣人报邦宪以兵取之去岳疏闻诛之诸守臣任辙等欲遂罢兵岳持不可谓吴黑苗未诛必为他日患时黑苗无所踪迹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缓其令所羁亲党尽释令去密督诸土官索之

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廉得其处遣兵刘甫等径入寨袭斩之持其首出被诸苗欲攘其功遣夺去以火焙令干藏之索重赏金事龙遂给赏仍令土官田兴邦督索得之验实乃赍至军门岳始以竣事闻朝廷集众议设总督镇抚其地留岳为之数年得代去

论曰诸苗蕞尔之地耳罄三省之力讨之十余年不克底宁者岂其用兵之难果如是哉非苗之难克众议之难协而事权之难定也万镗始集诸路兵亦稍有斩获乃见犒赏之惠足以贾诸蛮一时之安即谓可保无虞辄班师去何厌兵之过也张岳力主用兵不惑抚守之说而阴沮旁挠因循不决历三年始收一战之功其初不免屡有败衄者亦



其乏素定之谋而地利之未谙耳然岳于人臣任事之忠可庶几焉但庚戌十二月疏报全捷谓已除扫窟穴首恶就擒而辛亥二月贼复出破思州谈何容易哉其后必欲得吴黑苗而后罢兵者岂亦有愆于前欤则知狄青不轻信侂智高之死有见哉固后世事君者所当法也

### ○追戮仇鸾

鸾祖仇钺初为宁夏游击将军袭执寘鐻封咸宁伯后以讨平河北诸寇功进封侯钺卒鸾嗣为侯鸾粗暴鸷悍人见其敢于当事遂谓勇畧可任嘉靖初总兵征安南不果留镇两广后改镇甘肃讦奏都御史曾铣铣坐极刑鸾亦罢

二十九年夏六月虏酋俺荅寇大同侦骑报虏不数十人总兵官张达出击之虏乃大至达败死副总兵林春闻达被围引兵出援亦败死虏旋引去事闻逮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流配诸部将皆论死系狱夺情召尚书翁万达代宗皋总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苏佑摄其事以赵锦为都御史代耀巡抚起废加咸宁侯仇鸾宫保总兵镇守大同

八月虏复拥众至鸾私遣其党时义以重贿结俺荅令别寇宣府蓟州约无犯大同境虏遂东去知宣府有备乃寇蓟镇蓟镇无重关山外即虏境所恃朵颜三卫为藩篱三卫旧得大宁地住牧又岁利入贡贿颇为我悍御虏不能越三卫寇蓟镇近三卫稍离心多结迤北大虏故虏由其境入犯三卫又阴为之向导云虏之东也鸾实使之乃佯奏探知虏东行恐侵蓟镇震惊京师请提兵驻居庸以备不虞十四日虏果寇蓟镇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御之

十六日虏纵兵自间道挟边墙入我兵不能御遂溃蓟镇旧恃三卫捍隔故其兵视他镇独寡弱兵部檄保定河间宣府兵援蓟州皆未至故虏得入是夕围顺义以保定兵驻城中城得全虏长驱入内地十七日报至京师传虏焚通州矣虏实未薄通营通州东二十里孤山汝口诸处分兵抄掠密云怀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诸村落甚惨京师闻报始议守御计檄召诸边将勤王十八日仇鸾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杨守谦以保定兵至盖先檄驰来也二镇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间宣府大同山西诸将各以兵先后至勤王入卫兵凡七镇约五万余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门四隅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贵总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应武举官生登陴列守诸司官属皆听王邦瑞委用兵部尚书丁汝夔理戎务署中以杨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戎务营近城卫京师即军中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督诸路勤王兵分道御虏命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提督

皇城诸门并讥察奸细都御史商大节督五城御史巡视防内衅集团营兵不及五六万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营诸将营于城内外各巷陌间京营兵素未见敌驱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史王仪率兵驻通州宥系狱故边将徐仁戴纶等令立功自赎城外及近地居民拥入连日不绝多被血淋漓至者时事起仓卒诸务未备勤王师闻变即驰至

未赍糗粮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启廩发粟则囊橐釜甑皆无所需索故士饥疲鸾军无纪律颇骄纵往往入村落返辔发诈称虏劫掠民财被捕获或自诡为辽阳军虏中呼朵颜?辽阳军时有闻虏中言辽阳军实导我来者京城遂讹言辽阳军叛矣时鸾方被宠任故擒获大同兵杀掠者不敢辄置之法疏闻 上谓大同兵首先入援纵有犯出饥疲令付大将军抚处而鸾殊不为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无忌民苦之甚于虏民间既讹言辽阳军叛又见汝夔禁勿捕治杀掠者不知故遂谓汝夔山东人于辽阳?庇乡曲乃汝夔周章恐丧师令诸将勿轻与虏战诸将逗挠不战者皆佞言汝夔禁不发民间闻益归罪汝夔怨谤大作恚詈遍衢陌事稍稍闻禁中 上乃切责汝夔并守谦时鸾称帅兵御虏去城实远不见虏守谦被命防御京城营城外东北隅恐众寡不敌故按兵不战 上闻谓鸾远出御虏而守谦懦怯不出师故及汝夔皆屡诘责时虏犯 陵寝杀掠至城下逸出西山斫人乘间为乱者亦众良乡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避入城本兵及诸将又皆观望不战且侦候不远所遣人率望尘而返其干虏众寡远近皆不知鸾不督诸路进兵仍遣时义时时与虏通许以开马市冀虏掠满载去

二十一日虏纵所掳一宦官持嫚书至协求入贡诏百官集议阙下皆谓不便罢之时国子司业赵贞吉独抗言谓宜报边帅周尚文功请释沈束申理尚文之罪且求为御史佐军务 上壮之加左谕德兼监察御史予银五万两令宣慰诸营将士以商大节言诏募兵有伎勇异等士倍其饷令大节自领之并领旧隶兵部巡卒别为一军连日城上列守御具始畧备二十二日晡时 上以大臣连请视朝乃御奉天门朝百官下制切责羣臣

二十四日以不击虏故下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狱命王邦瑞摄兵部事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领守谦兵兵户部堂属官皆停秩治事以守御不固逮蓟镇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懦不战逮通州都御史王仪仪至下狱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道梗未达汝孝复斩获虏级竟得以后功未减谪戍时虏渐退先以其辎重北去余众犹分掠京城外欲西夺白羊口出仇鸾帅诸将兵尾之虏被白羊守将扼险御之不得出稍弃牛羊妇女关下拥众东南还至昌平北猝与鸾军遇鸾不意虏返仓卒未阵虏骑蹂入我兵不能御死伤千余人鸾几为虏获以裨将戴纶徐仁救免虏乃夺路东循湖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诸将不敢逼但徐尾其后时斩获遗虏数级

二十五日京师稍解严城外民人避者渐出复故居二十六日汝夔守谦同斩于市曹汝夔仍梟首弃死妻流岭南子谪戍辽阳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卿沈良才以议汝夔等狱缓俱逮系廷杖削秩治事刑科给事中张侃等如例覆讞汝夔等狱以沮挠逮系侃仍削籍赵贞吉复命诏谓所赍去银未区画辄返又追其前论周尚文沈束事不当以欺诳畏缩下狱廷杖贬岭南二十八日虏众尽出虏至边疲甚又顾恋辎重皆不能军诸众将以白羊之败兵气不扬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

九月遣户部侍郎骆颢往抚被虏诸郡县掩骼埋胔招集伤创赈贷之鸾及诸将各罢兵归镇前后得虏二百余级鸾自劾追虏无功诏奖谕加太保诏王邦瑞大振京营戎务京营废弛久卫卒多役于诸将及中贵之家或死亡者犹按空籍给衣粮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户部郎中汪宗凯论劾提督成国公朱希忠不报至是邦瑞复以为言乃罢希忠提督以鸾代之置戎政府始制印章命邦瑞协理为鸾副革去提督内臣鸾恃宠遇所言无不从益骄横始逐虏时胁取诸边将及户部赂入以万计动则以逗遛稽缓为言故贿之恐后邦瑞承制整饬戎务奏设兵部主事二员给事中御史各一员议多忤鸾意主事申旆持法不为鸾屈上言京营弊政语稍侵鸾鸾怒密疏入逮旆杖之左迁出鸾又言京营置给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罢之改苏佑总督宣大改召翁万达为兵部尚书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赵锦为兵部侍郎协理戎政命商大节部所募兵经畧都城内外设蓟辽总督以蓟州保定辽东三镇隶焉改孙禴兵部侍郎未几召何栋代禴任设经畧都御史易州以翁万达至愆期降授之设驻守昌平都御史召许宗鲁为之并前设通州者为三辅未几皆罢贬兵部侍郎谢兰于南京下贓方郎中王尚学狱论减死谪戍罢户部尚书李士翱余罚俸有差以前军饷不办故也鸾请召大同卒五百人于京师赐居第训练京兵从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于畿辅河南山东每岁集京师团操防秋毕散去如践更卒例鸾上言请大举北征乃遣使诣诸边镇选兵以京营将练之候师期于是诸边镇锐卒皆隶京营将边地有警诸边将不得调遣京营将驻各边者又多所凌轹且不任边镇之责边臣屡以为言不报以羣臣言诏于京城南筑外城不果后数年筑之

冬十一月鸾帅诸镇兵出宣大声言捣虏巢历数月一出近塞夜袭虏营斩老弱数级鸾自劾诏不问鸾复请广集兵粮以明年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尽括南都及各省贮积仍督历岁逋赋时鸾恃宠所上疏即内批行之不下部议王邦瑞上言 祖宗制凡戎政亡不下本兵议者又屡驳鸾议鸾挤之遂落职罢归鸾又上言请许虏入贡命诸大臣会议鸾力主其说乃以明年春于宣大开设马市虏贡马一匹偿以币若干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极言开马市不可且历数鸾欺罔罪下继盛狱贬秩边鄙会史道主开市事于宣大时苏佑总督宣大主战史道开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从既得入贡乃虏以羸瘠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币未出境虏寇即至并所得羸马皆掠去虏日驻大同城外讯之辄以贡市为言将士不敢拒大同三边垣及诸营堡尽毁坏士卒不复出戍虏长驱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虏无马者宜许令以牛羊入市偿以粟麦台谏交章论沮之虏又请于辽东开马市时许宗鲁巡抚辽东乃移书兵部反复陈不可状事得寝宣大边防大溃人皆危之鸾亦恐祸及台谏复有言其事者鸾密疏上马市事罢之召史道还制下有复言开马市者论死然宣大边防废竟不可复云三十年虏获马市利于宣大蓟镇亦戒严京师得无恐鸾渐跋扈索诸边将贿赂亡厌时时与虏私相结鸾所遣时义与虏俺答义子脱脱结为兄弟朝士无不知鸾乱政亡敢



言者

六月鸾复以防秋布遣诸将乃征商大节所部兵自隶仍檄大节防御京城四面大节以已列九卿不当受鸾节制且执奏巡捕兵旧不隶京营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鸾并之又劾鸾包藏祸心鸾上疏排之逮大节论死系狱中自是诸司摇手无敢言者

三十一年夏鸾大作威福谓将防秋出行边请以兵户工三部侍郎从兵部主调遣户部主粮饷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简其属皆隶鸾幕府其科条烦密法令僭拟动则以军法为言诏皆从之于是人心汹汹恐变出不测六月谍报虜复侵蓟边鸾当出师乃病疽发背七月边报急鸾病剧上言輿疾出师请免陛辞从之卒不能出又无敢言易大将者

八月兵部尚书赵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将病不能出御虜印在大将所诸偏裨令不行自请暂假大将印率师出御之制下谓本兵不可出令收大将军印绶上之别遣将兵御虜于是锦即夜至鸾第收鸾印绶别举总兵陈时为大将佩印行鸾闻收其印绶大恚愤疽益剧遂死时 上已心知鸾奸逆未发会鸾所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皆?功授锦衣卫指挥等官知鸾死事必败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关巩华城诸处欲叛降虜被关吏及逻者所获陆炳以疏闻下诏鞫之炳乃尽发鸾前后通虜纳贿诸乱政状 上大怒令诸司会鞫之下制暴鸾罪恶剖棺戮尸梟其首妻子及时义侯荣姚江皆斩籍其家没赀入官诸党恶皆谪戍边下诏布告天下虜闻鸾死旋亦引去于是制下凡缘鸾得进官秩者皆夺秩论罪赵锦亦以初附鸾谪戍云

论曰庚戌虜变余亲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狃于宴安吏牵于文法事怠于倭避兵习于惰游虜众已入古北缙绅尚?长夜之饮承平之弊盖至此极矣一闻警报而大小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户部守帑廩而不知所散器械必关白而后给文移必辗转而后可通至于犒师之费御虜之具真同儿戏耳岂有折冲应变之畧乎若乃仇鸾以庸暴之资叨非常之宠御寇则束手无策乱政则矫劫横生 皇上初以专任责成之心望其有委身报主之绩而不虞其负国之至此也盖自其捣巢无功而归 圣心已不能无疑矣然犹惟其言而莫之违者亦驾馭之冀一获之报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生赴市曹矣当时或有疑鸾反者余曰鸾不反即反无足忧扑灭之孤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历观古奸臣反逆者其始皆凭恃宠灵建大功以慑人心乃可劫人之从鸾总诸路之兵握专阬之柄而不能少遏孤军深入之虜此其人岂能反哉其跋扈而不可向迩者不过窃一时之权以肆其毒耳呜呼鸾不足责矣使国家有任事之臣朝廷何至委大权于狂竖子哉国家养士二百年而缓急一无所恃乃使奸宄之徒得以乱国干纪群臣何得辞其责也

广信府同知邹潘校正

推官方重校正

临江府推官袁长馭校正

上饶县学教谕余学申对读

湖州府后学吴仕旦覆订

附录：

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进士官景王府长史是书乃岱官刑部主事时作仿纪事本末之体所录凡六十事每事标四字为题前叙后论起于龙飞淮甸终于追戮仇鸾皆事之关于用兵者也前有自序曰历代实录秘不可见惟是诸臣传志书疏参质考订稍得要领暇曰论次录而成帙云（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存目）